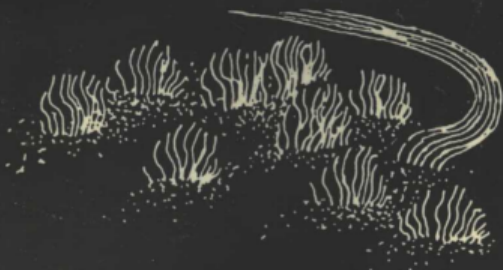


20 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路翎晚年作品集

张业松 徐 朗 编



东方出版中心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路翎晚年作品集

李金发回忆录

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

储安平文集

ISBN 7-80627-255-0



9 787806 272558 >

ISBN7-80627-255-0/1·100

定价： 24.00 元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

路翎晚年作品集

张业松 徐 朗 编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路翎晚年作品集

路翎 著 张业松 徐朗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350千字 插页2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10,000

ISBN 7-80627-255-0/I·100

定价: 24.00元

内 容 提 要

“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旨在发掘本世纪文学和思想文化史上被遗忘的精神珍宝。丛书注重原创性,较多收录了未曾在中国内地以专著形式出版过,甚至从未刊发过的作品。

路翎是极有才华的作家,他在政治上获平反后,重新拿起笔,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让人惊讶地感受到艺术创造力的冲击。本书编者在大量阅读路翎这些作品——特别是未刊手稿后,精心编选了这本作品集,集中保留了他晚年的创作精华,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同时也是研究路翎创作及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料。

总序：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共是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新文学）里，新文学是与时代同步发生的文学现象，研究新文学也就是研究当时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作家也是新起的，并没有也不需要对其作文物式的研究和发掘，所以，这一阶段里没有资料式的研究，当时出版的几种初步的新文学史著作或者文坛掌故之类的书籍，与其说是保存了新文学有价值的资料，还不如说是保存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些真实的信息。在第二阶段（现代文学）里，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建立，但同时又笼罩在强烈的政治功利意识之下，“以论带史”，或者为了配合政治运动而不惜歪曲历史真相的做法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于是也谈不上对文史资料的重视。举一个例子，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丁景唐先生与人合作编成一部《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那时还没有到批判《多余的话》和砸烂墓碑的时候，可是要出版一部这样的书还是遇到重重困难，直到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出面相助才得以问世，丁先生至今说起还对石西民部长怀有知遇之感。这种事现在孤立地看有些奇怪，其实再仔细想想也是见怪不怪的，那时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在整左翼文艺运动中的老战士，从胡风、丁玲、冯雪峰到“四条汉子”，哪里需要什么史料真实？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现代文学的史料抢救工作仍然有

人在做,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时为新文艺出版社)那时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丛书里影印的30年代革命文艺期刊,保存下大量的文学史资料。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里,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版才真正地形成蔚然大观,两套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各以几十种的规模陆续出版,为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我这一代在“文革”后逐步走上现代文学研究道路的人,大约都是深受其惠,而现代文学史料学也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的类别而得到重视与发展。

我这是讲收集和保存研究资料对于学术研究的好处。现在学术思想比较自由,见解多歧,如果手里掌握了一些实在的东西,并由这实在的东西里产生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心里就比较踏实,骨头也会相应地硬一些;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些青年学者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从理论上说也不错,但只是论据少了一些,或者在应用论据时出现了所谓的“硬伤”,不但不能以理服人,反而降低了可信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初在大学里念书时,我和李辉合作写研究巴金的文章,最初写的是批判“四人帮”诬蔑巴金是无政府主义,我们的观点是认为巴金的著作里并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文章写成后我们拿去请教贾植芳先生,贾先生问我们看的是什么书,我们说是通读了巴金的十四卷文集。贾先生就告诉我们,研究一个作家不但要看他后来编定的文集,还要看他最初发表的著作版本,还应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写作情况,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又看了许多书,包括奥尔格·朗著的英文版《两个革命时期之间的中国青年——巴金和他的著作》,才慢慢弄清了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曲折关系。后来我又参加了贾先生主编的《外来思潮流派理论在中

国的影响》一书的大型资料编辑工作,看了许多报刊杂志,才弄明白一些外来影响方面的情况。我那本《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写作就是得益于此。有了这些经验,我是深深感到资料准确性的重要,有时写一篇文章翻来复去地拿不定主意,倒不是忌讳观点上的标新立异,只是怕运用的资料上出现“硬伤”。

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研究可以分作两种人,一种是专搞资料搜集和整理的人,一种是专搞理论开拓、宏观研究的人;前一种需要小心翼翼,后一种人可以大大咧咧。前一种人只顾发现资料,后一种人可以利用前一种人的成果来创立新见,仿佛传说中的狼与狈一样。我没有实验过这样说法对与不对,不过依我看来,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学者,正确的学术思想可能会偶然地来自触类旁通的理论启发或者灵感,但更多的是来自实实在在的资料研究,没有第一手的资料研究,就不可能产生出真正有骨有血的思想,因此,我总是建议青年学者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第一步,不必探头探脑地去抄什么新观点,应该先扎扎实实地将研究领域的资料搜集清楚,然后再来进一步讨论学术观点。出于这一学术目的,我非常赞成东方出版中心编辑这套“20世纪文学备忘录”的丛书,主张让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来编辑有关资料,并写出独特心得的研究文章,使资料搜集与理论研究相得益彰。陈厚诚先生写作《李金发传》的同时,编辑了这本“诗怪”李金发的回忆文字——《李金发回忆录》,这是第一次在大陆问世的著作;张业松先生从研究胡风文艺思想转向研究路翎,他搜集了大量佚失的路翎文稿以及在路翎家属的支持下认真整理和抄录路翎晚年创作的未刊稿,对路翎的创作作出了新的解释,他先后编出《路翎文论集》和收在这套丛书里的《路翎晚年作品集》,认真的读者都能从中体会出编者严肃的工作态度和高水平的学术品质;沈永宝先生长期研究五四初期的新文学思想来源,

提出过许多足以改变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新观点,这次由他着手整理五四文学革命健将钱玄同的文集,搜集出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在同时他还写出了三万字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成果不但从史料上填补了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空白,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我推荐这套丛书还有别一番意义。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上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规律给文学出版物带来了近50年来最有活力的前景,但同时,虚浮的出版风气也是愈演愈烈,表面上的出版繁荣并不能掩盖人文精神的真正缺失。以现代文学的选本为例,大量充斥图书市场的文学读物,翻来复去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几部书,不但以泡沫现象掩盖了现代文学的本相,而且使本来有价值的作品也变成了现代流行读物,歪曲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精神。这套“备忘录”的又一价值就是它决不是那种玩魔方似的翻花样赚读者的钱,它的编辑原则是以原创为宗旨,每一本都是从民族的遗忘中发掘出真正闪光的思想和文学创作,每一本的编辑都是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来推动这个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

这几年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低谷,以专门发表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刊物计,也只剩下了《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新文学史料》,前者发表研究论文,后者发表史料,都有点顾此失彼的样子。现在这套丛书的出版,似乎可以综合两家之长,为20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希望这一辑四种书的出版仅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历史上,有许多沉重的东西实在是不应该被现代人所遗忘的。

1997年3月6日于黑水斋

序：灵魂在飞翔

李 辉

这难道就是路翎？他还不到 60，却只能无力地靠在桌边，借支撑物的力量站起来。脸上的肌肉松弛了，折成一道道深深皱纹。他一下子没有认出他的老友，记忆力随着那蹉跎岁月流去，淡淡地留下些痕迹。那双曾经明亮、漂亮得让朋友们赞叹的大眼睛，没有神采，只是呆滞地缓缓环顾周围，用简单而含糊的话，回答老友热情的问语。

第一次见到路翎，他留给我这样一个深刻印象。

那是在 1982 年，我刚刚从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上海的王戎先生到北京来，为了让我尽快在北京打开工作局面，便带着我拜访他的几位朋友。其中一位就是路翎。

自从“胡风集团冤案”发生之后，将近 30 年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只是在平反后，从朋友的讲述中，王戎才略为知道一些路翎的近况。他听说，在活下来的朋友中，路翎的状况是最为凄惨和令人痛心的。在 20 年的监狱生活中，路翎精神常常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之中。有许多事情他想不明白，强加于身的许多罪名他无法接受。他不像别的朋友那样开朗而达观，可以很快适应突兀而至的打击，用读书、学习外语之类的办法让自己沉静下来，从而在磨难面前始终保持一种心理健全状态。

路翎却不。他和胡风一样，在狱中永远无法摆脱每时每刻精神的折磨。他默默无言，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忘掉心中的

疑惑和不解,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安静地入睡,让心灵得到一夜的宁静。这样,他的精神始终拉得紧紧的,从没有松弛过,最终,他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然后,在病愈之后释放回家,靠做扫地工挣一点儿工钱养家糊口。

在来看望路翎之前,王戎就听说了路翎的这一切,他早已作好了精神准备。但当他看到路翎以这样一幅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仍然呆住了。他不愿意让自己这种伤感刺激路翎,强打笑脸与之交谈。等我们从路翎家中出来,走在破烂不堪的狭窄的胡同里,他禁不住落泪了。

在我认识王戎的几年里,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伤感过,更没有见他落过泪。此刻,我开始明白路翎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开始明白,路翎在经历过磨难之后,身上真是发生了强烈的反差。不然,像王戎这种开朗达观性格的人,是不会如此感慨,如此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表现出情感脆弱的一面。

第一次见到路翎时,他还住在朝阳门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后来,他得到了照顾,搬到位于虎坊路的中国剧协宿舍,住房条件有所改善,有了一套算不上宽敞的三居室。时代的变化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晚年的路翎,无疑是一种慰藉。经过几年的治疗,加上心情舒畅,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有了好转。眼睛不再是那种浑浊呆滞,而是不时灵活地闪动着。虽然谈起往事还不流畅清晰,但记忆力明显恢复了许多。他开始可以独自一人上街走动,还偶尔外出到朋友家串串门。他又写起小说,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

与人们久违了的路翎重返文坛,步履虽然蹒跚,对于他,对于读者,其意义却极为重要。过去熟悉他的名字的读者,欣喜地发现他重又拿起笔,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仿佛发现新大陆一般,重新肯定路翎40年代创作所具有的价值。不少学者渐渐

接近于胡风当年对路翎所作的评价，公认路翎是现代小说界颇具才华最有创新意识的独特作家。他在二十几岁写出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被视为现代小说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路翎不再寂寞。那个备受磨难、为人歪曲的路翎，终于在晚年得到了历史的公正。

正是在身体和精神渐渐恢复正常的日子里，路翎进入了一生中最后一次创作高潮。那些日子里，我开始了和他的接触。先是因为在《北京晚报》副刊做编辑，不时去约稿。后来，为了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也常去访问他，从他那里收集一些资料。每次到他那里，都发现他在伏案写作。他似乎在和自己的生命较量。少言寡语的他，只是在写作中才找到情感宣泄的途径。

他写得最多最快的是小说。短短时间里，一篇篇小说，包括中篇和长篇，相继创作出来。可是，我偶尔翻阅它们，产生不出兴奋和欣喜。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架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每当他兴致勃勃地拿出小说手稿给我看，我心里就不由得掠过一阵阵悲哀。对他，我不便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就只能用一些空洞的话鼓励他，不至于让他失去创作的热情。因为，说不定有一天他身上会奇迹般出现从前那个路翎的影子，这些一日日所作的努力，会是一个新高潮到来之前的铺垫。

那时，我常常收到他寄来的散文新作，也发表了一些。我喜欢这些短小篇章。它们清新，细腻，用一种难得的平静，描述自

已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市井生活的观察。

他写得最多的是当扫地工三年的生活。我记得他寄给我的第一批文章，几乎都与扫地工生活有关。首先发表的是《天亮前的扫地》（《北京晚报》1984年12月24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从路翎那里要来一些照片，请丁聪配上一幅插图。画的上方是路翎的肖像。他眉头紧锁，嘴巴紧抿，满脸悲愤与疑惑。画的下方，是路翎的背影。他在冬日黎明之前，穿着厚厚棉衣，系着围巾，手持扫帚，在清扫着胡同里的垃圾。尽管路翎写得委婉、温馨，并非一种伤痕式的记忆，但丁聪显然读出了文章背后所隐含的悲哀。

在这样一些散文里，路翎的文字特点开始恢复，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副刊上其他作者的作品相比，他的句式一般较长，仍带有早年欧化语言的痕迹，但其间也有一些变化。他习惯于排比式地描述一个又一个场景，从描述中写出他的感受。在他的笔下，扫地工生活充满温馨。他留恋天亮之前在胡同里度过的时光，他写和老扫地工之间的坦率和真诚关系，写扫地时街坊间给予他的问候，他写胡同里孩子们的欢笑，他写挨家挨户收卫生费的体验……

现在想来，当扫地工的生活对于在狱中度过20年的路翎来说，当然是一种安慰一种解放。和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走在北京的胡同里，在普通老百姓中间，那种政治上的压力相对减少。虽然每月仍要按时写出汇报，但毕竟不同于幽禁时期的孤独和压抑，备受精神分裂折磨的他，也才可能渐渐有一种稳定和放松的感觉。这就难怪他对扫地工的生活情有独钟，用清新温馨的笔调来描写它。

类似的心情，也反映在他这时创作的诗歌之中。

暮春，
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
吸一支烟，
坐在石头上，
或者，
靠在大树上：
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的双轮车，
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
震响，
传得很远，
宁静中弥漫
整个胡同。
(《槐树落花》)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诗意。痛苦日子的生活，在晚年路翎那里，竟然酿出如此宁静与清新的诗句。这是真正的诗。

与晚年的散文相比，路翎的诗更能代表他的艺术创作力。它们表明，他内心中仍然以一种特殊方式潜藏着艺术激情和才华。在灵魂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在精神仍不时笼罩着分裂状态阴影的时候，他似乎更适合于把握诗的形式。在沉默的时刻，在给人一种近乎于呆滞印象的时刻，其实他的灵魂正在飞翔。

显然，他的内心，有一片供灵魂飞翔的天地。他时常产生一些常人没有的感觉，这些感觉便成为诗的内核。过去生活的影子，过去曾经熟悉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成为他的诗歌想象的基础。落雪，记忆与想象中的青蛙，奔跑的马，向太阳飞去的蜻

蜓……在路翎那里,产生出奇特甚至有些怪异的感觉。我相信,假如不是那种精神状况,有些想象、有些词语构成是很难捕捉到的。心理学家或者医生,大概可以解释类似的生命现象。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才更适宜寻找诗的意象,而路翎晚年的诗歌,由此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飞翔是他潜在的渴望。于是,在他眼里,夜间周围的一切,便给他一个奇妙的感觉,它们都像是要飞翔起来。闪烁的星斗、街灯刺目的亮光、楼房顶端亮着的窗户,甚至夜的寂静和婴儿的笑,也“像是要飞翔起来”。(《像是要飞翔起来》)读这样一首诗,那个目光呆滞行走不便沉默寡言的路翎,一下子在我心目中活跃起来。我想象着,他坐在窗户前,凝望着外面的世界,内心一定有一种飞翔的渴望。正是有这种渴望,黑夜里的一切,才在他的面前旋转起来,飞翔起来,带着他的生命飞翔。

类似的感觉常常出现在晚年路翎身上。从而,他对色彩、声音、词汇有了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连结。

他写战马: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它自己看见。

他感觉到蜻蜓心脏的燃烧:蜻蜓的心脏是有豪杰的火焰的蜻蜓的/蜻蜓。

他想象春雨中青蛙的欢欣——

池塘、岩石比以往更可亲,
撞击在岩石上而鸣叫。
它撞击是因为欢欣,
然后便轻轻跳跃上去了。

整首诗前面十几行为一个整体,充满春雨般的欢欣,可是,

路翎最后只用一行单列一段就突然结束了全诗：冬天的时候在泥土与树的洞窟中。在我看来，整首诗，因为有了最后这一句，才于突兀中显出了诗的张力。生命在这里形成苦难与幸福、压抑与自由的映照与连结。读到这里，我仿佛触摸到了路翎飞翔的灵魂。

如果将也收入本书的路翎写于1942年的长诗《致中国》，和他晚年的这些诗作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异。长诗充满着理性的思考和呐喊，具备另外一种力量。但是，很明显，这种诗歌的震撼力产生于叙述方式，而非晚年这种对意象的发现。也许可以说，晚年路翎更像一个沉迷冥想的诗人，而非年轻时那个充满激情的诗人。

读路翎晚年的诗，总是可以感受到路翎内心强烈的渴望。他是否仍在留恋地回想以往创作力旺盛的日子？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一个新的时代？我这只是一种猜想和假设，因为，在路翎的精神世界里，有我们难以透彻理解的东西。其实，我们很难与他对话。

但是，诗是一座桥梁。

非常感谢张业松和徐朗精心编选出这本《路翎晚年作品集》，使我们得以集中地欣赏路翎晚年的风采。读这样一些作品，心情当然不会轻松，历史沉重感也会油然而生。不过，同时也会产生些许安慰。毕竟路翎走过了磨难，毕竟路翎以他不屈的精神和富有独特性的创作，又一次呈现出他的艺术才华。

路翎的灵魂会永远在作品中飞翔。

1996年9月9日于北京

编 集 说 明

路翎(1923~1994)这个名字,借用他生前的文学伙伴兼“反革命”难友绿原先生的诗意表述,“你当然是熟悉的,但从来还没听说过也说不定”。如果你熟悉,就当然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究竟意味着哪些东西;如果你还是第一次听说,或对他所知不多,就请先跟随我们对路翎的生平事迹作一番简略的知识性回溯:

路翎本名徐嗣兴,祖籍江苏南京。早年在家乡念小学和初中时,即已大量接触中国新文学和近世外国文学作品,显露出文学才华,有据可考的创作活动始于抗战爆发后随家人逃难途中,时年14岁。1938年春在四川省合川县入国立第二中学继续初中学业,同时积极投身当地救亡文艺活动,曾任民营《大声日报》“哨兵”副刊主编、参与演剧等。半年后跳级升读高二,又半年,因与教员冲突被开除学籍。此后即长期以小职员身份在重庆一带底层社会谋生,业余从事文学创作。1939年4月因投稿结识《七月》杂志主编、著名左翼文艺理论家胡风先生,这在路翎个人生活和文学活动史上无疑是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胡风的影响和帮助,是使路翎出众的创作才华得以有效调动、规范和激发的重要因素,而路翎形态独异的作品也对胡风理论思维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莫大的助益,正是这种理论—创作之间良性互动的深刻关联,才使他们在自己俯仰无愧、可歌可泣的苦难文学历程上结成了生死不渝的友谊,一同以40年代以降中国文坛主流话

语之外顽强的异质化存在著称于世。在胡风身边,路翎迅速成长为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派”的首席小说家,同时在剧作、文论、散文、诗歌等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以才华表现方式而论,他在整个40年代国统区文坛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似乎仅有上海沦陷时期的张爱玲可比;降至50年代初,他更是全中国文坛“天才”耀目无出其右的作家。迄于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路翎名下所拥有的各体文学作品仅以现存部分计算,总字数便不下于300万言,而且其中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洼地上的“战役”》、剧作《云雀》等,如今已被公认为属于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之列。

以1955年划界,路翎前半生虽个人生活艰辛颠顿,时为生计和政治所累,但在创作发展上,他所走的始终是一条沿既定的人生和文学理想指引的方向向上的路,高歌猛进,激情澎湃,才华倾泄势不可遏。他的文学理想,是以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为支点、继承和发扬新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理想,在强调以笔为枪参与和介入现实人生战斗的同时,刻意追求对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深度介入,作品行文布局处处充满高密度的心理因素和高强度的生命能量冲激,往往以所展现的生命意志的强旺不屈使人惊悚。49年以前,由于政治和文化身份上的“反对派”地位作用,作为左翼文化战士的路翎便必然会被此一向度的文学理想引向对旧制度下“生命的原始强力”的挣扎和“惊人的生命浪费”现象的暴露,着力展示底层社会劳工和知识青年在动荡时局的隐秘角落和现实人生的“阴暗处”所作的“猛烈斗争”,借文学追求演政治抗议。此一阶段的路翎作品(尤其是小说和剧作)风格类型近于巴洛克(Baroque)艺术,既充满力的扭结,也充满辞采和情感的藻饰;但更重要的,是在扭结和藻饰之中隐现滚跃、呼之欲出的某种人性的深度景观。应

该说,对此类深度景观的揭示和开启,正标志了路翎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由于它们的存在,新文学史上“深刻的现实主义”一派的文学传统才不致于在抗战以降日趋严重的“两军对战”式的单元文化格局下失却了承前(以鲁迅为代表)启后(80年代的“心理现实主义”)的重要一环。

抗战胜利后,路翎携妻带女回到南京,仍一面以小职员身份谋生,一面以所习惯的热狂方式从事创作,仿佛只要能够写作,一切都不在话下。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路翎虽自陈“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但行动上已迅速作出调整,创作风格突然为之一变,由控诉、抗议、暴露和展览“我们土地上阴暗的血迹”变为对“新天地”中健壮、粗嘎而快乐的“英雄的人民”的尽情歌颂,而且尤其注重以旧时代的黑暗和混乱反衬出新时代的光明和新生,创作思维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日益明显。只要读一读他后来结集为《朱桂花的故事》(1952)的那批写于1949年6月至1951年11月的中、短篇小说和同期的《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剧本,就不难明白,为了尽快获取新社会的“公民权”,将个人的文学活动纳入“集体事业”的轨道中去,路翎的确付出了相当艰苦和极其真诚的努力以改造自己、适应形势。他是带着一种急切的参与意识和强烈的献身渴望迎接新社会的到来,进入50年代的。但尽管如此,他仍然不能被取信和见容。由于种种历史的纠葛,不利于胡风一些人的文艺势力此时正逐渐汇聚,合围成一个胡风形容为“笼罩”在文艺领域的“绝大的苦闷”。“苦闷”的指向,无论在当时抑或现在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对人不对事,彻底剥夺胡风路翎们在新时代的文艺公民权。所以看似荒谬而实质上也的确荒谬的是,路翎和他的朋友们越努力、在压力之下的文学表现越出色,他们所遭遇的批判就越横暴、所得

到的结果也越发背离于自己的意愿。但在事情的另一面,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路翎因自己致力追求的新社会的到来而急速高昂起来的创作热情不仅丝毫没有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挫伤,反而好像还被刺激得益发强旺了。经胡风的多方设法和大力争取,此时路翎已由南京军管会文艺处调至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后至中国剧协)担任编剧,一度将主要精力放在话剧剧本创作上,上举三个剧作,便是在“一个刚刚被否决,马上又交出了另一个”的情形下“压”出来的。客观地说,这些剧作尽管也充分体现了路翎作品一以贯之的“热力”迫人和元气淋漓的标记性特色,但还不足以代表他 50 年代创作的最高水准。真正使路翎在 50 年代、整个“十七年”、乃至即今为止的“新中国文学”史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是他的那批“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即包括《洼地上的“战役”》在内的一批后来结集为《初雪》(1981)的中短篇作品(小说和散文),和写成后未及交出即被公安机关抄走,发还时已缺失前两章的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后易名为《战争,为了和平》,出版于 1985 年)。前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震动性的文坛反响,尽管这种反响主要是以空前激烈的“大批判”方式体现出来的,但仍足以表明它们的入人之深和艺术效果之显著;后者尽管缺失了前两章,而且因慑于批判的压力行文中明显有所规避(主要是未曾涉及《洼地上的“战役”》曾予出色表现的“爱情与纪律的冲突”),但今天看来,无论创作意图抑或实际效果,这部作品都堪称集作者“朝鲜经验”之大成的巅峰之作。这个“巅峰”,指的是作家创作状态的巅峰状态。在这里,路翎的生命激情和艺术能力无疑都达到了他一生中的辉煌顶点,其创作才华由此奔兢而下,所呈现出的也就势必是一个席卷一切,熔铸万有的大气象。《战争,为了和平》是路翎奉献给“抗美援朝”的一部“史诗”。

但这又是一部怎样的“史诗”呢？路翎将他全部的生命激情和艺术才华投注到一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战争中去，为之穷智竭虑，所得到的也必然是一个站在今天的立场看来惊人“单面”的文本。这样的作品的“艺术成就”应如何加以估定，对于一个已将“革命时代”的知识话语抛弃殆尽、“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学环境而言，可谓真正的难题；而且，路翎何以会在朝鲜战地沉溺得如此之深，而这种沉溺在极大地调动了他的生命激情和创作才华的同时，又分明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意识形态化存在，以至其后半生几乎完全为由此得来的虚幻的意识形态经验所笼罩，陷身于价值歧义的围困之中，由一位创作前景深不可测的“天才作家”变成了晚年的“与风车作战”的唐·吉珂德，也是深深牵系着 20 世纪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总体发展路向的大问题。

1952 年路翎 30 岁。在他的主动要求下，12 月底他被批准去朝鲜，在战地生活了七个月，于次年停战后回国。此后至 1954 年 11 月作出长达四万余言的创作申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后被迫搁笔，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总共写出了约 70 万言的朝战题材作品，其间还曾参与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材料和初稿准备工作。一位正当盛年，生命状态和艺术境界俱臻佳境的作家，在其全部的生命激情都被调动起来后会有和将有怎样的文学表现，总是要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的探究渴望的吧。作为一种历史陈述，今天我们必须说，路翎是正处于其文学生命的巅峰状态时，突然被政治的巨手扼住了生命的歌喉的；而在它被扼住的时候，从这只歌喉里正破腔而出的，恰恰又是一曲高亢到不能再高亢的颂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献身精神……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三天后，路翎和他的朋友们陆续被各地公安机关逮捕。从此以后，他便被无情地排除出局达四分

之一世纪,空怀一腔报国热血,铁窗独对,“因劳动力被迫丧失/或无人来雇佣而痛苦战栗”(《旅行者》),终至一度精神受挫,重回人间后已华彩全失,被他欲哭无泪的故人和难友们形容为“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像一堆燃烧过的灰烬”(牛汉语,见冀访《哀路翎》):不要怪他们太愤激,他们所葆有的关于路翎曾经拥有的生命可能性的记忆实在是太深刻、太鲜明了呀!

路翎这个名字,这个挟风带电、随狂随(抗战、解放、抗美援朝)呼啸而至直扑人的血液和灵魂深处的名字,这个人们不愿意把它与眼前的形象萎琐、反应迟钝的糟老头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过于沉重的名字,凝聚其上的全部历史的与现实的、情感的与理智的、个人的与群体的、诗性的与散文的、文学的与文化的交错混融的复杂内涵,迄今为止还远远未经充分揭发。

所幸的是,路翎尽管可能曾“两世为人”,但他毕竟还是路翎,一个对生命的“原始强力”和生命意志的不甘屈服有着常人罕及的深切了解,在其文学活动中久已习惯于使其生命能量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作出更为猛烈的释放的激情型作家,这样的作家所具有的生命自我救治能力和创造潜力差不多是与生俱来、与身俱在的,只要他能从劫难之中全身而返,他在自己余下的生命时段中还将会有怎样的文学表现,恐怕就不是任何人能在他“盖棺”之前事先加以“论定”的。

倘若不信,本书就是一个证明。

事实上,从本书编定之前业已发表的关于路翎晚年的诸多言论来看,他的新朋旧友们对他晚年的精神复苏可能性可能估价过低了。所以会这样,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本书是路翎晚年创作成果的首次结集,而况本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此前从未发表过的呢。路翎入狱后被羁押了18年,才于1973

年被宣判 20 年徒刑,这样一种始终令他耿耿于怀的“不告诉时间的囚禁”,是导致他一度精神失常的主要原因。他于 1975 年 6 月刑满释放,而后在北京当了四年半扫地工,直至 1979 年 11 月宣布为其在“保外就医”期间“上书攻击党中央”的“反革命罪”平反,“解除监督”;他的另一项“反革命罪”即胡风集团案的初步平反是在 1980 年 11 月。1981 年 3 月,他为自己即将出版的《初雪》集撰写了不足 700 字的《后记》,是为其“文学晚年”的起点。此前人们谈论较多的,往往是从其出狱算起的“生活晚年”,且尤其侧重于出狱至平反之间的状况。由于种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晚年路翎是在一种几乎将自己彻底与外界(包括家人和难友)隔绝开来的状况下从事其与时间竞赛、与自我搏斗的创作活动的,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自我向自己的内宇宙彻底敞开,重温往昔的追风逐电、狂飚激荡的激情体验,逼迫自己保持高昂的写作热情。此种大约只能为路翎一人独有的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写作方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只能是使得所有“他者”都惟有通过阅读其作品才能对“晚年路翎”的真实生命状态获得真切的了解,而且,依据我们在前后历时将近一年的本书原始材料清理过程中所获得的“约翰牛”式的阅读经验,这种对“晚年路翎”以及由此而通盘照亮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路翎的阅读还必须是仔细而全面的,否则就恐终不免为他的某些外在形象或浅表形象所迷惑,以致随他在历经身心两方面的重创之下在所难免的创伤遗痕而左右摇摆,也陷身于某种价值歧义之中不能自拔。似此,无论对晚年路翎抑或试图读解晚年路翎的您都将是一种损失吧。

本书将为您揭开的,是一个从未向外界充分“敞开”、近乎置身于“黑洞”之中的晚年路翎的人生、精神和文学形象,至于这幅形象究竟是怎样的,还是请您自己去阅读、了解、分析、判断和加

以综括吧。编者想请您特别留意的,是约占本书一半篇幅的诗作,以及差不多占去了另一半篇幅的回忆录。前者标志着路翎晚年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路翎一生中虽每每被人形容为“诗人”,但惟在其生命的此一阶段,他才变成了一位名至实归的诗人,今后各种辞典和文学史论著在述及路翎时,恐怕都得在小说家、剧作家头衔之外,再为他添一个诗人头衔吧;至于后者,其重要程度就更是不言而喻:它们实在是路翎就其自我向世界作出的最为恳切的人生和文学告白,遗憾的是,虽然早在本书结集之前它们大多已公开发表过,但似乎始终不曾得到相应的对待。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本书的编集体例和有关情况:

1. 本书按文体分类排列,在文种上只作最简单的区分,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四部分,其中散文与回忆录在内容上或有交错混同现象,这是因为路翎晚年创作的“美文”性散文本自不多,而列入本书“散文”部分的篇章,当初在《北京晚报》和《今晚报》上都是被当作散文发表的,而且正是这一组短文最早向不限于文学界的广大读者集中勾勒了一个“复出”的路翎形象,本书将它们单独列开,主要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

2. 每种文体之内的作品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有修改者以定稿时间为准,写作日期不详者,已刊稿按发表时间估定排列位置,未刊稿按笔迹、用纸等稿面情况估定;已刊稿在篇末注明初刊出处,未刊稿在篇末和目录页上同时注出“未刊”字样。

3. 所收作品中已刊稿除径行改正明显排印错误(不另加注)外,以复印件原样付梓。

4. 未刊稿据抄写件付梓,抄写时视需要略作校勘,具体是:
①明显的字词错漏之处在文中加括号更正或补出;②难于辨识的字词以□□代替并加脚注;③编者认为重要的原稿删划部分,在文中加括号予以恢复,并加脚注;④其它需要说明的简短事项

亦以脚注注出；⑤编者认为重要而脚注难以承载的有关情况以“编者附记”形式缀于篇末。

5. 除正文外，本书还列有“附录”四则，总缀书尾。其中长诗《致中国》是路翎前半生所作的为数不多的诗歌中留存下来的唯一重要的作品，因迄未收入路翎任何一种文集，特予附载，以为路翎晚年诗作的一种参照；余明英的《路翎与我》和徐朗的《心灵解放的春天》，是迄今为止路翎遗属所作的仅有的两篇路翎陈述，收入本书，是它们的首次发表；《路翎晚年未刊小说简介》（徐朗）所据为第一手材料，它的面世，当有利于澄清外界对路翎晚年创作状况的某些根据不足的猜疑和讹传。

6. 本书辑入的路翎晚年作品只是其总量巨大（不下于 550 万言）的晚年创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基本未涉及其占总量 90% 以上的未刊中长篇小说（只选收了一个未刊中篇小说片段），但相信已尽可能全面地囊括了此外的作品。

本书的署名编者虽然只有两位，但这其实是一项凝聚了许多人的劳动和关心的集体工程，本书原始材料的搜集和未刊稿抄写核对工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引发了本书的编集意念的最初几首晚年路翎诗稿《诗七首》，是由贾植芳先生保存并提供的，贾先生并曾多次为考校路翎手稿上难于辨识的字词惠予帮助；余明英先生清理和提供了收入本书的所有未刊稿，已刊稿主要是由两位编者分头搜集的，但余先生亦曾给予重要指点；——这里应多说几句的是，作为路翎患难与共、志节坚贞的妻子，余先生对丈夫创作活动的支持和理解，自然是有着比旁人更多的真实生命体温和脉息交通打底的，路翎去世后，她为保卫和传播丈夫的精神遗产作出了巨大努力，差不多是全力以赴了，只要看一看她以因脑溢血后遗症动作不灵的手在丈夫遗稿复印件上一笔一划注出的那些字迹轻淡而工整的蝇头小楷（为便于编者辨

识手稿文字),就不难意会到她对丈夫的爱和对丈夫的精神遗产的价值的信念有多深,本书编集完成正值路翎三周年忌日,那么,本书的出版就不只是对路翎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同时也该是对余先生的爱和奉献的纪念;作为本书的署名编者之一,徐朗为本书付注的心血自然无需特别加以强调,她承担了绝大部分未刊稿的初次抄写工作,值得一提的倒是她的大姐徐绍羽和妹妹徐玫也都参与进来了,在原稿的复制、传递和疑难问题的反复校上费时费力,因此可以说,本书的编集首先是她们一家人的“集体工程”。

所有这些,倘若没有“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的主编陈思和教授的大力扶持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慷慨接纳,恐都不免有沦为“空幻的热情”之虞吧。所以,本书的编集出版尚需感谢什么人,最应该感谢的便是陈教授和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同志。

此外,李辉先生早在去年9月便欣然为本书赐写了序文,他对晚年路翎内心深处的诗性意识的敏锐感知和出色诠释,对我们的工作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促进和安慰;笔者去年6月为复核抄件和寻求更多的资料前往北京时,曾以本书的初拟目录向路翎的生前友好和有关专家请益,并有幸得到了他们的嘉许和鼓励,他们是:梅志先生和她的女儿晓风女士、绿原先生、牛汉先生、钱理群先生、吴福辉先生、朱珩青女士、徐迺翔先生等;武汉的曾卓先生、杭州的冀汭先生、银川的罗飞先生、上海的耿庸先生等也在关心着本书的出版,谨此一并致谢。

张业松

1997年2月12日于上海

目 录

总序:现代人不应该遗忘什么? 陈思和

序:灵魂在飞翔 李 辉

编辑说明 1

诗歌 1

诗三首 3

果树林中 3

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 4

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 7

春来临 10

诗二首 11

阳光灿烂 11

鹏程万里	12
月芽·白昼	14
月芽	14
白昼	16
黎明篇	19
星	19
黎明	20
解冻(外一首)	23
解冻	23
村镇	24
桥	26
诗二首	29
早晨	29
姊妹	31
池塘边上(未刊)	33
拔草(未刊)	36
平原(未刊)	38
像是要飞翔起来(未刊)	40
月亮(未刊)	42
井底蛙(未刊)	44
乌鸦巢(未刊)	46
龟兔赛跑(未刊)	48
河滩	50
红梅	52
颂建筑工地(未刊)	54

昼与夜(未刊)	56
春雨	59
杏枝歇鸟(未刊)	61
护士(未刊)	63
槐树落花(未刊)	66
拉车行(未刊)	69
湖	74
老枣树(外二首)	76
老枣树	76
葡萄	77
风在吹着	78
红果树(外二首)	81
红果树	81
听一曲歌唱起来	83
风吹过屋脊时想到	85
残余的夜	88
汽车站(外一首)	91
汽车站	91
秋	92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外一首)	95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	95
高层楼房	96
王小兰	98
月亮停留在屋脊上	101
渡口(外一首)	105

渡口	105
苹果树	107
地面上的云(外二首)	110
城市边缘	110
从湖边望过去	111
地面上的云	113
旅行者(长诗,未刊)	114
△编者附记	138
白昼·夜	140
白昼	140
夜	142
盼望	144
新建区域	146
在阳台上(组诗,未刊)	150
一、女排球手	150
二、女歌唱家	151
三、京剧女演员	152
四、中学老教师	154
五、图书馆女馆员	155
六、成功的医生	157
七、青年工程师	158
八、陆军军官	159
九、空军军官	161
十、海军军官	162
十一、女记者	164

十二、经过了患难	166
十三、工厂的统计师	167
十四、农业技师	169
十五、通俗女歌唱家	171
十六、电视台的时代——电视工作	
人员	172
十七、年轻的女干部	173
十八、女诗人	175
十九、(原缺)	
二十、丧失者	177
△编者附记	179
诗七首	180
落雪	180
雨中的街市	182
雨中的青蛙	183
马	184
蜻蜓	185
盗窃者	186
失败者	189
△编者附记	190
筑巢(未刊)	193
都市的精灵(未刊)	195
麻雀(未刊)	197
蜜蜂(未刊)	199
高的楼房(未刊)	200

狐狸(未刊)	201
刺猬(未刊)	204
葵花(未刊)	206
炊烟(未刊)	207
雾中车队(未刊)	209
宇宙(未刊)	211
泥土(未刊)	219
散文	229
杂草	231
天亮前的扫地	233
垃圾车	235
愉快的早晨	237
城市一角	239
看修包的少年	241
园林里	243
答问路的老人	245
小说	247
拌粪	249
钢琴学生	257
雨伞	263
海	265
画廊前	267

横笛街粮店(片断,未刊)	280
△编者附记	289
回忆录	291
《初雪》后记	293
《路翎小说选》自序	295
我与外国文学	303
红鼻子(未刊)	316
哀悼胡风同志	322
胡风谈他的文学之路	331
《七月》的停刊——纪念胡风逝世	339
胡风热爱新人物	344
忆望都之行	346
我读鲁迅的作品	349
忆刘参谋(未刊)	354
悼念路曦同志(未刊)	357
《燃烧的荒地》新版自序	363
忆杭州之行——纪念胡风逝世两周年	369
种葡萄(未刊)	372
安定医院(未刊)	377
喷水与吸烟(未刊)	380
△编者附记	382
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	
胡风	383

忆阿垅	416
错案 20 年徒刑期满后,我当扫地工	421
忆朝鲜战地(未刊)	438
△编者附记	449

附录:

一、致中国(长诗)	路翎
二、路翎与我	余明英
三、心灵解放的春天——父亲的晚年	徐朗
四、路翎晚年未刊小说简介	徐朗

诗

歌

诗 三 首

果 树 林 中

啊,夏季的深绿色的果树林里,
沉重下压的各色果实将各种果树的枝条压弯;
老年夫妇一对在捡着掉落下来的,
他们现在进到桃树林中。
这是公社农民他们的工作;
周围寂静无声。

啊,夏季浓郁芳香的果树林中,
果木的香气连着泥土的芳香,
壮年夫妇一对在每棵树上做些记号:
多少重要的枝干串串,多少甲种质量
计算
今年的产量
要录入国家的总帐。

啊,夏季的深邃、幽暗
溪水唱歌般流着的果树林里
走着年轻的夫妇;
他们在议论明年他们的小队还可以栽种增加,
还议论结婚以来他们作为公社的农民声誉不错;
然后便坐在溪边洗脚。

啊,夏季的欢快的,快要生育的,
有些忧郁的幸福果树林里,
驻防军操演后静悄悄列队开出,
放学的小学生狂奔着叫嚷着跑过,
有一个姑娘突然站下看一个特大的苹果;
有几个少年站下说:“张奶奶,
今年我们没有偷果子。”
白发的捡果子的张奶奶从一棵大桃树后面转了出来,说,“靠不住,
你们这些小鬼!”

啊,夏季的,芳香的,快要收获的中国农村,公社的树林,果木林里。……

1981.7

城市和乡村边缘的律动

阴雨。

潮湿的、开始收获的稻田和麦田和黄色的有陷坑和
裂痕的土坡和黑色的泥土和在上面蹦跳的蚱蜢；
阴雨。

潮湿的、灰色和灰白色的云和透明朦胧和阴暗的夏
季的雨的帷幕和泥泞的田坎，和在上面蹦跳的青
蛙，和田地里的公社农民在他们的位置上；
阴雨。

潮湿的、沉默的大树和静默的村庄和低沉的村庄炊
烟，和飞过炊烟的鸣叫着的黄雀。
行人往都市走去往乡村走来，走向他们的位置；
城市和城市的边缘，城市新建的高楼和城市边缘工
厂，和工厂的高耸的烟囱及其浓烟，和高压电线，
和开出车站美妙地鸣叫着的旅客列车，和工业
车辆；

行人往乡村走去和往城市走来，走向他们的位置。

晴朗。

快乐的。

树叶上停着蜻蜓和闪动着翅膀的蝴蝶和半展翅的蜜
蜂，和嘶叫的知了和晶莹的露珠，和树枝叶里突出
着躲藏着成熟的黄色和红色的果实；

晴朗。

快乐的。

白色的河流和绿色的长草从顶端摇曳着蒲公英，和
红色黄色的村庄和村庄里快乐的叫声，男孩和女
孩们的尖叫声，和奔驰的骡马车，和喷着浓烟的砖

瓦厂的大烟囱。

晴朗。

快乐的。

黄色的麦田、稻田和农业机器的嘶叫声,和它们喷出的
蓝色黑色烟,和穿着汗背心,穿着花衬衣的男女
拖拉机手;

晴朗。

快乐的。

都市高楼高耸于白云下,闪着千万个玻璃窗的闪光,
和从乡间的道路开进吼叫着的载运菜蔬、水果的
车辆;

晴朗和阴雨,人们,老人和儿童,城里人和乡下人,壮年
和青年,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获得荣誉的
人们,

和

初恋的热恋的男女,
在城市和乡村间往来;

晴朗和阴雨,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生活沸腾着,
城市和乡村的边缘生活沸腾着,欢乐和希望颤动着。

阴雨,晴朗。

晴朗,阴雨。

中国的向往新的前程的人们。

1981.7.12

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

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忙碌着，
先把幼儿园的画册，习字本，和有一次撕破了的，有
错误题的算术本放在一边；
习字本里墨团涂得多的还放在最底下。……是和过
去做告别。

玩旧了的积木放在中间；
还有一串橡皮筋，共计最高成绩能跳十五下；是往后还
有用，
还有一个皮球，和一个洋囡囡。

刚考取一年级的小学女学生在忙碌着，
将红色的花衣裙很快地脱下，
将另一件，新的，红色的花衣裙很快地穿上
又将这一件脱下脱下，折好，放在枕头底下，便在床
上翻了个快乐的筋斗；
又穿上花朵大的，白色的，红色的蔷薇花，跑到镜子
面前拉开裙子说：“她考的是总分 98 分，考取一
年级！”

刚考取一年级的小学女学生忙碌着，
将丝围巾围在脖子上又解下；
有种老师是这样。

便喊“立正！”
恭敬地笔直站着，
双目注视前方，
便又坐下来……
注视着有一种是顶严格的老师，
那就要两腿并拢些
两手摆在膝盖上。
一种是温和的老师，
那就两手放在膝盖上，
但是两腿有时可以轻松拉开些；

还做两种笑容，
一种是谨慎的，
一种是心满意足的；
但总之是有点害怕，
因为有生字，
和算术有点困难。

刚考取一年级的小学生在忙碌着
做操操的踏步动作，唱着：
“我们告别幼儿园，
向诸位阿姨告别……”

“我们走向建设祖国的战场。”
她又唱而且同时她说：“这是大学生唱的。”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她的句子不曾唱完，
她说，这是小学，中学毕业唱的；

后来她高声唱，还鞠躬，
“我们已经春天里长大
我们是新中国的新的一年级小学生”
她拉开裙子，高声，尖锐的高声唱。

1981.7.10

（原载《诗刊》1981年第10期）

春 来 临

白云静
风温柔，
昨日含苞
桃花艳，
今日怒放
春来临。
虹彩蔽空复盈野
荡漾春水满江河。

1981.9

(原载《光明日报》1981年11月29日)

诗 二 首

阳 光 灿 烂

因为剧场里
孙毓琴、赵燕侠唱着《玉堂春》——
中国旧时代的凄凉故事的原故，
因为这对比，
中国现时代的灿烂便特别雄伟；
因为这社会主义灿烂光明也有着它的
浮沉、动荡、奋斗，
因为这便继续着烽火高举：江流澎湃
都市绵延和田亩亿万亩绵延、工厂林立，
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
因为街头行走着邓小平和陈云……
走于亮光中又行走于阴影中，
黄鹂鸟在空际高声歌唱。
因为从春到夏和凛冽秋冬都有伴侣。

同志同行，
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
因为旧时种植的林木已经茁壮，
少年成长；
新的时间是新的工作时间。
而且因为
天空的白云宁静
窗前坐着
进修电力工程学的大学男女青年，
白云宁静，
阳光灿烂。

鹏程万里

鹏程万里，
青年一代成长，
壮年一代稳重，
年老一代威严。
以及
幼年高声歌唱，
预约未来
鹏程万里。

万里鹏程
大路灿烂通向远方；
小路幽静通过树林，

通向远方；
同行，
鹏程万里。

鹏程万里，
从北京飞上淡蓝色的高空；
从巴颜喀拉山
到珠穆朗玛峰顶。
鹏程万里。
追逐理想飞翔，
显示威力飞翔；
中国的
山河，
中国的
大地，
中国的
浓烟烈火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的过去
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灿烂的彩虹；
以迄未来……
中国的愤怒
忧郁、激荡以及
工人阶级成就的快乐。

鹏程万里，
雄鹰飞翔。

1981.10, 北京

(原载香港《新晚报》“星海”副刊 1982 年 1 月 12 日)

月芽·白昼

月 芽

月芽明亮，

照耀在天空和旷野、都城，照耀在海航轮船击破的波浪上；

照耀着夜行列车和农村汽车和笨拙的骡马车辆，
照耀着将收获的稻麦和刚出厂的花布。

月芽明亮，

照耀在居民房屋和国家机关办公室的玻璃窗外
照耀在同行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的大街上
照耀在梨树花开槐树花开的公园里；
初恋和热恋的男女，
沉思的少年。

照耀着夜巡的警卫，
照耀着愉快疲劳的夜归。……

月牙明亮，
照耀着今日获得科学、文学，劳动的成功或其萌芽。
深夜的戏剧散场，
大街和
车灯灿烂。

月牙明亮，
照耀着白发的祖父母看着孙儿女辈开始学说话和
识别物件的最初的萌芽，
和将来性格的萌芽。

月牙明亮，
照耀着医师护士注意着的病人好转的萌芽；
月牙明亮。

月牙明亮，
照耀着建设蓝图设想的萌芽
老年的工程师和
年轻的技术工人；
和新考取的男女司机学会开车
机器颤动。
和飞行员驾驶飞机夜航；
徒工第一次独立司管十分钟车床。
以及
泥土里作物和瓜果的萌芽。
和高尔基，马雅柯夫斯基旧时思念中国，
中国的土地上今日有几处思念的萌芽。

月芽明亮，
现时代的中国劳动者思念，
列宁在十月，
和芝加哥示威的五一。
产业工人中国过去的奋斗
和今天的
过滤昨天的沉淀的
工作的萌芽。

月芽明亮，
中国男高音和女高音，
唱出世界的新的音律，
萌芽萌发。

白 昼

白昼歌唱着。
愉快地
奋斗的生活在进行；
工厂、商店、办公室，农村。
从蓝色的天和白云里阳光灿烂。
白昼歌唱
人类的，人民的奋斗的生活行进。
白昼嘶吼着。
炼钢厂和纺织厂，

煤火和纱锭嘶吼着；
强有力的劳动，聪明的，劳动着的劳动，
白昼嘶吼着。
白昼在嘶吼中呻吟了一下，
什么地点发生的损失和伤痛。
它便又嘶吼着。

白昼灿烂。

蓝天怒吼着，
劳动者的劳动于汗水中展望未来和计算今日的
总帐；
白昼计算、展望而且怒吼着。
白昼突然似乎静悄悄，
劳动者的劳动似乎突然静悄悄，
每一个都似乎突然感觉到，
来自矿藏深藏的地底和劳动者自身的心灵、肌肉和
灿烂的太阳的歌唱。
一瞬间也有歌唱的意思是，
这一国土和人民，
已经摆脱往日的痛苦和忧伤；
和成功的克服了回头的痉挛。
也有歌唱的意思是，
有时有擦破了肤皮，
但增强了聪明和
劳动者的成长。

中国的白昼

有

强有力的肌肉、坚强的手臂和
半个世纪以来结构的强力的头脑。

(原载《青海湖》1982年第1期)

黎明篇

星

闪烁着，夜空里灿烂的，幽暗的，寂静的，热闹的，闪烁着。

闪烁着，夜空里怀念地，热望地，严肃地，愉快地，转动地，恒固地，闪烁着。

闪烁着，房屋的瓦片和烟囱上面闪烁着，
闪烁着，阴雨阴云之后闪烁着，雷雨轰鸣前片刻有几颗
闪烁着，
黎明之前闪烁着。

闪烁着。闪耀着。
各时代的人有希望的星辰，
现时代有中国无产者远航的星辰。
布满天顶天际的明亮的星斗星辰闪耀着和转动着。
它关注过和记忆各时代的生活

侵略者进攻正义者出兵抵抗，
剥削者啃啮和被压迫者血渍斑斑。
生死爱情，和感情……
建业的奋斗，过失，散去的和散失的理想。

星照耀着和闪耀着，
它对劳动者，正义者，旧时代的凄苦哭泣和旧时代
的反抗崛起，
和夜行的游侠怀有感情的怀念。

星闪耀着，
愉快地闪耀着，
它对劳动者，正义者，现代人民群众的 China 怀着强
烈的感情。
它闪耀于天顶天际，
中国的新时代航轮稳稳地前行。

黎 明

星逐渐隐去，
亮的和淡色的。
黎明便来到。

楼房和平房的疏落灯光熄灭。
房屋和烟囱工厂，
树木的轮廓。

黎明便来到。

最初的机动车的声音，
是轻悄的声音。
惺松的人声的说话，
也有
嘹亮的。
轻快的脚步，
也有
下夜班的笨重的。
黎明便来到。

风吹拂着树叶和院子里晒台上挂着的昨日洗的衣服，
被单
和
小孩的围兜。
轻微摇动也有一阵激荡的抖动。
扫地工开始扫地后便很规则有节拍；
黎明来到。
一日的早晨来到，
霞光照耀，太阳升起，
平常的一日开始了。

黎明，白昼，
星夜又黎明，日日夜夜。
每一日的黎明静悄悄来到，
它似乎深刻地说着：

在这大地上，
有老一代的中国人奋斗，
有壮年的中国人的抱负，
有新一代的中国人，新的人民的世纪的成长。

（原载兰州《雪莲》文艺季刊 1982 年第 1 期）

解 冻(外一首)

湖沼解冻，
鱼虾在水里游动，
冰继续溶解，发出清晰的响声；

湖边的柳树枝修葺过了，
湖边的柳树发芽，现出烟雾般绿色了，
湖沼上的冰冻溶解，现出绿色的水面了；

天气晴朗，
少年们的风筝飘荡在湖沼上，
少年们星期日沿着湖沼边上唱着歌，吼叫着，庆祝着
解冻。

天气晴朗，
柳树在风里飘动，春天快到来了，
砍伐枯枝干的园林修葺工继续砍伐着发出清脆的震
动声；

鱼虾在冰旁边的、解冻的水面上碰出稀少的涟漪，
捉鱼虾的赤着脚的少年将脚踩到冰冷的水里，
发出喊叫，做着敏捷的动作；

还很冷的水浸着光裸的手臂和赤脚，
捉出来的小鱼在岸边的砖石上蹦跳着，
少年们的喊叫声在已经富于弹力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突破严寒的封锁，
湖沼解冻，柳树发绿，
春天快到了。

村 镇

笼罩着春天的淡淡的烟霭。
村镇在白云下，
村镇的红墙黄墙在阳光下闪耀；

柳树在春天发芽，绿色迷濛，
白色的红色的刚开放的果木的花如烟雾
小河涨水，波浪温暖着河岸；

村镇喧哗着，
早晨的邮务员扶着脚踏车，
通过市集走着和喊叫着。

白发的老太婆在门前购买售货车的货物，
酱油、盐、粉条、鸡蛋、糖果……儿童喊叫着；
推售货车的是胖胖的、脾气好的姑娘；

拖拉机早晨出发到田地里去，
油烟散在布满车辙的小街上，
拖拉机嘶吼着——跳过村口的车辙土坎驶入田野；

钟声响着，在村镇和田野里震荡，
小学校上课，
春天的早晨，村镇笼罩着淡淡的烟霭。

(原载《文学报》1982年7月29日)

桥

桥的倒影在绿色的，
闪着白色光的，
静静的，
有涟漪的折皱的水里。

白色石的
有雕塑的栏杆的桥；
和桥边的
开着红花的桃树和白色花的李树。
枝条伸展着，
在春季的太阳里，
绿色的树叶。

水里游着白色的鹅
静静地浮着；
和
静静地浮着

脊梁露出水面来的鲤鱼。

小学生们跑过桥去，
中学生们走过桥去。
钟声，
清晰地、宏亮地震动着空气；
震动着树枝花朵，
震动着水面的涟漪，
中学校的钟声，
和小学校的，
很响的铃声。

钟声在桥洞里震动；
白色石的，
有雕塑的栏杆的桥。
旧时候是倒塌了的；
桥的两侧，
旧时候是贫苦的饥饿的村庄，
现在有红色砖的，
楼房和平房，
建立了新的集镇，
盖起了学校。

儿童少年们背着和挟着书包往来，
吹着喇叭和敲着鼓列队往来，
农民们往附近旧的大的集镇，和较远的县城去，
那里有耸立着烟囱的工厂；

和自县城、旧的集镇往
新的集镇来。

农民和居民们赶着大车往来，
推着和骑着自行车往来，
驾着拖拉机和汽车往来，
提着，
和
背着包裹往来。

载着堆得很高很高的草的汽车过桥，
上面躺着老人和顽皮的儿童；
载着堆得很高很高的蔬菜的汽车过桥，
载着堆架得很高很高的布匹的汽车和载着堆架得很高
很高的鸡鸭笼子的板车过桥，
机器轰响和骡马嘶鸣，
儿童们快乐地大叫。

春天的太阳照耀着，
白石头的桥顽强地跨越着河面。

（原载《星星》诗刊 1982 年第 8 期）

诗 二 首

早 晨

小鱼从小河里跳过田坎落进稻田，
两边艾草和马齿苋的小路通向学校；
早晨的露珠，最早飞出来的麻雀，
早晨的太阳，较迟跳过田坎的山鸡，
早晨的风，麦田里飞起野鸽子。
早晨的坡边的野山楂，红黄色的酸的果实，
早晨的炊烟、笔直和歪斜，
新盖的两层楼房的小学的预备钟声。

早晨的洁净的天，
跳过田坎，跑过山坡的小学生……

小学生的朝歌起来，
嘹亮的、

甜畅的、
激昂和渴望的、
满足的、
飘荡于早晨的风中，
生活的初欢，
撞击着，
和闯进社会的各个门与窗。

有一些狂飙起来，
有一些激流的源头，
有一些歌声和嘶吼，
有一些是早年的抒情和戏剧。

村庄里矗立着新盖的楼房和新油漆的房屋，
早晨的电台广播里有李谷一的女高音歌声；
山鸡再跳到田坎上，
野薄荷上的露珠在凝神静听着；
小鱼再跳回河里，
小学校的朝歌又继续了一下，
闯进社会的各个门和窗。

有一些激情起来，
有一些小的溪流汇向大海；
歌唱里有对前辈人的辛苦的安慰，
有一些早年的诗情和誓言。

1984.6.1, 为儿童节而作

姊 妹

葡萄在架子上成熟了，
绿色变成深绿和紫色了；
树叶被风吹开又垂下
遮拦因过分快乐而羞怯的葡萄。

蝉在葡萄架子上嘶叫
它很骄傲，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和电光一样；
空中的灿烂阳光的大街和乌云的大街相搏击，
炎热的夏季，来了雷霆和暴雨。

一两百只鹅在雨后的葡萄架的胡同中间奔跑，
这家庭的渐富裕的象征；
牧鹅的分岔头发两只短小辫子的小姑娘骑在鹅上了。

归来了在城里奋斗的姐姐，
黧黑的、健旺的和背着皮包的、当打针的护士长的
姐姐；
阵雨又晴，避雨再前行，
姐姐的自行车在葡萄园边的土路上响着，
驶过雨后的极亮的水塘。

旧时候离家时的帮助妹妹的志愿被想起来了，
现在似乎是不必要。

妹妹会读得起书一直到大学；
对着渐富裕起来的农村，
姐姐便下车拥抱妹妹和妹妹骑着的白色的鹅。

1984.8.3

（原载《诗刊》1984年第11期）

池塘边上

池塘边上歌声起来，
标号 1984 的乡村歌咏队在练习唱歌；
传说池塘的水来自古树的根须拔起的汹涌的地下泉。

池塘深底里有旧时候的倾诉上浮，
池塘闪光荡漾着
各时候捣衣、洗米的勤勉的农妇的影子，
以及
愤激的殉难者。

旧时代的人，
是木讷的少开口的农民，
也有干练和沉默的豪杰，若干年间枪火闪耀。
池塘照见这时候的欢快的少年的影子；
祖父母父母辈的苍老辛苦的影子重叠着这时候的
少年。

梳着齐眉的头发的姑娘唱歌极高，
蓄着小胡须的青年慷慨地唱歌，
梳着单一长辫子的红花衣衫的姑娘带着旧时候的
风俗，
留着长头发的青年骄傲地四顾。

背着背包的青年有好听的声音，
捧着纸夹的少女眼睛明亮，
背着书包的姑娘唱着又笑着，
肩上扛着衣服的生产能手歌声极响。

高个子的养鸡能手姑娘刚收入 500 元，高的音阶唱上
去了，
胖胖的圆脸的养猪能手每次都挥动手臂，
体力强壮的少年拖拉机手，刚结婚的新郎快乐地高歌，
穿着汗背心的果木栽种者青年有加强感叹又加强欢乐
的音尾。

仿佛池塘掀起了汹涌的波浪，
仿佛歌声来自古树的根须拔起的汹涌的地下泉，
仿佛池塘水波荡漾出了旧时的豪杰和凄伤，
仿佛池塘在咆哮，作今日的激烈的抒情，
仿佛池塘在长啸，婉转地，轻与重的各样的琴弦都
奏响。

池塘边有古松树和大树野枣树颤栗着，
池塘边的各色的野花和野草在太阳光里和歌声里被抚

慰着。

1984年的农村歌咏队唱歌，
还再唱一句“还有一只(支)横笛在奏响”；
啊，池塘。

1984.8.7

(未刊稿)

拔 草

老清洁工在小胡同里拔草，
太阳很炎热的夏天了，
草长得很茂盛，
散发着酸涩的气息和
开着黄色的小花。

太阳下屋脊和墙壁的阴影移动，
草丛里飞着野蜂，
老清洁工用手抠着草根拔着，
用铲子铲草根和
将拔了的草放在单轮的铁车里。

在太阳的阴影里飞奔跑来两个女孩。
似乎被寂静的胡同和绿色的草所吸引，
似乎被老清洁工的顽强劳动所吸引，
一年级女学生蹲下来拔草；
她们说老师说的要帮助清洁工人和向清洁工人问好。

约作于 1984.8.(据手稿笔迹估定)

(未刊稿)

平 原

早晨的淡的炊烟升起来，在白云的下面，
市镇在沉睡的阴影里，
新盖的楼房秀丽；
很远就似乎可以看见露水覆盖在瓦楞上。
啊，平原。

河流静静地闪着红光了，
田野染上了金红色，
田坎上度过了幽暗的夜的野草挺拔，
车迟草和杜鹃花沉思着……

少壮的鸡的啼叫声飞扬得比炊烟高些，
儿童嬉闹，
鸽子也高飞；
小姑娘驱赶骡子出街口了，
男孩骑在挺竖着尾巴奔驰着的马驹子上了。
啊，平原。

最早的赶市集的乡人出动了，
身材挺拔的青年骑在自行车上，
后面带着他的愉快的妻子，
她愉快是因为她各事都能胜任，
啊，平原。

地平线上灿烂而纯洁的白云，
绿色的田野里黄土小路，
杨树于高速公路^①两旁矗立，
绿色的蝉试着鸣叫了两声它便展开今日的白昼了。
啊，平原。

灰色的砖桥跨越着小河，
棉桃丰满而瓜果成熟，
每一株稻子都挺拔地直立，
小姑娘用树枝抽打骡子到了田地中间了，她又顽皮地
抽打回去，
小男孩骑在小马上奔跑到了河流边，风吹歪它的鬃
毛……
啊，平原。

1984.8.9

(未刊稿)

① 此处当指较高等级的公路，如“一级公路”或“二级公路”。

像是要飞翔起来

半圆的月亮，
在朦胧的晦暗的云和晕光圈之中
在大的烟囱之旁。
星斗照耀着；
星斗闪烁像是要飞翔起来。

白色的灿烂地亮着的街灯，
整齐地排列着几十只，
像是巡逻兵；
刺目的亮光像是要飞翔起来。

楼窗里灯光通明，
机器轻盈地震响着。
窗户外看见里面上楼的人急跑，
奔跑者到了杨树顶端的窗户了；
顶端的窗户亮着像是要飞翔起来。

机动车渐渐地减少，
夜的寂静安祥地降临，
在寂静中有一辆车狂飚般急驶着，
啸声过去而夜的寂静惊诧地恢复转来，
夜的寂静像是要飞翔起来。

树木墨绿色，
暗沉沉的枣树丛中有灯光亮起来，
有婴儿的灯下的笑和两手扑打；
婴儿的笑像是要飞翔起来。

街道两旁落下迟开的槐树花。
夜行上班的青年和背着皮包的急行的妇女，
脚步声嘹亮、远去，预告着明天的一定的炽热；
建设的时代，
深沉的夜像是要飞翔起来。

1984.8.9

(未刊稿)

月 亮

圆盘似的月亮升起在东方，
黄色的大的月亮升起在屋脊上。

河里的水，波浪声喋喋，
小船离岸前往他乡。

这是旧时候的梦境在骚扰，
旧时候的凄凉的月亮照耀在旅途上。

这里的菱角和藕很多，也有莲荷和甜的芋头在水边也
生长。

旧时候都是苦芋头的生活，昼长夜也长。

圆盘似的月亮升起在田野上，
不觉许多年过去旧的梦惊悸仍旧使青年惆怅。

小河里藕长很大和红色的小鲤鱼浮水，

老头牙齿脱落而愤愤地劈木柴，也表示着痛恨当年的损伤。

但是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在小河的屋端，
新生的婴儿啼叫，被小河的水洗涤，
而八九岁的男女孩叫喊于人生的初欢。

1984.8.11

（未刊稿）

井 底 蛙

许多人嘲笑井底蛙，
青蛙便所以跳到了池塘里和荷叶上；
它看见苍穹的确很大。
可惜山遮住了，
它便跳到山腰上。
它有相当雄壮的气势；
天真大啊，
原野也很美丽。

这时候一片树叶落在它的头上，
像受惊的麋鹿有一回被树叶击中而逃亡一样；
青蛙便说天掉下来了，
拼命蹦跳逃亡……

它跳进井里说还是这里好；
但是似乎广阔的天也好，
于是它又谨慎地跳出；

雷霆驾着黑云来了，
天掉下来砍下来了，
许多的闪电。

青蛙想：见识多些总是要好些，
也做一次光荣的奋斗；
尽自己的能力搏击，总要少受些嘲笑。

于是对着雷霆暴雨和塌下来的天，
青蛙鼓勇地鸣叫；
雷霆遮没了它的声音，
说它是无名小卒曾经害怕过树叶子大的天；
可是青蛙仍旧鸣叫而且大声鼓噪；
青蛙这时候真有些不错。

但是雷雨未停青蛙惊惶而跳回到井里去了，
又有几片树叶子掉在它头上，
它想继续奋斗没有必要；
它仍然决定坐在井里，
它还决定忘却、取消它的奋斗的阅历，
而重新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有些人在有些时候有过一次奋斗。

1984.8.12

（未刊稿）

乌 鸦 巢

乌鸦在扑翅叫着，
巢倾侧于早晨，
穿透心脏的早晨的痛苦，
母乌鸦绕树飞翔；
由于黎明的雷雨，
它的巢倾侧而依托的树杆折断。

飞来鸥鸟和乌鸦一起用头顶着巢而脚踩着树杆；
感伤的斑鸠从深草丛中起飞了。
乌鸦和鸥鸟猛力用脚蹬着枝杆而将巢再架于树枝间，
飞来的斑鸠张开双翅绕着树飞翔……
巢安上了，
三只鸟雀绕树飞翔。
新的依托的树杆茁壮。

乌鸦感谢了帮助，立于它的巢边上；
它的乳儿们在惊惶的叫喊之后安静地睡去了。

新的依托的树枝杆茁壮，
草丛里有好的朋友，
山颠的弯曲的松树上还有鸥鸟，
新的依托的树杆强壮。

1984.8.13

(未刊稿)

龟兔赛跑

乌龟跑到躺着似乎睡着了了的兔子旁边，
它说：

“你果然要吃骄傲的亏，
你睡觉吧，
我赶上你了。”

兔子跳起来直追乌龟，
看见乌龟躺着也似乎睡着了，
便说：

“你果然要吃舆论的亏，
人们说兔子骄必败，
你便懈怠而败了。”

兔子便急急往前跑，
但是乌龟也跳起来急跑，
它说：

“你兔子还是有些错了，

休息一下可以往下快跑和不休息一般，
只是需要精确的计算。”

兔子也想到了这点它便也精确地计算未再停留。
而当兔子疾风似地扑向目标——巨大的古树的时候，
乌龟便跳起来狂风一般奔跑与跳跃和兔子同时到达；
当兔子的脚爪碰击到了树木的时候，
乌龟同时将它的结实的甲壳撞击在目标物大树上。

乌龟与兔子同时到了，
兔子与乌龟同时到了，
它们历代都赛跑，
智力竞逐，
各样情况各样的性情都核算，
有了几亿年的经验。

1984.8.28

(未刊稿)

河 滩

田螺在河滩上翻滚着，
河滩曝晒在酷热的阳光里。

蚌壳在河滩上灿烂发亮，
河水静静地流着。

渡口喧哗着人声，
渡口旁侧捕鱼人正在撒网。

河滩上走过前往工业基地投身工程建设的人们，
河滩上走过前往新开辟的工业基地去的时髦的、说话
热忱明朗的年轻的姑娘。

头上插着花的笑着的新娘行走在河滩上，
后面走着背着塑料包和一串炮竹的新郎。

河边上走过搬运蔬菜的，

河滩上还走过军队整齐的小队。

河滩的阳光里走着前往渡口的人们，
蚌壳和田螺在阳光里灿烂发亮。

渡船靠岸，过河者忙碌地奔走，
河滩上还行走着去学习的严肃的沉默的少年。

憧憬于人生和展望远大的前程，
跳跃着热血的，忠实的心。

1982.2, 1984.10 改

(原载《文汇月刊》1984 年第 11 期)

红 梅

梅花在迷漫的大雪里开放，
在寒风里摇曳，花朵上积着雪，
红色的梅花，红色的。

梅花在大雪里飘散着香气，
在寒风里挺拔，
花朵蓬放，红色的，红色的。

梅树在冬季的太阳里散发着深远的芳香，
在阳光下和雪地里静静地站立，
它轻盈地而且同时又沉重地植根于土地，
梅花，红色的。

梅树后面有冻结的小河野兔野雉跑过，
梅树前面是积雪的小路，
行路者仿佛要去到什么遥远的地方；
心中有未到过的宝贵地方；

同行者又是亲密的朋友。

梅花，一株是红色的，还有一株也是红色的。

人们共同呼吸于共同的理想，

血液循环健旺，心情健旺；

啊，风雪中红梅的不屈的意志般的不屈的意志，

风雪里挺立的红梅的姿态般的坚决的姿态，

风雪中蓬放着的红梅的温暖的语言般的温暖的语言。

风雪里奋斗的心的凝望像挺立的红梅。

1982, 1984. 10 整理

(原载《文汇报》1985 年第 1 期)

颂建筑工地

从钢筋工所站的高处往下看，
从高层建筑工架往下看，
从起重吊钩机器的机台上往下看，
街上的汽车大甲虫般流水般驰过，
自行车的洪流和林荫道上的行人行走变得很小了，
地面的有强烈性的模糊的轰响声震动着。

十几层高楼的建筑工架顶端电焊工进行着电焊，
钢筋工进行着绑架钢筋，
和
起重机的吊钩将钢材和水泥块板吊往空中，
起重机吊钩机器转动着，
发出轰声和铁链条碰击的声音，
伴着轰声有建筑工的敲击声，
建筑工地的喧闹的、尖锐的、粗野的、嘶吼的声音。

建筑工地高耸着钢架一直到深夜嘶吼着，

白昼一直到电炬通明的夜建筑工人灌浆水泥和
将细的钢筋锁在孔穴里，
将水泥板合缝，
将短的部位钢筋再衔接上。
建筑工地的工程
和

白昼地面上的流水般的机动车和夜的寂静，
傲慢地进行着。
建筑工地像巨大的猛兽般嘶吼，
这年代的都市的节奏。

因为建设都城的计划在实现而激动着的
建设者们、交通岗警、汽车、电车司机、商业从业者、邮
递员、银行行员、各机构办事员、行人的满意，
因为旧时代的荒丘、土坡、荒草和痛苦、灾难、疾病、受
凌辱、饥饿已经被消灭和击溃，这所引起的建设者们的
庆幸，
因为和欲望复辟旧世界的流血的啃咬已经胜利，这所
激起的建筑者和建设者们的愉快，
因为繁荣起来的大街和它们的两侧耸立着的杨树所引
起的建筑者们美好的激动和对未来的盼望，
因为因这些而增加着的细心的工作和热烈的思维，
所以这都市发出巨大的欢乐的声音，
和
只有心灵才听得见的声音。

1982.2, 1984.10.20 整理

(未刊稿)

昼 与 夜

楼房和平房的窗户闪耀于白昼，
多量的窗户在太阳下闪烁，
它们和灿烂的阳光联结着，
闪耀于黎明——清醒的精力旺盛的早晨。
一直到高层楼顶窗户闪烁着，
都市在阳光中溶解又再组合起来。
都市阳光灿烂，
楼房像船舰队航行于海，
航行于阳光的静静的激流、海洋里。
在各个房屋里，
今日的工作在精力旺盛的建设者心中陶醉，分解又再
组合起来。
白昼深沉，白昼的丝绸浓厚，
喧闹的意志坚决的人间的的生活的前进。
鸣奏着一个世纪的高音和
喧闹着的人间生活的幸运，
恒固的机器、公文和多量的商品。

鸣奏着出发的音乐的，
筹办着明年有船舶要到达的港埠的，
扬起威严的出航的战斗的声音的，
爆发着捕获到捕获物的凯旋的喧闹的，
歌颂着这一个月的操作的收获的，以及
包装着大包的邮件和
登记寄往远方的汇款……

楼房的窗户亮着灯光于夜晚，
多量的窗户的灯光一直到空中，
它们使天上的星暗淡，
亮着灯的楼房，
大的都城各船队航行于夜的海洋和泊于港湾；
星光在暗淡后又复明亮，
夜深沉，夜的丝绸浓厚。
喧闹的人间的生活
奏着再回忆黎明时的出发的和休息的音乐的，
安排着明天和明年要举重和推进的，
进行着晚班继续振翼飞翔的电力的、计划的、采矿的、
排字的、离港离站和到港到站的船舶和车辆的工作的，
扬起着休息的歌声和轻快的步伐的——
想象着寄往未来世纪的大件的包裹，
和
寄往和转帐往未来的款项。
踌躇满志和沉思着继续有的伤痛，忧郁和错误，
勤勉的心脏和都城再又谦虚和振作起来，

揣想着未来的昼和夜的增加的推进器和直到高空的
繁华，
夜的兴奋的休息、夜班的工作，
高层楼的灯光和天上的星群。

1984.10.23

(未刊稿)

春 雨

春雨落在小街上，
从墙头伸出来的桃花飞落着，
春雨在小街上发出清晰的声音。

温暖的、温柔的、快乐的春雨，
潮湿的、温情的、活泼的春雨，
儿童在雨中奔跑着，
春雨落在屋顶上，落在屋檐前，
撑着雨伞的人们疾速地行走着，
没有雨伞的少年男子在雨里慢慢地走着。
少年男子憧憬着巨大的理想，
少年男子钟情于春雨，
少年男子梦幻中孳生着渴望。

春雨淋湿了街边的桃树和桐树，
春雨淋湿了匆忙行驶的车辆，
春雨淋湿了小街。

春雨落在欢乐的小街上，
没有雨伞的少年姑娘站在屋檐下，
少年姑娘灵感中发生着渴望。

1982.2.18, 1984.10.24 整理

(原载《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

杏枝歇鸟

杏树林中紫红色的杏子被快乐的树叶覆盖着和
枝干上停着一个黄鹂鸟在啼叫，
像糖做的“杏枝歇鸟”一样。
夏日的有些郁闷的下午，
杏树林中种植者农民在种植黄豆。

“杏枝歇鸟”停止啼叫凝望着老年的农民，
他在教他的孙儿播种——少年的小学生在挖好坑的田
地上面奔跑，弯腰和跳跃着。
耕作着的拖拉机在杏树林外震响，
那震动的战栗的声音是在讲述土地的肥沃和人心的
殷实，
而黄鹂鸟又啼叫一声，表示它辨认出了那老年的农民
是做糖的“枝头歇鸟”的。

“杏枝歇鸟”便觉得自己很美丽，它凝望着顽健的老年的
杏树和黄豆的种植者，

他的脸上的皱纹如同刀刻，
他很精悍，播种之后掩上田垄间的土，
还和爱吵闹的年轻人作经济学的辩论，
论的是“价值与价格同一”和“价值与劳动者的劳动等
值”等高深的名词。

白云散去，太阳兴奋起来而灿烂地照耀着，
杏树林的挺拔的、快乐地张开着枝条的杏树在微风中
静立；
拖拉机后面养鱼塘有灰色和银色的鱼跳跃，
年轻的、精细的养鱼姑娘在数着网里捕到的数目，和将
一条较小的鱼扔回池塘。
黄鹂鸟啼唱，确认黄豆种植者农民老头上月曾做了
20个“枝头歇鸟”，并揣想自己是从那些里面飞出来
的。……

1982, 1984. 10. 24 整理

(未刊稿)

护 士

疾走着的护士沿着病房数她的病人。

一个是工厂里被烧伤的，

护士说现在的设备有的还不太好，机器陈旧，

而有些人也有疏忽，玩忽职守。

一个是城市的边沿驾车摔伤的，

她说是农村富裕了而许多小伙子办事有鲁莽和匆忙。

一个是老军人关节炎发了，

护士便说，在她小的时候，她很热衷听讲军队曾出国援

助朝鲜，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的故事。

一个是老大娘，生了肺炎，

她便亲热地说到她知道的街道的针织厂，那里的条件不好。

一个是年轻的学生，

于深夜救护被流氓抢劫的老头而负伤，
她，护士便仇恨流氓，惊奇地听青年小伙子讲这搏击的
故事。
她随着病人的情况热情地讲着故事。

一个是年老的干部，
她便也陪着谈到革命的奋斗的遥远的源头和过去；

一个是大学生，
她叫他在病床上不要看书，
她快乐地谈着，今天的大学科学课程增多师资了；

一个是出差来的年轻的工程师，
肋膜发炎，
他的妻子曾从遥远的外省前来探望，
他谈论他快要建成的大都市郊野的化学工厂，
护士便也谈论这工厂。

护士还谈论小孩的荨麻疹，
还谈论老年人，扛过重的液化气包会伤了腰，
她还谈论民航机的震动率并不很大，
和旧货点收买的旧货书报增多，文化提高。
她最近就看小说高尔基的《母亲》，
她还说有些建筑工程一个工伤的也没有。

她活泼，嘴唇锋利，声音清楚的谈论笼罩病房，
有时她说不准说话。

年轻的姑娘于这 80 年代感觉到她的版图
和统治权和她的服务，
年轻的护士熟练地工作记住病人的情况，
有益地有时划破寂静和
热爱她的建设着的祖国。

1984.10.25

(未刊稿)

槐 树 落 花

暮春，
扫地工在胡同转角的段落，
吸一支烟，
坐在石头上，
或者，
靠在大树上：
槐树落花满胡同。

扫地工推着铁独轮车，
黎明以前黑暗中的铁轮
震响，
传得很远，
宁静中弥漫
整个胡同。

扫地工的车轮
声音，

是家庭主妇
的
大概的时钟：
到了起床生火的时间了，
牛奶就要来了。
街头有本日的
最初的行人和自行车
声音清晰地
响于胡同。

温暖的空气中槐树落花，
白色而浓郁的香气，
墙边上有顽皮的少年
昨日折断的
花枝，
和
编成的花环，
曾经在头上戴了一下的花冠。
静静的北京的，
新建的高楼旁的
老旧的胡同。

温暖的心跳跃着，
老扫地工
凝望着他之乡里；
近处还有新建的和未完工的高楼。
槐树的白色的花

继续飘落着。

早晨的最初的鸽子飞出来了
背着的哨子响着；
鸽子绕着胡同口的大树，
又绕着快要完工的
13层的楼房和塔形起重机
飞翔，
它们，鸽子，
有着奋斗和温暖的心。
古老的北京的胡同。

老扫地工的铁轮车陷在槐树的
落花的堆积里了，
继续飘落的花也落在他身上。
因为暮春的花香老扫地工快乐，
因为他的乡里建设起来他的心温暖，
因为新时代
逐渐显出它的
强大，
老扫地工的铁轮车快乐地
在槐树的落花上震动。
槐树的落花，白色的、香气浓郁的、温暖的，
落满胡同。

1982, 1984. 10. 26 整理

(未刊稿)

拉 车 行

囚徒拉着车子行走，
囚徒用绳圈套在肩上拉着车子前行，
凛冽的冬季的狂风里被陷谋的囚徒拉着车子，
太阳升起在监狱的劳动场上空，
太阳升起在生死场的上空，
太阳黄昏落下去了，红色的、冷的、严峻的。

囚徒教师拉着装满土和石块的车子行走，
囚徒也绳子套在肩膀上拉着萝卜和冬季的白菜；
树上的乌鸦于黄昏日落回到巢里去了。
囚徒顶着风，将绳子拉紧，
一步一步地困难地前进，
在他的心里有暖的溪涧河流和冷的冰冻；
他因为爱好知识被陷谋了，
这些知识，和建设现代化工业，仍然是他的理想，
是他的中国整个世纪追求的。
冷风寒冷地吹着，

赤子之心却未冻结。
他想着这劳动场有帮助他的人们，
他们的赤子之心与奋斗之情；
上坡的时候监牢长曾助他从后面推动车辆，
再一个是劳动大队的副大队长。
再一个是这些天新结识的农村小伙子囚徒，
他在冬天也穿衣很少，
他欢喜说到他的女人，
他说乡下的女人也会拉车驾车，
他热诚地说，他是主张用化学肥料而被陷谋的。
太阳冷冷地，热烈了一下又冷静地遁到
地平线上去了。

囚徒拉车而行，
寒冷的塞上的太阳照耀，
他后面是农村小伙子的车，
他载重多好一些有力地在爬坡，
他停下自己的车推着教师的车；
农村小伙子说到口外的严寒，
黄昏要有霜降和结冰。
他也说到他的妻子，他的农妇如何会干活计好多件，
这农妇是一个在教师心里逐渐强烈的形象，
太阳冷冷地，热烈地照耀了一下又冷静地落到地平线
下去了。

年轻的农村小伙子和教师成了亲密的朋友，
因知识而“犯罪”的中年教师有些文弱，

但他这些日不思念家庭和噙着眼泪了，
在这劳动场和生死场有他新结的朋友，
农村小伙子告诉他如何扬麦子麸皮和怎样种小米，
种蒜头应该挖多深的坑，
还有种土豆……

监牢犯教师的心中的暖的河流在开拓着，
他的心里燃起了友情的火焰。
农村的小伙子再一次助他拉车上坡，
告诉他他的农妇还会伐木料，
山林里叮叮当当的砍伐声是他的记忆，
是他此刻心中的欢欣。

监牢犯的心中暖的河流静静地流着，
农村小伙子的和教师的流在一起，
如同他们的汗流在一起，
教师便想到他能够奋斗到期满，
他还要有为，建设中国的现代化；
将来他这样想：中国的现代化的车
有的是从监牢里出来的囚徒拉的。
监牢里的太阳冷静地照耀着，
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

农村的小伙子再一次帮助教师拉车过蒿草地，
脚步均衡还告诉他他所识得的菌子和几种药草，
还有怎样编蒜头结子和怎样搓芋麻。
他说他的农妇勤劳而且聪明，
在监牢里他怀念她，在家中他们也是并不争吵；
他们曾捉到山鸡和长毛兔，

他的农妇会把它们饲养；
她还会医好牲畜的病，
她的棉袄和鞋也做得很好，
曾经送鞋来他这回穿上的正是。
他又说到他的农妇割麦子很快，
镰刀刹刹地响着……
他说他将期满后仍旧提倡现代化农业，
他要说，
中国的工业是有许多被陷害的囚徒们扛几块砖的……
监牢里太阳冷静地照耀着，落到地平线下去了。

知识分子教师和青年农民拉车而行，
知识分子较忧郁些，他想到的是拉着人生的载重的车，
有快乐也有艰难。
这年代的中国的田野和城池呀，
可是苦难增多了些；
也有找到友情的温暖呀，
他的朋友农村小伙子快乐而达观。
劳动大队副大队长这回又帮助他拉了一阵车，
监牢里旷野上严肃地落下去温暖的冬季的太阳。

青年农民告诉他说，
朋友的感情产生于儿时的游乐，
比这更顽强的是产生于共同的患难和理想，
每个人心中有灶灶中有火焰，
他欢喜知识欢喜教师讲人造星球的原理。
教师心中流贯着增多的温暖的河流，

太阳升起在监牢的劳动场的上空，生死场的上空，
监牢里照耀着早晨升起来的温暖的、严肃的太阳。

1984.11.8

(未刊稿)

湖

荷叶和荷花露出在水面上，
藕藏在泥里，菱角藤伴结着荷叶。

水里有鱼虾和螃蟹游泳，
迂回着荷叶的带刺的杆子。

阳光照耀着荷叶和荷花，
带刺的菱角在水中茁壮着。

清晰的水中小渔船划过，
网子兜起水中的鱼虾。

澄碧的湖里鹭鸶浮水，
用硬的嘴衔起水中的鱼虾。

绿色的荷叶颤动着，
青蛙跳在上面了。

大的圆的荷叶挺拔地在水中站立着，
蜻蜓绕着荷叶飞过。

湖面上涟漪在微风里静静地展开着，
下午的阳光穿过水面
一直照耀到水底的纯洁的泥层上了。

(原载太原《诗书画》半月刊,1985年6月5日出版)

老 枣 树(外二首)

黑绿色

老枣树站立着

有着狰狞的外貌

度过峥嵘的岁月

夏季炎热的太阳张开着它的帐篷

冬季雪静静地也啸叫着……

忧郁的日子静静地老枣树站立着

快乐的日子现在进行着了

朽烂的垃圾铲除了

破旧的房子排除了

人们挖掘新房基了

运来水泥钢材和开来起重机了

掘土机啸吼着了

工人们奔忙着了

建筑架站立起来了

墙壁竖立起来了

更多的机动车在大街上行驶着了

白云更多地飘浮着了
蓝色的天更深邃了
城市的心脏的脉搏和老枣树的
心脏一起在新的快乐里跳跃着了

1985.11.28 改旧作

葡 萄

塞上寒冷
荒凉的黄土里扒出去年的葡萄
冷风和白云一同飞翔
夜晚有寒月和监狱的探照灯照耀
冤案错案里的犯人们种植葡萄
冤案错案的犯人们夜间谛听着
从荒凉的黄土里出来的葡萄
在风里轻轻地响着的声音
伸出来的柔韧的枝
嫩绿的叶子

春季从冷风和飘忽的白云中到来
夜晚有月牙和劳改大队的探照灯照耀

冤案错案的犯人浇灌葡萄剪辑枝条
夏季便再又草绳捆绑
累累的果实在大的叶子间出现
累累的果实在心中闪耀

风吹来司法官的叹息
他感叹冤错案的犯人在监牢中
渐年老
紫色的、绿色的葡萄
风吹着的葡萄
绿宝石、龙眼
荒凉的塞上的
冤案错案的犯人的感伤和快乐的葡萄

葡萄结实于荒凉的塞上
冤案错案的犯人们种植葡萄
逝去的年华在出狱时有它的意义
荒凉的塞上有正直的被冤的农民难友
有司法官的同情的注视
白昼有有力的风
在成熟的、葡萄成熟的季节

1985.11. 改旧作。

风 在 吹 着

风在吹着
风在吹着啊
蹀躞于村荫道上
思念着亲爱的朋友
黎明的时候
朋友告别往风吹来的方向去了

少壮的努力他的朋友从事他们远行
他们行囊简单
他渴望已久的远行

风吹着嫩的杨树叶
窸窸窣窣的执拗的声音
风吹着早开的蔷薇
有顽强的嘘嘘的声音
风吹着桥下的小河的波浪
竖风的劈拍劈拍的声音
风吹着屋檐的鸽子的羽毛
劈拍和花拉的声音鸽子起飞
风吹着天上的裸露灵魂的白云
有快乐的春天之情和飘翔的无声的声音
风吹着小路和通向远方的大路
有顽强地响着的脚步声和车轮声
风吹着他的年轻、骄傲,和他的开拓的甜蜜的心
和他们行囊有资财不充足的缺点
他们行囊也劈拍劈拍地响着

他们的心里温暖和凛冽的风也吹着
吹着想说什么呢
是奋斗和再崛起的时代
是继续着前人成功的时代
是不服输于前人的失败的时代
是医治旧时的创伤向前再进攻的时代
是有着别离的哀伤却有着成熟的收获和经验的时代

是建设的时代
风在吹着
青年和少壮可竖着自己的旌旗

1985.12.8

(原载《诗歌报》1986年1月21日)

红 果 树(外二首)

干枯的红果树在昼与夜静默着
别的树都长了树叶了
羞惭的红果树
用它的魂魄在挣扎着
风吹过
用关切的声音喊着：杭甬
泥土屏息着
也在喊着号子：
杭甬

杨树和枣树
长了很茂盛的树叶了
那些树叶似乎是被春风带来
落在树干上的
仿佛是魔法似地
从膨胀的风和膨胀的泥土
膨胀的树浆……

这些树也觉得一种羞惭
红果树沉默着

太阳照耀很欢快
发出金色的箭镞
夜晚有有力的风
红果树听见自己枝干内
有顽强的声音又中断了
它发出痛楚的叹息
周围的树木替它
喊着鼓舞的号子：
杭甬
房屋内睡着的儿童
也似乎在替它喊着号子
而诚实的泥土用很大的
元气充沛的声音喊着
而在夜间发芽的小草也喊着
而在夜间月光下开放的花也喊着
而在夜间幸运地孕育着果实的桃树也喊着
而在夜间未睡着的蜜蜂也喊着
而远处的江流也喊着
而在城市边缘鼓动着的
旋转着的车轮也喊着

红果树被一些亲爱之情围绕
泥土在它的根须下嗞嗞发响
它的树干内又起了颤动了

它用它的魂魄奋斗着
它的树叶的脉络在树浆里形成了
它的树叶的绿色
又得到泥土的补充了
它的新的树浆灌满树干了
它的花的形态在激动里形成
而果实还连着果核的形态
连着对下一代的预想
含着爱情痉挛着形成
泥土高喊着：杭唷
红果树在一夜之间长出树叶
树木群中
林荫路上
楼房旁侧
不缺红果树

1986.4.13

听一曲歌唱起来

听一曲歌唱起来
高亢的声音升起
升到最高的音阶了
最好听的段落进行着了
前面还有更好的段落
渴望的耳朵已经预先听见

听一曲歌唱起来
歌唱心灵中的希冀
花在花圃里开着
天空里季节风运行着
激动的白昼
歌声歌颂人民、人类的永生

听一曲歌唱起来
歌声里有旧时代的伤痛
十年劫难的悲哀
 和深沉的思念
歌声歌颂坚贞的人们
 和不息的勤劳

歌声歌颂想象到的美丽的境界
荒僻的山村的建设声和泉水
高崇的山石
和建筑起来的都市的大街
和奋斗者的冲激之情的悬崖

前进的年华里有什么秘密
少年男女的开端了的爱情
将会形成他们的怎样的壮大的行程
新生的婴儿将来会是
 怎样的人物
这小的树苗将会长成
 怎样的大树

萌芽的建设者的意念
将会形成怎样的搏击的风云

风吹过屋脊时想到

风吹过屋脊时想到
还有一棵树没有发芽
便吹着它
风吹过屋脊时想到
还有一个胡同花没有开
便转弯到胡同里去
风吹过屋脊时想到
还有一个婴儿在啼哭
便迅速地又转弯去抚慰他
风在屋脊上停留,轻轻嘶吼
想着还有什么

它是年轻的风
想着还有很多
这都城有许多烟囱
比去年多
这都城比去年增多楼房
而且公园更美丽些
它是年轻的风
它吹动湖水时有匆忙
它吹动提琴的琴键带着留恋

它吹过疾走的人群
吹着庄严地进站的列车
它贪婪地想着还有很多

都城热烈
笔直的大街
两边绿色的树站着岗哨
而大街震动均衡
车辆仿佛从地底出来
有深沉的稳重
而风吹着
大路上行驶着
堆积着很高的货物
捆绑得臃肿的货物的车辆
风在吹过屋脊时想到
还有园林里的花
还有谦虚的病房
还有女工的护发帽
还有展销会的旌旗
还有在挖掘着的煤气工程
和发出欢喜的轰声躲藏在
深胡同里的工厂

风在屋脊上沉思着
作着严峻的探求
有哪些诱惑它的
有哪些使它的心灵燃烧

哪些炉灶沸腾
哪些机械运转有力
哪些儿童长胖和哪些
 青年的脚步快些
哪些对工作的恋情
哪些情爱在滋长
哪些心中的潮水涌起来

风在吹过屋脊时想到
有什么在诱惑着它
又有一个冲击的时代到来
风的热烈的心鼓动着
这风是从建设者的热望里生成

1986.5.3

(原载重庆《红岩》1986年第6期)

残余的夜

豆腐房的黎明前
有骑平台车的女工
残余的夜还很朦胧
豆腐和豆制品被运走了

平台车在豆腐坊的激烈的器械撞击声中驰走了
豆腐房的器械声还有一阵高亢
平台车经过斜的胡同上坡
经过还亮着的白色的街灯
发出欢喜的颤栗声
驾驶平台三轮车的是强壮的女工

残余的夜里从各家的窗户有幻想飞翔
有新长出的嫩树叶迅速地又长大
有街头公园里的早开的紫丁香花
挺竖着枝干从根须里升起着激情
紫丁香花似乎是站着睡着的

运豆腐的女工的车辆是这时候过去的
紫丁香花已散播出的香气到几丈远

残余的夜行进着，运豆腐的女工是这时候过去的
残余的夜人们看见男孩和女孩
像树叶子和刚开的花一样
舒适地抽搐着也突然长大
残余的夜
人们预感着是一日将有奇迹产生

残余的夜里行驶着女工的平台车辆
温暖之情在她经过之后留在街道上
残余的夜和黎明相啃咬
而黎明也抽搐一下突然地壮实
是一日的黎明留着昨日的车辙和产生今日的行驶的
欲望

平台车驶过安静的街道
大的都城和它的巨影在渐渐醒来
是一日的黎明储存的有人们昨日的贤良
是一日的黎明产生着今日的想象和美满

平台车驶入阵阵轰响传来的大街
豆腐和豆制品在车上似乎也变得神奇和压重
有一种飓风在震动
有一些翅膀在搦扑
从都城的巨影的核心

飞翔出来热力
它的呼吸来到了驾车的女工的周围
平台三轮车敏捷地行驶而消失了

1986.5.2

(原载《诗刊》1987年第4期)

汽 车 站(外一首)

候车棚前站着背着行囊的木匠和挎着布提包的洗衣妇，

候车棚里停下了乡村来到城市的旅行车，

提着他们的新添置的有轱辘的大皮包，

候车棚前站着文雅的背皮包的城市姑娘，

还站着蹉跎着思索事情的干部，

还有脖子上挂着月票的小孩。

车辆开出载运严肃的乘客，

 载运有些快乐的乘客，

 载运有些忧郁的乘客，

 载运深思的、以至于

 落入自身梦境的乘客。

车辆开出迅速地进入它们的轨道，

在都市中央大街十字路口和车站，

行走着饱含热望辛勤劳动的人们，

每个星球，每个星座进入各自轨道。

大街和车站，都市的磁力的中心，

吸引着无数的星球和星座……
热烈的运转，都市与乡村活跃着。
不熄的生命，不熄的火焰。
不熄的愉快与忧患，不熄的理想和行程。
这一辆汽车开了，又一辆汽车开了。
这一个人来了，又一个人去了……
引擎发动，最初上去了盘算着功课的小学生，
年轻的背着皮包的男子，年老的干部，
又上去了新穿着西装的乡下青年新郎，
他的新媳妇还梳着乡村里的发式，
穿着红色的西式裙子；
他们上车了。星座投入了它的轨道。
他们后面，
奔跑着一个抓着厚厚的书的女青年，
她甩动着胛肘奔跑着，
她的头发和衣服飞舞着。
车开了她便举起手来表示失望，
她又举起双手来表示希望，
另一辆车开来了。
人们，
星球与星座
进入他们的轨道。

秋

白色的云像离港的轮船似地飘得很快，

风凶狠地抓落树上的枯黄的叶而且
使它们变得枯黄，
虫和蚯蚓回到树洞和土里去了，
收获的谷物堆满谷仓了，
秋天发出凛冽的、尖锐的呼啸。
假如是有春夏的耕耘的，
便有了收获和丰富的展望，
假如是有膂力的、茁壮的种植者、善良的农妇和男子，
假如是热爱着他的生产资料——土地的，
假如人们是互相爱着和仇恨错误和犯罪的，
便有欢喜堆满他的心脏，
啊，严肃的、富足的秋天。

虫和蚯蚓回到土里和树洞里去了，
凛冽的风深锲到地底了，
收获是深锲到地底的人们的热烈的心和双臂获得的，
高龄的常绿树矗立着，
凛冽的风栖息于高山和海洋的波浪的尖端上了，
粮食入仓，啊，秋天到来了。

稻麦棉花和瓜果成长于肥沃的土地上和种植者的
心里，
种植者春和夏心中悬念，焦渴于他的想象和实际的
经验，
种植者驾车将谷物送进谷仓，
回忆到从水渠牵引来到的水春天在田地边清脆地
流着。

种植者的汗流于亲爱的土地上，
这时候他便拿取土地和他的汗水给他的欢喜的酬劳，
他的心欢乐，而他的市镇在平原里隆重地升起它的
楼台。

啊，丰收的秋天，
中国的肥沃的土地，
将有茁壮的年代的更有效率地行进，
虫和蚯蚓观察完毕种植者的收获便回到土里和树洞里
去了。

种植者茁壮，
种植者有顽强的意志，
种植者善良，
种植者于新时代谷满仓摆脱了贫穷。
种植者往明日作新的快乐的瞭望，
凛冽的秋风深楔到地底，
而人们的热烈的心和双臂也深楔到地底。

（原载贵州人民出版社《新时代人》文学季刊1986年第3期）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外一首)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
很多双勤劳的手工作着
瓦砾堆移走了
运砖瓦的车骄傲地来了
挖掘墙基了
蹦跳的压土机在工作了……

胸中的血加速地跳跃了
想象着走进新盖的房屋里了
走到晾台上了
在这里开始工作了
夜晚星斗灿烂
天空没有雾障和浑浊的黑色
而白昼宁静；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
想象力在它的前面飞翔
想象几十年后生育的婴儿

想象几十年后展览会的都市的旌旗

想象这座房屋是很优美的
它加入人类的神奇的都市
春风中它巍峨地矗立着
夜间向黑暗射出光芒
而在冬天覆盖着雪

人类的都城耸立着
历代生息的坚韧的基地
和
热烈的呼吸和
一直到天空和地底
显出崇高的理想的巨大的影子
白昼震响
和
深夜里都市的胴体向黑暗射出灯光而呼吸着

看一座房屋盖起来
胸中的潮水加速地澎湃了。

1987.5

高 层 楼 房

城市里旧式的房屋
在诉说着既往的时代的民族的聪明

城市里崛起新的高层楼房
它们是当代的
对未来的探求；
旧世纪陈腐的梦幻过去
剩下混入的和变异的阴影
于这中间时代的向往伴着童音的歌唱拔地而起
儿童坐在父母驾驶着的
宝塔车里
儿童的鲜艳的衣服
飘在民族遗留下来的旧式的房屋门前
飘在高层楼房的晒台上

高层楼房升入空中
巨大的影子投在林荫道上
这些高层楼房是这时代留给子孙的产业
它像山一般
高层楼房讲述着它来自整世纪的痛苦的窒息的烟中的
人们的奋斗；
都市房屋下的大地在农民耕种的大地旁侧
街边公园的蔷薇花和几色花在芬芳的空气中
高层楼房在蓝色的天空下
童年的投影在大街上
而装束整齐、风流的青年的头脑的热烈
升到高层楼房以上

1987.5

(原载《诗刊》1987年第9期)

王小兰

女售货员王小兰包今天第一个包是好几斤蛋糕，
敏捷而且整齐，递出去很有礼貌。

小学生脖子上挂着小鼓，
还轻轻地用鼓捶击了一下，
表现出了他有快乐的渴望；
王小兰猜想学生们是去旅游，
还想到高小时她学会敲鼓；
小学生因为击了一下鼓而害羞，
快乐地接过了蛋糕包。

王小兰包的第二个包是糖果，
扬州来到北京的时髦的阿姨赞美纸包包得快，
像传说里的镇江扬州一样，
自然北京都城也是很快，
而且是“开创新局面”的新时代。

王小兰极快地包第三个包，

王小兰听说熟悉的女顾客最近结婚了，
便增加了关心的热情，
想到新组织的劳动的家庭，
是社会坚实的细胞。
她评论说新娘很朴素，
她知道新娘是中学毕业，肯奋斗的；
一定新结婚很幸福，
和自己旧时一样。

王小兰包第四个包是巧克力糖，
精灵的小姑娘抓着钱举手到头上，到柜台玻璃盖旁；
手和钱摇晃着说，
她是快乐的小娃，
她的父亲探勘矿藏远行归来啦。
王小兰便热情地祝贺小娃，
说：“顶好。”

王小兰包第五个包同样敏捷和准确，
顾客是武装警察，彬彬有礼；
王小兰也彬彬有礼地接过钱将包送到军人手上。
她觉得她是妇女，
需要英勇的男子保卫，
包这个包时她有这样的思想。

王小兰包第六、七、八……个包是多种糕饼和糖，
顾客是来自乡间的农民。
农民老头说，

卖掉了新挖出来的藕，
买点这样和那样回去给小孩；
前一次卖掉了女儿编结的草帽，
也是收入很不少。
顾客中有人说：
“碰见你这老头好几次了，
看见你手里钞票不少，
但是你还是有点小气，有一次买的奶油糖太少。”
老头笑了，王小兰也笑了。

王小兰包包很快捷，
看着排得很长的队，
有戴眼镜的老实的女学生和提着很大的网兜的小孩；
有穿着工作服的建筑工人，
有温和地等待着的干部，
有白发的老年妇女，忠厚的面孔；
也有一个“油鼻子”，但他不是顶坏，而是时常有挑剔
吵闹……

王小兰急速地包着包，文雅而且有礼貌，
她和顾客们感觉着社会前进着的律动，
——王小兰快乐地包着包。

（原载江苏《乐园》1987年第3期）

月亮停留在屋脊上

月亮在屋脊上照耀
年轻的人们拖着皮包走着
有小轮子的皮包嘶叫着
精神激动的旅客来到北京
夜的北京幽暗而深沉
来到的是英俊的少年的人们
谦逊地问路
和向首都致敬
心中怀着庄严的感情
这就是北京
高层楼房上闪耀着的灯光
是什么意义
笔直的
被灯光妆饰的大街是什么意义
巨大的机动车和车后的红黄灯
街头的灿烂的橱窗,是什么意义
月亮停留在房脊上

这一切有它的意义

年轻的人们从外地分发就业前来北京
幽暗的蓝色的天在月亮后面
空中闪耀着星斗
矗立的高层楼房
和躺卧着的平房
北京的大街和胡同安详
车辆都到有意义的地方去
行人都走向重要的目标
都去到和走向世纪的深处
北京市的夜晚
深沉的颤动声表露着深刻的意义

年轻人拖着他们的皮包走着
他们走过卫生宣传的橱窗
走过报纸的
有遮檐的窗户廊
走过画展的窗户
天空的夜中有展销会的旌旗
水电
暖气
银行和贸易公司
和竖着的烟囱
北京市有夜晚的强大的呼吸
黄色和白色的街灯光
落在街道公园的树枝上

新塑的健壮的男女石像
站立在暗影中
而安静的深邃的胡同
在大街边显露出来
偶或在述说着旧时青年男女的命运
幽暗的天在月亮后面
北京市的巨大的胴体
在坚固深厚的大地上

年轻人拖着他们的旅行皮包走着
这一切有着什么意义
这一切有着深刻
神奇
平凡的
各时代的年轻人长途生活的意义
月亮停留在屋脊上
似乎也是前人的建业
办公的灯光在高层楼房的窗户里
林荫树的摇闪在亮和暗里
年轻人和他们的理想
在道途上
他们的心灵在前面楼房的群集的深处
他们的盼顾落在
道路两边的画廊和林荫树的
春天的花上
幽暗还在讲述着古老的北京
而都市的明亮讲述着

往现代化前去的理想的庄严和灿烂
这理想现在好像有翅膀
它飞翔在一直到老旧的胡同里的一盏一盏的街灯
和天空的星斗一样的高层楼房的灯光上
年轻人拖着他们的有轮子的皮包
消失在
北京的深处，楼房的群众里了，
他们的热烈的心在胸腔里
北京市的发亮的胴体上有月亮照耀
月亮停留在屋脊上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原载《北京文学》1987年第10期）

渡 口(外一首)

经过田野来到了
经过两边生着杂草的小路
经过村镇和村镇的铃响
经过磨房响着的沼气池旁
经过小河来到了——
又经过风车和小的水电站转动的河畔
来到乡农的车辆
副食品的车子 载运鸡鸭的汽车
拖拉机 和邮件的车辆
上了江流的轮渡
稳重的老人 强豪的青年
和美貌的新就业的女邮务员

经过矿厂的火车站的站台来到了
经过热烈的奔跑
经过深切的盼望来到了
经过盼望的麦田田垌和大片的鸡舍

经过梦想新年代的乡村的果品工厂和纺厂
它们的轰响着的车间的
空气调节器里的疾速的旋转的风扇
车间外的栽满花的走道
经过又有盖起来的大的猪舍
和刚刚搭成架子和砌成空筒的建筑
经过朦胧的眺望来到了
对明年的收益的眺望
经过扩大了了的市镇的长满绿树的边缘
经过快乐的思想来到了
旧时的工匠老人
新时的行业能手
已经戴上眼镜的乡下少年
回城里去的大学生
亲热的恋爱的男女
几年间长得英俊的青年
多起来的书本
多起来的感情的因缘……
轮渡颤栗着欢快地停在岸边

经过昨日的工作日和今日正在进行的
经过忧愁的思绪来到了
经过失败的工作
经过苦恼的煎熬
经过事业的追逐
今日在心中震颤着的希冀
在建筑地上、田野上

正在欢跃着落下的胜利
来到了
经过坎坷和幸福的思想来到了
经过村镇新建的林荫小街
和心中的喧嚣
人们来到了
在鸡鸣、猪叫、牛马嘶吼
机器转动、水电厂叫啸
田野里拖拉机奔驰的乡野里
人们渡过江流……

苹果树

风沿着屋顶吹
村庄里苹果树挺立着
它是前几辈人栽种的
生活的激情来自村庄牛马的嘶鸣
来自耕地里的花衬衣的斑斓的颜色
来自不大的布鞋厂的机器声很尖锐
来自村镇的人们宝贵的
新建的皮件厂的窗玻璃很亮
来自挺立于村庄人家院子里
和街道的转角的
丰满的苹果树

苹果树在灿烂的太阳里发亮

绿叶中密密的果实
牛马和鸡的鸣叫
人们屋子内的编织的声音
和颤动的机器声
都使苹果树挺立得更结实
似乎果实因此更大
似乎树浆因此更丰满
似乎吹过苹果树的风也因此更丰满

美丽的树守望着村庄
时代前进
许多屋顶下有富裕和幸福了
许多院子里有快乐的笑声
许多屋檐下有各样工作的能手显示才能
许多热烈的心跳跃
各色车辆行驶于田野公路上
小学生的书包在风中摆动
新娘子新买的花绸飘荡在竹竿上

上一辈人怎样度过
以及这一辈子人应该怎样
他们已经奋斗得还像样
稻田和麦田几千年都生长
这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苹果树挺立的姿势不一样
盈野的活跃的农民
盈野的美满的绿色

盈野的牛马和羊

盈野的各色和谐的声音和阳光下的沉静

盈野的动心的火车的轰击声

盈野的

村口的大的苹果树的飘香

(原载重庆《红岩》1987年第6期)

地面上的云(外二首)

城市边缘

城市扩张到河岸
木屋和颜色油漆的铅锌板房屋建立在河岸边
新开设的旅馆有田野来的顾客
新的小街开始出售包扎的食品
新的木架的投影在土地上
渐渐形成了路
新的路从田野通过
新的声响是游动汽车穿梭和招呼顾客喊叫的声音
新的街道的土地散发着野花顽强的热烈的香气
过去河岸田野的宁静已仿佛梦境
花草和树木仿佛是魔法似地
飞到这新的街上
新的街市有油漆鲜艳的招牌与广告
多角度的增加繁华。

笼罩着街市有热烈的什么
热烈的建设国家的现实与往前的想象
热烈的生活和温饱
欢乐和有着的期待；
笼罩着市街有热烈的什么
前时候人们的流血牺牲
这里曾经是解放战争的战场。
乡村和田野现时有稻麦的巨大的影子
都市和城市边缘有机器和电力的巨大的影子
它们还要巨大起来。
笼罩着街市
有着建设者的巨大的影子。

从湖边望过去

白色的洁净的小路通往湖边
湖的对岸是新建的区域
鲤鱼载着这边的问好和探索过去了
风吹着水波过去了；
高耸的建筑机器静静的
工程承包牌面前种了树木
人间增加着生聚
人们增加着生活的热烈之情
掘土机激昂地工作。
从秋天的黄色的木槿树叶下望过去
有各色的大小车辆行驶于新建区；

想象着和探索着新建的区域是甜蜜的
是经过艰苦的工作之后的甜蜜的
想象着新建的区域是美貌的
红色的、玻璃灿烂的、精致的房屋
想象着新建区域是有力量的
将有刚强的建筑在中央；
是这年代的新的热力的凝聚
人们的头脑和手是有力量的。
从秋天的严谨的黄色的木槿树叶下凝望过去
从湖的这一岸望过去
有绿色衣服的女记者在新建成的路上奔走
她的影子在红色墙下
她的影子在旧时是荒坡的树下
焕发精神和披着的短发
有力量的奔走和殷实的背包
充满着新的生聚的快乐和希望
她还发出呼喊声；
有食物车在新的木屋中穿梭
出售新炸出的油炸和多份快餐
有新的希望之光从这建筑区升起了
有人们的心脏的新的撞击声升起了
有与田野湖泊相联的土地的感情从地表下震动了
从湖边望过去
鲤鱼带着这边的探索过去了。

地 面 上 的 云

旧时候屋顶长着瓦松和草
中国在那时候显得陈旧而古老
现时候嫩的杨树枝从地面骄傲地升起
摇曳在新盖的楼房的墙边
旧时候花在窒息的烟中早谢
现时候花在地面的云上强劲
人们的理想是地面上的云
行驶高洁
凝聚而为华美的春雨
人们的理想是地面上的盐
各样都显得美味
人们的理想是地面上的山
人们和他们的理想是地面上的和太阳一起的太阳
现时候中国从锁链里出来好多年了
屋顶上的瓦松的时代过去
屋顶上的纯洁的闪光
和摇曳于墙边的各色的茂盛的树的时代来临
小的和大的各色花在雨中,雾中,阳光中开放
心脏的撞击声和脚步声都响着
少年男女迅速行走而目标鲜明
是地面上的云

1987.11.18

(原载重庆《银河系》诗刊1990年第4期)

旅行者(长诗)

—

秋天的严肃的杨树，
绿色，呈显着庄严；
红色的砖的房屋墙壁呈显着温暖，
浸透着心灵。
太阳照耀着，
安静的土坡；
土坡异常安静。
旅行者出发了，
离开他工作的水泵厂和城市
走进阳光泛滥的——秋天的阳光水晶似地泛滥的
旷野。
旷野里有一个市镇。

有一些房屋高耸而奇特，

白木的和绿铁皮的都高耸。
样式轻盈而有一种崇高，
竖立着的电视机的高架^①高耸，
要获取极多的声音和世界的色彩
突然地突破旧时代的灰暗。
于是市镇腹部桥下的水沉静；
黑暗色而深澈。
深澈黑暗色而沉思，
它在往纯洁里下沉或上升；
获取这样的感觉，
是在旅行者将它匆忙忘却了，
或觉得难忘而又回头注视之后。
市镇的整齐的货物市场，
有白昼发亮的荧光灯；
它自己是这样的灯照耀在旷野
旷野上的明珠。
孤立的贤良的和磁体的快乐的货物摊。

有一些房屋的屋檐有旧时代的忧郁，
有一些房屋有各时期的坚固。
各时代都不撤退，
几世同堂。
那一些房屋的保守的院落和屋脊和升起的烟囱，
表示着勤劳、辛苦、与支持门户的情操。
心脏的跳跃，

① 当指电视天线。

人间的信赖，
邮局和银行、车站呈显着人间的温暖。
有一些旧的房屋引起旧时的伤感与恐惧；
新的房屋升高与楼房灿烂，
邓小平的世纪的人们的格斗。
那些新的房屋的漏水管是红绿黄的颜色，
那些房屋有奇特发亮的玻璃，
也容易使人记忆；
情绪旺盛的人们是街市上的穿着衣和裤的火焰。
有一些房屋结实，墙壁上有着藤萝，
属于旧时代——有一种颤动和闪光在转辙，也属于新
时代。
高耸的楼房晶莹地奇特地巍峨，
而旧的，藏有旧时代的粗鲁者的街异常傲慢，
而新的，暴露着新时代的精锐者的大街也异常傲慢。
有一些新和旧的房屋呈显出大的窗台和高耸的台阶，
有一些新和旧的木质门槛简单；
有一些房屋门前有显耀的花圃，
有一些房屋的甜美的情绪依靠街边的大树；
有一些房屋门前有世纪的开发的新颖名称的机关牌，
有一些商店也有□□^① 的名牌，
但是，向前前进的、质朴的精神在市镇高耸。
有一些房屋里有机器的衰声，
使旅行者想到他离开的他工作的水泵厂；
看清楚了但仍然走近去看，

① 手稿此处二字难以辨认，疑为“劲磨”。

因为在他的感觉里,这里是他生活的水泵厂
他的心里存在着他的轰隆巨响的、粗糙的、歌唱的水
泵厂。

旅行的人从他的红色的砖墙的房屋
走过通往市镇的土路,
走进从事远方开发的市镇,
走进有楼房和电讯塔的市镇,
走过繁华的、于生涯有意义的街,
旅行者前行了。
这一切的意义,
旅行者欢欣于生活的极深的意义。

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扑灭着火的工厂材料间的火焰,
他曾赠送物资给街巷的老人和儿童,
他曾当职员因为人事的坎坷而为工人,
他勤苦地做工而双手粗糙,
他曾努力读书和与人们交谊;
他曾建立功劳,
他曾与错误的事顽强抗衡,
他曾叹息自身只有那些能力;
人们喜爱与他相习。
他往远方去了,
他善良而有时有许多琐碎与狭隘,
他追求他的向往,
他越过土坡前行。
秋天是严肃的,
故居的红色砖墙的后面是繁荣的各种树木,

其中有野生的枣树不常进入人的心灵，
平原坦露于泛滥的阳光里。
清澈的水的河流过村镇——
街市中间是坚固的桥，
它们比旅行者故居的枣树深入人们的心灵。
市镇自身是旷野的白昼的荧光灯，
市镇是灿烂的明珠，
小贩摊有亲切的闪光。
旅行者首途
他走过繁华的又一条街，
心中有着繁华的另一条街和几条街的形象，
看见竹笼中的鸡与独立自由的屋檐下的鸡
心中有另外的、异常快乐地踱步的鸡的想象，
有灿烂的晕光，有和平与患难与英雄、勇敢的精神。
店铺里丝绸于是也显得是奇特；
灿烂的这年代的日用货物，
与陶醉在货架上的水果一同，
似乎反映了旅行者前程里的美满的事物，
又走向电讯塔标志的旷野。

二

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生活的痕迹，
留下他欢乐时的工作；
他爱好他的同志和友人们，
做着他的在忧愁时也进行着的工作，

和有着他的缺点；
他记忆早年的人生的最初的欢乐，
冷水淋着那时儿童的身体洗澡，
坚毅地在风雨中去上学，
书包在风里飘泊；
在黑暗的时代有十分艰难的贫困，
也有着灿烂的真理的火光；
黑暗时代有着血腥的丑恶，
少年时代有着喊得喉咙发痛的反抗的嘶叫；
抗击不正义而带着眼泪，
灵魂里燃烧着烈焰，
照亮着周围的几丈土地。
这些激动常相记忆，
旅行者前行了，
他曾经生活的土地上有了新一代；
他在这一片土地上生活有什么意义，
有深刻的意义；
正义在更多的认识之前，
认识的经验和逻辑形成了丰富的感性与理性，
他是奋斗猛力的职员，
他也是书籍的读者与智识者，
他的有力的手工作着，
同时他的头脑思辨着，
辨识真实与赝品，辨识人生；
在风中发出喊声像少年时负重物一般。
他离去而前行，
经过有娇媚和庄严树木的土坡、旷野和村镇中的容易

进入记忆的
下雨有黑的深澈的水；
经过对辨识过的事物的再概括和经过对有些日子的猛
力负重物的再回忆，
往旷野去了，
大路通向引诱着的远方；
既决定前行便引诱着的远方。
各时候有引诱着的远方。

当太阳降落的时候忆及生息过的一片土地；
经过旷野又进入朴素的新的村庄。
看见向往的，
驾驶着没有见过的重力车和
鲜艳颜色的车辆的穿着华美的青年男女；
这里有着像明亮的眼睛一样的水泉，
有着异样的富裕的光芒；
这里有深的善良的心和勤劳，
则是如同旅行者离去的土地、城市一样，
但是坚韧似乎多些；
有那边土地上的凝望也有往那边的向往——
因为别离过去的生活所以他这样感想。
有建设起来的电塔高耸入云，
有生活的新的意义他觉得是别离了旧的拘谨的原
则了。
每个人形成拘谨的原则，
有新的潮流从内心突破了，
这样形成激动时代直到老年的性格。

旅行者徘徊，
这一切新的意义，
这一切是前进的方位和离去的方位相联；
离去的水泵厂和前面的水泵厂相联，
邓小平时代从事的开发他觉得新异的——心脏在胸膛
里上升。

特别强暴的机器的轰声使山峦也震动，
特别满足渴望的吊塔吊起重物，
特别诱惑欢喜的心愿的爆破山石之声，
高高地竖着欲望的嘴的掘土机；
使年轻人永远快乐的风向标，
深的矿井、油井和心灵的知识的井，一直到地狱那样
深、天宇那样深，

诱惑着爱激战的头脑，
有凶险的水流里航行运来货物，
有狂暴的旷野的喇叭里行进的机动车，
国家和人间生活
诱惑着有永远恋情的心灵。
但是旅行者开始怀恋故旧，
在他从事新的开发之前，
怀念他房间的晚上的灯光，
他的水泵工厂的淡的烟和捶击声响，
他的街道的熟悉的故人；
他的旧的工作之地的同样崇高的旗帜；
艰难的水泵厂的举重物，
和水泵厂的灯光旁心灵举起知识的重物，整夜的阅读，
和心灵的满足了的饥渴；

他又觉得旧的生活并不拘谨，
他有许多年眷恋和他的亲人。
这种恋旧是什么意义，
这里有着生命总不逝去；
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里便有着建设和新的工作发生，
经过回顾和反省，
灵魂中深(升)起新的潮流，
旅行者在自己生活的烟与雾里前行，
心中再想着他离开他的水泵厂的冒着烟的轰声，
想着运原料和半制品的车深夜来到，
想着年轻的时代的知识的欲求，
和在沉睡的都会黑夜间的厮守；
他想着水泵厂若干年间是他的心灵的全部；
他看着他的粗糙的两只手和也聪明的心，
觉得头脑里电和风和胁下的力量和面前的新的事物也
能相配；
他便觉得他是骑在时代的巨风的一片翅膀上而飞翔，
心灵中有大声叫喊：
国土，祖国，中国啊
你经过荒寒的时代，暴徒的血腥的手和欺诈，
但几年间你苏醒了起来奔向新的时代，
你有北国的坚韧的严峻的大城，
那里有着探索者和建设者；
你在海之滨有着美丽的大城，
和首都北京一样有大楼像美女一样耸入空中。
国土，祖国，中国啊，

人们用灵魂燃起的火焰搭桥，
这桥梁也耸入空中。
旅行者心的渴望高涨，
想着多少代人的生息，
想着他的许多年在他身边时刻显得年轻又时刻显得年
老的水泵厂，
他又再呼唤祖国，
呼唤自己的灵魂呼唤旧时人和亲朋，
他想象自己去到这些年建设的最巅峰之处，
乘着高架的电缆车通过江流。
他的快乐的心灵如同旧时思辨真理，
和热水冷水淋着的儿时的沐浴；
苦难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
欢笑吧祖国，
你的灵魂已经从晕厥之中恢复和比以前有更多的健旺；
你的语言有更多的光彩；
你的容颜在苦痛的苍白之后现在再又灿烂，
你的心从伤痛与悬念之中感觉到温暖，
你的城市和土地有新的兴奋盈满着。
旅行者再又伫立，
再想着他曾是猛烈的追求者，
曾负重物，
并且曾守卫事业到天明，
他的心中也有新的兴奋的律动；
旅行者再注意严谨的秋天呀，
他的心还有这些年水泵机旁读书追求知识的狂喜的
律动；

想着这一切的意义，
因为经过患难，
他又有着秋天似的严谨的心。

旅行者想着他的乡土，他幼时离开的（每个人都有的）

 甜蜜的故乡，
旧时美丽的姐姐们挑水的小河；
历年来又有着生活与心灵的咬嚼
——知道家乡河已建了辉煌的桥，
旷野里也竖着电塔。
有一只鹰和几只鹰在高飞。
这一切的意义是还再举新的重力，
切不可再有幼稚。
他坐下来再思索他的生活
它的有深的灿烂的内核的火焰似的意义。
他出发于红色砖墙的他的房屋，
杨树矗立，
通往祖土祖塋建设的旷野，
想到家乡旧时姐姐们挑水的小河，
便研究土地的神奇的笑容，
我的心灵严谨中再又有深沉的力量。
祖国啊，在欢乐中凝望新生，
我的心灵中的泉渴望无尽的知识，离开旧时的炼狱，我
 欲升空，
人们的生活历程，
许多的路和桥是如何地感情深刻——
旅行者这样说。

人们的生活行进，
经过患难再有臂力是如何地使背包和旅行提包华美；
人们的生活
由于好——对一切勤劳正直说好，
由于深情——对于生活过来的道路和神奇地突然建设
起来的国土的深情，
由于骄傲——人们心中潜伏着的能量的巨大，
由于坚信——往前出发；
由于知识和心灵的渴望——前行再又前行，心灵是穿
着血液编织衣，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火焰，
旅行者的背包与行囊朴素，
他是一个善良者，
也注意着剩余的苦难；
他曾经在集体里猛力工作和得到共同事业的人们的
帮助，
旅行者出发，他的背包和行囊也华美。

三

高耸着的是心灵的渴望
心脏是血液盈满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火焰；
我探索和意识和敏感和看见和触摸到历史，
于水泵厂的机器震动声的夜，
我的幻想使我进入过去时代和新时代综合的炼狱。
旧时代黑暗的骷髅喷着肮脏的雾，
多种啸叫声无人性，

恶虎睡眠在人皮上而拿着刀刃，
恶的雾障中哭泣声肿胀，
我的心于是肿胀；
我欠恶虎们强迫写的字据的债，我要永不“偿还”，
我因穷困而欠的债则一时无法偿还使我痛苦，
我没有多少食物与衣着，
我抵抗恶徒而只剩最后的精力，
我不结婚和找不到友人，
行走在痛苦呻吟的空间。
我的时代也有可怖的啸声若干年哭泣声在低层空间肿胀，
旅行者这样说。
我因欠时间的债而心跳恐怖，
我因劳动力被迫丧失
或无人来雇佣而痛苦战栗，
我行走在黑色死亡的空间，
旅行者他又这样说。

我再想象，
人们严谨地再聚拢，
用自己心脏的顽强的力量
而到来了焕发的时代——
事实也果然是这样，但是要想象一遍，事实便更辉煌。
焕发的时代是血液编织而穿着多层火焰的衣服的，
焕发的时代是从血泊中煎熬出来，
我便于剩余的苦难中
守卫着我的水泵厂。
旅行者这样说。

剩余的苦难剩余的黑暗的沟，
行凶的腐败的骷髅有时还火焰滋长；
我有时总难以越过沟去，
我有时又心境凄凉，
觉得我的水泵厂平淡，
我夜间与黎明观察天宇上的星群
想着我要欢迎新升起来的星宿
还要进行搏战。

(旅行者曾因为正直的言论，被一个官僚在街边购买的
肉里放了毒药，几乎死亡，他这时便极愤怒。)

我从内心极深处愤怒，
向叫作官僚，叫作迂腐，叫作投机恶毒户的呐喊，
尽我胸膛的力量。

旅行者如此说。

我愤怒而且蹦跳，

敲击着我的鼓，

和吹响我的喇叭；

痛苦的时代不要再回来，

面前的黑暗的沟里的黑色脏水不容许再上升，

黑暗的深沟旁似乎有嘹亮而有着沉冤的绝望的凄惨的

美丽的婬娥的辞世的歌唱，要把地狱的门永远关上。

我的殷实的水泵厂的门户要灿烂，

夜晚的灯火要灿烂；

伴随着大城高楼的方块的，凝望的，和喜悦于世纪的思
想的灯光。

我愤怒而蹦跳，

咒骂黑暗的沟，

咒骂黑暗的雾会使善良与正直陷入遗忘，
我强因我的视觉和记忆，
旅行者这样说。
旅行者再又快乐地高举双臂，
不让幽暗遮挡更多，
世纪仍然灿烂，
我举起双臂，
我觉得造物正在搏斗滋生另一种身体，
我觉得世纪的桥正在衍生另一个；
夜和黎明
都有新的星宿升起。
旅行者这样说。

我于是从心脏里极深地和黑暗的地狱结成仇恨，
仇恨——刀子是总在我的身边
而有对于黑暗的知识。
我的心紧张、惊诧，带着刀子，
仇恨和理想结成欢喜的台高耸，
我便想象从有火焰的巨大的房屋建筑起，
我便想象开凿河流
开劈道路，和从事开矿，做我的构图；
夜萤的火炬和灿烂的桥有着辉煌，
我和人们一样将我的水泵厂连上，
永古的、
譬如有巢氏的水泵厂
我知道这个民族的倔强，
与卑污的人们的卑污，

我是带着刀子的，
我举重物，和读书寻求知识，也是带着复杂的心。

我的想象我的市集。
市集是有着甲冑的，
大城和市集是国土与旷野上的钟声；
巨大的响声震荡，
其中有歌唱、叫啸、颂诗，和呐喊。
人们奇迹似地焕发，
地狱的灾难便过去了。
创痛还在身上，
但是理想的向往是更宏亮的钟声，
创痛也仿佛发出亮光；
旅行者这样说。

市集里不仅是挂着肉类与各种货物斑斓，
市集有底层或内核的结构，
旅行者认为这个摊子与另一个之间有甜水的桥，
深层地底有蜜水的湖，民族的盼望。
他想象并且看见。
花飞在空中开放，
有的花是火焰和水和蜜和糖。
市集里有深层地底的内核的音响结构，
钟声里有协奏曲与渴望的歌。
旅行者想到哭泣的肿胀，
旅行者有着狂想，
从苦难的回忆中，

他获取力量。

旅行者,人生的追求者使他在水泵厂夜间读书。

并且,为了追求这样的市集,

里面陈列原子能出品

空中飞着各种色彩的飞行器,

与荡漾的欢笑的人造星球。

新的年华,

而从事开发。

我的存在决定我的意识

我的意识是奇特的渴望

我有旗帜与带着刀刃

我的意识是我的心脏越过炼狱时的凶狠的冷静的
火焰,

我便前行,

我思维,想象,有辨析的逻辑——我们是巨大的存在。

旅行者这样说。

我到集市上去,

房屋盖起来了,

高耸的楼台。

我的心震动。

勤劳的、半裸的男子

与沉思的、奔放的、俊美的、半裸着身体的、遥望着她的
欲望的妇女,

有生活的喧嚣。

我看见人们迅速地、像闪电似地拯救疾病,

我看见人们凝静不动地在大玻璃窗边低头工作，
我看见人们提着需要的物品愉快而行，
我看见新婚的男女勇敢地穿鲜艳的衣服。
我便觉得苏醒和再苏醒，
想念天上的太阳、人造的红色星球，与繁星，
旅行者这样说。

旷野里生物嘶吼，
房屋、街道和市集上人们嘶吼，
你要带刀刃和工具前行。
从飞来的夜萤的火焰连上心中的火焰，
你便开始钉上你的增加建家园的铁钉，
你的心要珍惜生活
你要宝贵技能
和恶毒的黑暗的毒蛇、虎们剩余格斗。
你要时常有战斗的姿势，
这是现在的时代，
旅行者如是说。
时代展开，
建设突然灿烂，
我歌颂复仇的心，向黑暗物复仇；
我歌颂有内核甜美的热辣的、飞于空中的火，
升起高耸的楼与台，
我的心脏是，
穿着多层火焰衣服的，内核是极强的火焰的、血液盈满
的心脏。
旅行者这样说。

这样的心有其实体，
实体是人类历史和祖土历史的动力，
晶莹的深草丛中的泉水
沉睡几千年也会醒来的地核里的渴望力，
实体是在各种水泵的捶击中
血液的水泵的捶击中
你的灵感的火焰，民族的凝聚，正义的智力。
实体是对困挫的黑暗的地狱剩余的坚实的警惕，
实体是在你的心脏里有大城、市镇、田野和人造星球，
实体是现代的辩证逻辑，
实体是，从地核到低空，
有一个带电的、有创造力的正直的空间。

旅行者如是说便寻求开发，
旅行者这般说，
带着新的理想，
擦干回忆中的血迹
我的心中的仇恨
和对未来的渴望一样强，
旅行者如是说并且检阅他的火焰。

四

走过阳光下的旷野
在阳光下思想也有彷徨，

因为世界异常地灿烂；
走过月光下的明朗的城市，
走过星光下努力替自身工作的村庄；
心中有着生活是有过贡献的欢欣，
心中有着到新的地域去实现同样的这时代的真理的热情。
旅行者前行——他心中有他负重力的灯光下的读书和
守门的水泵厂。

北极星照耀，
回忆白昼有灿烂的云照耀；
城市和旷野的胴体呀，
有着同一纯洁的欲念。
属于顽强的生机
不灭的生机；
永远的炊烟，
纯洁的生机是从泥土和人们建设的房屋群呈显，
呈显出广漠的亲切和居住者温暖；
旅行者前行，
心中有着他过去知识的负重物和器物的重物的经历^①，
一切事物呈显着华美的意义
和欢快的生机；
他也难忘有着剩余的苦难，
它们呀，有时还膨胀，
要把新的建设困挫和瘫倒；
于是旅行者和他见到的神奇的事物，

① 原文如此。

都呈显着现代的辩证逻辑的深刻意义。
城市的机动车声和旷野的炊烟是旅行者的灵感的泉源；
灿烂的阳光和宁静的夜，
中国和世界的工作成绩，
是整体的认识。

旅行者前行，
他说道路很好，
自古有行人；
他说道路上的车辆和空中的云都奔驰，
当代人的幻想也奔驰，
 都城里的住宅和田野里的稻麦好，
自古有种植者，
人类从自然规律完成英雄事业；
他说儿童好，
良好的时代；
他说春天到秋天人间的向往和勤劳好，
高耸的奇异形的楼房和工程塔好，
时间经过了，现实和想象和肯定的库存增加了；
他说奇特的松树好，
骄傲地屹立；
他说生命力有幻境的各种树木好，工厂好，
树影密集，屋影雄伟，新的公路到天边，
耸入空中的树林和烟都严峻，
欢快而冲锋的火车显现英雄色彩，
飞机像鸟一样在空中行驶，
人们有内心的深沉感情；

他说过去的成就与忧愁都好，
他的水泵厂也好；
旅行者继续出发，
中国在开发，
往电子和原子能，和宇宙航行去，
中国现在在纯洁的土地上。
回忆旧事有到街上去买一斤豆芽和两种报曾挨“红卫
兵”打；
而买几本书籍一块肉时已经到新时期，
虽然深邃的地狱之后仍然有地狱的幻影，
有车辆开到水泵厂前的嘶吼，
有车辆负荷重力，而都市有精神清醒的声音；
有冬季白菜开始发卖凝望白色工作帽的服务员整齐，
有运来的冬季的煤。……
旅行者前行，
遥望明日在新开发的城池他停留工作和新的抱负，
欢快的内心的声音和耳朵听到的
愉快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
有中国人亘古时的忧郁和
亘古时的欢乐，
而脚步坚强有力。

五

旅行者当经过朴素的小镇的时候，

敲着白色的清洁的墙壁，
说声珍重而前行；
他用这同时代替
他离开的土地上忘记说的或一声珍重，
他曾在下楼的时候对老人说珍重和保重，
勤恳地经营生活：
生着的炉火
和切做的菜蔬，
和到工厂去工作，
和在善良的事情与
国家建设事业面前动情地凝望；
想到过去的苦难有过的地狱的深度，
出门和进门十分珍惜时间，
紧张到有时拘谨；
生命的火焰焕发了呀。

旅行者前行，
经历的和建设的生活有深刻的意义，
与同道者相与，
共同的工作，
快乐的时日；
与违反道理者幽暗者争论，
面对着书本，真理，劳动的呐喊，
还对幼小者说珍重——他将读完成千册书籍；
对室内的有弹力的钢琴声说珍重，想象飞翔；
对旅途，工作岗位，室内室外的妇女说珍重，
旷野里和都城上空有大风的声音，妇女和男子同行；

对建设起来的街，
说感情的、衷心的话，
往前去建设新的疆土，
他将觉得他的心境明朗。

旅行者经过红色的砖墙后面的树木经过旷野而去，
想着他工作的水泵厂
人人有他工作的或种水泵厂，
思索着人生大路的真理，
思索着灿烂时代的起落；
洁净的大地怎样似乎从空中降落，
掩埋了多年暴乱的地狱；
灿烂的桥在心中起落，
理想的火焰升高；
国家建设的门楣雄大。
心中的灿烂的桥是甜蜜的，
心中的灿烂的桥是英雄的，
心中的灿烂的桥是华美的，
心中的灿烂的大路是镇静的。
旅行者前行，
心中思索着雄大的幻想，
再思索工作的原理，
还有豆制品是多少钱一斤，
物价波动，
木柴和引火煤的重量；
书本的轻盈和笨重的飞舞，
工厂的重力的捶击声，

制作水泵的重击声。
相爱者并肩而行
亲密的语言，
这些是不要忘记的事。
盗着灰也燃烧的时代
坚定的理想——
正有雨天的雨衣，
雨天和晴天的往前程起飞的，
两腿和肩膀轻盈的愿望，
旅行者前行。
因为过去居住过的土地值得留恋，
知识的追求和水泵厂和抗重力的劳动在心中强大，
因为旧时的燃烧的心灵的火焰也充满蜜浆；
因为中国现时在再发生新的战栗的渴望的土地上，
因为对未来时间怀着兴奋的，也带着激昂的期待，
因为国土、人间，一路而来的搏击，
生命的、人群的意志不熄和不倦；
想着行囊的简单和殷实，
向着过去的回顾和再凝望。

和对
正在经过的大路欢呼和说亲密的人生——
对未来的一直到后代的灿烂的时代。

(未刊稿)

编者附记：

路翎此诗曾经反复修改，初稿所署写作日期为 1987 年 11 月 24 日，长仅 300 行左右，这里据以抄印的修改稿篇幅已扩至

一倍以上,稿末未署写作日期。据所用纸张及笔迹判断,此修改稿的主体部分约成于1988年初,但稿面仍多所改动,其中一些改动笔迹近于后载写于1992年11月底的《忆朝鲜战地》原稿,据此推断,则路翎在其晚年写作的最后阶段仍心系此诗,且可能直至临终都不认为自己已将它改定了。鉴于此诗未见其他修改稿,这里仍将写作日期系定于1988年初。

白昼·夜

白 昼

白昼尚未移行出来的时间
有甜蜜的酒浆
白昼灿烂
有透明的绿色的树叶
有灿烂的光密集的地方的
勤恳的工作和思索
有幽暗的棚子里的
音乐和细密的说话声
通过高耸的孤立的古树
看见幼儿园的儿童拉着布带集体前行
通过新栽种的小的梨树
看见小的精巧的汽车在街头疾驰
从修摩托车的技工的肩膀
望过去

小路通向田野；
白昼尚未移行出来的时间
集体行走的儿童开始歌唱
新的楼房的沉静更深
和菜棚子里的音乐更响
和田野里的野花与禾谷生长
和新种植的花开放
和新做成的衣服
被工作的男女穿上
和汽油车芹菜车煤车也运转
白昼的尚未移动出来的时间
有心脏的欢喜的跳跃超过
这一时间
也有困难和忧郁
但有更多密集的工作和成功
往下的时间有更多的花开放
有人们不知道的花开放
白昼的现行的时间镇静
它逝去和结出果实产生认识
城市的道路通向田野
从榆树下笔直往前看见自行车的阵势
从木樨花下往前看见并肩而行的行人
白昼的尚未进行的时间是这一切的继续
和这一切的增加着光芒

夜

夜的尚未移行出来的时间
有沉醉的梦想
夜深沉而黑暗
白昼热闹的店铺垂着帘子
路上行走着白昼的勤勉者的回忆
他勤劳地工作而欢快的奔走
走过一个街角又一个街角
追求着他的目的而热烈前行
这回忆行走着使他在深沉的梦里骄傲
路上又行走着白昼的勤勉者的希望
明日他将再走过街道
去干热衷的工作，建设城市
勤劳的建设者从他的梦境里望出去
他的期望行走着
夜的街头，他的回忆、思索和期望行走着
在寂静和深沉里街灯更亮
天上的星繁荣地照耀
乡土建设起来了
从梦境里赞赏着
笔直的大街上——灯光照耀的大街上行驶着他的理想
他现在熟睡了明日要工作
夜的尚未移行出来的时间
有更多的繁星的星光

梦境更沉醉 而现实更深厚
深沉的移行的夜有白昼工作的结算
大街转角有密集灯光
玻璃窗里亮着孤独的增加幻想的萤光灯 汽车站牌
静立
而楼群增加幻想耸入空中
而幻想进入纯洁的小街
尚未移行出来的夜的时间
转动着巨大的深刻的哲理
回顾和盼望和热烈
睡眠和市民心灵徘徊
尚未移行出来的夜的时间
妩媚的灯光和星光
屋檐和矜持的树木
都达到沉静逻辑
人间生活的 理性的认识

(原载重庆《红岩》1988年第3期)

盼 望

早晨起来盼望到晚间，
子夜时为看星斗而靠着窗户；

从春季花开到夏日收获，
温暖的心飞翔在田野与都城。
从春天温柔的风到严寒之冬，
凛冽的雪压在平原上；
远处的河流到近处的都城，
朦胧的烟压在平原上；

从轻轻响着的水流到呼啸的大江，
波浪的啜吸声连着波涛的碰击声；
低垂的云压到江流上，
波浪和激动的波涛压在心上；

从丘陵斜坡到极目凝望的远方，
呼啸的风和严峻的原始森林，

野性的欢乐飞翔在旷野上；
繁华的大城和边陲的小镇，
殷切盼望压在心上。

盼望着各样的正直事业取胜，
盼望着新来者和归来者叩门和出行者启程，
盼望着升起新时代的信号，
盼望着找到旧时代的钥匙，
盼望着读完市场的重要书籍和预先知道明日人类的
著作。
口渴的时候盼望水，
忧愁和快乐的时候盼望酒和永远的青春。

盼望与亲爱的朋友，
与闯开新的道路者，
开辟新的路。
坚持和持恒奋斗者，
瞥见新的闪电和知觉到新的风雨
在新的丛山峻岭、平原同行
盼望于中国平原的最深处。

(原载《人民日报》“大地”副刊,1989年1月3日)

新建区域

菜棚是高的绿色的顶，
女售货员开始卖热烈的切面了，
她的朋友，她的歌；
油漆工开始漆新建房屋的门窗了，
他的朋友，他的向往，他的歌；
将要完成使命的设计师在快乐徘徊，
他的朋友，他的向往，他的歌；
还有电焊的声音很强烈啊，
电焊的亮光很震动少年的魂魄啊，
电焊工的眼睛在铁的面罩里面啊，
电焊工的心脏在炽烈的胸腔里面啊。

示意图矗立着，像上面画着雄鸡，
根部包着泥土躺着待种的树苗，
都市的朋友，都市的向往和歌；
有一棵大杨树矗立伸往空中，
因为时间恒久，

它的魂魄伸往高空；
它的树叶的战栗还习惯于
原来在旷野里的姿态。
最后建筑的房屋的钢架升起，
阳光在里面浸透；
新建的铅锌皮平板房屋是商店和餐馆，
是绿色的，
上面已经竖着电视的定向线杆，
在红色的、黄色的、灰色的、绿色的
楼房的巨大群体中间，
建筑工人和农民建筑队，
背着工具和铺盖撤离工地。
他们工作成功，
有新的宇宙观，
新的心灵的区域；
都市产生新的透视，
新的灵魂里的宽阔的歌。

已经开始宁静的生命的楼房十分安静啊，
人们的心灵背着他们的工具和铺盖，
有历史的苦涩的负担，也有恋情。
搬家的车辆很震动少年的心啊，
新的住户的兴旺很震动都市的魂魄啊，
很震动挺立的杨树的魂魄啊；
从杨树下观看高耸的楼房，
宝石似的绿色铅锌皮的商业房屋，
有着心灵的宁静啊，

开始和继续生活，
进口处的示意图上的雄鸡喔喔啼鸣。

经过小河的小桥，
是开发公司的楼房了，
经过有疤的大榆树，
赤裸的田野是新的汽车公司了；
几幢特别高的、孤立的、魔鬼和神祇似的楼房，
它倾向太空的胴体和魂魄，
亲密着空间；
白色的电视机在绿色的如宝石的铅锌皮屋子的大窗户
里开放，
男声女声会唱着风流的歌。
小学校的旗杆，
竖立在田地上，
凝望着它自己一半乡村一半城市的灵魂；
田野里寂静的生机颤抖，
都市里繁华的生命兴奋，
小学校里的钟声和学生们一起，
用他们热烈的心脏作民族的歌唱。

有一个塔在远远的旷野里，
对这边曾是荒凉的地上的大榆树、杨树和巨大的楼房
集群凝望。
这些年，许多故事震动人们的心灵啊，
人们的眼睛曾痛苦地
在他们的骷髅里遥望与盼望；

人们的心脏如何收缩着又在跳跃，
他们继续是祖土之子，
建立了雄伟而美丽的新建区域，
人们的生聚的新建的区域，
人们的心灵的新建的城池。

1989.3.12

(原载《诗刊》1989年第7期)

在阳台上(组诗)

一、女排球手

在阳台上——

高的楼房的阳台，

看着降雨；

想象着自己是遥远的下面的，

在雨中战栗着，似乎跳跃着的柏树——

如同在球场的飓风中飘扬柔软的头发的自己，

——想象着自己是看着在欢喜的大雨中的柏树的会跳

跃入空间的——这样的自我感觉——的自己。

想象着雨中的归来的欢欣的路，

和沿路的柏树，

和青春的快乐，

和窗户如瞳孔般的楼房里的琴声，

和雨中的鸟雀像心中的箭，

和空中与地下此时已深深嵌入的
中国此世纪的理想，
和空中和地下有人们心中
射出去的箭。

阳台上是球场获胜的女排球手回到家里了。

1990.3.1

二、女歌唱家

在阳台上，
彩色的衣服的妇女，
在风与阳光中有衣裙的
飘荡。
心脏跳跃，
不久前是重要的时间；
空间里自己的声音被喉咙里的暖风与飓风吹向前，
自己的心脏的甜蜜的
高亢和灿烂的声音。
唱着海洋和大地的巨大引起的愈多的梦幻，
和祖国感情引起的热切，
和有坚强的帆和翅膀的儿女私情，
歌声凯旋——
世纪的精神。

想象着，

瞬间回来走过的欢欣的路，
和路的洁净，
和人间种植的松柏。
和自己仿佛飞着降落在路上，
和高的绿色的楼房建筑胴体里的，
亢奋的敲击声，
和觉得时代有巨大，
和路边花园里的蔷薇花；
和天空里被注意便入永恒的历史风云，
——自我的感觉——
自然的永恒的历史进入人类的历史。

阳台上女歌唱家胜利地回到了家里了。

1990.3.1

三、京剧女演员

在高楼的阳台上，
觉得自己的头发有风中的飘荡和
阳光中的灿烂；
和阳光一样灿烂。
有一种渗透力
美丽的头发的甜蜜渗透到心脏。
想着瞬间前乘车回来下车跑着的路，
——像快乐的其他妇女这年代摇晃肘肘而奔跑着；
注意到奔跑过的街道边的玫瑰花开开了，

和小的松树的绑捆在昨天的风里没有散，
出去时候看清了，
回来的这时也一样。
花开有崇高，
楼房接触到云层有崇高。
美丽的头发的甜蜜渗透到心脏。

想着心脏激动地——感情的头发的甜蜜渗透到
心脏——

表演古代的凄凉痛苦与英雄的妇女，
与秦臣赵高和秦皇搏击的赵艳容；
并觉得她在
空中的明朗的风中谛听，
或者是风和云也在谛听，
身躯、肘肘、手臂、手腕、手指的
激动、冲击是表示心脏的痛苦与激怒
和
温柔的动作、舞蹈，
体现深思，
和自己的恋情的甜蜜；
和跳跃的、转动的、颤动的、
飘翔的舞蹈表现震动的正直的心灵；
在历史、家族中的自己的命运，
和纯洁的往宇宙去的英雄恋情。
美丽的头发的甜蜜渗透到心脏。

舞台的境界呀，历史和现代在谛听，

灿烂的灯光呀，有深沉的飓风，
古代的妇女与国家、社稷。
心中的现代的引进的向往呀，
像花中的苞与蕾发生爆炸；
阳台上的中午的，
灿烂有力的太阳照在，
她的甜蜜渗透到心脏中轴的青春的头发的上呀。

在阳台上是上午场演出成功的京剧女演员回到家里了。

1990.3.1

四、中学老教师

在阳台上，
学校的新建校舍的三层楼阳台上，
想着来到的深巷口，
有巨大的百年的柳树，
和柳树杆上的顽强的节疤；
和想着当自己年轻的时候
虔敬地进入中学。
心脏有一定的颤抖，
想着学校里文具与图书、器械齐全，
粉笔就要给新班学生将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
而音乐教员在邻室踏着风琴踏板而歌唱；
书本翻开有青年的纯洁的香气，

即书本——国家的知识——与青年的生命焕发着
青色的青春的光芒，
而篮球投入球篮里，
而排球飞过网，
而再有化学课程的实验，
窗户里光芒闪亮，
而自己就要开始这一年度的，
高亢、心脏震动，
低声，亲切，心脏甜美，
也想到柳树上的节疤与青年时的讲课。
心中觉得知识的高尚与有为，
天宇高而思想高蹈，如青年，
天宇高而又低垂而深契地底而思想深刻，
如同寻求者，而亲切。
校舍与操场，红色与灰色的砖墙，
天宇与国家，与教员与青年，
就要开始这一年的行程。

在阳台上的是心脏有着战栗的年老的教员登上楼房了。

1990.3.1

五、图书馆女馆员

在阳台上，
视觉看得清楚，远处的一些楼房窗户在放射着探求

的光；
来到的中级与次级的路也显得深奥，
下面树木与它们的伸直的与低垂的树枝杆和行走的人
影也显得深奥。
天空的光明显得深沉，
远处的都市外的山显示着河山的深刻。
自己的柔软的长发更长也显得深刻
花帽子也显得美丽。
一定的时间前购买来的图书有欧洲的百科全书，
有苏联的大辞典，
有古典的世界文学；
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
这些里面是知识，人类的头脑，人间与社会的深刻，
有历史的行进的规则，
自然运转的规律。
这里面有自然的巨大与人间的对宇宙、社会的奋斗的
思维的巨大与
如同多一层亲切的空间一样的灿烂；
这一层的亲切的空间里，
人间的正直的战斗的社会显出他的，
魔影与美丽的身影。
这一切深奥，而感染了这种深奥的
女图书馆员便挽(挽)着头发而沉思，
并且狼恶地咬着嘴唇。

购买了新的书籍的女图书馆员来到阳台上了。

1990.3.1

六、成功的医生

在阳台上——

高楼的阳台，

看着城市外的山，

和可能那里是河流便更满意；

和可能那里是清洁的、阳光充足的医院便快乐。

心中的快乐汹涌，

颤栗。

一瞬间前垂危的病人被拯救了，

过多的流血也抑止了；

心脏出血、出血。警号、警号。

因为几小时的手术经过着极苦痛，

经过着似乎失败——

曾经用头在墙上撞了一下，

病人被救，他是更亲切的

同志了。

人们的亲切的称呼都是同志。

想着兴奋中跑回来的路，

似乎极多的、千万个车轮在道路上闪光，

也有儿童车的红色小车轮。

(瞬间前的被拯救的同志，

他的坚忍的妻子在一旁抱着一个有着好看鼻子的

儿童)

不开花的柏树和松树都似乎开花了，

在快乐中有这种幻觉。
一面走一面看每一株柏树与松树，
和似乎带着花朵降落的阳光，
和从宇宙降落的甜空气，
和降落着的人间的幸运。

完成第一级的他的极困难的重大的外科手术的医生回
到家里来到阳台上了。

1990.3.2

七、青年工程师

在阳台上——
高的美丽的阳台；
头发飘荡而被风吹得有的刚强有的柔软，
有一种强韧的力，
和风从天空来的韧力与
心脏的从灵魂的火焰和人类的奋斗的历史来的韧力
一样。
下面展开着一瞬间前归来的，
乘车疾驰的路；
和弯曲的，
平坦的，
有一段有着儿童的车的障碍物的路，
快乐地奔跑着的路。
工程图被采用了啊，工程图成功了啊。

于是似乎是路在奔跑而两侧的树似乎是喷泉，
是火焰。
但是心中有灿烂的快乐也有一瞬间的阴暗，
因为路上的障碍物也有一个蹒跚的恶徒
不肯将捡到的钱还给一个虽然是会说理的姑娘，
而和她冲突。
他参加说理，喊叫，
他觉得阴暗啊，创疤啊，创伤；
但他仍旧心中继续激荡着和不屈服，
激荡着社会主义的理想，
与他这时捕获的增加奋斗的往前的理想的光芒。

从大学进入社会而设计院收取了他的增多窗户的创新
的工厂建筑工程图的成功青年工程师回到家里，
来到阳台上了。

1990.3.2

八、陆军军官

在阳台上，
阳台，家中的楼房的阳台。
瞬间前穿过柳树与杨树的树荫，
树叶有灿烂也有阴暗；
都表示时间的
于建设者讲是甜美的流逝；
心中有英雄是怎样生活的思想火焰，

觉得杨树似乎是伸高到云间，
与柳树的枝条深深伸入地底，
时常忘记了树杆上的伤痕与伤疤，
如同自己忘记了自己身上的。
沿着道路空气有欢欣的歌与强韧的沉默，
祖国的大地，
和人们，自己的成长。
战车与炮车行进在肥沃的，
美满姻缘的，
土地上。
美满姻缘是山川这时代有
建设者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聂荣臻与彭真、李
先念领导集团；
草野和田亩和山川丰满，
放射着人们眷恋的光芒，
祖土祖塋的篝火在地底与空中明亮，
演习的战车、炮车、运输车与兵士，
如同前时代的流血的战阵一般
雄壮地喊叫。
愿一切良好——欢欣的山川的美满的姻缘。

进行军队的假设作战和磁力的运转的陆军军官回到
家里，
来到使胸膛壮大的阳台上了。

1990.3.2

九、空军军官

阳台突出在空中，
在阳台上看天气晴朗，
回顾回来的路上有新的建筑，
工程顶上竖着大的圆形的彩色遮阳伞。
晴朗的路，心脏沉醉，
几处高的建筑接触着这年代的，
火箭上升的生动的空间；
回顾不久前驾着飞机飞翔。
树木挺立在低空这三级路的路边上，
太阳光似乎花朵在放射，
显示
太阳的心灵崇高。
高度的感觉在心脏中，
空中灿烂，白色与蓝色，辽阔、陌生，
很快乐地转为亲切，
构成与人们同一体的亲密。

这同一体还增大结构，
国土的山川与泥土的深层有联结的火焰，
联结到更高层的空间，
一直到太阳与星辰。
这年代人们有探寻的思索，
有着同一体的良辰的欢喜，

因为经过过去的殊死的战斗和有
伟大的战士；
祖国的篝火这时明亮，
人造星球上升，
太空辽阔无限；
自己的飞机机翼闪光，
祖国的太空有灿烂的中国楼、中国思维、中国门竖立。
思想连系着高度物
行走归来的安静的路上有各色花与空间亲密，而开放。

空中列行飞行的空军军官回到家里
来到自己的阳台上了。

1990.3.2

十、海军军官

在阳台上，
阴沉的气候与明朗的气候，
都有来到阳台上。
想着穿过似乎增多与似乎减少的花中间的路，
——因为快乐或困惑都产生花的数目的感觉的错差，
因为海洋的辽阔与危急产生花的数目的错差；
有一种是紧缩着的快乐，
预防着事情或有不良，
像海洋上预防有不良的风浪。
穿过陆地的美丽的路，

来到家中的阳台上，
这时代祖国繁荣，
但还有空心的、霉烂的花，
如同海洋上飘浮着几片肮脏。
海洋壮大如同整块的岩石
雄壮有如一个不时不意地升起山峰的奇怪地平坦的
有山的重量的平原；^①
水平静，像巨大的渺茫的幻想——因巨大而平
静——和灿烂的镜子；
无风，如同巨大的精灵屏住呼吸，
有天宇的重量；
啸吼，如同宇宙有愤怒；
微微的波浪，如同宇宙有怯懦；
它在阳光下还如同正直的水兵一样善良。
有雄壮、巨大、和探求，
和海洋是存在物，
人们自己是存在物的共同沉思与探求；
有着解放祖国的命运，
和困惑与紧缩的对象物的奋斗，
往前的良辰的思想；
远航的船舰有快速
是因为有良辰的思想在推动。
想着和感觉着
面前展开两个海洋，
一个是航行的水的海洋

① 原文如此。

一个是人类奋斗的有火焰的海洋。

远洋中航行归来的海军军官回到他的家中，
来到他自己的阳台上了。

航海，和人生奋斗，
是他的阳台。

1990.3.2

十一、女记者

走上阳台，
在阳台上。
归来的路经过小的石桥，
有许多路记不清了，
但经过几座桥，
大街上有花朵与喷泉！
小的美丽的路上开着有奇异的香气的花朵
和
这香气连着天上的云放射的灿烂的香。
骑车沿大小路而行，
匆忙地想着在时代与社会的激动与沉静中
经过的路与桥；
和心脏今日的欢欣、和年轻，
和有理想与志愿的深刻。
今日采访到季节的工业建设的数字，
也有菜花与茄子的成长；

今日采访到的，
若干火车的进入大地上的行驰的消息，
与汽车产生以及自行车。
有人造星球升空，
对空火箭的放射，
从一个老工程师采访到；
因为觉得中国和祖土将进入
强豪的轨道运转，
心跳着有特别的柔情，
便觉得青春饱满，
已从儿童成长。
便觉得如同火箭进入太空嗅到宇宙的灿烂的香。
回到附近的亲密的路，
衣裙与头发飘荡，
近视眼镜迎着热烈的风。
阳台上想着与凝望有纵深的国土祖茔，
和太空与未来，
想象着楼房下的花园里花的欢喜的震动，
大朵的红色的花爆炸，射出自身胴体中的
火箭与香。

采访到激动的新闻的女记者回到家中沉思，
走到阳台上了。

1990.3.2

十二、经过了患难

在阳台上，
回忆，
多年的被阴谋的监牢十分痛苦；
夜间的睡眠里有心脏的那时的痛苦的战栗形成的
恶梦，
醒来，
灿烂的没有沉淀的晦暗的正式的晴天里，
还有着对这晴朗与适时的雨、雪、
与工作、与想象的想象。
沿着楼下弯曲的平坦的路有许多音响，
于是有着似乎回来的青春在心脏中震动，
突破缠绵的痛苦；
有着大朵的与小朵的花从花萼的桎梏里爆裂而开花的
音响，
有着童车疾驰，
和云在空中疾驰，
都市镇静地在大地与宇宙与历史里前行，
而欢喜，发出与腾起的音响。
有着人们的苦难在建设时代转化成欢乐的
爆且裂性的闪光，
沿着楼下平坦的路发生许多思索的美丽的暗影。
过去苦难庞大，
都城建设庞大，

宇宙伟大而沉静，
旧事转化为有纵深的思索与
有着勇敢的精神。
每日和恶梦搏斗，
行进于适时的雨、雪、晴朗与工作于想象中，
过去的年代死难了，
过去的年代鬼魂时时显影，
徘徊在现时的雨、雪、晴朗与工作于想象
与对这想象的想象中，
出现着恶魔的战斗精神；
时代也有这种纵深，
阳台上凝望着国家的疆土，
面前的都市有远处的巨大山河的，
重叠的影，
与过去流血的纵深，
——高大的幻象里有善良的建设者自己的成就与
死难了的年代恶魔的形影。

年老的从患难中复苏的建设者男子与妇女，
由于心脏跳动
来到阳台上了。

1990.3.3

十三、工厂的统计师

在阳台上。

阳台前的空中空旷，
地面的树木的枝杈，
伸到有动力强大的响声的楼层的窗户上，
还有麻雀在激动地飞翔。

喧嚣的轰响声，
一直到地下的几层巨大的厅。
各间厅与室里机器震动，
空气激动、安静与明亮；
因为动力在震动，
所以心脏跳跃有欢乐，
这人间是现在的时间灿烂，
数目字与意识辉煌，
产生着未来的时间。

动力在各厅与室里工作；
到阳台上，
想着动力和心脏的动力、情感敏感而有零乱；
想着心中的意识是生产力存在的反映，
因而快乐；
想着奔驰着的机动车沿大街来到和从也有着风和太阳
的动力的平坦的小路，
统计着这些的因果；
想着树木的枝干和花的动力，
心中的意识与欢乐的一部分是这些的綜合的
燃烧的反映，
这一切的价值。

天宇下有着建设，
和青春和敏捷的快步的行走，
和心脏有着快乐的火焰。
沿着冲动的，
两侧有排列整齐的杨树与槐树的路，
进入冲动的空气中；
听着动力的声音，
进入动力的震动中，
来到转动着的工厂；
现在是愉快的生产的瞬间，
未来将是甜美，
统计要包括繁华的树与风，与这一切。
统计着——
冲动的和不冲动的宇宙有着动力，
和动力运转着的有光芒的祖国。

工厂的心中有着动力和敏感、多繁衍思维的统计师走
上楼房，
来到阳台上了。^①

十四、农业技师

在阳台上。
乡村的田野繁复地变形地美丽，

① 原稿此篇后未署创作日期。

和繁复地光明，
因为是建设的时代；
山峰在远处和河水奔腾在中间，
和田原^①与田野和稻、麦、蔬菜，
繁复地出现灿烂与变动美丽的阴影。
有蚱蜢带着灿烂跳过田坎，
有山鸡与鹌鹑看见变动的阴影停歇于小溪边；
高大的树与田野由于精力与广大形成的
有伛影的胴体——几乎是双重的胴体的
繁复的美丽带有阴影的光明。
在新建的乡村楼房的阳台上，
注视着而沉思并且快乐，
民族的古老的历史深沉，
民族从黑暗的重轭下苦痛地奋斗出来也年代深沉。
山坡上尚有枯燥的黄土与苦的墓茔
表明着旧的遗留，
但田野里行走着，
被宇宙知识启蒙的男女，
夜间星辰明亮地闪耀；
白昼阳光以特别的精力连着祖土祖茔的地层光同时
照耀，
乡村里建设有电炬的事业企业的楼房了。

耕种土地到老，土地上有着他的多样的身影的，有技能
的农业师，

^① 原文如此。

来到新的阳台上了。

1990.3.3

十五、通俗女歌唱家

在楼房的阳台上，
凝望着连绵的屋脊，
想着是否是
歌唱出了人们的生活；
归来的路幸运地行走，
所唱的歌声在空中又一次震荡。

有祖国的搏动。
有深厚的乡土，
有升起来的月芽与不朦胧的星；
有耕种者与操作者的粗糙的手，
有人们的
似乎放射着的光芒透出胸腔的
顽强的、热烈的、情爱的心；
有不断洗衣的洗衣妇的研究衣服与深刻研究生活的脸
与眼睛，
有厨房里的温情的火被许多眼睛看见；
有带短刀的骑马者与伐木者在路上，
有驾车而行驶的男子与妇女在路上。
有因为祖国的山与水美丽所以少年男子与姑娘活泼，
有因为风中的鸟雀奋斗着出巢所以树木摇曳，

有因为鱼在水中再搏击波浪所以池水鲜艳，
有因为土地生育着所以山上的岩石严峻。

所唱的歌里有岩石的心脏也在跳动，
祖国穿着绸衣也穿着清洁的粗糙的布衣裳，
觉得大地有幸运。
归来的路上行走着和意识着自己衣裙的和平的震动。
在阳台上，
凝望着呼吸着与生活着的屋脊，
祖国穿着绸衣也穿着清洁的粗糙的布衣裳。

通俗的女歌唱家因感情深沉而更文雅与端庄，
也有活泼跳跃的一步。
回到家中来到阳台上了。

1990 3 3

十六、电视台的时代——电视工作人员

在阳台上——
楼房下有烟升起的屋脊，
和撑着巨大方形的伞的建筑工程，
和街头疾行、整齐的、含着欲望的、
像生物一样的机动车辆；
城市中央有闪光而天宇更辽阔，
黄色的、灰色的、白色的天——
这些都是彩色的节目的象征，

中国的精力呈显于电视台。

出站的列车仿佛这时代的英俊少年，
这时代的姿态有着它的确定，
这种姿态还在搏击庸俗与怠惰的侵染中显现；
英俊少年的色彩平静与深刻，
光芒有时特别战栗地闪耀，
这是建设事业前进的邓小平时代；
思索着而觉得辽阔了，
英俊的姿态来到心中，
似乎有暴风雨一样的英俊，
似乎有行驶的车的气笛一样英俊，
似乎有时代的主潮的领先的波浪一样英俊。
彩色的节目表征着这些，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想着而严峻着，
因为觉得中国的航行，
而大地静静地颤动。

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来到阳台上了。

1990.3.4

十七、年轻的女干部

在阳台上，
注视等待的事物从
大街与小街显现；

国度的良好的事物
和这事物的内核从楼房丛
与空间与远处的大地显现；
从斑斓与彩色与灰尘中。
内心燃烧着对于祖国的感情，
摇篮里时候的，
幼小时跨步走路的，
和现在的青春时候震动着的
和想着妇女的和平生活的利益的时候的。
时刻感觉到，
和对于灿烂的事物内心每一次感觉到发一次电光。
这事物的内核有两种，
一种是它被遮于普通的外表，
一种是它有着更巨大的结构。

在院子里行走，
在楼梯上头发飘开地奔跑，
穿上红色绸衣裙奔跑；
因为在楼梯上总有急切的心理——
和各个转角的地方。
在大街上行走去工作，
在小街上停留。
每日有工作成效的快乐，
每日还有家事的操劳。
每日有建设时代的快乐——又继续注视着，
数着各日看到的良好的情况，
和注意它们的内核；

精神有它的紧张，
灿烂的这时代的影像，
从流血的战斗后的
举着火炬的奔跑诞生，
这时代有英雄的集团，
包括妇女们。
注视着，看着，再凝望与看着，
看着空气中和想着，
新的行进的步伐是否再诞生，
和在自己的头脑里来临。
几次地登上阳台。

有着密切地因国度的行进而心脏震动的年轻的女干部
来到阳台上了。

1990.3.4

十八、女诗人

在阳台上。
生活急走着，
国度急走着，
心脏急走着，
匆忙地经过着岁月，
饱满着建设时代的印象和其中的患难。
因为充满着对于生活的感情与见解，
因为有温情要叙述给社会，

因为有激战的愿望要使时代与自然都在喇叭与鼓声与
歌声中前进，
因为要说妇女的感情，
因为要团结人们，
要讲述赞美，
要呐喊打倒与打击，
因为有各种思念——最深的是对于国家的行进，
与自己的女性的感情与爱情的安全的思念，
需要生活更良好些，
所以写诗；
有对于诗的——其中的社会的色彩与自然的色彩的
思念。

在大街上有一次为作诗乘车急走，
“我的国度，我的祖国。”
到乡野去有一次为写诗而走很多田坎间的
难走的路，
“我的旷野，我的心中的草与树木。”
急急地在雨中、雾中、阳光灿烂中行走，
急急地，
心中因有着浓厚的各色彩的混合而沉重地
忧郁地，也快乐地不时出走不时回到家里了，
来到阳台上。

来到阳台上的是背着她的装满着诗稿的皮包的
心脏在这时代壮大的女诗人。

1990.3.4

二十、^① 丧失者

在阳台上，
看着下面瞬间前走回来的路，
苦痛地走来又走回去找寻什么的路。
想到自己是生活着的有事业心者，
这一段路上却对周围的建筑工程的进展也没有注意，
还有路边人们新种的树，
便苦恼地弥补地看了一定的时间。
走回来了，
在幻觉中呆站，又走回去找寻。
终于走回来了；
告别了，
丧失了，
一切路上再没有了，
大地在冬季总是要回到春季，
而丧失了的死者不能再归来——连一瞬间前在幻觉里
寻觅也没有找到；
可能有一次大地从冬季回到春季，
而这亲密的人归来——
有时候有这种幻境的，
从夜生活的盼望来的，
有力的幻想。

① “十九”原缺。本首原稿页码另起，为1~3页。

这不是从生活的法则来的，
这是从幻想的法则来的，
什么时候一切丧失的正直者都归来。
还有一个法则是热力的，
生命的法则：
人们的血液与心脏坚强地工作，
大地回到春季的繁荣，
和心脏的新的繁荣，
弥补这一丧失。

共同走过生活和工作的路，
在升起于大地直到宇宙的人间的炊烟里，
有心脏诚恳联结的共同的炊烟；
共同的欢乐，
与共同的悲伤，
尚在空气里战栗。

心脏痛苦了，
孤单了，
走过的不是街道，
而是赤裸的大地似的；
在赤裸的宇宙里，
到来阳台上，
痛苦，战栗，想着生命的法则，

丧失者痴呆着，

有着他的哭感与幻觉,找寻着法则来到阳台上了。

1990 3 10

(未刊稿)

编者附记:

本组诗原稿每首均有编号,第十九首原缺,第二十首《丧失者》中所表达的情感状态与前 18 首有所不同,而近于下载《诗七首》中的《盗窃者》和《失败者》两首,请注意依据稿末所注写作日期参照阅读。

诗 七 首

落 雪

雪从极低空降落，
严寒的大地迷茫，
平原——旧时代的痛苦，
被再一次的雪覆盖。
四岁的儿童因村庄火焚，
呼喊在远坡坎(砍)柴的人们，
高举战斗的手臂，
而落在，
 深雪坑里死去，
——他曾幼稚地、蹒跚地勇敢而行。
在落雪中，
又有苦痛的少年，
保护邻人老妇，
与有毒蛇的液汁的眼睛的劫夺者搏斗而亡，

人们给建立了碑石。

雪从极高空降落，
严寒的大地清醒，
平原——新时代有着欢欣。
少年在雪中蹒跚，
眼睛如同内核有火焰的珍珠一般明亮，
因为众多的快乐的愿望而彷徨，
他在雪中蹒跚；
激昂之后取得心中的碑石，
雪从空中飘落声音如同往新时期来到的喇叭一样响；
四岁的儿童现时有狂喜地在雪上扑击。

当年的战争的呐喊，
炮声，和枪击声，和人声，马蹄
奔跑的影像，
浓烟中急促、沉重、死亡、胜利、勇敢、激昂的
动作，
在各年的雪里沉默地蓄存；
它将长蓄存，
声音与影像——
当年曾击溃旧时代的黑暗的奴役者。

雪中的平原的道路上，
行驶着新的、灿烂的色彩丰富的
机动车辆，
车辆停顿，

穿皮衣的娘(姑)娘跳下来眺望。
在积雪的平原的深处，
穿粗糙的羊皮衣的姑娘的身影挺立，
和这姑娘年龄一样，
相貌也仿佛一样；
她是在旧的时候持枪向侵略者射击者，
后来在严寒之极的空气中挺立不动，
而死亡。

落下来的雪是思念的烟与火变化的，
人们心中有很多的，
思念的烟与火；
落下来的雪是内心的揉搓的云，
人们心中揉搓着感情的云。

1990.3.5

雨中的街市

街市闪光，
雨构成街市上空的繁华的街市，
这繁华的街市的大街有鼓声，
这繁华的街市的大街与小街有人们的灵魂的飞出来的
影像与盼望，
人们的心有建筑在空中的城池。
雨中的街市，
泥土地面有击鼓的声音；

雨中的街市，
这击鼓的声音表示，
泥土眷恋空中的风、云和雨，
泥土眷恋着地层深处；
泥土又眷恋往昔的建设者；
——往新时代去。

1990.3.6

雨 中 的 青 蛙

春雨中的青蛙，
因为春雨的渴望，
觉得自己强壮，
和绿色的身体深绿，
和鼓动的声音磁实，
和血液温暖；
池塘、岩石比以往更可亲，
撞击在岩石上而鸣叫。
它撞击是因为欢欣，
然后便轻轻跳跃上去了。
回忆深水里的感情，
回忆身体与水面平齐的快乐，
回忆推动的波浪，
回忆对春雨的盼望，
(其中，还回忆幼小时似乎曾在水中的黑暗的街，)
这盼望很久。

冬天的时候在泥土与树的洞窟中。

1990.3.6

马

马在战场奔驰，
马的心脏知觉着经过的空间——危急的空间，
和时间，紧张的时间；
马的心脏有红色的火焰与白色的闪光外溢，
它自己看见。
它和它的骑者在这战争的时间与空间中有多重的影像
出现。

拉车而行的马想着前辈的多重的身影，
它知觉着经过的良缘空间，良辰时间。
城市与乡村边缘的美好的空间，
都市宏伟，乡村美貌，
和幸运的种植者与建设者的勤劳的时间，
蚱蜢跳过田坎与街角。
马奔驰，
历史和巨大的建设激动它和它的驾驶者有多重的
影像。

1990.3.6

蜻 蜓

蜻蜓停留在树叶前，
它觉得空间这时候美满；
树叶有树叶的空间，
树叶今年有它的快乐的滋长。
蜻蜓。

蜻蜓停留池水上，
它觉得空间这时候幸运。
池水泛滥，
山坡与空间的关系良好；
空间很高而池水鲜美，
空间很高而山坡强劲。
而蜻蜓在它领有的小的空间与大的空间里，
颤动着翅膀。
蜻蜓。

蜻蜓向太阳飞去，
平飞与仰飞，
也学人类的飞机翱翔；
灿烂的光明和空间雄伟，
蜻蜓的心脏是有豪杰的火焰的蜻蜓的，
蜻蜓。

1990.3.7

盗 窃 者

在阳台上。
摇晃着归来，
心脏也摇晃着里面的蜜，
计算着昨日的欺凌人们与
盗窃的利益，
与今日的盗窃公款；
人应该卑鄙丑恶，
所以获得利益了。

但这世界上有正义的法则与
丑恶的法则的冲突，
快乐的心便因假设这利益是从自己的正直，
勤勉工作，
与聪明的才能得来的，
与人们欺凌他——欺人的感情很快变到人们的心中，
他于是极谦逊，
于是他觉得行走着的他这个人善良，
只穿着自己缝制的简朴的衣服。

这世界上有正义的法则与
卑鄙的法则的冲突，
便因此假设而觉得自己高尚，
觉得行走着的这个人，

——从旁边观察与一直探索这个人的内心——

是忠实与正直；
是勤劳者与花与树木的最好的朋友。
行走着的这个人，
是多么正直与向往崇高，
穿着自己制作的简朴的鞋。

但这种假设违反着他的心，
便因此觉得忧郁，
怀疑这假设是正义的法则的阴谋；
便站下了，
嗅着身旁的儿童车里的哭泣的
幼小男孩发出的皮肤的香气，
而想去盗窃——欲望在心中跳动；
但他还又激动地回顾假设，
而再快乐于自己的假设的正直，
假设的根据是他因人们将要从他偷盗而愤慨。
特别是这个将要长大的小男孩。
正直啊，
身边的少女推着童车里哭泣的幼小男孩的皮肤的香
气更充溢。

他站了很久，
有着沉滞的表情，
和对假设走不同的人生的路的这一假设愤慨；
他便愤怒前行，
咒骂着人们，

而打击了一个奔跑着撞了他的男孩；
他的愤怒异常大而跳起来——
因为心中有恶毒。
于是他便从他的心脏里发出颤动扩张到全身，
焚烧似地认为盗窃是合理的。

春天来了的时候，
人们快乐多采一些花朵；
社会主义建设的繁荣里
他偷盗一些，
——偷盗的同伙不少，——
他认为那些大量的勤恳正直者是愚笨。
中华祖上遗产有巨大的江山，
而人们的努力现在收获丰满，
所以他，盗窃者还要多得一些；
他的心便从正义的社会的压力下解脱了，
而决定下一次的盗窃。
他的心中有他的蜜而兴奋，
他嗅着街边的树木与花的香气，
计算着这是他的盗窃社会的赢利；
在路上食蜜而徘徊，
他终于傲慢地出现在阳台上，
眼睛有恶毒的光
瞭望着他从事盗窃的都市与大地。

盗窃者有着凶恶的兴奋，来到阳台上了。

1990.3.9

失 败 者

在阳台上。

沉重的心和血液都如同干燥的铅块，

火焰熄灭着的心脏痛苦。

心中还剩有多少火焰，

心中还有多少搏击的力量，

还剩有多少理想与能力的，

以至宗庙的鼓舞；

心中的苦涩的战栗不停，

失望的深渊有黑暗，

铅块下沉。

沿着栽种着树与花的路归来，

不知树木与花是否今日还存在；

譬如战争的失败有枉痛苦，

工程师的工程倒塌，

歌唱家喉咙与心脏锁闭，

运动手败阵，而原来信心盈满，

医生未挽救成可救的病患者，

自信的著作家被退稿，

航行迷失了方向。

星球——人生的形成的星球朦胧，

和航船与车不能归来。

失败者失败于他的事业，——这失败者从事着他心爱

的事业，
两边的路似乎是人间的其他的路了，
从这其他的路走去，
走进心中的陌生的街，
然而失败仍旧是痛苦，
但将来的路似乎显现。
仍旧要追逐自身的星球。
阳台上苦痛地凝望，
知道自己的星球似乎尚未被消灭，
仍旧存在。

事业失败，生活挫败者沿着朦胧、似乎变异的路归来，
来到阳台上凝望命运了。

1990.3.10

编者附记：

这七首诗手稿原藏路翎 1955 年同案难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先生处，是编者最早接触到的路翎晚年诗作，一读之下，不免大奇，遂将它们抄出，荐与《作品》杂志。该刊迅速作出反应，已在 1996 年第 8 期上以《遗诗七首》为题一次性刊出，诗前并附有贾植芳先生所撰的简短说明，全文如次：

应该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大约是 90 年代初期，一个青年朋友为一家报纸的副刊组稿，希望我为他们做中介，向由于历史的原因多年来已在文坛近乎失踪的路翎约稿，我为朋友的盛情所感，马上给路翎写了信，说明原委，不久就收到他新

写的这七首诗。但不知为了什么,或者说,由于众所周知的为了什么,该报很快就将原稿退还给我了。现在说来,路翎带着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离开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已经二年多了,他生前未及见到印在报刊上的这七首诗,今天只能以遗作的形式与读者见面了。我在深深地感到无尽的怅惘与遗憾的同时,又感到慰藉与欢欣的是,由于时移世转,现在承蒙《作品》编者的盛情美意,愿意刊用他的这七首遗诗,使我对长眠在地下的故人与难友总算有了一个交代。为此,我深深地感谢《作品》的编辑朋友们。

贾植芳

1996年5月25日,在上海寓所。

七首诗的原稿现已由贾先生移赠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珍藏。此据抄件付排,字句与《作品》所载有出入者,以此为准。这七首诗直接引发了本书的编集意念,是尤其应该添记一笔的。

另外,下载从《筑巢》到《泥土》12首单篇诗作的写作时间与《在阳台上》各篇及这七首诗亦多有交错,将它们按时间先后排列在一起顺序阅读,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路翎为什么会中断组诗的创作,转而写下包括这七首在内的一批单篇诗作之后再续补组诗呢?是否因为贾先生的约稿信极大地激发了他内心的诗情?倘是,则可见路翎晚年多么需要外界的鼓励,其内心的紧张程度又高到了何等地步。1990年3月1日至12日无疑是路翎晚年的最后一个诗歌创作高峰期,其间产出了《雨中的青蛙》、《蜻蜓》、《蜜蜂》、《丧失者》、《失败者》等无可否认的优秀作品,但也有明显的诗情衰歇迹象,《宇宙》、《泥土》即是适例;这

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在内心的最大紧张中达到了才华的最大发挥,此一创造力激活模式,在路翎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可谓数见不鲜。

筑 巢

乌鸦筑巢在大树上，
老乌鸦用嘴给小乌鸦理发，
还用翅膀搧风；
允许过的，巢筑成功了，
理发。
这时人类的高的楼房也建成了。

燕子旧时筑巢在屋檐下，
以后移到树上去了，
因为人类的炊烟紊乱，
黑暗时代有许多崛起与彷徨。
又有多年的战争过去了，
燕子移到了郊野。……
胜利的解放者开始建设的时代，
老燕子给小燕子在郊野理发，
并且带着小燕子绕着城市飞一圈，
说，将来还搬回城市去。

鹌鹑筑巢在深草里，
人类在中国到了新的形态
鹌鹑筑巢到浅草与野花间；
鹌鹑心醉于繁华，
人类的高的楼房在建筑了——
鹌鹑蛋到了都市里；
老鹌鹑便思想年轻的时代，
鹌鹑总与它互相理发，
而现在动物界的动乱也过去，
他异常渴望，盼望，渴望，
鹌鹑又来到了，展开特别欢乐的翅膀飞翔。

云雀筑巢在云中，
旧时代鸣叫有愤怒，
想忘却地上毁了的巢，
风也不太替它理发。
这时候的鸣叫声快乐，
因为恋着地上的巢与也恋着天上的巢；
新的时候更有一种内核力大的风
在替它理发。

1990.3.6

(未刊稿)

都市的精灵

夜往黎明去

有多股蒸汽升起于落雪前的都市的街；

各个屋顶都朦胧而沉静，

蒸汽上升带着人间的渴望如精灵，

蒸煮着这一日的食物。

都市的精灵随蒸汽上升，

一直到寂静的空中。

都市的精灵有恋爱着男女去到职到工的热情的精灵，

都市的精灵有欢呼着劳动与工作欢欣与勤劳的强韧的
精灵，

都市的精灵有喜悦着青年与少年求知求学的热烈的
精灵，

都市的精灵有赞美着克服、发明与发现自然的机要的
人们的战斗的精灵。

都市的精灵守卫着时代的旅程，

而这是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王震、彭真的建

设的时代；
都市的精灵出发于人们的心中，
都市的精灵升起于冬季到春季的落雪前。

1990.3.7

(未刊稿)

麻雀

麻雀在雨中，
云下——看见云很低，
告诉年老的将军，
过去他，将军，曾在这里作战。
这里那时是荒草，
炮声——重炮放射时声音响。
年老的将军那时年轻，
几十门炮轰响而他负伤——
重炮曾使那时的麻雀哀沉而有喜悦，
因为在轰击侵略者。
麻雀跳跃而假装啄食，
将这告诉年老的将军，
它知道将军繁忙已将这事忘记；
现在是楼房巍峨，
还开辟了都市的大街。

麻雀说的是从前时代的它的

曾绕着轰击敌人的炮飞翔的前辈
传留下来的往事。

麻雀说，
人类变易到良好的时代，
裸体的麻雀它也有着欢悦；
因为是裸体的生命，
所以还更有着想及往事；
而且想——假如可能的话，
穿上衣服了。

1990.3.7

(未刊稿)

蜜 蜂

蜜蜂飞到树枝前，
树枝赤裸，有着开始的膨胀。
蜜蜂觉得这期待的时间是焦躁的时间，
这期待的时间，
时间未逝和新的瞬间未来临——
不让枝条发芽的是停滞的、怠惰的时间。
蜜蜂停留在枝条前，
它做战栗的停空的飞翔。
盼待蜜汁的时间的是树木与它的枝条，
和心脏有着春的火焰的蜜蜂。

1990.3.7

(未刊稿)

高的楼房

高的楼房使空中发生异化。
因绿色的高楼沉静而巨大，
空间便因为它而威严，
空间便欢欣似乎发生电触，
空间的许多灿烂的光闪耀而下降，
又飞翔上升，
发生翅膀；
增加着多一重叠沉静力量，
是欢欣的力量——
空间已于它的亘久的年代岁月，
渴望与地面亲密而欢欣。

1990.3.8

(未刊稿)

狐 狸

狐狸对着大的石块说：

你以前会发生火，

在酷热里发出烟，

在变幻的天空与宇宙里有特别的色彩；

你现在是平淡的石块了，

以为是我狐狸使你不幸。

狐狸又对老的橡树说：

你现在没有橡胶而橡实不如以前了，

你和其他的树木已没有什么可竞争的；

你沉默着，

一定是以为我狐狸使你不幸。

狐狸对单身的迷茫于路途的旅客说：

你彷徨了，不知从哪条路，

经过哪一条河，

哪一个泉，

哪几个有树的山坡，
到达你心中渴念的地方；
但希望你不要说狐狸使一切不幸。

狐狸是做过一些不样的事情，
但他也异常委屈，
这次他想变异他的名誉，
帮助旅客找到仙女的泉，
和女娲补天站立过的山坡，
和盘古的大路，
和帮助使石块有火焰，
帮助老橡树有液汁，
帮助杂乱的草与高尚的草，
与天上的云都愉快；
天上的云是人们的理想的衣服。

狐狸激动着便想转化为纯真的善良，
它歌唱并且激昂，
善良便冲上头顶，
但是想了一想，
仍然告诉旅行者以错误的，
说荒草边的路是通往泉水的路。
但是想了一想，
觉得还是转化为善良好，
便又作正确的指示说，
木樨树边是通往泉水的路。
它又因为被善良征服有苦恼——但又觉得也有良好，

然而它

又再认为这不很适宜——它时常是如此——
而发出意义模糊的叫声。

1990.3.8

(未刊稿)

刺 猬

刺猬于旷野里对自己说：

“我很孤独，
我时常张开刺而使人们避开，
尖削的草也似乎转过方向；
我很孤独，
太阳照耀我也不发透明的光，
风绕过我而吹，
而春天不告诉我它来了。”

刺猬在野花面前收起了它的刺，
它迎着阳光而有着闪烁的颜色，
充满幸运想要野花开放和唱歌；
刺猬在菜瓜地里张开它的刺又收起，
它迎着温暖的风再震动身体，
变出闪烁的颜色，
充满着幸运它要使菜瓜长大；
它在湖水面前停留而再亢奋它刺于一定的时间又

收缩，
想使湖水更灿烂；
它在风里徘徊，
因自己有许多刺而觉得自己孤独。

刺猬觉得它刺激过许多物，
它的柔情得不到注意，
但是这一次他遇见恶的狼，
和它展开搏斗，
它极正义地、凶恶地，
狂热地，要各物承认它的柔情地，
跳起十次与张开刺。
恶狼跳起九次而张开牙齿，
而走开了。
刺猬便安适地躺在野花、菜瓜
与湖水前，
于春风中。

1990.3.8

(未刊稿)

葵 花

开得特别大的葵花，
是因为儿童的愿望，
是因为太阳的愿望，
是因为它自身的愿望，
是因为它自身的结构，
是因为种植者和泥土的力量。
葵花开得如同盆一样大，
是因为这地点有城市与乡村间的律动，
这里都市联着旷野。
因为城市和乡村永结良好的关系，
因为酸的葵花、痛苦的悔恨的时代过去，
因为苦的葵花、城市与乡村疏淡的时代过去，
因为小的葵花、儿童鄙弃的葵花时代过去，
因为现时代有健旺的老人与有
新的觉醒的青年。

1990.3.9

(未刊稿)

炊 烟

炊烟晴天升很高，
祖国的炊烟升很高，
到空中的中国领土的巨大的巢。
从远古的时代，
有巢氏，
以及人们的正义战争、恋情、生活、欲望、苦恼与胜利与
心脏的火焰升高，
以迄所来的时代，
结成的巢。

升高的炊烟是有着意志的勤劳与勇敢的人家的，
旧时候有地霸加芥末的烟升高，
人们的加感情的芥末的，
苦痛的、勤劳的、心地灿烂的炊烟也胜过它。

升高的炊烟是苦难减少的年代的，
带着新生的恋情，

中华民族的炊烟，
在太空里联结着祖土初民的恋情，
迂回和垂直冲向，
(和增加□□^①)
空中的祖土的巢。

低垂缭绕的炊烟，
表示成功的事业的恋情，
和私生活的恋情；
风带着眷恋，
烟恋恋地飞舞而离开。

1990.3.9

(未刊稿)

① 原稿此二字难以辨认，疑为“建业”。

雾 中 车 队

街灯在浓雾中朦胧，
沉重的机动车队在浓雾中。
车队朦胧；
沉重的重量是雾的亲密的重量。

轰击的声音因浓雾而显示亢奋的重量，
车灯也显示着沉重，
亲密的沉重，
使心脏快乐地穿透浓雾的沉重；
都市这时因沉重的雾而有着轻盈的夜，
在幻境里与人类豪强的现实里，
它的心脏因雾而亲切地鼓动，
再鼓动。

街灯车灯显示人间的建设与欢乐，
与心脏的愿望；
雾——揭示着强旺的心脏，

人们早年的痛楚的希望长成建设者群，
雾中出现的有自己的少年时的期望。
心脏受着雾的吸引呀，
沉重的雾，
轻盈的飞翔的雾，
轻盈的夜，
夜和都市的精灵飘翔；
雾中出现的还有自己的将来的
老年也往前的希望。
车队的领导人与司机们在看地图。

车队载重出发，
载着薄荷、化学原料、机器件、空气调节器和酱油、饼干
与饮料；
人们的展望的心升高，
使都市空中仿佛从雾中出现巨大的灯炬，
照穿亲切的浓雾——
都市的夜晚增加视力地凝望着旷野。

1990.3.9

(未刊稿)

宇 宙

宇宙无限。

宇宙，

饱含

着

热能，

和

电力

在颤栗着；

自己欢喜着

它的

生命。

颤栗着的，

存在的机能，

有高蹈的，

有翅膀和心灵、魂魄似的，

电能，

各机能互相亲爱；
宇宙光，
森严、深沉，
而
灿烂。

宇宙，
充满着，
古老无限的
光明；
永恒
包含着运动的热力，
和和谐，
和它的内核升与降的魂魄。
它高蹈同时欲望与地面相亲切，
它的热力变位，
发生和谐与颀硕的运动。
宇宙不老，
和
永恒。

在宇宙里，
——它的复叶是飞翔的空间，
它的复叶又是和它感情亲密的天体；
运转着星球、星宿、星辰——
宇宙
它的心脏有巨大的鼓动，

喜爱星球、星宿、星辰。

宇宙，
饱含着机能，
在它里面，
远古的时候，
太阳
燃烧，
无机物平衡，
有机物产生……
人类，
生活于地球上，
有着，
和宇宙的
从无机物，
转化为有机物时的，
联系，
和转化为有机物精神物，
存在着的思维之物时的
更多的联结，
与交往。

地球的，
各条大街上，
有着对宇宙的追求。
高蹈的理想，
纯洁的，

追求，
是对于
社会和心灵的，
和对于宇宙的追求。
人类认为，
心灵
联系着巨大的宇宙。
它从那里产生，同时从社会产生。

曾有过，
沉重的剥削制度，
流血，
和伤痛，
极苦的死亡；
空间与宇宙
也受到污染。

死亡者追逐生命，
人们说他们化为
水与火，
飞向宇宙；
亲密，
极古时的，
无畏的，
无限物的，
电与热。

一九一七年，
俄罗斯，
十月，
改变人类的历史，
到歼灭法西斯
战争于攻克柏林、东京结束，
中国的大街与平原，
如同地球各处的大街，
与
平原，
在空中呼啸，
在宇宙电中呼啸，
宇宙也给予回答；
出现正义者，
战争胜利的，
旌旗，
和
新的渴望。

中国的人类，
建立新的国家，
便开始
人间的电和心脏的热，
向着正直的宇宙。

地球的渴望，
从灾难中新生的人类的

渴望，
对亲切的与陌生的，
严峻的有同一体的
宇宙的渴望；
火箭与宇宙飞机，
和人造星球，
和宇宙与空间天体的亲切的同一体。
人们的心脏同时对
无畏的未来遥望。
人们与宇宙的姻缘发生自
远古，
——它欢乐地接待人造星球。

中国的大街，
灿烂地战栗，
建设自身的，
空间系统，
到达宇宙；
升起
中国的火箭，
和地球卫星，
星球，
星辰。

空间与宇宙不老，
时间由星辰标志，
在宇宙里，

形成，
时间与空间的永远联结；
和
在人造星辰里，
有着人类的，
吉日良辰
与
辛苦的凄苦时间。
与
战争的
激烈争夺高飞的时间，
和
再说到，
是
欢乐，
与心脏的火焰怀念，
远古的宇宙，
与盼望
未来的宇宙的时间，
即
星球与宇宙运转和谐，
包括
人类的心脏之一星球，
运转和谐
的时间。

空中浮沉的人造星斗里，

有着宇宙的，
密度大的电力的区域，
与人类的密度大的
英雄的心脏的
热力的
愿望
的
区域。

1990.3.11

（未刊稿）

泥 土

大地，
灿烂的，
人类生息的，
有生力
的，
也有晦暗的
大地。

有
簇拥与营养
作物的，
泥土。
甜蜜的
泥土，
感情的土地；
有树木繁荣的，
快乐的，

泥土，
有礼仪的
土地。
有结构为山峦——
强劲的泥土。
有欢喜于人们与动力的
牲畜与
动力的车辆。
奔驰的，
有弹力的有深情的
泥土。
有广漠的，
灿烂的，
泥土，
与
小的自己的沟渠
的
泥土。
有伟大沉默的大地，
也有情深的与
晦暗的，
埋葬死者的，
泥土。
有苦痛于肮脏的污泥的
泥土。

春季的泥土，

耕种
过了，
大地
欢欣，
而
在灿烂中，
蚯蚓与正直的昆虫，
在泥土里翻动；
种子，
在泥土里颤动，
放光。
因为觉得，
耕耘者，
种植者，
和工具制造师
和设计师，
与意识形态的思索者
的踪影，
与
他们的心中的思想。

夏季的泥土，
繁荣。
有萌芽和它们的
影子
生长；
雷雨经过，

生物快乐。
巨大的雷雨，
不停地从欢喜的
云中，
落下的
嘹亮的雨，
天体与泥土亲密
草木、稻麦、与花
丰满，快乐，
而农民与
毒蛇
格斗于田间。

秋天。
严谨的
土地，
喜悦着；
果实与收获，
和爱情的——渐减少无爱情的——
婚姻。
泥土有神圣的感觉。

冬季，
纯洁的泥土，
迎着纯洁的雪
而棲息
泥土棲息于

与人类的联合了，
开始做
经过时间的，
年老再年轻的梦。
因为，
古老的地球极多年了，
古老的人类极多年了，
古老的泥土的感情极多年了，
古老的一年四个季节对泥土的凝望极多年了，
古老的与泥土的恋情极多年了。
耕耘者，
种植者，
工具制作者，
设计师，
与意识形态的
思索者，
因为有古老的雄伟的历史而
心情热烈。

人类在宇宙中，
有内心的欢喜与燃烧，
中国的大街
与田野上的，
人类的心脏
的热力焕发——
由于，
1917 年俄罗斯，

推翻
剥削者，
一直到
结束法西斯野兽的生命，
一直到
中国的攻克旧堡垒，
推翻了奴役者，
与
剥削者，
人们继承着，
勤于泥土上的祖先，
的
衣和钵所产生的力量。
一直到
蚯蚓与昆虫的
思索着与歌颂着，
中国在
大地与
泥土上
的位置，
和它
开劈通往新世纪的愿望，
和继续建立，
有来自宇宙的中轴
的电
和热
的新的大街的企求

的产生的
力量。

泥土和大地，
觉得，
在中国的残酷的
旧的年代，
地球
浮沉，
中国隔离了，
和宇宙的热力，
与电力和魂魄，
的联结。
人们的
心脏的鼓动
陷于幽暗
与荒寒；
泥土和宇宙，
被黑暗的毒物
分开，
互相疏远着，
泥土也陷于
枯脊。

泥土，
在枯脊中。
沉默的

时代
过去；
泥土和人们的
赤热的心，
和空间、宇宙、天体
隔离的时代
过去；
晦暗的泥土，
僵木的泥土，
更亲近了它的耕耘者，
和整个祖土，
到空间的
意识形态的
思索者的
心
而
快乐。

泥土有不同的
人类的脚步经过了，
许多代人经过了；
茎中的液汁
有新的力量的
草生长了，
在树干中也有新的
——树木在喝着
泥土中的新的液汁了。

这是由于
地球整个的
泥土，
由于人类的
斗争，
而形成
比以前强韧的
魂魄，
和
由于
中国的耕耘者，
胜利和击败了，
企图复辟
旧秩序的
卑劣者；
由于
甜蜜的土地，
感情的土地，
有礼仪的土地，
快乐与苦恼
的土地，
从春的
灿烂，
一直到
冬的
纯洁，

增加了
它的巨大的
魂魄的力量，
与每一些
颗粒里的
精灵的光芒。

1990.3.12

（未刊稿）

散

文

杂 草

在小的胡同里，墙根上，长着很多的杂草；冬天的时候枯萎了，春天又长出来。

这是北京建设起来以前的情形。人们有烦厌这些杂草的，但它们在被雨水洗涤了之后，却似乎是很精神，有着快乐的希冀似地长着。不知什么时候也开起黄色的小花来，在春雨里颤动着，显得有些妩媚。有时不知哪里来的蜜蜂也飞舞着。也有青年人和有精神的老人在夏夜的雷雨里注意着青草的挺拔在闪电里发亮。也有人欣赏杂草在疾风里的顽强的弯曲的弓形。初秋，还有少年们从里面捉到蟋蟀，拔几根蟋蟀草。所以人们对这杂草又有些感情。

这些杂草在这胡同里呆了好多年了。草根里似乎还埋藏着北京旧时的哀痛和梦幻。年纪大的姥姥想到她结婚到这院子来的时候，当她这贫困的新娘跨进门的时候，曾经瞥了一眼这些杂草。许多年过去了。哀伤的、谁家报丧的时候的哭泣中也曾想着贫苦、受欺和这些杂草。“我们是不值价的贱草”，人们心里伤痛着说。也有欢喜的日子，家人平反归来，儿女插队归来，青年人当了先进工作者。人们于愉快与互相祝贺中也提及这些杂

草。“门前的草也向你祝贺”，一个故世的善良的老头留下了这句话。春夏秋冬，邮递员的自行车轮滚过这些草，人们收到远方亲人的来信；节日里街道委员们敲锣打鼓慰问烈属，站在杂草上边。某家结婚的炮仗落在杂草上，新房的对联是：敬此院中树，亲如门前草。院子里也有十年浩劫时的呼喊：“我们草民并不贱！”

好些次了，有人主张拔掉这些草，也有人不愿意，除了联结着一定的生活感情以外，还有草也是绿化的见解，但也有懒惰的。北京市的建设沸腾着，离胡同很近的地方开辟了建设工地了，载着泥灰和砖瓦器材的汽车往来增多，这胡同的杂草们和北京建设隔着那堵墙便被推倒了。和建设相联着的清洁运动开展了，居民和清洁工一道把草拔了。于是，每年开着黄色小花的杂草丛，便成为人们记忆里的旧时代的标志。

（原载天津《今晚报》1984年12月6日）

天亮前的扫地

我在几年前当过好一阵的扫地工。

我是知识分子,由于能力的关系,扫得慢些,我便核计着起得早些,特别在脏土和落花、落叶多的时候。但和我一起的老扫地工们却比我起得更早,我便努力地追赶他们。夏季扫了半条胡同才天亮,冬季扫了一条胡同路灯才熄,天色薄明。尤其在冬季,路灯的亮光特别显出黎明前的寂静,渐渐地我有些爱上这天亮前的浓厚的夜色未过去的景色了,但我更爱黎明前遇到的人们。

我每日将大扫帚在路口的大杨树下挥一下便扫起来了。我们扫过机关团体的宿舍门前,便有了因我们的扫地声而在窗户里亮起来的灯和敏捷地起床的声音。也有下夜班转来的,响起敲门的声音,灯开了一阵便又熄了。我们扫过人家的门口和窗口,好些灯已经亮了;早晨开门出门倒土或上早班的人们有的和我们招呼一下,那声音很亲切;匆忙地行走,使我见到建设着的社会的热烈的情形。也有精神很健旺的家庭主妇开门,一日的生计很早地开始了,传来洗衣声;在一个路灯很亮的胡同口,经常碰到一个开门往外看看便开始扫院落的老大娘,很响亮的声

音和我们扫地工招呼着：“早啊！”也碰到几次黎明前奔波的女医生，有一次是接生的，土朴的胡同深处有新生的婴儿的哭声和人们的响亮的北京话音。有平板车的嘶嘶的声音，是一个颇为强壮的女工从她的小屋子出来上工去了，经常对我们招呼：“早啊，您扫地啦。”有一次亲切地问我：“您是南方人吧。”早晨敏捷而紧张地开始一日的活动的居民们，有时用在黎明前的空气里很响的声音和我们说：“早啊，北京市清洁卫生抓得好，社会主义建设嘛。”街道托儿所的儿童在天亮前的睡梦中的柔软的呼吸声和阿姨们的悄悄的北京话的声音也进入我的记忆。我注意到人们的活动，和我和人们的相遇，连着远远的大街边的建筑工地上的灯光和暗影中的巨影，和一阵阵机动车的声音，使我觉得北京黎明前的律动，社会主义建设的情景；同时，我是南方人，来到北京二十多年了，黎明前的土朴的胡同里的人们的亲切的招呼声，又使我觉得北京乡土之情，使我觉得我在北京是深深地落户了。

北京人有着纯朴的民风，直爽、明朗、有礼貌。天亮前的扫地，我逐渐增加和他们相识。他们的急急走、急急地推着自行车，骑上车子的姿态和他们的明朗的声音，和那大街边雄伟地矗立着的楼房的骨架，同样地给了我北京市开始建设起来的兴奋的印象——黎明前的扫地，这些是我难以忘怀的。

（原载《北京晚报》1984年12月24日）

垃 圾 车

我当扫地工约三年半时间，使用过的拖运工具前后共有四件：两个铁桶，然后是儿童车轱辘放上肥皂箱做的车，最后是街道居委会配给的铁的独轮车，连轮子也是铁的。

这对我这知识分子是一种锻炼。铁桶，原是家中装垃圾的。开始几天是一个小的，后来是较大的一个，计量可以装半个胡同的平常的垃圾。“平常的”意思是，没有乱倒土的；如果有昨夜或是一清早乱倒的土，便要多跑两趟。北京市重复不断地提倡环境卫生，这种乱倒垃圾，便逐年渐少了。我想，1977年这时候，是一个转弯的关卡吧。

最初用的小铁桶很有点窘迫，我自己说像个秀才似的。两个老清洁工老李和老海老头都还鼓励我。老李老头说：“这铁桶，呃，也行的。”老海说：“这铁桶还行，一个胡同多跑一两趟便是了。”又说：“这铁桶，像个秀才。秀才扫地，秀才娘子沤气；不过你还不太像秀才。”于是我便更快地跑。老海老头总是用他的四轮车帮我运，还让我用他的车，说他力气大些，多跑两趟没关系。70岁的老李也这样说，但他的铁独轮车我一时学不会，他便不作声地将我的垃圾运走了。

并不太久,我有一个四轮车了。从街上买来,老伴和女儿帮着我钉上底板,用铁丝捆好,再把肥皂箱搭好,放在上边。这样,我便有了像样的设备了。早晨天亮前推车出去,扫得也熟了,便有些满意和快乐了。天朦朦胧胧的,忽然特别地亮了一下,而街灯却渐渐地暗了下去,寂静的街道,远处传来的建筑工地的轰鸣,使我觉得很有意义。沿着熟悉的街道,扫过各个角落,便有一种是这地方主人翁的感觉,主人翁这三个字,对于我这年龄的人来说,是有点旧时代的记忆的,过去的时代人民是不能做主的。

后来老李和老海老头年龄过大不扫地了,早晨“沙沙”的扫地声中便见不到胖大的和精瘦的影子了。这时和我一起扫地的,换了热情活跃的老钢筋工老叶了。

我向居委会争取到了铁的独轮车,在老海和老李的帮助下跑了一阵。我们工作的地段有一段要过大街,上、下人行横道极不方便,有一次我就在这翻了车,跌得很痛。冬天的雪地里就更痛了。于是老叶便说:“跌痛了吧?”帮助我修好了车。他有力地动着他那钢筋工的手,将铁轮搬复原位。

“你看我这钢筋工还行吧。我 67 了。”老叶说着点起了他的烟斗。

(原载天津《今晚报》1985 年 1 月 10 日)

愉快的早晨

我几年前当扫地工的时候,有一次,小学生们星期日做课外劳动来帮助我们扫地工。

早晨,天刚亮,初小四年级的学生们在街道委员会门前集合,扛着多半是家庭的扫帚和铲子,列队往一个土坪上淤积的垃圾堆来。

我在很远的年代以前教过一阵书,和小学生们的生活是很隔膜了。新的社会新时期的小学生们热情,很是感动了我。他们也会劳动,使用扫帚和铲子还很熟练——在这晴朗的黎明,太阳渐渐照耀在树梢上和墙头上。北京市的环境卫生有一个时期有着困难,乱倒土的很多,在一些胡同转角和土堆上,脏土淤积了起来。我们扫地工虽然每日天亮以前就扫地,但却不曾有剩余的时间来把它清理掉。这些淤积了很久的垃圾,成了我们的一种心病。每次想到这些,都觉得一种忧郁,所以我们便很感谢这些热情的小学生们。

小学生们分组努力着,我们便也奋力地铲土。男女孩们挥着铲子和扫把,一个沉默的勤勉的女孩是小队长,他们要我们休息一下,他们围着垃圾,迅速地动作着,扬起灰土来;一个瘦小的

女孩和一个“拔葱”长高的男孩时刻带头呐喊着；一个男孩踩在大扫帚上跌倒了，迅速地爬了起来。他们沉默着，又时而发出鼓舞的叫声，在刚升起来的太阳的带红色的光线下劳动着，我觉得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情。他们扫完地，便要我们做鉴定，我们对他们说，他们扫得很好。

小学生们是安排好节目的，他们休息下来，便请扫地工老叶随便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为纪念。他们很尊敬扫地工——劳动的人们；他们说他们要用这题目作一篇文。

会说故事的老叶说的故事是：海龙王有一天叫螃蟹扫地，螃蟹是“横扒犁扫”，海龙王对它不满意，说这样扫是粗鄙；海龙王叫虾扫地，虾扫的是“斜扒犁扫”，海龙王说虾是偷懒；海龙王又叫田螺扫地，田螺是“打滚扒犁”，海龙王说它打滚扫地是破坏……

“那么你是怎样扫地的呢？”学生们问。

老叶说，旧时代扫地工常被处罚，怎样扫也不好。老叶又说，现在海龙王是人民群众，每样事，只要肯钻研，都是好。

小学生们很满意，在早晨的太阳下列队唱歌给我们听。

这是我记忆着的一个愉快的早晨。

（原载《北京晚报》1985年3月9日）

城市一角

公共汽车通向郊区；都市的边缘的一角，晴天有疾驶的华美的车辆，下雨天有满身溅着乡间的泥泞的车。

从汽车上下来郊区、乡间的人，提着和扛着饱满的旅行提包、帆布袋和塑料口袋。这些是面色黧黑、皮肤粗糙的男女，从匆忙的奔跑里，看得出他们是劳碌于泥泞的土地上的。他们带着农产品和简单的被盖来到城里的贸易市场。也有干手艺的，携带着木匠、泥瓦工的工具……我对这些有着较深的印象。几十年前从乡间来到城市谋生活的这些匠人们，是衣着破烂、神情憔悴的；现在走着的，却是精神饱满的、衣服整齐的人们。

回来的姑娘，占着街边的一角卖花生米、瓜子或鸡蛋，也有郊区来到城里的新郎新娘探亲和游历的，他们穿上西装了，新娘也有烫着头发，插着花，还带着乡间来的拘束，然而他们也说明了农村的富裕和进展了。

这些人们携带着的新式的旅行口袋和土朴的包裹里面，还有着工艺品。老头或中年人多些，他们打开包裹拿出来手工编制的草帽、草篮、小的竹篮子……这也使人想到或感觉到辽阔的乡野和劳碌的人们的才华。也有吸引儿童们的多种的玩具。哨

子,会劈啪发响的纸做的蝴蝶、风车。竹制的、草编的、泥土捏的玩具,涂着土朴的红绿的颜色。有会滚动的,会跳跃的;有发出叫声和啁啾声的鸟雀。人们围观着,乡间来的这些手工艺人们,表演着,说明着,露出有些羞涩的,然而也有着高兴的笑容。

“这些玩意是您做的呀? 做得可好呀!”人们问一个白发的老头。

“献丑了。”老头说,用手推动着他那木制红轮子的玩具小车,而温暖的风吹动着他的靠在墙边的串串风车和他的白发。

从都市的一角的通往郊区的路上,人们感到深厚的泥土的力量。它使我拓宽我的视觉,而感到人民中间的深厚的蕴藏。

(原载《北京晚报》1985年5月25日)

看修包的少年

修理皮包的工人在微雨中,在楼房的高墙下修理着皮包。

这是星期日。男孩两手压在膝上,弯着腰,女孩两手背在背后,看着修皮包工人的动作。修理皮包的老头动作很熟稔,样子很顽强。他迅速地缝着线,又迅速地将脱落了的拉链修好。他的身边有六七个皮包,而雨落得较大些了,他便靠近墙壁一些坐着。他的顽强、确信、熟稔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跑过来一个拿着伞的女孩,站着看着;手艺熟稔的老人的手中的锥子在皮包上穿梭着,他又修好了一个皮包。这张着伞的女孩便将伞举高,站在老人的旁侧,去替他遮蔽着雨……雨也渐渐地小了。男孩是等候他的正在修理的皮书包,张着雨伞的女孩则是来拿她母亲的皮包,而原来的那个女孩则是好奇。对于坏裂了的皮包能迅速地修好和修理工人的沉着、熟稔,她有着早年的人生研究。男孩和撑伞的女孩也是沉思、注意、向往、尊敬,对于工人的沉着稳重,对于熟稔的劳动,觉得深深地惊异,于平凡的情况中阅着他们的人生。

“你这书包每日装塞太多。”老人说。

穿着黑布衣的老工人愉快地看看少年们,笑了一笑。显然

他高兴他们的注意和学习。他劳动于渐大起来的雨中,紧紧地靠着红墙。附近也有个体户的裁缝摊子,在楼房的红墙下张着竹篷子,剪刀剪布的声音响着,而缝纫机的声音很有节奏……附近的住宅之间有林荫中的草坪,绿色的树木中蔷薇花开放着,牡丹花挺立于雨中。汽车在大街上沉静地行驶,有时形成很长的连锁的队伍。

“这样锥子锥过线便穿过去了,”男孩对修皮包工人说,“这么快地又是两针。”老工人说:“你喜欢问,喜欢学,是很好的后生少年。”

男孩拿了修好的书包便很快地走了。但是他多给了两分钱。老工人便喊他,站起来去追赶他。这修皮包的老人,为两分钱的很长的一段路的固执的奔跑,也深深地印在好奇的小女孩的心中,她便说:“老大爷您真好。”

(原载《北京晚报》1985年6月24日)

园 林 里

我常常去到公园里。

草地上，绿色渐增多起来；园林工喷洒着水，春天渐渐到来，有些笨拙的枣树叶长得很快，因为似乎没有人娇惯它；白杨树悄悄地长起嫩绿的叶子，它有着肃静的性格；柳树是最先发绿和表示高兴在微风里摇晃的，而槐树也谦虚地长出了它的绿叶。松树度过了冬天，墨绿色的针叶显出了鲜美和强劲。

园林工浇着水，好些种花的绿叶也浓厚起来而在新鲜的水里颤抖着。园林工的电动的吸水机在湖边震动着，橡皮管喷水很远。新的一年的春天开始了。这开始了的春天还表现在园林工的电动锯子锯断枯树推倒枯树时的兴奋的喊声和他们的修剪树枝所发出的劈啪的声音里。

水边上和发绿的树下面，椅子里和草地上坐着读书的男女，也有走着背诵英文和数学、物理方程式的，也有躺卧在草地上看着小说的青年和坐在地上、笔记本书籍摆在椅子上做着功课的少年。一年的冬天过去了，公园里充满生气而活跃，早晨锻炼身体的人们和读书用功的人们，表示了这时代的春天。

恋爱的青年男女们和来钓鱼的、小憩着的老人静坐着。水

里的鱼虾天暖上浮。我走动着,看见一个系红领巾的少年看一段书便把手和书放在背后默诵着,他走在草地上,又避开园林工的浇水走入林荫道,跳过剪下来的树的枝干。有女孩坐在草地上读书,读出很高的声音,也有背诵英文的和背诵物理数学方程式的青年的声音大了起来,和园林工的浇水、修剪枝条的声音共同震动着。有两个女工用很高的嗓子说着话,说她们工厂的衬衫的生产量,和批评车间主任的措施有一定的不适当,当她们注意到周围的读书的人们的时候,她们便快乐地笑了。系红领巾的少年大声背书又经过我的身边,对我笑了一笑,把书交给我让我听他背。

园林工继续浇水并砍断了一棵大的松树的枯枝。春天的势力有着智慧和勤勉。我感到有着深刻的文明和理想情怀的前进的时代的气氛高涨着。

(原载《北京晚报》1986年4月28日)

答问路的老人

我常走于街头。在街边公园树木的荫影里，常聚集着许多悠闲的退休的老人。

一个老人常在下棋之后在街边徘徊着。一次一个年轻的、背着和提着包裹的青年向他问路，他回答后又喊住那青年，找附近的人们问问，才对青年做了肯定的答复。他向我说，年纪老了，记忆有些不很确实，往哪条路走到什么门和往北往南到什么闹市，他青年时代是很熟悉的，可惜他在十年浩劫中离开北京，而回来时北京盖起了许多新建筑，街道有些改变了。他说，这于他有一种烦恼，他对问路者回答了有几十次：“哎哟，对不起，不知道。”和“不知道，您问别人去吧，对不起。”特别是对于那些背着沉重的旅行包的人，他感到内疚。

一回我在路边走着，看见一个乡间来的背着行李和拿着木匠工具的青年人向他问路，他又因答得不很确实而懊恼。又有一次，一对带小孩的夫妇向散步的这老人问路，他仔细地回答了，这对忙碌的夫妇满意地往东去，然而他还追着又说了一句：“电车站是过了前面一排树。”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

一次他在看一份北京市交通图。他对我招呼说，他因回答

不出行人的问路而感到惭愧,所以买了这份地图。他说他回答一个老大娘往南往北再往西的什么胡同时说不清楚,所以在看地图。我又一次看见一对年轻的恋人问路。他们显得那样端庄和沉静,在听他说。他沉吟着,慢慢地回答了,似乎他在搜罗着他年轻时往来这都市的印象。他还说到,几路车之后再转几路车。

他对我点点头,他说,这年轻的两人问的那地方从前是卖金鱼的。他带有深意说:“老了,要回答出年轻人的问路,不容易啰。”我又看见他在一棵杨树下停止了练太极拳,仔细地回答一个年轻学生的问路。

“现在的年轻人,”他对我说,“我们有许多事情不知道,但我们也有许多事情能回答年轻人和少年,我们回答说,和他们接触也是向他们问路。”

一次我看见这老人提着两棵白菜回答一个年轻的三轮车送货工的问话。他说,“就那胡同,那有黄色墙。”骑着装有捆得很高的纸盒的三轮车的送货工便谢谢他,三轮车过街了,他喊着:“对,年轻人,那边就到啦。”

这老人表现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特别是对青年的热诚。

(原载《北京晚报》1986年10月31日)

小

说

拌 粪

天气很热,穿着监牢犯衣服的李顺光在拌着粪——将黄土、煤灰拌在粪里。这一天,劳动改造大队的值勤号朱毕祥让他一个人到这黄土坡上的棚子里来拌粪。

朱毕祥是一个判了20年刑的刁猾的罪犯,由于李顺光是个被陷害的中学语文教师,并且不大理会朱毕祥,所以朱毕祥总想趁着当值勤号的时候整治整治李顺光。前天,他分配李顺光去拉车,暗中里把车子装得重一些;昨天他又让李顺光去铡草,希望锋利的铡刀铡破他的手。可李顺光却顺顺当当地把这两项活都干下来了,这使朱毕祥很恼火。今天,他便分配李顺光来拌粪——这活儿不仅脏,而且容易得传染病。

李顺光虽然身体不大强壮,但干活总是不吭不响,尽自己的能力去干好它。劳动大队长、高个子的李应来了。

“这堆粪有三十来挑吧?”李应边问边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有这么些吧。”

“好拌不?”

“还可以。”李顺光看得出来,李应知道他是被陷害的,内心是同情自己的。

“你不用拌得那么仔细，差不多就行了。来，让我试试！”李应说着走过来，拿起铲子，弯腰拌起粪来，没多大工夫，他的背心就被汗湿透了。李应停下铲子，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着了。他想给李顺光一支，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这样做。

一支烟很快就抽完了。

“怎么样？我们来比赛一下，每人干五分钟，看谁干得多？”李应笑着说。

李顺光呆了一下，屈从地说：“好吧。”

“我小时候干过一些农活，我们东北那个地方冷啊，冬天沤粪得戴棉手闷子。你是浙江人吧？浙江我没去过，只到过上海。”李应一边说着，一边铲着粪，快干完时，他有意铲了半铲粪撒在李顺光干的那一堆上。

两人各干了五分钟，李顺光干的那堆略微多些。

“我败了。哈！你转铲子的动作挺不错，行！”

李顺光有些腼腆，笑了一笑，拿过铲子，也扬了半铲粪在李应那一堆上，说：“这样就好看了。”

“对了，这样就好看了。”李应重复了一句，忧郁地看了看李顺光，拎起衣服走了。

刚才，朱毕祥看见李应走进李顺光干活的棚子里去了，便知道大队长一定是又去照顾李顺光了，因此心中窝了一肚子火，给黄贵益装车时，便使劲装得重重的，黄贵益拉不动，就同他吵闹起来了。

李应走了过来，朱毕祥殷勤地笑着，一边叫着“大队长”，一边上前打招呼。李应没理他，拿起铲子，“哧哧哧”，把车上的泥土铲下来四五下，说：“装多了，不好走，你朱毕祥下次不许再坑人！”说完，转身走了。

黄贵益卸完土，便推着空车到李顺光的棚子里去拉粪。他

内心里同情李顺光，今天很想自己谋拌粪这件活计，因为他体力强、会干，拌粪这活又有一个人干活的自在。

“嗨，干了不少了，有两下子呀。”改悔犯黄贵益说着放下车，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李顺光没有作声。这时休息的钟声响了，他沉闷地靠着墙坐了下来，叹了一口气。

“你这人太老实，朱毕祥那小子有意捉弄你，你却不作声不分辩，刚才大队长来了，你怎么不跟他说呢？这活又脏又累还容易得传染病，来，咱俩换换，你去铲土，我来拌粪！”黄贵益很有些打抱不平地说。

“不用，还是我自己干吧。”李顺光声音不高，但很硬气。

“你这人倒够意思。去年，我一连欺侮你三次，三次你都忍让了。我叫你去捶化肥，你把手捶破了却没有作声。后来我有一次捶破了手，你倒来帮我包扎，帮助了我的改悔。”

“改悔可不是光在嘴上说说就行了的，没那么容易。像你那样的犯罪、抢劫，是反真理、反人民的。”李顺光本来想把话说得亲热些，可说出来的话却是冷冰冰、硬梆梆的，一副严肃的腔调。

“那是那是……”黄贵益很有些尴尬，“你是判了15年吧，比我还多三年，够冤枉的。”

“我们这些反革命当然要受到惩罚。”李顺光敷衍着说，然后就不作声了。他向坡下望去，很多推泥土的小车子散乱地停在那里，西边大片的水田里，插秧的犯人们也在休息。太阳很毒、很亮，李顺光的心里很苦、很辣，从上高中的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奋斗、要入党，可他奋斗的结局是什么呢？反革命！他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

“我以前是个教师，教中学的，你知道……教育学生好好学习，热爱祖国——可惜反了革命了，”李顺光嗫嚅着说，“我们都

要向人民改悔，彻底改悔！”

“好了好了，不谈了，和你这种书呆子谈不好。”

钟声响了起来，休息结束了。黄贵益开始往车子上装粪，一边装，一边气哼哼地说着：“我看你是个正派人，想来帮你忙的，也算我的一点改悔、一分侠义。可你这人，不跟咱们交心。”

下午，朱毕祥让犯人中一个叫做刘武的，来“帮助”李顺光一起拌粪。

“这活计你一个人干不行，你是个笨虫，没见过像你这样倒粪的，哼！”刘武一来，就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你是个中学教员吧，每个月拿的钱不少吧，怎么也混到这里来了？是不是冤枉了你呀？你看你，铲子又拿歪了。”刘武把李顺光拌好的粪又铲了许多扔回去，说是统统不合格，像这样干，值勤号没法向大队长交帐。

李顺光十分气恼。他在这种环境里已经过了好几年了，他同一些心肠歹毒、不肯改悔的罪犯始终有矛盾，他们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捉弄他、欺侮他，而他多数时候是采取宽容、忍让、不作声、不回击的态度。但是今天，他却气恼了。

“你捣乱，搞破坏，你倒的粪未必比我强！”

“怎么不强？哪一点不比你强！你看你，连铲子都不会拿，还是要你的笔杆子去吧，可别在这里埋没了人才。”刘武从李顺光手里夺过铲子，翻转了几下，做了几个倒粪的动作。

“你拿得不对，拿斜歪了，应该这样！”李顺光从刘武手里夺回铲子，也比划了几个倒粪的动作。

一把铲子，两人我夺过来，你夺过去，越吵越凶，屋子里的空气也越来越紧张。李顺光看着眼前这个身材高大、脸色很凶的罪犯，不禁有些寒栗，并思忖着万一打起架来他应该躲到哪个墙

角去。

“住手！刘武，你不要跑到这里来欺侮人！”一个人突然大声喊道。进来的人叫王富，是受大队长李应的指派，来帮李顺光干活的。

王富也是受了陷害的，因此很同情李顺光。他身体结实，又能干，所以经常当值勤号，每到这时，他总分配李顺光去干一些轻活，轮到他分饭菜，也总是给李顺光多分一些，为了这，朱毕祥和刘武十分不满。

“你刘武想欺侮人是不行的，”王富说，“这么着，你刘武铲三下，李顺光也铲三下，看谁干得好，我来评判！”

两人各铲了三下子，李顺光比刘武铲得还整齐。

刘武火了：“那我跟你王富比赛！”

“行啊。”

王富正预备拿铲子，刘武突然朝他扑来，一下子就把王富压在墙角里了。李顺光冲上来拉架，吃了刘武重重的一拳。

“李顺光，你躲开，打着你了！”王富叫着。

“没关系，我们不怕他，找大队长讲理去！”李顺光也叫着，刘武又转身向李顺光扑过来，把他压倒在地上了。友好的王富伸出粗壮的胳膊，把刘武推开了。

刘武脱掉上衣，从地上拿起一把铲子，拉开一副打架的架势。赤膊上涂着泥灰的王富也很灵敏地拾起另一把铲子。两个人的眼里都喷着火，僵持着、对视着。王富虽然心里气得不行，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他下决心要遵守大队的规章，好好劳动，好好改悔的。他嚷起来了：“我不和你打，我是公社劳模、是党员，我要好好改悔！我有女人，有儿子，我还年轻，我要好好改悔，早点回家。你们为什么这么欺侮人啊！”他的眼睛里浮上了一层泪水，激昂地吼叫着。

朱毕祥走进来了。刘武好像一下子有了靠山，他扔下铲子，冲着朱毕祥嚷了起来：“他们打我，两个打一个，我好心来帮他干活，教他使铲子……”他说着说着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眼里也有了一点眼泪了。

“你是值勤号，你分派我来的，我不对吗，我不对吗？”刘武动情地干嚎起来。

朱毕祥似乎也受了感动，拿起一把铲子，在手里转着。

刘武似乎更有了理了，继续哭嚎着：“你王富是庄户人，干过活，可李顺光是什么东西？老九，臭老九！他干过活么，他会干活么，我教他使铲子不对么？”他又要冲着李顺光冲去，被朱毕祥拦住了。

闻声赶来看热闹的黄贵益“哼”了一声，他也曾经为了干活的事与朱毕祥、刘武打过架。

李顺光继续拌起粪来，不理睬他们的吵闹。

“你使铲子的方法就是不对嘛，”这一回轮到朱毕祥出马了，他先在两个手心里吐了一点唾沫，然后拿起一把铲子，“应该是这样的使法。王富他会，这我没话说，你再看看黄贵益，他的铲子也有进步，可你不同，你不会，就得听我教给你。”朱毕祥知道李顺光常常在夜里痛苦地叹息，他要再给李顺光心上增加一些痛苦。

“你们怎么不作声？”朱毕祥问。

“看你表演使铲子哪。”黄贵益说，“我也来教教你，铲子该这样使，这样使！”说着，他冲过去粗暴地从朱毕祥手里夺过铲子，和他扭打在一起。刘武趁势也冲着李顺光扑了过去。小棚子里粪土飞扬，打得乱作一团。

“是我先动手的，到大队长那里我也不赖帐，气死人了！”黄贵益突然松开朱毕祥，“停止，不打了！打架是犯规章的，等下我

们到大队长那里说理去，我要用行动争取彻底改悔！”

“我也不打了，不犯规章，彻底改悔！”刘武也喊叫着松开手，他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把李顺光的衣服撕烂了。

李应大队长听到这里的哭喊吵闹声，也赶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地抢着向他告状，他听了一会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先干活，拌完了粪再说。”

粪很快地拌完了，没有车子，朱毕祥便建议用筐挑，他从工具棚里取来了箩筐和扁担。朱毕祥是想借机报复李顺光，因为李顺光不大会挑。他把一副坏了绳子的挑子分给李顺光，并偷偷对刘武使了个眼色。

“你少挑一些吧。”王富说。

“不，这些行。”李顺光说着又往自己的箩筐里加了一铲粪，挑起来向坡下走去。他毕竟体力差些，落在后面了，他奋力跑了几步，两只沉甸甸的箩筐晃荡起来，绳子终于断了，他也翻倒了，脚也碰破了。

“啊哈！”刘武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你这个人，铲子不会使，挑子也不会挑么？你稳着些走嘛！”朱毕祥又得了理似地数落起来。

王富赶忙放下挑子，跑了回来，“怎么了？这绳子怎么断了？噢，这绳子都散了股了，本来就是要断的。”他动手帮李顺光把绳子结好，李顺光重新挑起箩筐，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

“哈，像你这样挑法，还要摔跤的，你得一步一步稳稳当地走，就像我这样子，还是来跟我学学吧。”朱毕祥讥讽着。

“学什么，你给他的那副箩筐，绳子本来就是要断的。”王富气愤地说。

“你看你看，那不是，他又要摔跤了。”

李顺光脚下绊了一块石头，他顺势向前跑了几步，冲到粪堆

旁,终于又摔倒了。

朱毕祥和刘武又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高个子的李应走过来了,“要不是亲眼看见,真不知道朱毕祥、刘武你们这么歹毒,自己不肯改悔,还总要欺侮别人。”他的声音不高,可是挺有威慑力量,朱毕祥和刘武被突然出现的大队长吓坏了。

“你们两个人的双簧戏演得不坏,等下到大队部来再演给我看。朱毕祥,你的值勤号解除了,由王富当值勤号。”

“啊,哦,是。”王富说。

李顺光放好自己的空挑子,又返回来挑起王富放在地上的那副挑子。王富很感动,喊着要李顺光放下,但是李顺光已经挑了起来,往粪场走去了。他这一次走得很稳。

“王富,你当值勤号,”大队长李应愉快地重复说了一遍,“晚上开个会检讨工作。”

“是。”王富高声答应着。“继续挑挑子!”他欢快地喊了一声。

继续挑挑子,李顺光挑得顺当多了,肩膀肿了起来,他也不觉得,他稳当地、有弹力地跨着步子。黄昏的太阳照耀着他,他排在这一队人中间。

1982 初稿,1984.9 整理

(原载《中国》文学双月刊 1985 年第 2 期)

钢琴学生

公共汽车上挤上来一个男孩。这男孩很顽强地注视着周围。他有着紧张的神情,脸上并不显露什么恐慌。这是夏天,这男孩穿着背心和短裤;他身体很结实,像一个弹子似的饱含着力量。汽车开动了。他注视着往后移动的杨树。汽车和都市生活的运转使他的心欢跃。男孩买了票。

“你走几站路呢?到哪一站呢?你几岁了?你的大人呢?”女售票员说,“你是一个人?你叫我如何帮助你呢?你知道路吗?”

“他是一个人上来的。”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佩服地说,“你几岁了,哪里去?”

又有一个中年乘客较仔细地问男孩。男孩看看周围。他说,他叫李国强,六岁,在幼儿园,到私人钢琴教师家学钢琴去,走两站……

“走两站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呢?”豪放的女售票员在给一个乘客买了票之后又说,“你的爸爸妈妈要挨批评的。你坐两站不会坐过吗?”

“不会。”李国强说,他说他跟着父亲或母亲坐过好多次了,

知道街名地点。

“你一定是有点怕的。你幼儿园的不会过街。”女售票员说。

“不怕。”

“那你很顽强。你说说站名看？”

男孩又注意着窗外，没有回答。

“你的父母该受批评。”一个乘客说。

“我的爸爸妈妈事忙，”男孩辩护说，“妈妈送货，上晚班，是工人；爸爸今天要出差去修真空管。我自己……去。”

“你学钢琴会弹了？”那戴眼镜的年轻姑娘热烈地问。

“会！”男孩大声说，又仰起头来看看对方，“功课难，但是老师好。”

“你弹哪种课本，到练习的中班没有？”

“现在儿童很多会几手，他们弹得挺好的。”那个中年、有些胖的乘客说。

“你是用功的小孩。”女售票员说，“人要用功。人要百折不挠地奋斗。但是你怎样上车的？你还没回答我你到站地点。”

男孩说了地点，女售票员便叫起来了：“那你错了，你糟糕。”

“你错了，你，小朋友，小钢琴学生。”中年乘客说。

“那你怎么办呢？”戴眼镜的女学生不安地说，又注意地、佩服地看看男孩，“我顶欢喜你了。”她想了想说，“那你怎么办呢？”这温柔的女学生在忧虑了一阵之后又看了一眼男孩，脸上闪耀出了坚决的神色；她因为赶着去看她的生病的姑母。但她终于决定了，“我送你去吧。”

“那太好了。”女售票员说。

人们说话的瞬间男孩显出一种惊骇，呆看了一下人们，踏了两下脚便想冲向车门，似乎想夺门而出。但他又站住了，继续听人们说话，再显出了一种顽强。

“你送他去，那就成了。”中年乘客说，看着女学生拉住了小孩的手，而小孩也紧握着她，便高兴了。“你学音乐，对钢琴有了感情，真是不错的儿童，”他说，“你怪顽强的，但是你的父母仍旧应该受批评。他们望子成龙太冒险了。”

“不过现在许多父母也锻炼独生子女，”女售票员说，“很谢谢你这位女同志，”她说，“小孩一上车我就想是我的责任了。他说要过一个街口。你，钢琴小学生，你假设怎样过你说的那小街口呢？”

男孩望着她。

“顽强的小孩，90年代的人物，你定是未来的音乐家。”女售票员说，“我说闲话多了要违反规章了，即此打住。”她又说。

那个有些好说话的中年男乘客又说：“你幼儿园的学弹钢琴而个人爬车赶两站路，你真是有精神。你欢喜音乐吗？我看你是有才能的。你说欢喜弹吗？”这乘客对小孩显出慈祥，同时充满欢喜，还拿手做了弹琴的动作。

“欢喜。”男孩说。他从女学生手里抽出了手，也做了一个双手按琴的动作。

男儿童李国强又注意到车窗外闪过去的树木，和有大的红色广告牌的三层楼房。他的心爱着都市，耳边响起钢琴有力的震动声。这声音一瞬间充满他的心。他便想到有些白发的女钢琴教师。她有时也严厉，说音乐是宏伟的事业。并且想到女教师门前的两棵大的树，一棵是杨树，一棵妈妈说是楝树，这两棵树也在他的想象的音乐声中震荡，这是他前往的目标。他慎重地看看中年乘客。看他又做弹琴的动作，便说：“谢谢伯伯。”

同时女学生又抓住了他的手。

汽车因车辆拥挤而慢行，在十字路口又停车。

“你贵姓，你见义勇为挺好。”男乘客说。

“这么说就不好意思了。”女学生害羞起来，说她叫李云，是外语专科的进修班学生。

“我问的可能有点冒失了。”男乘客说，“你是教书的？”他仍旧问，“因为我看你很好……实在的，问得不礼貌了，但是觉得你很好。”

“那没有什么的，”李云说，有些脸红，“这是没有什么的。许多人都互相帮助，这是普通的。”

“这很对。我叫黄芜。我是一个厨师。”男乘客说，“你小孩叫什么名字？我都忘了。你不会过那街口吧？现在有阿姨带你过街口了。”

男孩便咬着嘴唇，沉默着。

“男孩过街口，”一个瘦长戴扑帽的青年不满地说。显然人们的热情给了他鼓励。“父母也有责任的。现在一些父母出风头，要是我，不出这风头。我是讲实际的，这男孩学钢琴成功，将来也拿三百四百吧？”

“那不是那么说的。”沉思了一下，进修班学生李云说。

“怎么不是呢，三四百元总有。社会上，钱是重要的。”

“我也是这么说。”和男青年一起的一位女青年说。

“我们不这么说。”一个青年男子，把手里拿着的皮包放在膝上，说。

“那我们是这么说的。”戴扑帽瘦长的男青年不满地说。

“不争论。”和男青年一起的擦粉的女青年说，“我们说这年代实际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拿皮包的男子说。

“你会过街口吗？”戴着扑帽的男青年骄傲地说，“怕是你的父母为名为利，让你将来上台光宗耀祖吧？你能学得会吗？”

“不这样的。”进修班女学生李云说，“你们这是顶不对的，人们奔向理想，你们却是俗……俗气，不符合人们的理想。”

“是这么说的吗！”那戴扑帽的青年突然咆哮起来，说。

“是这么说的。”

“骂我们？爷们不出虚风头，不想上晚报受表扬！”

寂静着。进修班的女学生李云有些委屈，看看他们，但随即做了一个骄傲的动作，甩了一下头发，捏紧男儿童的手，表示她要带儿童找到那钢琴教师家；表示她要牵着她喜欢的男孩走过闹市街头，闹市的深处有未来的萌芽，有激动的钢琴声。

一个有些白发的老妇女走了过来，抚摸男孩的头，说：“祝你学琴成功！”

戴扑帽的青年和他的女伴便不再做声了。

“你会过街口？”老妇女说。

男孩沉默着，他想象着自己谨慎地四面看着走过街口，奔进小的、洁净的胡同……他用这想象来反对他的那个青年和他的女伴。

车又开行，女售票员又大声说话了：“车现在快到了，你，未来钢琴家……下一站……下一站……你小男孩的钢琴站。”

那个戴扑帽的青年又做了一个不满的表情。那中年的，叫黄芜的乘客也做了一个不满他们的表情。

“到站了，”女售票员说。

钢琴学生李国强的眼睛闪烁而李云姑娘的眼睛明亮。全车厢的人都注意到这个情节了，人们脸上挂着微笑。他们仿佛听见了男孩在钢琴前弹出的有力的、响亮的、悠扬的声音。李云牵着男孩李国强下车了，女售票员说：“再会。”黄芜站起来一下招着手。……车子又开动了，从车窗里，人们看见窈窕的、敏捷的李云牵着结实的、穿着背心和短裤的男孩李国强在人行道上往

前面的汽车站牌飞快地奔跑着。在奔跑中李云的头发的飘扬起来,而男孩晃动身体,一只手牵着李云,一只手在空气中划动,两条赤裸着的腿很快地闪动着。

1986.8.17

(原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合刊)

雨 伞

雨天，陈佳美替她的爷爷送回借的雨伞去。

爷爷是老工程师，在自选商店买东西遇着了大雨，售货员姑娘对他说：“您住在哪里？您老爷子就拿把雨伞去吧。”他说不要，往雨里走了。但是商店里那位穿黄衬衣，头发上卡着红卡子的女售货员追上了他，一定要给他雨伞。现在爷爷就叫陈佳美送回雨伞。

小胖子陈佳美初小二年级，八岁。她耐心地听完爷爷详细地描绘那位阿姨的模样。这是一把花绸的、折叠的雨伞，她自己则撑着家里的绿的塑料布伞。

胡同里，陈佳美看见一个姑娘扶着一个生病的老大娘在雨中走着，她们没有雨伞，老大娘头上顶着姑娘脱下的上衣。陈佳美看看便站下了，想到她们是很困难的，而爷爷刚得到穿黄衣的姑娘的帮助。同时她觉得自己是有用和有为的。

“姥姥怎么没有雨伞？你们去医院吗，我有雨伞。”

那扶着生病老人的，有着焦急和忧愁的表情的姑娘看着她。

“不妨碍你吗，小姑娘？”那忧愁的姑娘问道。

“没关系”陈佳美说。

姑娘接过了雨伞,却令陈佳美为难了,往自选商店去要晚一会,又要重新淋湿了穿黄衣的阿姨的雨伞。她决定不撑伞,送她们到医院再跑回来。

“你怎么不撑伞?”那忧愁的姑娘问她。陈佳美对那姑娘说:“我身体好,不怕淋雨。”并决心不说雨伞是别人的,要不是那姑娘就不会用她的雨伞了。

“你这小姑娘,真是……”看见陈佳美在雨地里淋着,那姑娘又想把伞还给她。

陈佳美很快地逃到路边去了。

医院门前,母女俩非常感谢她,和她亲切地道别。她怕时间耽误久了,便摆摆手跑向了街对面的一条胡同。

但她路不熟。打开了自己的绿布伞,在雨中急跑,找寻通往自选商店的路。拐了几个弯仍然未见到自选商店,她着急了,便在雨中停住脚步。“要冷静,老师和爷爷都说过,冷静下来就不慌乱了。”陈佳美想。她仔细地观察了街道,终于选定往北走。穿过了一条斜长的小胡同,终于看见了红色门的自选商店。

“阿姨。”陈佳美向正在计算机上算帐的穿黄衬衣的女售货员喊了一声,并向她鞠了一躬说:“您的雨伞吧,爷爷说一定要好好谢谢您。”

“也谢谢你啦。”售货员热情地说。

“我是向您学习的小孩。”陈佳美说完,她们俩都甜甜地笑了。

(原载成都《精神文明报》1987年2月11日)

海

百货店里歌声悠扬。

考取大学的女青年张健买一个电子琴玩具送给弟弟，因为弟弟张力祥是在她考大学温功课的时候帮助她做好家里的扫地、买物件的事情的；还和阿姨一起去换液化气，免除了她的烦劳。

张健挑选电子琴。她会弹琴，试着声音。她嫌有一个琴声音尖锐了，而有一个声音钝些，有一个似乎不平衡；因为想买得合适，所以很精细，但后来又觉得过份精细了，麻烦了售货员，有点羞涩。但是售货员王任芬说，没有关系。

张健试着琴，弹着，并且唱歌。

她唱了几个歌的几段，弹着琴，并且想到从此告别母校中学和中学的小图书馆，而到大学工程系了；她也赞美国家现时的这精致的小电子琴出品，虽然有的不够精良，内心激动，试琴的歌声就有些高升。售货员王任芬耐心地看她选红色蓝色的琴，而且被她所吸引；她也会弹，便弹着试试，而且也唱起来，喉咙有着婉转的感情——第二次唱起来的声音高些，是跟着张健唱的流行的歌颂海洋水兵的歌曲。她有一个关系好的堂房哥哥在海

军。唱得这样婉转，是似乎关切着海洋。她也声音悠扬，内心振作而愉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愉快的注意。店铺里便充满了愉快的新鲜的有些特殊的空气。“我有些选择多了，我怕是这样的；就那第一个红的吧。”张健说。

“选择是没有关系的，您看吧。”

“那就是那蓝色的吧，因为蓝色是海洋。”

“那好吧。”王任芬带着一种柔情说。

“我来试试。”内心灼热着，因而麻烦的顾客张健说。弹着琴，又开始唱，——有关海洋的歌使她胸中更加怀着激情震荡。她唱歌声音也婉转、多情，而且又高升，水兵的堂房妹妹跟着哼声，声音也渐高起来。歌声使人想到蓝色的大海。

“我真不好意思了。”想着大海的，考取了大学的张健说。她的话指她觉得她挑选得过份了，这是她对王任芬说的，也指她和王任芬一起唱歌，这是对人们说的。

“没有关系。”王任芬说。“我真也是的。”她又说，这后一句话指她也声音高地唱歌。

他们两人都笑着，内心里涌起了友谊。

因为友谊的激动的荡漾，张健又弹了两下琴，再又增加唱了几句歌颂海洋和水兵的歌；售货员王任芬也用她的婉转的、谦虚的声音跟着唱了一句。

“那我就买这个琴了。”张健说。

她的弟弟抬起头看着，叉着腰，有一种英雄的感情。

“那就买这个了。”他也说。

（原载《北京晚报》1987年8月23日）

画 廊 前

王源珍出门的时候,想着她的七岁的儿子黄兰被同学老师们取名黄狼的情况。黄兰的小学一年级的情况不良,在学校里打架,打镍币,打碎玻璃,撞倒桌椅。今日她想,她应该去学校里看看了。王源珍想,她和她的丈夫一直认为儿子聪明,家庭里于是教育不够。男孩生下来粗鲁,他的父亲就替他取名黄兰,带点女孩的式样,然而他是黄狼,像狼一般。

王源珍是温和的、沉静的妇女,在工业部门当绘图员,丈夫黄祥是医生,他们的家庭,人们说是美满的。

王源珍到小学去的路上,发现自己许多错误,首先是不教育子女,其次是也缺乏教育的方法,星期日到公园去玩一趟就算是尽到责任了。夫妇两人头脑里全想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脾气不好的父亲打儿子,有时候温和的王源珍因此和丈夫争执,便也有迁就丈夫,也妥协的打一下孩子,变得不温和。黄兰在学校里打镍币,功课下降了。这次的月考,有一门功课快要不及格了。

王源珍在街头走着,穿过自行车密集的道路,挤过行人,她今日为儿子办事情,心中炽热起来,想着孩子,便进入孩子的世界。她看见街上人们愉快地带着儿童,推着儿童车辆,便觉得许

多人都似乎比她强,觉得孩子可爱。前辈的事业为了未来,她的绘图工作得到先进的嘉奖,她也参加建设着这个社会,有一种甜蜜,然而却像刮着风似地,他们夫妇俩每日只去到和只想到工作场所,缺乏另一种甜蜜。以致于可爱的黄兰变成黄狼了。儿童是需要理解的,然而她时常在职业的风暴里不是一个心灵炽热的母亲了。

王源珍走过了大街的一个街边的画廊。她急急地走过,但是看到玻璃橱里展览的是少年的绘画,注意了起来。她看见大的图画纸上画的青蛙和燕子很不错,鲜艳的颜色,线条尚幼稚,但是很刺激和吸引人。她少年的时候爱好绘画,有两次成绩好,而且现在是绘图员。她心情愉快,瞥见儿童的世界。又看见一幅画着战士和军队的坦克的,一幅画着虾和螃蟹的,又看见一幅画着少年的游戏场,一幅画着大的花和挺直的大的白菜,觉得受这所画的挺直的、有俊俏的线条的白菜的吸引,接着便看见一幅画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在空中飞着,燕子和老鹰飞在旁边,一同飞过山和长城。她注意着进入儿童的世界,便看见她的儿子黄兰的名字了,而且下面还写着,男,七岁,一年级。她又去看前面不远的一幅画着飞机和坐在里面的飞行员的,这幅也是黄兰。她觉得所画的飞机有飞翔的、豪杰的线条。她便进入她的孩子的心灵,进入了另外的世界,她的内心正像一个慈爱的,感觉到自己有缺点的母亲一般地跳跃着,并且想到自己的少年时。这是一个画城的三个小学的初小学生的绘画展览。她再从头看着,她的儿子黄兰的被选了两幅。她又仔细地贪婪地看着儿子的绘画,觉得幼稚的线条里有着美感、气概,而且,在涂颜色和表示暗影的地方很认真,表现了这时代人们增多着的深思和热烈,也表现了一种成熟。她觉得自己是有沉思和热烈的。她觉得现在虽然注意到儿子了,却可又一时间很失望,没有注意到和关心

儿子的聪明、用功的一面，她正在思考着，看见在另一端她的丈夫黄祥穿的绸衬衫被风吹着在看画。她想喊他又观察着他，她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这时她正在想他的脾气暴躁，不关心儿子。他也是想到学校里去看男孩子的，他同样想到儿子的成绩不好与自己的责任，不过他心中的温和不强烈，他是想去学校里当着教师责备儿子的，甚至于打他几下手心，这便是他看着儿子的绘画有些皱眉的原因。绘画触动了他心中的温和，然而他想儿童是要严厉地管教的，而且绘画没有什么意思。他不像王源珍，他有些认为他责骂几句便是教育，并且坚守自己的性格、行为、社会业绩，是对儿童的示范。

王源珍走过去，问他怎么到来了，看儿子的绘画如何。她想到孩子的心灵和他的这一方面的用功，对丈夫这时有着不满。

“这没有什么意义，这孩子。”他说。

“但是我看你是不对的。”王源珍失望地争辩说，“我们太不注意孩子了。”

“我是要到学校里去责骂他的。”

“你不必这么蹒跚，你可以不去。我去的。你关心到自然很好。”因为想着儿童的优点而有对丈夫不满的王源珍说。

“这绘画没有什么意义。”黄祥暴躁地说，“当然也有意义。要鼓励正功课。他功课落了，我是要责备的。”

“但我觉得绘画于孩子的心灵有利。”王源珍有些痛苦地说，“我适从你很久了，今天我的心里有一种想法，你很暴躁自满。”

“我不是的。”黄祥不安地说。

“你看孩子的画多有意思，是我们教育不好。”

“我仍旧说没有太多的意义。我要责备的。”黄祥又骄傲地说，“他们老师只注意这些，便差了。”

“我却是爱好绘画的。”王源珍带着她少有的坚决说，她有些

痛苦了,在这画廊前特别感觉到和丈夫的分歧,更不满他的打孩子。“我对你这样是不满的。”她脸色苍白地说。

黄祥医生便沉默了,有些谨慎的脸色。不太发怒的、生性温和而适从他的王源珍的发怒,有一定的深刻的力量。黄祥便觉得自己是家庭里的暴君不好,觉得她有坚决的性格,像她大学毕业时的表现的。她因为沿路而来想着孩子,看着别人对儿童友谊,而有着深深的自责了,使黄祥退让了下来。

“我觉得你是不应该的,”她带着一种严重性认真地说,“你怎么在岗位上渐渐地老大了呢。”

温和的王源珍显出一种严厉。黄祥便内心有着悸动,再注意她,觉得她像一个刚毕业的、有锋利的刀刃的大学女学生似的,他心中便有些羞惭了。但他仍然想维持自己的尊严,看着她。

“并不那样理解。”他说。

“怎么不那样理解呢?”她说。

他又被她的强硬袭击了,但他仍然有矜持的脸色。

“我说的是我的见解。”

“但是孩子心灵有痛苦,从这些画知道我似有压抑他,他也有优点,我心里难过。”

“那也是的。但是你不一定对。”

“我对的。”王源珍说,一瞬间变得苍白而严厉。

黄祥便沉默着。

“你要尊重这些绘画,不然我也不客气。”王源珍说。

王源珍的这次的坚决很强烈,对黄祥有着震撼的作用。他便也觉得自己是有不妥了。但她不理睬他的温和的、有些妥协的脸色,严厉地要走了。黄祥便带着恳求喊她。

“我不知道。”她说,“我看黄兰去。”

“不生气了,我觉得黄兰的绘画好,好不好呢,”黄祥说,“的确也可以说很好,有笔力,有想象力……”

王源珍减少了冷淡地看了他一眼。

“仍旧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是我内心的错误想法,不说了好不好呢?”黄祥在王源珍减少冷淡的时候开始说,但是他的腔调和表情一出现,王源珍便又变得严厉,所以他便带着混乱,以致腔调有些嘶哑了。

“我要走了。我一直适从你。”王源珍说。

“我现在说这些绘画,儿子的这两张是有意义的,有想象力。”黄祥的有点破碎的声音说。

“还有呢?”

“有笔力。”

“市侩!”

“我们一直很好的。”黄祥说,十分的痛苦。“我说这绘画也是一种巨作,将来的巨人……这的确是这样。……不要生气了,我的确说绘画很好,有线条也有布局,主要的,有审美和现代生活的气势,有想象力。”

“还有呢!也许没有那么多吧!”

“不要在这里争执。我一定会解说清楚这绘画的,你看,我来,”胆小的黄祥说,变得温和地笑着,“我是有许多缺点了,我来将这两幅画临摹下来,像临摹秦朝出土的一样,你看,笔记本……”

王源珍沉默地看着他,黄祥医生败了,显出了一种单纯。他便擦火柴点烟,又连烟也摔掉了;拿出他的钢笔,在他的褐色封面的医学会肝脏炎学会纪念的笔记本里开始临摹儿子黄兰的绘画了。

“是有笔力的。好,不说笔力说气派……飞机的位置画得不

错。”他说，在笔记本的一页上画着圆圈、方形、三角，虚点的符号，注明着字样。

王源珍最初不满他画符号，但后来也赞成了。觉得他画符号还认真，觉得他这个男人毕竟是也有着可亲 and 善良，便认真地看他画第二页纸。她说，长城上空中飞的男孩女孩，要注明比例，要和燕子、老鹰的比例很合适。要有空中的透视。于是黄祥便注明比例，也在笔记纸上认真地写了“空中透视”四个大字。

这时候来了一个年老的妇女和一个少年，少年拿着照相机。老年妇女殷杏梅是带孩子来照像的，她的小孙女的画录取在画廊里了。她很愉快地看着画廊里的她家儿童的画。她显出一种善良的谦虚，她请王源珍帮她看看她的后脑上的头发髻子散了没有，便有些自嘲地笑着，挺起了胸膛，由她的孩子替她在那一幅幅她的小孙女的画着花朵和两棵挺拔的大大的白菜的蜡笔彩色幼稚画前照像。

“你们是来看画廊的，有你们的孩子的画，我猜是这样的。”殷杏梅老人说，“你们评论我的小孙女的这画还好吗，我看你们很愉快。”她说。不过王源珍除了愉快以外又仍然有着她的儿子的有一门成绩下降的忧虑。“你们说还好吧。”

“挺不错啦。”黄祥说，“我都愿意记在我的笔记本上。”

“我老了，快 80 了，在悲伤的日子说是死了得了，但是这次是心情愉快。你们会照像吧，请你们帮忙，我这孩子不行。”

黄祥便说会，他的照像技术是很好的。

“你跟我们照，我们再跟你们照，也照你们儿童的画，我可以负责地寄给你，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了，但是也是同时代，我们经历了漫长的阴暗的时代和过去的艰难年月。”她说，从她脸上的善良和谦虚里面，便显出一种有些刚愎的、严峻的，有着深思的修养的线条，这种线条几乎是突然地浮现出来。“你们是教

员吧？”

王源珍告诉她，她是工业局的绘图员，于是她便带着认真的关心看着王源珍的儿子黄兰的画。

“你年轻的妈妈温和！温婉春华，含花的春华，你的儿子黄兰的画，和我的孙女儿的画一样有功力，性情逗人喜爱。”

老人家看了看一排画，有兴致地高兴着后辈，便开始照相；王源珍温和地和黄祥一起推却着，但老太婆殷杏梅有一种强硬，和显出来更多的豪放，拖着王源珍。她的身上有一种有威势的、不由分辩的、逗人的力量，王源珍和有着固执的黄祥，都服从了。王源珍十分的不安，觉得烦扰了老人了，她有些惊奇地注意着这穿着宽敞的夏季的深色绸衬衫的老人身上的吸引力，而从她的孩子的文雅与沉默，看得出来，他们是个不一般的人家。

这时候走来一个有些胖的，头发很整齐，有威势的，衣服比较华美的中年妇女。她名叫李菁，是一定等级的干部，和她一起的是一个青年，也背着照相机。

“我家小冬我说是要获得成绩的，我早说了，”她看了看画廊中的一幅画，是画汽车和手臂张得很开地指挥交通的民警的，“我的教育方法是不错的。他的画，会不好？”她看看人们，笑着点点头，说，对人们含着一点友谊、热情，一瞬间又带着一种冷淡，“他没有不好？我说他会有成绩的，要是我教育他更多，会更好的，”她对着她一起的青年说，“这你是清楚你的弟弟的。不过他画了汽车了，我告诉他，要画骑马的人，”她向老人殷杏梅又向医生说，“他画了汽车、民警了，当然这也一样，我说长大了好为人民服务，要骑上马，可他画了汽车了。”

“汽车也一样。”黄祥带着热烈说，“也许孩子也有画骑马的，现在选了这一幅。”

“你说这样。”李菁说，看看殷杏梅老人又迅速地看了一眼王

源珍,对她的没有什么表情,不交际,显得似乎有所不满。“当然画汽车也一样,有它的合理、儿童的升华的理想,你看是吧?”她向她的大儿子说。

那青年有些奢侈的样子,戴着很好的丝的圆帽子,衬衫的衣领上,佩着一根红的领条;显得有点窘迫地笑了笑,回答说是这样的。

“你站好,诸位请让开,”她说,“我们这里照像了。”

“这是我们小冬的画。”女干部李菁发现老人没有注意她儿子的画,便指着画向殷杏梅老人点点头,亲切地笑了一笑说,“我是有点愁他画不好的,有一个邻居告诉我了,大学毕业结婚生小孩以来,我是最注重子女的教育,这个大的就是的。这绘画不是他的老师,而是我的成绩,他们老师不太管学生,只有一小半功劳。”

“你这不一定对了。”殷杏梅冷淡地反对说。

“那是吗?”她有些失望地说,但是她又说,“我急急地跑来,心中有我的愉快,我还要进一步地教育他,我要说我急急地跑来,你应当是知道我的愉快的。我听见这画廊里有我的儿子的画我就叫我大儿子跟我跑。”受了人们的态度严肃的批评,但又抑制不住对自己的儿子的亲切,李菁便补着说她的急切情绪,也继续了一下对人们的友谊。“我还是要进一步的教育他,传授给他现代生活的理想,这些当老师的,他们只有一定的技能,思想水平不高,无能,非得家长我抓才是全面。我的小冬没有画骑马的人,我是有遗憾,画马有精神的冶炼。唉,我是几十年的老干部了,年龄不小了,今天小冬的这种成绩也好吧!老人家,你反对我吗?”她说,看看老人又看看王源珍和黄祥。

“也是的。”老人殷杏梅有些窘迫地,然而直爽地说,慈祥的笑容里有着一丝愤怒的闪烁,“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干部了。革

命的历史的道路。”

“你笑我哪。”李菁说，注意地看了看老人，“我为我的儿子们是费了心思的，他们是未来的国家的栋梁，”她带着威风的腔调说，反对老人有些忿怒的笑，“你老人家，你们这两位，这里有你们孩子的画吧！也带了照相机。”

王源珍夫妇笑着，没有说什么，但老人殷杏梅却有些激动地告诉她，那鲜花和白菜，是她孙女儿的画。

“画的也很好，虽然画的白菜简单了些。”李菁仍然用有腔调的声音说，“我们是生活在好的时代了，你的孙女儿，”她冷淡地又看了一下殷杏梅的孙女儿画的白菜，在冷淡中又有了一点欢乐的热烈的腔调，说，“和我的儿子一样好。你们两位，可曾看过我儿子的画？”她干练，热情闪烁地说。并且又有着一一种诚恳。

“聪明的小孩。”王源珍看了画，勉强地说，“顶好的，画着汽车和民警。”她说，并不是想表示对李菁的不满，而是觉得忧郁和复杂的心情，因为自己的儿子有一种功课快要陷落，快60分了。

“我们小孩，儿子，是顶聪明的，我的爱人也是主张良性的教育。唉，我的儿子顶聪明的，你一见到会知道，顶可爱的。你这位觉得我的儿子的画怎样呢？”带着对王源珍的复杂的态度的不满，她向黄祥说。

“我们那儿子是顽皮的，似狼，十分可恶，要揍，”医生回答说，似乎在为自己辩护，“我觉得你的儿子的画好极了，聪明，聪明。”

“他是聪明的。你是这样觉得么？”她又问王源珍。

“我说是的，我赞同他说的就是了。”王源珍温和地，仍然带着她的忧虑的忍耐，不满地看看黄祥。李菁便又看看她。

“我要看你的子女的画呢，”李菁带着显著的不满说。黄祥这时便指给她，她看了，但似乎也没有看。“聪明的小孩。”她说。

“唉，我的小孩顽皮，整天打镍币，有一门功课差了。”王源珍苦恼地笑着说。

“那你的小孩便不好了。真的，不是每一个小孩都很好的。”

“那是的。”王源珍带着明显的不满说，“你的小孩聪明。”她急忙想掩饰她的不满说。

“我的小孩是那样的。”李菁骄傲地说。

“那是的，是聪明的。”黄祥热烈地说。

“你黄祥替我拿着手帕。”王源珍冷淡地说，脸有些红，没有什么理由地让黄祥拿着手帕。

“每一个小孩都是聪明的。”她带着自己的小孩有一门功课差，觉得自己不够负责的复杂的情绪说。

“那是的。”李菁怀疑地、不满地看看她说。

“我真有点对不起的噜苏了，我们现在照像了。”她便向她的儿子说。

李菁便照像了。她的妆饰漂亮的儿子吹了一下准备好的照相机；便弯下腰来对准着。李菁靠近着画廊的中段的玻璃，靠近她的儿子的画，背着手站着。后来又研究着，看看温和、表情复杂的王源珍，而又着腰站着。因为这缘故，因为想表现这里的小斗争的意义，她又着腰照像了。“这样的姿势好不好？也好。”她说，她的大儿子也显出一种愉快，腰弯得更低，将照相机对准着她。“我的儿子，我教育他是全面的，他不是整天打镍币的。”她说，虽然她的儿子也是整天打弹子而使她有时伤心的。“我的儿子有一定的天才，这小家伙。”

她又看看忧郁的王源珍夫妇和殷杏梅，用一只手整理着头发。

“你也是老干部？”她对殷杏梅说。

“说孩子是天才，”老人有些窘迫似地，但严肃地说，“是不完

全妥当的，她这位为儿子顽皮而忧愁，倒是好些。但不必忧愁。儿童总顽皮。我的小孙女，倒不打架闹事，可是发疯一般地热衷于航空模型，那一天摔伤了腿，是跛着回来的。”

“老师是管不好的，老师只有一定的技能，教育要靠我们。”李菁说。

“我说我的孩子成绩差一些，有了缺点，我是很心痛的，我们夫妇教育不好，他又顽皮，但我说他在学校里也还用功，他的绘画成绩还好了。”王源珍有些愤懑和委屈地说，“我不认为你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她又责备她的丈夫说。

“那你的小孩可能是并不强的，”李菁叉着腰照像，说，“你注意，预备好。”她对她的儿子说，“我的儿子也顽皮打弹子，但是他可爱。”她说。

“我们那孩子也可爱的。”黄祥医生看看李菁，安慰他的妻子说。

“对了，我们孩子，也可爱的。”王源珍热烈地看看他，说，使他沉默了。

但李菁不回答黄祥和王源珍了，她继续摆着姿势照像。好久没有准备好姿势，她又两手放在背后，最后还是两手叉着腰。她的儿子已照了一张了，她要他再照一张。

“老师是尽责任的。”老人望着李菁说，“家长要管些，你们一辈子忙，孩子画的画可爱，也是对的。”老人殷杏梅又向王源珍夫妇说“我看得出来你这位的忧伤。你这位，我以为是不对的。”她又对李菁说。

但李菁骄傲地昂着头不理她，又叉着腰，这次将手掌放后面，要她的儿子再照——连同着她小儿子的绘画。

殷杏梅老人有着忿怒。她也站在她的小孙女的绘画前，要她的少年的孩子替她照。文雅、沉默的少年便又照着。她又站

在王源珍和黄祥的儿子的绘画前，让黄祥替她再照一张。她有点激动，做着一种姿势，看来因为激动两腿垂直站着，而两手放在胸前，挺着胸，有一种斗争的样式，后来改为两腿分开而两手放在背后了，显出安详的样子。

“我们是负责的国家干部，对儿童负责的。”李菁说，昂着头做着她的姿势，让她的儿子再照一张。

“我们也是这样说，”黄祥医生要想使他的妻子满意，不满地说。“请问你是哪一层次的干部？”

“我是司局级。”李菁说。

“我们也是这样说。”殷杏梅老人说，有一种严厉的腔调，“我在延安的时候是在党校当干事、秘书的，这是不少的年代了，那年代林伯渠主席欢喜两腿分开安详的姿势照像。我到石家庄的年代，进北京的年代是当过一阵财政部门的干部，”老人殷杏梅又用着收敛了严厉的，有些激动、灼热的，也有着平静的声音说，“我原来也在教育部门呆过。我不愿你说教师都是只有一点技能。我离休了。我也是司局级吧，比较高一点。你这位，你有点让人忧愁了。”

李菁看看她。

“我看有点像。”她挺了一下胸说，她便对她的儿子用严厉的大声说，“再照一张，我稍息站着，再斜面一点，对着我们后辈的画。我是当权的。”她回答老人说。“我叫人忧愁了。”

“我也再照一张。”殷杏梅也带着严厉对孩子说，“我也是还要照一张的。我总之是表示我的意见，我也会叫你忧愁的。”

“我说我是当权的。”她说。

“我也是当权的。”殷杏梅说。

“我们也照一张。”黄祥医生缓和地说。有些担心吵架，但看见他的妻子王源珍的忧愁愤怒的面孔，便在殷杏梅老人照过之

后从她的孩子手里拿过照相机来，殷勤地把老人拉到他的妻子的身边，弯下腰来用照相机对准两人，“我说，我们家黄狼，画得是不错的。我也是不满有一种当权的。”

“我们再照一张。”李菁说。

“我们还来一张。”黄祥医生又看看妻子，带着点顽强说。

殷杏梅老人对着照相机有些威严地淡淡地笑着，闭着嘴唇，而王源珍有着她的忧郁的笑。

李菁家的和殷杏梅家的两个照相机同时轻微、迅速地响着。

（原载《文汇月刊》1987年第9期）

横笛街粮店(片断)

横笛街粮店在弯曲的小的巷子里面,时常很拥挤;门前有一株大的桐树,粮店的顾客们常一直排队到树的前面。社会呈显着平衡,整个的粮店在这一年代的平坦的,时常是愉快的、紧张的勤劳状态中。这一年代表着世纪的进展,中国从经过的动乱往前行进,建立着奋斗的平静的,有着生活的愉快的秩序。粮店里高个子的王敏在包着干切面,而胖姑娘李纯英在称着粮食,季求明在移动着米、面几袋而作坊间机器在转动着。各样的工作里呈显着平衡、和谐——旧世纪的灾难,患难以至流血的处所粮店显得平静,顾客守秩序,而且衣着整齐。赵容安逐渐地安心着她的工作,因这种平静的秩序而觉得喜悦,觉得一种安居乐业的快乐的情操;粮店是人们是否安居乐业的敏感的处所。赵容安甚至觉得一种幸福,她因这年代的秩序有着一种丰富的灼热的观念,想着国家的进展,而有着一种热烈工作的豪杰的情绪,这是社会上不少的人们具有的情绪,而赵容安是属于似乎比较在这一点上更忠实和情感更深刻的一类人的,而且带有她的妇女的端庄。这种情绪和抱有理想的性格,就把她的不安心工作减少了。人们谦虚地、耐心地在粮店里排队,也带着这种情绪,

赵容安和她的僚属们大半也就更谦虚；而沉入他们各自的幻想与思想中。季求明想象他获得更多的经验，而赵容安幻想一种美丽的境界，虽然她已不年轻了，但她幻想着高度的人们情绪的和谐。但这种秩序良好的情形有着另一面。蒋芸是整个粮店里不协调的；而胖姑娘李纯英有时陷入狭隘中，不爱理人。蒋芸工作干练，但她时常进犯赵容安，她是想升高位置，而谋成粮店的经理——挤掉赵容安。秩序的另一面情形是顾客中间时常有蛮横者。

这一日发生了争吵。蒋芸带着越来越强的怒气和顾客宋渔友争吵。她记得她收的只是钱，而不是五斤面票。顾客宋渔友在身上找寻了三次，在皮夹里终于找出了面票，承认自己是错了，但是说蒋芸不该凶狠；蒋芸则说他不该骂人。两人吵架更凶了，而蒋芸显出尖锐、奔放、凶恶，怒气上升，大叫着——这样耽搁着时间，而人们叹息着。颤动着愉快，希望，和带着盼望的奋斗的生活情操的这一经济市场情况不良了。

这爆炸似的争吵是因为烦躁，这爆炸似的争吵还表示了这一年代的又一种风格。人们工作强豪，由于国家有有力的有多年经验的领导的原(缘)故工作有成效，人们也自持(恃)自身的豪强，——但有些人沉醉于自身，觉得自己是比别人做了更多、更重要的事情的，或幻想自己也强豪；而且有着简单的经济收入、地位观念。生活在一方面有着建设的秩序的联结的锁链，一方面有着一种各个不合作的骄傲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腐朽，于是良好的秩序便断裂；这些人们逞自己的能力、材(才)能和腐朽的观念相助的豪强——以至于拳头的力量。文明之间有着粗野。

蒋芸虽然在面票的事上是对的，却表现了她自己的膨胀。

“我吃什么饭的，我吃我个人的饭，我是什么观点，我是个人

穿衣吃饭娱乐凭自身能力的观点，谁也不能奈何，这就是这个时代，你这干部，你不能用人同情你来压制我，我就是比你强，你不能说我的工作有一点儿不对，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从来不出差错，每一分钟都是的，你侮辱了我，我的工作，决然强，比你强，比他们强我不敢说，比你好，我拿我的奖金，每月就是经济观点，无所谓国家的工作，这就是国家工作，我工作强——你还我话！”

“我也是性情是这样的，”秩序的安详的，世纪和年代的生活进展的愉快的情操被震动，爆破了一点——这爆破者之一方面的青年干部宋渔友叫着，咆哮着，“我的性情，思想、各方面，都证明我不错的。”

“你不是找出粮票了？”蒋芸说。

“我仍然是重复刚才的话，找出了粮票是偶然的，而你的态度不好。不，不是这样的，”这30岁左右的干部变了态度了，不承认自己错了，看看皮夹，“不是的，粮票拿来，这张不是的，我的面票仍然给了你了，你丢了。”他脸色苍白地说。由于悔恨和这年代有着的取巧，他这样说。他又转为更狠恶，在他的性情的暴戾里，否定了他刚才找到了面票；他因为不甘心认错，以为认错是他的个性、他的生活能力、他的在社会上的因技能的贡献而来的地位、他的时代观的失败，所以便说谎了，收回了他找到了粮（面）票的说法，虽然很多人，包括赵容安，都看得出来他这一点不对。他的性情的这年代的骄傲，个人的孤立的狭窄，使他和人们对抗，脸色苍白了。

“我就是说这粮票是另一张。我给了你粮票了，我是常常有我的见解与性情的，我是有我的地位，我是吃什么饭的？我是吃我个人的技能的，享有我的待遇，我是技术人员，面包技师，是国家这年代最需要的，我每一分钟都为国家建设工作，每一秒钟，

我的奖金并不少的,我这里说明的是我的地位,享有我的待遇,你还我粮票!我叫宋渔友,渔人的朋友,你到公司里找我去!你一问就知道了。”

“我是不对你屈服的,头可以拿下来!”蒋芸叫。

“我也是不对你屈服的,头也可以拿下来!”宋渔友叫。

“你这似乎是有缺点了,你宋渔友同志,你说你是渔人的朋友,也令我慷慨地觉得你说得很好,渔人很勤劳而且辛苦,你应该讲团结。”大学毕业许多年,富于想象的赵容安显出她的好久被生活淹没了的大学生的活泼和青春的活力,挤上前来,说。人们看着她。激动于给她以国家建设进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印象的她的粮店的秩序的锁练(链)的律动而现在激动于这锁链的爆破,她强调地说着末尾的话。

“不认识你。”宋渔友说。

“你是有错的,面票你自己找到了的。”赵容安说,“我们粮店,自然也有缺点——蒋芸你不叫了。”她说。

“那你冤沉海底!”宋渔友对赵容安说,他叫喊很凶,但有些懊悔他的凶狠,觉得力弱,同时,人们也看着他,他便犹豫了。但是他又叫了起来:“你说渔人的朋友,什么勤劳而且辛苦,他们并不见得勤劳而且辛苦,这与我的名字是有^①关系的,你是一个很有傲气的样子,我宋渔友并不高兴十分勤劳而且辛苦!”

“那我便道歉了。”赵容安讽刺地笑着说,“我觉得是这样的,渔人勤劳而且辛苦,也讲团结。你刚才还说你每一分钟都工作。”

“那不是这样的,那也许他们是这样的,我这渔人,我这渔友

^① 此处疑脱字,应为“没有”。手稿上此句经过修改,被涂掉的原句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不这样的,我不高兴现在许多人讲勤劳辛苦,现在是不勤不苦才好。我也不愿每一分钟都工作。”

“渔人是勤劳辛苦。”

“至少是不苦,也不太勤,我勤劳工作有吃亏。我渔友骄傲地说。”

“但渔人是勤劳辛苦的。”由于激动,赵容安坚持地说。

“不勤劳辛苦。”宋渔友说。

“勤劳辛苦的啊!”赵容安又坚持地说。

这时蒋芸十分豪放,站起来凶恶地大叫着:“你是痞癩,你是无癩,而我个人果然有人证明我是不错的,我是从来一分也不产生错误的。”

“但你是有这次错的!”宋渔友又叫了起来,“你才是无癩,痞癩!上半个月,你就找错钱给我,我那时退还给你五角的,你没有错?”

“那你瞎说,那我仍然是没有错的!”蒋芸有些虚弱地说。

“我退你钱的,”宋渔友感慨地说,“我那时是^①我们人民一般的社会道德——那么我这回就这样了。”他说,心中忽然有潜伏的神秘的激动,觉得自己这样不够人民的情操,这是这年代深入人心的,他便说,“我再拿五斤吧,我就算那五斤不要了——我就这样,我刚才想着,头都吵晕了,本预备这样说的。我就算吃亏了。”他说。

“但是你就算吃亏吗?你分明错了。那么拿来!”

“但我仍旧指出你是错了。”宋渔友粗暴地说。

“我是分明不错的,我们是分毫不错的!”蒋芸大叫着,因为痛苦,叫得更高了;她也因为宋渔友一定地揭发了她,而她不能

① 此处似应添“出于”二字。

改变说自己可能有错而有烦恼。”你真不错吗,然而我决不示弱,我这里可以查帐,查半小时也查,没有错,”猛烈的蒋芸带着一种示威便要来查帐,人们烦躁而恐慌了;她也没有真要查,因为她判断宋渔友是在说谎。她和宋渔友的冲突因为她说了要查帐的让步话而更对宋渔友愤怒而更凶恶而更激烈了。宋渔友大叫着他的地位、他享有的权利、他的技能而她也大叫着。她跳到椅子上去叫着了,而宋渔友在窗口前,在人们的注视和不安中暴跳着。

“凭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他叫着。

“凭我的能力,我也说我的地位,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我压制你!”蒋芸说。

赵容安便有些痛苦地拉蒋芸从椅子上下来。这蹦跳着的精灵似的蒋芸便跳下来,狠狠地看了赵容安一眼。赵容安便喊叫胖姑娘李纯英来代替蒋芸了。她想让蒋芸停止,但蒋芸继续蹦跳着,不肯停止。

李纯英将卖切面让给季求明,过来了。她不愉快变动工作,皱着眉挤着蒋芸,蒋芸几乎把她推倒。

“我来!”沉闷的李纯英大叫着,因发怒而战栗,——她十分不愿变动,她在卖切面,正处在她的有关她的弟弟在军队里,而自己要怎样努力的幻想里,这些幻想是简单的;她在买切面的顾客稀少的这时带着热情地想着弟弟,在想着,怎样可以增加努力多喂养一个兔子,以及那兔子是灰色的,她顶喜爱,渐渐长大;门口有附近医院新增加的警号车驰过,警号号叫的时候都会竖着耳朵。她发怒同时因为蒋芸滋扰了她觉得的粮店的良好的、社会生活愉快的秩序。李纯英用力地抢过了蒋芸的记帐本。她的嘴唇的战栗还表示了她的勤劳的性情,愿意做事情。

“你看着切面一下去。”赵容安对蒋芸叫着,“或者你休息

一阵。”

“我不休息，”蒋芸说，“你赵容安欺我了。我休息便心中痛苦了，我有冤屈，你也使我冤屈，你乱指挥我不对！”

蒋芸发生了对赵容安的不满。她又不屈服于这五斤面票的问题，凭她有敏捷与干练，她觉得她没有错，于是推开赵容安；她仇恨那宋渔友脸色苍白地站在那里，继续想要五斤面票的面。

“你不开给他！”她对李纯英叫着。

“不开给你！”李纯英对宋渔友说。

“是这样么，我们应该团结。”赵容安用她的继续着的大学生时代的气概说，这种气概突破了一点她内心的郁闷，她文明，显出与她的近视眼和年龄不一致的年轻的活跃。“你宋渔友，面包师，我们应该团结而互助，你的五斤面票，我看可能是你记错了，你并没有拿出来。”

“那没有！你们这姓蒋的说她从来没有错，她上月初^①多找我钱就是错。我是在当代生活中有地位的，我是凭我的技能，”内心有点虚弱的宋渔友又叫着，“我们是同路的同时代人了，我们是应该互相了解的，你应该尊重我的地位和我的心理。”他吼叫着。

“我请你进来谈谈，”赵容安温和地、精神焕发地说，“我们同时代人互相了解。”

宋渔友预备进来了，但走到门边他又站下了，他要他的面粉。赵容安将他拖进了办公室。

“你不要发怒就好了。我想你一定找到你五斤面票而不使我们困难的了亲爱的朋友，我似乎看见你在皮夹里又找到了一张，似乎是是的，你买面粉吧，帮助我们。”赵容安热烈地说。

^① 前文作“上半个月”。

“你这经理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决定在这五斤面票的问题上逞自己的地位、优越、适应他的机巧的时代精神、蔑视人们的宋渔友说，虽然内心虚弱，他又想着是不是算了，因此嘴唇也又战栗着。“我们同时代人，当代生活，可是不同感情，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要维持的，我与你什么相干！”

“你请仔细、冷静。”赵容安说，她内心的热烈、倾向着理想的她的焕发青春精神，碰在冷漠的敌意上，于是她嘴角也战栗着，但仍旧精神焕发。“我们可以谈通的！”

“谈不通，你请承认这五斤面票！”宋渔友说。

赵容安便有点烦恼地看着他。她摘下眼镜又戴上。她觉得，像蒋芸所嘲笑的，她在这粮店里有幻想曲，“大知识分子”的幻想曲，喊叫着前行，耽于不现实的幻想了。但她有些讽刺地笑着——仍然有着热烈的焕发的精神。

“你得承认这五斤面票的帐！”宋渔友叫喊着。

“好的，我们承认这五斤面票的帐。”赵容安变得冷淡、严峻地说，看看宋渔友，把眼镜摘下来在桌上放了一下，用近视眼看着他，希望这人改正——内心受了挫折而痛苦着。但宋渔友站起来跑出去了。

“五斤面粉！”他喊。

“我们不认！”蒋芸说，“你经理这样有缺点！”

“认了！”赵容安不满蒋芸的态度，更对宋渔友愤怒，突然用很激越的高亢的声音说，这声音使自己也有些吃惊。

“你经理发我的脾气哪，也好，不在乎的，你把那一批香油拿出来卖，你供应馒头太慷慨，这也是我觉得不对的！”蒋芸说。

赵容安沉默着，心中战栗着。蒋芸常说，如果她蒋芸干这经理，如果不是“大知识分子”干这些，而且常专权，变动她的秩序，譬如十分老实的李纯英有时候是有限从她的。

李纯英面色紧张着，蒋芸又叫查帐，她带着怒气问是不是查帐——她十分同情赵容安。赵容安说不用查帐，这五斤粮（面）票再说了。赵容安又走到窗口。

“你是没有找到那五斤面票么，你找到的皮夹里的不是么？”她再精神焕发起来热情地对宋渔友说。她心里有尖锐的感情，于是她又跑了出去，“你是社会上有贡献的人，我们共同觉得这个社会是我们的责任^①，我还觉得较好的建设时代的信念，我心里这样认为，你面包技师也是有为的人。”

“你说这个干什么呢？”

“你面包技师也是有为。”不服输的赵容安带着虹彩的想象和灼热的思想说，她是在这一冲击之下说服宋渔友，五斤粮（面）票是不重要的事，建设中的国家的市场的互相信实^②、诚实、友谊，是重要的事。可是她这怀着理想，去到西北几年因病回来受着一点挫折的大学生这里又受了挫折了；她的丈夫也是因为他的较重的病而同来，没有再去成西北了，现在在邮局工作，她对于这没有再去，因环境而留了下来，是觉得懊恼的，她在这里因蒋芸的恶情形加上宋渔友这样的顾客，又受了挫折了。“你难道不是说，你是社会的，国家建设的社会的重要的一员吗？”

“我刚才说你这位近视眼大学生女经理冤沉海底是不对，向你道歉了。”宋渔友有点温和和谦虚地说，但这温和的谦虚的情绪立刻受阻于他的傲慢，它便又利用它来做说谎、掩饰了，傲慢在他的心中颤抖，他便觉得他是有贡献的；他还想了一想，他也许回去努力多做工作，多做面包，像赵容安所说的渔人一样勤劳，这五斤面票的情形就不再返回了，让粮店吃亏了。他认为，

① ② 原文如此。

人的性情,这年代特别要自持,豪强是重要的,虽然人们显然看见了他面票在皮夹里。于是他说,面票的问题,他没有错。

这年代人们要豪强,要坚持原则,这是赵容安的思想;赵容安看宋渔友拿他的一个白绸的口袋盛了五斤面粉走了,心中灼烧,便追了出来,在犹豫了一两秒钟之后,她喊了宋渔友。

“你能再说一遍,你的面票没错么?”她问。

“我没有错。”宋渔友脸红,几乎红到耳根,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他是在发怒,他确实也有着愤怒,他往前走。

“当你面票弄错而你隐瞒的时候——我说譬如渔人是辛苦勤劳的——你不心中不安么?”赵容安说。

“我没有错。”宋渔友急走着,说。

编者附记:

《横笛街粮店》是路翎晚年创作的未刊小说之一。原稿400格×206页,8万字,不分章节,文内每一小段故事用五角星号(☆)间隔,后署写作日期为1988.2.9,故事情节围绕某基层粮店展开,叙述该粮店内部人员之间及与顾客之间的诸种矛盾冲突,立意在通过一个粮店的日常情景反映粉碎“四人帮”后的社会变化,呼唤生活理想和人际间的互助协作。这里截取的片段取自原稿第24~38页,从中可以见出作品基本的人物身份、性格定位和矛盾类型、冲突方式,作者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和心理期待亦不难自此求得。有意思的是,编者所见到的原稿中还附有一纸某杂志社的手写退稿函,文字不长,兹抄附于此,以备参考:

路翎同志:

您好。您的作品《横笛街粮店》已经过编辑部的同

志认真阅读与研究。鉴于《××》最近因篇幅有限,对中篇小说的版面再次进行了压缩,所以决定把稿寄还给您,以免耽误您改投它刊。

多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撰安

《××》编辑部

1988.9.7

回
忆
录

《初雪》后记

我在1952年底去朝鲜,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回国。在朝鲜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先后访问过志愿军几个部队,到过开城、平壤等地,接触到志愿军的一些指战员,听到了在几次战役中中朝人民军队英勇作战的事迹和战斗情谊。也到过许多朝鲜人民家里作客,和他(她)们同桌共餐,欣赏他(她)们的歌唱和舞蹈,听他(她)们倾诉这几年来经历的患难。我也在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在壕沟里躲避美帝国主义B26轰炸机……朝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朝鲜人民和军队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都使我深受感动,并在激动之余写了些东西。除收集在这里的以外,还有同样题材的短篇小说《节日》,尚未发表,现已散佚;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原稿虽已找到,但已不全了。这些作品,从各方面介绍了志愿军和朝鲜军民的生活和战斗情谊。

快30年了,平壤城的废墟和它周围的景色,开城的街道市场,朝鲜人家的低矮的屋子,农村夜晚暗淡的灯火,妇女们的忘我劳动和殷勤好客,都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然而,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不仅没有机会去重游旧地,看看朝鲜战后的巨

大变化,而且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我的一支笔也长久没有再提了。

很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都在怀念着我,关心着我,希望重新看到我的作品,我是非常感激的。尽管我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但我还不愿辜负同志们、朋友们的期望,愿以有生之年为我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尽点微薄的力量。

这几篇旧作的辑集发表,一来是为了对朝鲜人民的怀念,同时也是用以感谢许多陌生而又熟悉的同志们朋友们对我的关心。

1981.3.23

(原载《初雪》,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版)

《路翎小说选》自序

这里收集的短篇小说，一部分是描写解放前的工农和小市民生活，一部分是描写解放后的生活，编辑是依照写作的年代次序。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年龄很轻，对于抗日战争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很注意的，生活的变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贫困和艰难，造成了接受新的思想的机会。我受苏联小说，那时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和高尔基的作品的的影响较深。当然，在1937年前后，我也读了世界古典文学，包括中国的李白杜甫在内。那时代，一方面有着新的思想，马列主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的传播，一方面却也有着这社会的孔夫子的沉淀，有着寒凉的、冻结的，不留情的这一国家的阴暗和落后的方面，以及患难时代的伤痛。我在流浪四川去的途中，感到很深的悲凉。抗战歌曲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我在去四川的途中不断地唱着田汉配歌词的苏联歌曲《茫茫的西伯利亚》。伟大的时代与渺小的黑暗的角落并存，伟大的时代向深刻之处发展。新的思想，加以我到四川后便到了煤矿区，使我在开始写作不久便对工农生活与工农的文学形象进行探索。我的忧郁也使我对新事物进行探

索。在这里我愿再提到马克西姆·高尔基,他的几本著作,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我读他的剧本《底层》十分留恋,他所描写的在俄罗斯沙皇制度黑暗压迫下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心理,形象,以及他们的善良,是我难忘的。他的《在人间》给我展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画幅,他的《草原故事》,也使我十分迷恋,它使我想到,在中国,这年代也有很多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在患难的生活里流浪。这些流浪者在追求着抗战的胜利和祖国的明天。《草原故事》里高尔基写的,“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来了”是我始终记得的句子。

抗日战争期间,我先是当流亡学生和后来是赖以生活的职业的关系,都住在重庆附近的乡下,煤矿区里和市镇、码头上。我便有机会和矿工、农民、船夫,小商人和地痞、恶徒、恶霸地主等接触。我在1939年投稿认识胡风,怀着我的文学向往谋到了煤矿区的小职员的工作,便去走访矿井和矿工们。说来虽是这样,却是很受环境限制的,然而也还是访问了几次工长和矿工,他们向我作了关于他们生活的介绍。

除了文学的向往,我还有政治上的注意。我记得有卸煤台拖车工摔断了腿,如我在《卸煤台下》这篇里所写的,工人们的愤激的情绪,产生了罢工;夜晚我曾听到呐喊声,跑到那里去,因为我住的屋子靠近着卸煤台。工人们也征求我的见解,他们看见我是善意的,便对我揭发矿厂当局和恶痞包工的严重的剥削,还有矿警毒打工人。深夜里有好些次的呐喊,声音很激动,工人们和恶霸及矿厂当局激斗。也有令人痛心的情况,工人们有落后迷信思想,两个不同乡籍的帮子在敬山王菩萨的时候受地痞特务挑拨,产生了打架冲突。但终于还是团结了起来,和恶霸、矿厂当局斗争。好几次我注意到工人中间有党的领导的迹象。我看见党的领导人很有威信地说话。深夜里,我在我住的小楼里

凝视着长串电灯的卸煤台,工人們的激昂的吶喊,是我難忘的。

我在这矿区里住的时间较多,所以对这个煤矿很熟,对它很有感情。我常在矿区里徘徊,观察矿区里的人生:恶毒的包工老板,戴黑眼镜的特务职员,疲劳、全身黑煤污染、帽子上亮着矿灯的矿工,矿工和他们的家人的简陋的、在风里颤抖着的破烂的棚子宿舍,残废的矿工和他们妻女开设的简陋的小馆子,矿工们的拾煤渣的衣服褴褛的儿童,负伤的痛苦的呻吟和从矿井里抬上来的牺牲者的尸体,死亡者的寒怆的、荒草里的小小的坟墓。矿工们和他们的家属告诉我,他们外省流徙来的居多,思乡,希望抗战的胜利,也说到这剥削压迫吃人的社会倘若不变,他们的命运会很苦。一个矿工告诉我说,他之所以在死亡者的坟前叩头,是因为内心愤激,他并不迷信。我欢喜听到新事物,和他谈天,他说,他的在矿井里跌伤死去的乡亲则有些迷信,也不是迷信,而是生活苦,宁可相信有鬼。他说他的乡亲是很好的工人。我看见矿工的女人埋葬她的婴儿。矿工的母亲病重,我赠送过他们一点钱,他们以后在困难中也来到我的地点问我拿几个钱或借几个钱,他们朴素地说,他们感谢我帮助他们了。他们有一回请我吃饭,北方的窝窝头。他们说,他们有时候吃一些榆树叶。我不能活动很多,因为特务注意了。有一次我还看见运煤火车里一个工人有一本《世界知识》。也看见工人手里有《新华日报》。看见工人们迷信,互相吵架,伤亡和常有婴儿死去,我有哀伤,但是,我说我看见新事物是快乐的。我追求了解政治上的情况,所以在注意到工人中间有党的领导的迹象时,我是顶高兴的。

有一些天我的头脑里有一个不普通工人的影子,人们介绍说,他有办法。他也对我说,他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在目前只能是这样,要靠大伙慢慢地来。我取得工人們的信任之后曾问他

们矿区里有没有共产党,一个工长和一个矿工说,有两个是的,有一次坡上一个工人望我笑笑说,附近一个工人就是的。但我以后却不多看到这个工人。

有一些天人们说到一个思想较落后的工人,将他指给我看,他也站起来向我苦笑了一下。后来就是他负重伤断腿了。很多人很同情他,为他抱不平,说他挨着包工很凶的剥削,因为女人的病和可怕的贫穷,偷了一口锅,挨了包工的打……以后便听说他患了精神病了,而他的妻嫁出去了。有一个在这件事上帮助他的党员工人也远离了。这便是我的《卸煤台下》这一篇小说的由来。

矿工的女人们是热诚的,一回我到坡上矿工宿舍去看矿工们,在泥塘里跌了一跤,衣服很脏了,矿工女人们便来抢着替我把衣服脱了洗了,要我在他们屋里坐着。那是夏天,衣服也一下便干了。

有一些天我曾到电机股锅炉房去。有一次空袭警报了,敌机已经靠近的时候,我看见大个子的锅炉工人在沉着、勇敢、紧张地劳动着。我到锅炉房去向他了解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他热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很倔壮的河南人在一起,他给我直爽地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是北方太行山那边来的,那河南朋友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在那边是抗日的游击队……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说到的这些,都是我高兴的,也是我在那黑暗忧郁的社会里的愉快。是我许多年来乐于记起的。当发生火灾的时候,锅炉工人和他的北方来的朋友曾经勇敢地救火。以后我听说锅炉工人跟着他的朋友走掉了。

这地点叫做后峰岩。这里的煤矿给我难忘的记忆。我追求政治上的令人鼓舞的事物,和追求我的文学理想,竭力想把工人们描写出来,连同他们也有着迷信鬼神的、落后的部分。当

然,我接触他们并不多,也有譬如半年几个月的时间没有去造访他们和与他们或一人说过话,但我写着我的文学作品,头脑里始终在想着。当我不得不离开这里的时候,我正预备找他们去告别,在路边上却碰到了矿工长李永祥几个,我说我将要离开了,他们祝我身体健康、诸事良好,我也祝他们健康和诸事良好。我的生活和我的行程里,经常地携带着后峰岩煤矿的机器和拖车绞车的轰声和极坏的条件下的工人们的劳动的奋斗,反抗黑暗剥削的呐喊、呼叫的人声,奔跑的人影,和深夜里、稠密的云或晴朗的月光下的发响的、蔓延开来的锅炉房的水汽声,和矿山在山坳里的强烈的震动。

在国民党政府的管理煤炭的机关“做事”,当小职员,在一个住得较久的小的市镇和码头上,我在或一日的黎明的时候经过小市镇的街道曾经看见建筑架上一个老头骂他的给他送红苕来的老太婆,并且用泥瓦块砸她拿她泄气,这老头是被恶霸地主抓来做劳工的,还经常戴着铁链,他顽强地反抗和骂恶霸地主,因而遭难。我的感想是这时代还很沉重。这便是《在铁链中》这篇小说的由来。我又曾在黎明走过那叫做黄桷镇的小镇的街道,看见新结婚的一恶徒家的厅堂里点燃着的红蜡烛和门前的鞭炮皮。我知道这结婚的女方是街上的线铺姑娘,她和叫做程登富的船舵手相恋爱,却被迫和恶徒地主家结婚了。我便想到这勤劳的姑娘和我也认识的这船舵手,忠厚、勤劳的程登富的悲痛,和船舵手程登富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时常有沉船灭顶的水程;他的在险滩、激流中的航行。程登富和线铺姑娘的恋爱被拆散了,这当然在这个社会中是平常的事,但我觉得,线铺姑娘的眼泪和浑厚的程登富的水程以及他们的可以设想的心情正也是这个时代的悲痛。这一类的故事在封建时代极平常,在《水浒传》传里也集中地表现了人们的愤慨了,我也但愿我所写的是最

后的了。写这篇小说,我祝所有的正直的人都在他们的险滩里搏击胜利和平安;我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的。我时常想多呐喊几声,可是我能做到的只是这样,今天看起来,真是不够。

较短的一些篇小说,也有描写庸俗、丑恶、反动营垒的分子,也有描写正直的劳动者。也有描写、讽刺俗恶的小市民,也有描写工农,他们的被压迫、被抢劫的状况。在许多年间,我企图描写各色的人们,如前所说,我的周围,深厚的剥削、封建意识活动着,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臭,也有着正直的劳动者困难地生活着,坚持着正义,付出着牺牲。我的工作的立场是,做一些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检查,这意思是,鞭挞落后反动的,寄托着我的愤慨,讴歌正义正直的,寄托着我的安慰与希望。我也与侵蚀到人民的思想内部的中国的封建落后相纠缠。从抗日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漫漫长夜之感,我用我的攻击和讴歌,用我的文学向往(虽然我的工具是落后的),来响应人民解放战争。《英雄与美人》里的俗恶的“知识青年军”,《英雄的舞蹈》里的复古顽劣的说书人,《人性》里面的发横财者,《爱民大会》里的国民党官府,这些都是各种程度可恶的;《滩上》里面的纤夫,《小兄弟》里面的卖酸梅汤的小兄弟,《饥渴的兵士》里的人民群众,《平原》里面的农民夫妇,这些都是正直、善良的。《送草的乡人》一篇,也描写了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希望。《爱民大会》一篇,是我许多年来常回忆到的,描写了丑恶的反动政权的狰狞的面目。我揭发这丑恶狰狞的面目,描写它对人民群众喊叫“开枪”,也是我对它喊叫“开枪”,正如同胡风在我的《平原》集的后记里所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作者的压之又压,终于还是爆发出来了的悲愤吧”。

解放以后的《女工赵梅英》,描写了党的耐心等待和教育落后的政策,和错误的女工赵梅英的转变。我和许多人一样,佩服

这种政策,所以来描写它。《锄地》一篇,描写解放初期不习惯城市工作的干部的克服缺点和劳动人民的诚朴。《粮食》一篇我也常常纪念它,描写了刚解放的城市遭遇着暗藏着的敌人的破坏所造成的困难,和这困难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的度过,和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

我去到朝鲜战地,回来写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等。我去到朝鲜,认识到了革命军队的巨大力量,党的领导的巨大的力量。我在对革命战士和朝鲜伟大人民的歌颂中,感觉到一种骄傲的情绪。

从我的创作的最初起,我给自己拟定奋斗的目标。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根本是在于描写人物,与具体的历史相联的、社会的人物,“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典型的环境,大的类别里是又分出次的类别的,所以大的类别里有很多种环境。所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有很多种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也是各有很多种。社会生活里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积极性,也指出我所感觉到的消极性;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生活里的形形色色,也就是很多类别的人物以及他们,这些人物,这些形象的倾向;我的文学向往是描写出这时代的正面人物,连同着生长他们的土壤;连同着他们的土壤也描写出反面人物。成功的文学形象,正面人物是很激动人心,令人发生深刻的精神向往的,它会流传,会协助创造新的时代;反面人物形象,成功的著作,是会使人发生深刻的憎恨,它也会流传,协助着在社会变革、进展的波涛里击退可诅咒的黑暗时代和事物。文学不做观念的表白,是形象的思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形象,是应该接触到社会很深处,冻结处的动荡的。我们生活在人民群众创造新的历史的大时代,社会深处和明显之处,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烽火台在各种形态里燃烧着。我向往典型的

形象是高度概括性的,同时是个别的,即具体的、活跃的、热血的生命,它是文学的特征和致胜的武器。……

我的向往是这些,我热衷于描写出时代;但是,今天检阅一下,由于我接触的生活范围只有那些,由于我的能力只是这般,我的成绩是很有限的,我并没有很多地达成我的向往。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时代,人民群众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代,火热的斗争和深刻创造的时代,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正面人物的火炬高燃着。我观察我几十年前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我的成绩是很寒怆的。

1984.3.9

(原载《当代作家自选丛书·路翎小说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我与外国文学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由于时代的激动,我开始阅读苏联文学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草原故事》、《下层》,是使我感动的文学读物,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具体地说,由于这些作品是反沙皇封建黑暗,爱憎分明地描写工人、流浪汉和下层社会生活的,还首先由于它们的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它们便在我的眼前连接着中国的动荡时代而显得更为有力,帮助我形成了美学的观点和感情的样式。这便是说,作者高尔基在他的作品里所描写表白,所肯定,所追求和跟踪的,他所描写的俄国沙皇制度下的痛苦,劳动者的正义,和流浪汉的忧郁的叹息,变成了我的日常观察事物的依据之一;他所“肯定”的,还应该指出的是,不仅是字面上的,而且是多量的词汇、意境和深刻的现实主义表现方式所构成的丰富的内容和色彩。通过这些而传达出他的激情和塑造成他的感人的形象。在高尔基的创作里,人物的“人生形象”是他的着落点,人物有着具体的历史和国家、阶级、民族的样式。人物、“人生形象”随着高尔基的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随着他的对社会和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十月革命的反剥削旧制度的热情思维而运转着,在每一表现和表情里,都充满着作家的正

义,推翻黑暗秩序的观点,和基于这些的美学力量;作家的文学形象跟随着作家对于这形象的深刻的美学感情——即斗争和对于人生美人民美的追求——和思想立场而活动着成长着,这形象本身便形成作家的观点和思维的同一物,或由美学观点、力量所形成的不同一物——这生态的形式,它是非观念物。这是活跃的、丰富的、生动的牵形力,便也叫做形象思维。高尔基的形象思维,他的美学的观点和表情,在那时代,对于我说来是重要的。将社会、人生斗争结构为人性美、人类美、人民美的文学内容和形式,这便是美学;将人生各形态的向前的、肯定的、和伦理联结着的美感的内容结构为形式,这便是美学。这美学的观点,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描写和对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强烈地正义和有着对人类力量的美感的,是深刻的,联结着生活复杂性的判断和寻求,在于他有着丰富的触须的对象物的肯定和否定,现实主义的热情也带着现实主义的冷静。我在那年代热衷于高尔基的作品。作家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感情和人道主义的美学观联结着社会事象,社会事象也同时经过他的美学感情和观点结构起来,这两者之间有着同一性。而美学的感情、观念的深刻性和正义伦理达成同一物,是形象思维的合理的内核,即美学的楼台。

这是那时候我从高尔基的作品学习和感染到的。在我的后来的作品里,描写下层人民,也相当多地描写流浪汉,其中的美学观点和感情、要求,多少受着高尔基的影响。当然,这不是说我写得很可以了,而是说这些对我影响。

在我的生活和行程里,在那年代,随着高尔基,便较多地、有着重要意义地接触到《苏联作家七人集》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我还是从世界观和感情,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美学规律性,正义

与非正义的划分的美学观点和感情来说。正义,联结着文学所描写的社会正面人物的本质,作家觉得和擒获到的美感,人类美,崇高的意境美,复杂和单纯、深刻性的美感(这中间有着斗争),战胜坏事物和恶毒事物的美,和作家搏击黑暗所描写出的反面人物典型形象的美学内容;正义观点的凛然的力量,和这种力量所形成的揭露和批判,是重要的、根本的事物。作家形成和占有了社会,历史、人物的多样的多角隅,重大的与深刻的境界,便形成了作品的形象的力量。理论作品是分析和归结社会而影响人的世界观的,文学作品则是在理论的帮助下通过它们的人物形象的激动——作者心中正义与有力、柔和、对隅、深情、激情、讽谕、比喻、惊诧、愤恨、爱抚,而形成它的形象的影响力量的。正义和歌颂、愤怒的激情,通过无情的客观事物的被表现成功即作家创造成的典型人物而征服世界、影响着社会和读者。正义的事物是关联着美学的激动的,美学范畴是多样式多角度联系着正义的。在高尔基和苏联文学里,阶级的社会的正义经过其美学渴望和艺术水平而达到高峰,美学的成熟也由于正义的描写(不是概念化),和革命的正义强烈,而达到它的高峰。这是现实主义的高峰,在其中浪漫主义的渴求的、想象的、敏感的触须发挥作用,堡垒是由新时代的美学和正义攻克的,这也在于苏联文学有着它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伟大的传统。高尔基的下层人民叹息,他的《母亲》里面的工人巴威尔行进和他的母亲奋起了。法捷耶夫《毁灭》里的莱奋生于艰难中行进了,绥拉菲莫维奇《铁流》里的郭如鹤进攻和想念着他的俄罗斯苏维埃,而领导着他的部队行进,形成铁流了,这人物的阵容带着革命和革命阶级的坚强,彻底的真理、信心、和克服艰苦、是有着对革命奋斗的人们的强烈的意义的。法捷耶夫描写成功的反面人物和错误人物也同样使读者受到震动,美谛克是警惕知识分子中的空心

人物,木罗式加的错误表现了社会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读者提供了苏联十月革命搏击的深刻性,人民的正义和聪明和社会斗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它的浪漫色彩,和《苏联作家七人集》里爱伦堡等作品的革命的浪漫性,在那时代对我很有吸引力。这浪漫性,即作者的追求联结着更多的触须更多的联想、想象,其想象的虹彩由于时代的激荡碰触着更多的生活角度,但并不消失它们的现实性,使他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深刻地占领生活的各角度,有着它的巨大的功能。肖洛霍夫、爱伦堡等作家的一些小说是我那年代阅读的难忘的作品,人类的希望、世纪的梦想也闪烁在其中。它们支持我的生活和我的学习创作。说到人类的希望闪烁于其中,燃烧于其中的苏联文学,我还很怀念里倍定斯基的《一周间》和革拉特可夫的《士敏土》。我是从这里学习描写革命形象和产业工人的。……此外,A. 托尔斯泰的历史性的史诗画幅《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也给我展开着苏联革命社会与旧时代的葛藤相纠葛的深刻的样式,展开着革命人类的崇高的境界,不过这三部曲作品是我后来读的了,我所以乐于提到,便是这作品给了我新时代的巨大的鼓舞力量,使我在跌蹶中仍相信可以获得胜利,相助着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我从事写作,观察周围的社会和人生,苏联文学是给了我借鉴、鼓舞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动荡时代,是苏联文学的易于点燃的蒿草,苏联文学的观点、感情内容,也帮助我形成了我的美学观念。

其次,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我便想说到一些外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了。古典作品的现实主义是深刻的。在社会上,人们有以成功的作品所创造的典型人物做比喻,来表明历史,用正面人物来表明历史行程,唤起人们对正面事物的尊敬与赞美,用

反面人物来表明历史上的黑暗情形和旧社会制度余留和延续下来的黑暗情况,因而唤起人们的对黑暗、反面物的深刻的憎恨。成功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着强烈的社会作用。苏联文学是这样,中国古典文学是这样,外国古典文学也是这样。抗日战争以前,我便读过一些外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了,那时候读着《浮士德》、郭沫若翻译的《战争与和平》,读着小仲马的《茶花女》,读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我还记得我在初中时读了屠格涅夫的作品,和同学们谈到这些作品是现实主义的,而遭到顽固的校长攻击的事情。我还记得他警告我说应该说大文豪屠格涅夫都是灵性,超现实的,而且要我在全校的听训话的礼堂里上台去和他辩论,虽然他很凶狠,但我终于获得了一些掌声。……总之,这些文学引起了我的激动,它们的形象也就进入我的生活。一直到后来,我读得更多,例如易卜生的戏剧,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与《穷人》,果戈理的《死魂灵》,巴尔扎克的好些本《人间喜剧》、高明凯翻译的我几乎全读了,而且读得很仔细;又有高地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所有外国著名的文学作品我差不多全读了,有几个阶段我读书很多,而且作着用这些文学形象来比喻中国现实的思维。人们问我,哪些外国文学作品对我影响最深,我常回答:统统的翻译过来著名的文学作品。因为实在是这样的,哪一种我都注意。我也爱各种的体裁。但古典外国文学也时常使我走到云雾霓虹与黑暗幽暗混合的人物与旧的时代的阵容里去了,苏联文学便使我有时落到地面上来。自然我也时常努力地落到我的现实里来,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的群像落在我的追求中国的现实的各类人物描写的文学企图上,或者说,它们帮助了我的这一企图,但古典文学时常较苏联文学多些困难;我努力不悬在空中,自然这还要说到,革命的

理论作品对我的指导。我今天到底完成了多少我的企图而不悬在空中呢,但总之,这些外国古典文学是资助了我的行程以旅费的。在我的爱国主义的情绪里,苏联文学和古典文学著名作品的典型人物结构成了它们的罗网,成了我一定地比较与批判事物的坐标,渐渐地我更多地思想到,这些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认识它们的时代和社会的现实的,我便应该更进一步地研究我这里的现实社会,于是一些时候我乐意呆在乡村、矿区和码头上,和读理论书籍来使我的思想获得进展。理论从逻辑上帮助人们,文学从感情形象上帮助人们。典型的、成功的、闪烁着光芒的文学形象,它们是实际的历史的具体的,人们便应该研究自身的时代和现实。要将人物突破一般性类型的模糊和社会各种碰触形成的假象描写出来,要深刻地反映社会,需要有正义的激情,需要有深刻的形象,逻辑的想象力和美学的能力,从意象形象的最初的律动到表现为典型、表现为有力的形式的美学的敏感;这一规律的把握,首先还需要说到,人们是带着自身来自生活和书本的美学观念和激动来理解自身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客观的社会现实也就丰富了这美学观念——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文学家描写人物和结构深刻的内容,从体现内容的美学力量达成完整的形式,这便需要认识具体,不能照样从前人和外国搬运,而是要具体的认识本国的、这一社会的、这一民族的。文学家描写与社会血肉相联的人物,描写典型,是重要的事情,是文学家的强大的手段,需要认识现实。我们从成功的外国作品里,不仅认识到这一国、这一年代的面貌,还认识到这一国这一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征,和这一国、这一民族、时代的灵魂。外国著名文学作品也应该推动人们研究现实。成功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人们认识到艺术的性质,艺术的特殊功能、具体事物的具体形态,被它具体地历史地表现出来的社会和人物。

外国的古典文学,虽然和我们距离时间远,但也应帮助人们研究自身当前的具体现实生活而不悬于空中;在描写的过程里,揭发黑暗,表现正义的力量,和对各样的反面的、落后的——进入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尽其所能地进行斗争。

我那些年代欢喜说到,雨果和封建落后的贵族法国进行斗争,深入到法国一些形象的内心深处,追求着他的美学的目的和自由的理想,描写了他的忠厚的劳动者“钟楼怪人”和吉卜赛舞女的善良的形象(《巴黎圣母院》)。世界上增多忠实和善良总是好些。文学作品的正面人物描写获得成功,世界上增多忠实和善良的典型作为人们意识活动的比喻物,批判物,——有关于他们的行为和命运的——增多人们的追求了。屠格涅夫在他的《罗亭》里对他那年代知识分子的说空话作出了他的批判,对俄罗斯的忠实善良的妇女们做了杰出的描写,于是世界上也就增加在这一点上的意识形态的积蓄了。……许多年来,伴随着我的生活行程,世界文学峰巅的一些典型人物和境界在我心中闪烁着。人类对忠贞的爱情进行歌颂,创造了典型,例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中的男女主人公;人类对不忠实的丑态的社会和人物进行批判,而歌颂深厚的纯朴之情,例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带有批判性的人物奥涅金与正面人物达吉亚娜;人类是有对正义和复杂性和这一时间的社会进行向前追踪而构成富有思想性的典型的,例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拜伦的《曼弗雷特》;人类是有歌颂人民,朴实者、劳动者于普通、普遍的生活的场景的,例如普希金的《驿站长》;人类是有歌颂英雄主义于幽暗中的,如普希金的《杜勃罗夫斯基》;人类是有歌颂深刻的精神境界与妇女的奋斗的,如勃朗蒂的《简爱》;人类是有歌颂激烈的搏斗于对当代真理的追求中的,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人类是有替贫贱者、卑微的被欺凌者,善良所

呼号于各个路口的,例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果戈理的《外套》;人类对黑暗的社会忧郁了,叹息了,讽刺和攻击了。也歌颂着善良者,如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中的一长列人物;人类叹息着攻击旧的世代、灰暗的痛苦的创伤和意识了,例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的作品;人类同情着被压迫的人(哈代的《微贱的裘德》),这也一直通向高尔基的《母亲》,人类讽刺人生空虚及丑恶的人物了,例如冈察洛夫的《奥布洛莫夫》和果戈理的《死魂灵》。人类是有他们的爱国主义、正义精神,进展和保守,对他们所建立和维持的正面人物进行歌颂和对市侩俗物进行攻击,例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人类是有对他们的国家、历史时代作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歌颂,对他们时代的生活表示着他们强烈的感情和善意的追求,例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中除了贵族的豪杰以外,也有着广大的俄罗斯农民;人类哀叹劳动者的贫困与痛苦,歌颂他们的善良与坚忍,反对着黑暗的事物,这美学领域,还有着涅克拉索夫的诗《严寒、通红的鼻子》等作品,人类进行啃咬性激烈的追求,表现其人道精神,对黑暗与落后表示有力的愤懑,充沛着感情,而歌颂纯洁的男子与妇女,例如巴尔扎克在他的《欧也尼·葛朗台》、《乡下医生》、《从兄蓬斯》等作品中间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我于中国的动荡时代,幽暗与光明中留念着和注意着这些形象,我与外国著名文学作品的关系,便也表现于我在各时期记忆着的,这些典型人物和他们的社会,他们正面人物的进取、风流、勇敢、猛烈、痛苦、缺点、英雄主义和局限性,他们的社会,他们在各时代的局限性(包括作家们的),和长列的反面人物,被作家的正义与美学力量击中的黑暗与丑恶。这长列的正面和反面人物从我面前经过,这长列的后面,还有着苏联文学法捷耶夫的《毁灭》里的新时代的英雄莱奋生和西蒙诺夫《日日夜夜》中祖国的保卫者沙布洛

夫营长。

文学激动人心，典型是可以长存的，对于我国现代这激动的时代，中国和外国著名的成功的文学及其对典型人物的描写，都是可以学习的美学的范畴，——它们都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胜利。怎样观察对象和怎样描写，要看作者在社会激动和社会斗争里的伦理学和美学的境界。法捷耶夫的“莱奋生”是怎样的人物呢，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里的郭如鹤是怎样的人物呢，作家从什么样的美学探求和思想立场来描写这样的人物呢。法捷耶夫和绥拉菲莫维支的人物是新时代的革命者。那么，作者对于革命现实的观察的美学的、哲学的、即符合具体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深刻性的立脚点，是怎样的呢。正面人物要不概念化是较难描写的。在俄国文学里，有一长列的被称作在社会上无所作为的多余的人或畸形人的形象，如罗亭、奥勃洛摩夫等，也有带着创伤的，复杂的英雄，如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的毕巧林，这类人物是在我国社会上也有其因素，但深刻和复杂性也是难描写的。这里便呈现出美学的楼台高和深刻性的必要。再说法捷耶夫的新的正面人物莱奋生等，也并不是新的，正面的英雄人物就难描写些，但这些的美学温床是要长期的努力的。文学上出现新世纪的人物了，人们对这些是感到安慰的。

我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便是我在各年代奋力创作人物，是学习着外国和中国的名著的创作方法来结构我的美学温床的。我要说到各名著的高度的、有纵深和深度的、美学的、哲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境界。在我写《饥饿的郭素娥》的时候，高尔基的《马尔华》伴着我走了一段行程。高尔基的形象是一个倔强的劳动妇女。在我写《财主底儿女们》的时候，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莱蒙托夫的毕巧林等伴着我走过

一段行程。在我写作《燃烧的荒地》的反面人物郭子龙的时候，萨尔蒂诃夫的《尤独式加》给了我一定的影响。在我写作《洼地的战役》的时候，苏联文学也给我以帮助。我的《求爱》、《平原》有着契诃夫的影响，而我的《在铁链中》，是有巴尔扎克的创作方法被我注意着的。这并不是说，在我和外国作家之间，可作类比和我向他们学习的具体的形象很多，而是说，这些名著的美学境界是给了我帮助的。我渴望一些事物和仇恨一些事物，从事着我的描写，我所处的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推动着我，我有时遇到很复杂的困难点，我也慢慢的进步些，外国文学在思想上和在创作方法上是影响和鼓舞着我的。我常注意劳动人民的生活，拿他们作为主要的题材，这是时代使然，我已经说过，这里是有着苏联文学和高尔基的影响。但描写了劳动人民的也有雨果。哈代在他的《微贱的裘德》中，德莱塞在他的《嘉丽妹妹》中，他们也作到了他们的深刻，也帮助了我注意力的广泛。外国旧时的名著中有许多善良和艺术上的勇敢的搏斗，这是我常常记忆的。

罗曼·罗兰的描写了法国革命的《七月十四日》的剧本，是我常想到的，雪莱、拜伦的著作是我常想到的，他们的著作旧时在中国缺少完整的译本，但零碎翻译也表达了我那时的对人生的思索和个人奋斗所靠近的思想。

旧时代流行有罗曼·罗兰的欧洲和纪德的欧洲的表微文化观念流派^①的说法。罗曼·罗兰的热烈的对现实的突破，和纪德的冷静的对正义、信念、爱情、智慧的虔敬，都影响着我。纪德的《窄门》和《田园交响乐》一定的吸引着我的注意，虽然我觉得他的深刻虔敬之情有其保守性。我在过去那些幽暗的岁月，住

^① 原文如此。

在一些城市的角隅、和码头、乡村，注意着巴尔扎克的力量，也注意司汤达的《红与黑》和梅里美的小说对孤独、寂寞、守旧、悲哀、矛盾复杂性，和倔强的向往理想人物和题材所表现的描写力量。我也接近过尼采的冷静的孤独的精神和印度泰戈尔的抒情。

我对外国文学注意到的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差些，而他的《赫尔曼与窦绿苔》要深沉些。那些年代，我时常注意着普通城市和乡村生活中的有其奋斗和有节操、浓厚的，虽然守旧的男女，在我们那幽暗的生活里过来的人们，是会受歌德的《浮士德》等的吸引的。更年轻的时候，在抗战流浪的旅途中，高尔基吸引我，萧伯纳的作品也使我注意到冷静的讽刺。在那幽暗的过去生活里，在中国的城市角隅和矿山、乡村，有着温暖的幽默和讽刺的，深刻地描写了美国的生活，美国的市民和劳动的人们的马克·吐温也吸引我，……在很远的旧的岁月，抗战开始时在汉口北的一个小城里，保加利亚等弱小民族的小说，例如《高乐老头子在看书》激励着我。从那小城市的图书馆，我借到了几本杂志和书。又在更远的当小学生的年代，波兰的显克维支的《灯台守》唤起过爱国的感慨。

我再说到理论、文学史等作品，这些也在那幽暗、伤痛的旧世界岁月里吸引过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流行很久了，我看过也很久了，我还时常记得他的对人生有深的感情的理论观点。艺术是人民性的正义感情和美学追求的形象思维，它是人类追求、往前追求创造自身形象的表现和工具，他也是人类的美感的表征和象征，在黑暗的时代，自然也是正直被压迫和被压抑者的苦闷的象征，我这么说，并非想探讨厨川白村的题旨“苦闷”够不够有力，我是说，厨川白村的

感情是我历时常常想到的。俄国的启蒙党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是我在思想上旧时更接近些的。在那时期，还首先是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它们给我提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艺术原则和创作方法。和这同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弗里契等的论文学的论文，是我热心阅读的。现在，要说到别林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了，他们的激动的深刻的美学。还有叶君健翻译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是我常想到的，——直到现在，我常回忆我在那 40 年代在四川的寒村和码头上夜晚所读的书籍——这位文学史家热情地评论了作为人类的庄严事物之一的文学。

我还欢喜读传记文学。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连同他的《俄国文学史》于 40 年代幽暗的社会中，在我所居住、谋生的乡村、码头和矿山里，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德国前时代的革命妇女丽达林克的《动乱时代》，表述着新时纪的开头的革命妇女的壮大的气概，是使我常联系旧时的生活一起想到的。

说到我长期记忆在抗战初期几本苏联文学和革命理论在码头上被特务查抄，在一个中学里被特务教员和特务学生攻击；我躺在草坡上在夜晚的破庙宇的桐油灯下所读的书籍；和当小职员时在小城和码头的办公室里偷着读的书籍。……

因为我处于新旧中国交替的激动的年代，因为这激动的年代需要描写出激动着的、被压迫的战斗着的新生着的人们，全体各样式的人们的觉醒、奋斗、错误、过失、成功、才能、胜利、凝望、向往、沉思……等各种现象和反面的丑恶的人物，因为文学的结构和典型人物有助于分析和彻底地了解社会，和作为它的指导的哲学社会学的理论有着不同的功能，因为文学名著里各色的境界和典型人物是有力和长存的，它们帮助人们击破中国的冻

结,因为意识形态领域和美学领域里的斗争具有持久性和复杂性,因为——首先是我自己需要击退黑暗,获得前进,所以我热衷于论到外国文学的美学境界和典型人物的描写,各角落的生活的探求,壮大的事物和平凡的事物的探索,所以我乐于提到我历年来有密切关系的外国文学。

1985.1.20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2期)

红 鼻 子

我住了一些年的监狱。……我在监狱里，独自一人住一个囚室，很寂静；开饭的时候，有一度曾经听见走廊里赤着脚奔跑得很快的“咚咚咚咚”的声音，后来我弄清楚了，这是一个鼻子上长着“酒刺”因而鼻子发红的无期徒刑犯人，他赤着脚在走廊里奔跑，帮助管理人员干一些事情，也帮助开饭。

他用很柔顺的，有时像羊叫一般的声音喊着管理人员。他在帮助管理人员的时候是将鞋子脱下放在自己门口的，有时也塞在腰间；他联络他熟悉的几个犯人都将鞋子塞在腰间去外面劳动，但管理人员说应该穿鞋，到了外面的菜地上其他的人都穿上了，便只剩下他一人将鞋子塞在腰间劳动着。他真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他建议大家都不穿鞋，说是可以节省，立功改悔，管理人员说制度是应该穿鞋，他便显出很感伤的样子，很不以为然。

他有时很进攻我，威胁我。我在监牢中是 0683 号，他“咚咚咚”地跑到我的门口来对管理人员说：“叫这 0683 号出来帮着开饭送开水吧。”虽然管理人员说穿鞋子是制度，但他仍然有一回说，“出去劳动叫这 0683 也不穿鞋子，叫他立功改悔，苦熬改

悔吧。”所以我便有些怕他和仇恨他。

寂静的监牢里一早晨和中午、晚间响起了这红鼻子鞋子塞在腰间，赤着脚在地上“咚咚咚”跑的声音，他的欢快的、殷勤的脚步声，和温顺的对管理人员的应答声，和有时是很高的声音呐喊，对我也似乎渐少了寂寞，而且，对于他的勤快，我也有些佩服，但我却很是提防(防)着他，尤其害怕他的高声呐喊，他大叫着：“集合！”“劳动”……有时管理人员也并没有叫他喊叫。他的大声喊叫有些种我还欢迎，便是喊洗澡等，但我却害怕他喊：“0683 出来！”这一种，这一种里有着出来好一阵才知道是干什么，有时有提审，有时是听训话——所以他喊“集合！”我也有些害怕。他很服从，殷勤，大半是抢着替管理人员喊的，还联着他的开囚室门的铁门的特别碰响的声音。他似乎是故意碰得很响的。他像一个精灵一般，或像一个鬼一样，鞋子塞在腰里，在走廊里跳跃，飞奔。他随时服膺命令，做出比需要的更多的动作，他各项似乎都“遵守”纪律，在菜地上他也劳动积极，赤着脚奔跑。

管理人员斥责他跑出很大的声音，他有时也踮着脚轻轻地跑，这样更像一个机灵的鬼。监牢阴暗，小的高的窗户有太阳照进来，铁门重锁，寂寞而且孤独，便陷入异化的不安的思索，这机灵鬼的有些次突然近来，拉开铁门大叫：“0683 号！”使我很惊骇不安，但仍然从异化出去的思维回到监牢的人间。但这大叫有些次是喊叫“观风”^①，呼吸新鲜空气的，有一个时期有连锁频密的“观风”。他的“观风”的大叫是有带着鼓舞的性质的。观风的(时)开关“观风围子”的铁门铁门的，也常是这红鼻子犯人。远远的监牢的走廊里响起开铁门门的声音，是管理人员先把他放

① 原文如此，可能是“放风”的另一种说法。但下文也提到过“放风”。

出来了,便响起了他的“咚咚咚”跑的脚步声,然后是很快的,声音响亮的,一个铁门闩一个铁门闩开启的钢铁碰响的声音。然后是到了下面观风的围子他一个又一个地关铁门闩。我很欢迎观风。这红鼻子假若不是有几次对管理人员说些威胁我的话的话,假若不是我害怕跟着他的脚步和呐喊来的集合训话特别是“个别审问”的话,连着“观风”来说我倒是有时有些欢迎他。菜地上的劳动也有晒太阳,也可以还平稳。但有几次他却很重地威胁我了。因为我有在监房里的唱歌和抗议将我列为反革命的吵闹,这红鼻子有一次说:“他 0683 号自表自身是不该被关押,又唱歌骂人,建议一休制,使他少吃一餐。”又有一次说:“这 0683 号反抗,还可以罚他多劳动的。也不发他冬季衣服。”又一次说:“罚他没有观风洗澡。”他还直对着我说:“你吵闹能行啊,判你有判错啊,叫你没鞋穿劳动!没饭吃!”我便觉得很恐慌了。

监牢走廊里响起了管理人员开他的门的铁闩声,然后响起他红鼻子这机灵犯人的“咚咚咚咚”的赤脚的脚步声了,响起他很快地奔跑,俗话说,像一阵风似地开每一个铁门闩的声音和吼叫的声音了——喊叫着“放风”,或“集合”,或“洗澡”,或“倒粪,倒尿盆!”或“理发!”或“听训话!”或者“将衣服每人折叠好,换季衣服了!”或者“点名!”或者“增加劳动!”——红鼻子喊叫着近来了,喊着什么,看你的幸运,这便是我住监牢一个时期的生活的节奏。他很少喊别人的监牢号码,却很多地喊我的号码“0683”,使我增加惊动不安。早晨,红鼻子敲门了;下午,红鼻子先吼叫后赤脚脚步“咚咚咚咚”响了;晚间,红鼻子喊叫“0683”了。监牢,沉重的坚固的铁门重门构筑的监狱将囚徒的思想和生命异化,异化为世界和生命已将他抛弃的死亡的恐惧,但也唤起着他内心的斗争。这是对囚徒的镇压,于是一线阳光也便掀起着内心的沸腾斗争和回忆,各样的人各样的情形。我觉得我受着考

验了。红鼻子减少一些寂寞,但是却增加我的恐慌。红鼻子机灵犯人奉管理人员命令但多半自动抢着干,外面转来关每一扇门的铁门了,然后是管理人员关他的铁门,于是走廊里阒寂了,这自然好些,暂时“安全”了。这时的寂寞,再回到异化的想象和自身生活的回忆的沸腾的情况对我是要好些,但红鼻子却有时在关门时给我留下一句:“等下还集合!”使我内心很扎痛。有些并不怪他。但有好一些次,他大叫“等下再集合!”,“0683 准备 20 分钟再劳动!”是他因为我也说不清楚的缘故伪造的,管理人员斥骂他,他多次辩解说这是“可以采用的镇压语”,“棒捶语!”……

又是一年春天红鼻子喊“洗澡”——以及“洗澡取销,改劳动”了,又是一年秋季红鼻子喊“收单衣,发棉衣”了。……

红鼻子还有一种情况是我注意的。他多次说我的劳动不好。他机灵地,迅速地,幽灵似地奔跑,将我,将别的两个有改悔的犯人,所做的劳动成果,挖起来的萝卜,拔起来的白菜,从地边上拔除的杂草的堆积,搬到他那里去,而对管理人员说,我们劳动不积极,而他成绩多。特别的是他有时当着管理人员的面也并不忌讳这般做。他说这是“造尖子”,别人可以拿他当楷模来学习,他说:“你管理员看要不要向 0683 他们推广我的经验啊!”他又对监狱干部表示,他拿别人的劳动成果是,他认为,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干部们令他搬回给原来的人了,但他总要留下一点。有时候干部管不及,他又劫持或盗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在自己面前堆起来了,从他的表现看他似乎很得意,他面前堆高起来,他奔跑和忙碌从事盗劫搬运,他便是“先进工作者”;他对“先进工作者”也似乎并不很热中,因为他好几次曾手做着抽“扒烟”的动作,这动作的意思是,他是剥削别人成功的“头目”。

但有一回他向管理人员解释说,他这是故意这样,供给

“0683”几个看了好笑,供给管理员“批评示范”的。

“指导员! 管理员!”他叫着,“我可以当值勤号吧。当组长吧。劳动大队有这种!”

管理人员没有理会他。他和好几个犯人是一伙。我注意到在他这“积极”的背后,他们在议论什么。管理人员不在,他们在菜地附近的工具间前面挑选着工具,也没有注意到我,议论着说,那几柄铲子较坏,可以给“0683”“这些人”;又小声说,有几柄铲子有锋利,还可以磨一磨,他又四面看看说,必要时可以在“那边”荒地上,管理人员上次骂他们的地方给管理人员一击,他们便爬墙越狱逃跑。他说,电网他知道已经坏了。他又说,红墙脚的水沟已经掏松了三块砖头了。……我便将听到的这悄悄地报告了管理人员。年轻的、干练的管理人员说,他们知道这些一部分。我说,老让这红鼻子带头喊叫他便站势力,管理人员便说,这是知道的,故意让他们这样的;也可以有所作用和加以利用。

红鼻子大约发觉了我,便有几天特别恨我。他向管理员大叫着:“管理员你看,0683 他不劳动!”“管理员你看,这是他 0683 锄的地,像扒的秃子头!”他又叫:“管理员你看,0683 他起的白菜掉了皮!”看见管理员走远,他便偷和抢我的几棵白菜,又抢身体胖的改悔犯几棵,当“先进工作者”了。

我很恨这红鼻子,我庆幸有一次终于捉成了红鼻子了,我也惊异红鼻子的大胆。在外出劳动的监牢楼梯上,红鼻子,这监牢犯中的机灵鬼突然面色苍白,从腰中拔出一把短刀,进行造反了。他把这短刀是从菜地上偷自一个管理人员的,是一把用来挖萝卜的短刀。我想红鼻子是被这短刀所迷糊了。他高喊着:“暴义!”^① 他一伙的几个却并没有能策应他。管理人员很敏

① 原文如此。

捷,拿出枪来,掰住了红鼻子的手,我便对红鼻子踢了一脚,也发生了作用。两个改悔犯也参加镇压的喊叫。红鼻子挣脱管理员逃跑到下面的走廊里便拿头在墙上撞,躺倒装死了。

红鼻子片面地被迷糊于偷到的短刀,正如同许多人短视,被片面的情况迷糊一样。红鼻子被从监狱里移动……我也一定时候离开那座监牢了。

我现在离开监牢和劳动大队的生活已经很久了。红鼻子在监牢走廊里赤脚奔跑的声音,却时常被我记起来。

1985.2.18

(未刊稿)

哀悼胡风同志

我在1939年向胡风编的《七月》杂志投稿而认识了胡风同志。他来信告诉我，我投寄的小说可用，我便写信问他可不可以去看他。他回信约了时间，我便在他住的房子前徘徊着等那时间——早晨9时的到来，去到了一栋房子的楼上。那地点是重庆两路口转弯的地方，和我那时住的很近。

他的房间里光线很暗。除了床铺以外，只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和一个洗脸架，显得有些空旷。他已经起床了，潦草地洗一下脸，便招待我坐下来。他说他昨夜做事睡得迟。我后来知道，他是欢喜夜间做事的。他介绍说，他住在乡下，这城里的房子是临时租的，每月要到城里来半个月，校对刊物，和出版《七月》的华中图书公司办交涉，有时还得亲自跑印刷所。他介绍着他的情况便抽起烟来，并且问我会不会抽。……我那时是一个孤独的、谋求着我的生活之路的青年。

从这时起，我和老师胡风的友谊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他逝世了，我的感情是很痛苦的。

那天见面时，他对我说，小说看过了，是还可以的，有些新颖，并问我的家庭、籍贯等。后来几天我又继续到他那里去过，

像一般处于孤独状况、探索着人生道路的青年在著名人物面前坐得很久一样，我坐得很久，观察着著名人物、著名文艺批评家胡风的动作和听着他的每一句话。我觉得他是诚恳而认真的，他想办好他的杂志。他说文坛上的老一辈人多半有生活和社会的拖累，文学进展迟缓。他说，希望文学队伍扩大，人多起来；这希望在于年轻的人们。我在和他交谊的几十年间受过他很多的鼓舞，但这最初的相识，他对我的作品表示好感，强调青年人的开拓，对我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到要依靠新的思想阵营和多艺的人们。我向他谋求职业上的帮助，他信任地介绍我到陶行知办的乡间育才学校去当文学组的“艺友”去了。

那是抗日战争开始不久的重庆的阴暗的时代。重庆街头除了浮华腐败的官僚，便呈现着贫寒苦闷，也有破烂和褴褛，而特务横行着。那是忧郁、哭泣、奔突、摸索，幽暗中有着追求，谋生者有着羞涩和痛苦，而官僚腐化在恶笑和冷笑的时代；那是阴沉而人们、青年们的内心渴望着光明和理想的闪光，渴望着热情的指点道途，欢呼着突破阴暗而在闪光中呈显出来的中国的未来的时代。在那重庆山城也是有着这样的闪光，那便是生活书店、新华书店、读书出版社和这几家书店所发卖的书籍，以及这几家书店的有着和黑暗与幽暗的周围社会截然不同的言谈态度的店员们的言谈态度。这些给人以鼓舞。再便是国民参政会的民主人士的呐喊，和重庆舞台上能上演成功的爱国的戏剧。

在我的感觉中，在我的孤寂的街头踽踽中，我终于遇到一个和这光明和向着未来的闪光相联的人了，便是著名的民主界的人士之一的胡风同志。他虽然有名，但我感觉他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有着单纯地、热情地接近一个肯奋斗的青年的正直的态度。我从他那里出来，仔细地回忆着他的样子，身材有些魁梧，有些胖。回忆着他很沉着、很热情地讲话的样子，我便觉得

快乐。我和他的最初见面,是我和他以后许多年的友谊中不断地回忆到的。这回忆于我是一种重大的印象。

后来我辗转到了重庆附近的煤矿区当一个小职员,又写了一篇小说向他投稿。这时我的居住地点离他的乡下的家北碚东洋镇很近了。他那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兼编刊物,我则是住在附近的山里。在育才学校几个月也和他相距不远,去过他那里几次。这时便去得多起来了,也认识了他的夫人梅志。这时的印象是他很热情,高兴接待我。他有不少的书籍。他对我说,这是抗战开始很不容易地从上海拖出来的。我便向他借书看。他高兴地借给我,和我谈到对这些书的见解,我也热烈地发表我的见解。他对我说,我的描写煤矿题材的小说“可以”。并且问我,有办法可以和工人多接近一些吗?我说,有时候很困难,流氓和特务很多。由于自身的生活情况,进一步很有些困难。他便说,多观察观察好些。他询问了我煤矿的情形。他高兴地说,这煤矿的题材,也是社会和目前文艺界需要的。我在1939年得到胡风的帮助开始我的文学写作的道路,开始我和新思想的增加接触,而这时候我便感觉到我还是有为的,在胡风的支持下前行了。我去到他家里,他坐在桌子边上,点燃他的香烟,吹一吹桌面上的灰,和我谈着话。有几次他正在写作,那时他忙着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见我来了便说,写一点简单的东西,或者说,写一篇短文;他说,这民族形式,真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但谈话大多是关于刊物的。他说,生活忙碌,办一个刊物,每月要进城去,有时跑几趟和书店交涉,有时还要跑印刷所,而且可恶的是差不多每一期刊物都要向国民党图书检查官送礼。“就是这样,提着烟和酒去,有时梅志去。”他说,为了我的作品的排印和出版,他和辛劳的梅志去送礼(这是以后我常相记忆的)。他说,耽心得很,但我的煤矿工人题材的短篇还是终于能付排

了,因为送了礼的原故,检查官只删了几块。他或者说,这回是向检查官增多了送礼;或这回倒霉些,被删掉多些。他叹口气,看着我的小说稿上被检查官划起的红笔的痕迹。他对我继续写去的小说,衡量着他内心的标准,带着温和平静,也有时带着热情,带着奋斗的辛劳,说:“就这样吧,这篇就这样吧。”“就这样可以了吧,就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有时他连着说到检查官的检查,他的面孔便显出深深的忧郁,他说:“试试运气吧。怕有点为难。”

对于我的作品的有一篇,他说:“看了,就这样可以了吧,不过有两处地方有小的意见,你看可不可以改一改?”于是我便改一改。我觉得他是认真衡量和严格的。

友谊渐增,这于我是很宝贵的。

他有时疲劳地、感慨地说:“刊物还要继续奋斗下去。”我便觉得我的责任。他说,因为要向检查官送审的原故,有些描写得隐蔽一些。他说,真很困难。社会上有许多人,许多青年,盼望着一点读物;人们希望多开辟一些路径,通向大的海洋的,然而,十分不简单。

他时常激烈地说:这些检查官可恶得很,文化水平又低,有时看不懂意思的他便要删,这也叫做“做到放心”,如同我们编刊物一样。说完他便笑起来。在我的印象里,他时常发出嘹亮的健旺的大笑声。

胡风同志现在逝世了。这么多年来,他的伏案奋斗,凭着桌子抽烟,和我温和地、沉静地、热情地谈着话的情景,他给我的鼓舞,是我难忘的。

他是我所接触和向往的,奋斗的、充满热情的、精神境界高尚的人。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到 he 那里,他很忧郁地坐着。我问他有

没有打算。他说,看来很紧急了,受到威胁了,这两天门前便经过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他想走,或者暂时到重庆的什么地方避一避。我依依告别,便说,假使你们走了,便再会了。我隔了几天又去,门上贴了条子:到重庆去了。后来知道得到党的帮助到香港去了。

于是我和他的友谊便又是一个新的阶段。他从香港的来信写得很热情,仔细地告诉我他到香港的情境。说弄刊物不容易,想弄一个副刊,看来也很难成功。这一时期我和他通信很多。在他的信里,也显出他的赤诚坦白,勤奋奋斗,有着丰富的感情的性格。他的信里的一些话,是我一直记得的。他说:“人生短促而艺术长生。”“摆脱一个看马戏班女子的心情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走的路。”“一步一个脚印。”他说:“努力下去,奋斗文学的前程吧。”“决不致于连破碎的镜子也不是的。”那时接到他的信封字样写得很整齐的信,是我最大的快乐。

我后来在矿区里当小职员不成了,和一个坏人冲突而打破头了,便到了别的地方。胡风来信说,离开了“山里”,很可惜,如能多呆一些时候,“当可以再挖出几块煤来”。

太平洋事变他从香港到了桂林,在桂林忙着将我的《饥饿的郭素娥》出版了。后来他回到了重庆。这个时期我在重庆的周围辗转当小职员。到1944年,我写成了我的《财主底儿女们》,将原稿带给他。我在重庆城里他的城里临时住处张家花园看到他,他说:“长篇看过了……好吧,就这样吧。这么长,也有麻烦。图书审查官也很长的,再看看写篇序吧。”后来这书他找黄芝岗先生帮忙送礼,图书审查机构终于删去了很少一些通过了。他寄来了纸张上写着很密的字样的序,我在小市镇上接到,一边走着一边看,是我记得的。

这个时期他在乡下住在赖家桥,是在郭沫若的文化工作委

员会。他说,算是挂个名,领一份津贴的,工作很少,开过几次会。我常跑到他那里去,他高兴,快乐地接待我,坐在桌子旁边,抽起烟来,梅志便说:“你们两人一天要抽多少烟呀,看这屋子里的烟。”

这一段时期他心情很好,筹办《希望》杂志了。我们常谈的除了文学外,有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情况,记得我有一日到他那里,公共汽车上有人看报,头条标题是:《苏军攻克明斯克》。我到 he 那里便把这消息告诉他。他高兴地说:“今天的报还没有看到。这个很好,很好,明斯克攻克了。”明斯克是苏联边境的城市。他又说:“这便快了,打入德国本土了。这是关系人类命运的整个形势的。”

有一段时间他的谈话是围绕着民族形式问题的论战的,有一段时期是围绕着他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这篇文章,围绕着《希望》杂志的出版的。《希望》出版的时候,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说:“现在的文坛上还是需要新的人的。没有大批的新的人,是困难的。”

我记得他在北碚东洋镇居住的时候,抽着自己卷的尖嘴的烟叶子烟,裁着一小条一小条的纸,后来一直到抗战终结,他也还多半抽着这种烟。他慢慢地卷着,冷静而温和地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时常说:“这样也可以了吧。”记得他在重庆乡间赖家桥的时候,到他那里去,从汽车站下车看见他站在田坎间小路上的情景,他说:“正在想到,今日你可能来的。”

我还记得他到我居住的码头来找我,住在我那里的情景。那次他说:“戏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题目,很有作用,什么时候写一个剧本吧。”

我在乡间的码头上住着,来到他那里,他常问到我码头上的的人和事,我当小职员的国民党机关的各种事情。我喜欢谈我的

生活情形给他听,我更谈很多正在想着和写着的小说。他是一个听我讲这些最多的人。他耐心地、温和地笑着听我说,有时还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两步,不断地抽着烟,有时笑起来,赞成我的所说。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后来我和他在生活变异中别离……

抗战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继续编着《希望》刊物,情绪是不错的。我去上海,在他的两层楼的上海雷米路文安坊的房子里看到他。这是他和梅志抗战前租的,抗战期间梅志的母亲住着。我坐下来又和他谈论我的生活,主要的,我正在写着的作品。他也谈着他的工作。他和梅志正在办着“希望社”,预备出版书。这个出版社经费是自筹的,买了一些纸张。他对我说,这个出版社我的书籍最多,要算是最大的股东了。“希望社”也出版了我的《财主底儿女们》。我始终记忆着胡风同志编刊物和办出版社,他和冷漠的社会相撞击,企图争取一些出路,忠于他的理想;我始终记着他的认真的态度,他与梅志为这份工作付出的辛劳和辛苦。校对是他和梅志,发行算账也是他们,他是我的作品的编辑人和出版者。我觉得,在这辛苦的工作里,他也老起来了。这希望出版社后来在“十年浩劫”里丧失了,连同着一些稿件。

他在他的旧居里住下来,有些忧郁地说:“抗战算是胜利了,这胜利真是令人忧郁。上海是一个无底洞,探索下去真很困难,里面各种花样都有,青年们便在中问受着煎熬。”又说,“上海是一个炼狱,万头的妖怪在钻动着。”他说他想做大众化、通俗的工作,办《七月》刊物的时候想发行一个大众版,没成功;现在《希望》杂志也想办,但估计也很难成功。他说,有时间可以写篇简单的、大众化的作品试试看。他又对我说:“什么时候写一个剧本吧。”他有一次说,剧本能上演,也有着大众性。

我便写作我的剧本《云雀》。以后他来南京看上演。他说,能在南京上演一个剧本,也算是一件很有益、很有点振作精神

的事。

解放了,我来北京开文代会,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和他的信件里写的一样,他着重地说,要向老干部学习,有机会可以到部队里去,这支军队实在好。

后来我也来到了北京。这时期他住在《人民日报》煤渣胡同的宿舍里,在写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完一节便拿给我看,仔细地询问我的意见。他的热情的长诗令我感动,我说,许多革命形象和奋斗的形象都表现在诗里了,我觉得是顶好的诗。他便站起来徘徊,说:“能写点东西,也还算是这段时间的成绩。”我又说他的经香港到解放区东北后所写的散文是极好的,很深刻的感情,文字也有力,他沉默地想了一阵说:“本来还可以写几篇的,现在耽搁下来了……”

1953年,他搬进新居太平街的房子,梅志和孩子们也来了。这个时期和煤渣胡同时期一样,我到 he 那里去很多,有时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和他谈我写的小说,看他的反应,也进行思考。我便想起来,39年认识他和他谈我的小说,这经过了好多年了,也就是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友谊很深厚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和老师,是一个诚恳、耿直,爱好思索和有着深刻的文化修养的人。

我的“洼地的战役”的小说原稿,他看过了之后说,后面还可以加一两句有力的句子似的。他说,我写的朝鲜妇女令他想到日本妇女,在遭遇到痛苦和不幸的时候,常静默着;没有多少动作,表现出她们的坚韧。

我深深地记得他着重地说到坚韧……

我们在1955年因生活变异而分离了。我始终记得他的温和的,诚恳的,深思的声音和笑容;时刻激昂起来嘹亮起来的他的嗓子;始终记忆着他对我的热情的友谊。

55年分别,二三十年后再见到,我有着痛苦,便是他生着病,而且年龄是很老了,讲话和动作都不方便了。

他患了癌症,进病院了,这是没有办法医治的病,只好将病情瞒着他。我去到病院探视,他没有说很多的话,我也默默地坐着。去到病院几次,大半静默地坐着。他在逝世前曾问到我的《财主底儿女们》印出了没有,他要我先要两本样书看看。我拿去了样书。我便想起我最初的投稿的《七月》《希望》和“希望社”,我便想起几十年来的历程……

终于他与世长辞,与我也离别了。

我写这些,表达我对他的哀悼。

1985.7.30

(原载《文汇报月刊》1985年第9期)

胡风谈他的文学之路

1939年，我在重庆认识胡风的时候，他家住在乡下，自己在城里临时租了一间房子住。我每日没什么事，便三天两头到他城里的临时住所去看他。有时，刚从他那里出来，在街头走了一阵，又跑转去找他，说，还有些话想和他谈，想问他。他便说，问吧，他愿尽量地回答。

我向他提出一些有关文坛的情况、他的文学生活、世界文学名著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问题，他都耐心而高兴地回答我，表现了极大的诚恳和热情。我那时是一个孤独的青年，头脑里存着的问题和意见是不少的，我和他这些天的谈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至今，我都很难忘却。

后来我继续向他投稿，并且也到乡下去工作了，这时，就到他在乡下的住所去看他，谈得就更多了。

我那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些文章，有点零碎的稿费。他请我吃饭，我便也请他喝酒。他欢喜喝酒，但平常一个人时不喝，这下可碰到我这个喝酒的朋友了。

他说，读我的稿子和来信，觉得似乎年纪不小，但一见面吃了一惊，这样的年轻！他很感叹，说现在动乱时代，青年中也有

成熟得早的。他就比我差些,五四运动后,也就是17岁以后才慢慢接触新文艺作品的。最初是胡乱地读书,什么都读,头脑里面很杂乱。

谈到自己的文学道路时,他首先提到了《文学与生活》这本书。他说,他的那本由生活书店出版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的《文学与生活》中举了不少诗作例子。他年轻时就欢喜诗,那时思想朦胧,情绪很忧郁,所以自己后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的时代”。王统照影响过他,谢冰心影响过他,爱罗先珂这俄国盲诗人的追求光明也影响过他。到了二七大罢工的1923年,思想和活动便开始接近现代的“薄明的天色”,并开始了斗争。而到了写《文艺笔谈》和《文学与生活》的时代,他已突破了自己年轻的朦胧,思想基础和文学生活之路便也基本固定了。他说,之所以从《文学与生活》谈起,便是因为这本书在青年中有点影响,并且自己有时候还爱它;它里面用诗作例子来解说文艺理论,而他是热爱诗的,尤其推崇新诗,自己也写了不少的诗。此外,这本书里还阐述着“为人生而艺术”、“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和劳动之产物”的文艺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我这年轻的投稿者喜欢发问,他总是尽量地而且愉快地答复我。他说,在《文艺笔谈》以前,他很受到日本一些左翼文化人的影响,而不可否认地,苏联的弗理契、吉尔波丁以及普列哈诺夫等,都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在写《文学与生活》时,本想多举些例子,多引用些文字,但书店嫌引用的话多,又嫌引用的诗多,希望他能修改。麻烦了几次,只好多少做了一些“修改”罢。他很留恋那里面的“袋鼠袋鼠”的诗,就没把它改掉。他说,《野花与箭》中的诗,《文艺笔谈》中的文为他的文学工作定下了基础和样式,这便是,既写诗又做文学批评和编辑人的工作。在做批评工作的同时,做编辑工作是很合宜的。《文学与生活》这本较通俗

的青年自学丛书,也增加了他对当职业作家和刊物编辑人的兴趣。

他说,1929年到日本以后,学会了日文,并和日本一些作家交往。那时在他的头脑里有不少文学方面的问题,和这时候我的情形差不多,假若我不见怪的话。他说日本的文学界一些人很能奋斗,他尤其受到小林多喜二不小的影响:激斗性、揭发社会的黑暗压迫、发掘劳动人民的觉醒的性格形象。……

他和我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给他的影响以及鲁迅精神等,这方面已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叙述过了,我就不在此重复了。

他说,他欢喜提到五四运动,欢喜提到“人的觉醒”“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在接近了苏联的理论如高尔基的见地之后,对这些自然也达到一些新的理解。我问他,除了鲁迅以外,还受谁的影响较深。他说,这有些颇不好回答。说到理论之外的世界文学作品的话,其中有一个是易卜生。胡风在重庆和乡间时都和我谈论过易卜生的作品。他在学生时代便接近了这位作家。易卜生作品中反对资产阶级腐朽,追求个性的解放,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的、个性深刻的成功的形象,给了他影响;易卜生提倡的个人的勇敢奋斗,使他很感动。当然,随着时代和自己思想的进步,他也就认识到了易卜生的局限性。这时,他叹息说,个人奋斗自然是不好的,必须联络更多的人起来奋斗,鲁迅也常谈到这些。

他还提到受过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的影响。赫胥黎的影响或者更多,因为赫胥黎的文章感情多些。

有时他对我时常忆起年轻的时候在学校的草地上,在夜晚室内的油灯下,读着世界文学名著和偶然到手的书籍时的情景。文学事业是辉煌的殿堂,他决心诚恳地、虔诚地去敲开它的大

门。那时甚至还读过斯大林的文章呢,叫什么题目现在忘记了,只记得里面有着文学作品的举例。

另外,他还谈到受一个人的影响较大,这就是但丁。年轻时,但丁的《神曲》给了他以“震撼”。他说,《神曲》这作品,是人类在中世纪的幽暗之后最初发出的“人的自我发现”的觉醒的呼号,是深刻的人道主义的作品。但丁表现了资产阶级即将上升时期的积极的精神,他描写了和炼狱、地狱作搏斗的人物及其深刻的精神境界,描写了对“净土”“天堂”的追求,但他并不是超现实的,而是肯定了地面的现实的。他记得,在年轻时,白天虽很疲劳,但夜里还继续读着《神曲》,读着主人公和人面兽身的怪物相搏斗的故事,不觉地睡着了,衣服叫蜡烛烧了一个破洞,第二天只好自己慢慢补起来。他那时对《神曲》怀着很强的热情,设想着自己对人生道路的追求。后来,思想不同了。但提到这仍旧引起青年时的激动。当时,虽然自觉很卑微,是一个乡里出来的孩子,有些呆笨,但是受着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内心里面很有些高蹈的浪漫和理想。他在房间里徘徊着说,《神曲》里的境界是丰富的,但丁的击破力很大,这人是一个天才,看他的传记,更说明他一直在勤恳地奋斗着。

胡风说,还有一部作品给他的影响很深,那便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他认为,《包法利夫人》叙述的虽是平凡的人生,但表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大的愤恨和悲哀,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作者严格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自然,还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有的大学不教《包法利夫人》,说它太俗,这种看法实在浅薄。他在复旦大学讲文学概论与世界文学时,便讲评《包法利夫人》。

他评论说,包法利这一妇女,由于虚荣心,碰在同样的孽障

和社会的恶毒上,走到了绝境。其中每一个情节都表现着对当时的 19 世纪腐化的法国的资本和官僚社会的愤恨,然而作者又是极冷静沉着地表现着现实,情节很完整。他说,这本书之所以激动着他,也在于他所处的是中国这落后的、悲惨的社会和时代。中国社会的黑暗十分重。青年特别是青年妇女走入歧途碰到孽障的十分多,有些便作了牺牲品。想到这些,便也加强了对文学现实主义和像福楼拜这样的作品的器重。这也是资产阶级上升期的文学。人类有着现实主义的有理想的文学传统十分可贵。这里之所以说“有理想”的,是因为过去有些人说《包法利夫人》是没有理想的,像契诃夫一样——有些人也说契诃夫是悲观的作家。但其实,理想是通过对黑暗的抨击表现出来的。《包法利夫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使它优于左拉的作品。

他又说,《包法利夫人》也表现了题材的多样性是文学现实主义的一个原则。写的是平凡的人生,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吧,那便是中心环节即时代精神的描写。重大作品的成功,就在于它们描写了中心的时代精神或发难了推动了时代精神。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品,不论写社会的哪一角落,有一点是重要的,便是极有力地反对了黑暗的、旧的、腐朽的社会,升起了反黑暗的旗帜。它们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围绕着这个的,但又不是概念化,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它们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地表现了这点的,虽然《包法利夫人》是从侧面表现的。但是,路途也很艰难,有时候发现并表现这时代精神是困难的,虽然有时候也不。举个例子说,作者福楼拜的作品后来便转化为概念化的空洞的东西了。那《圣安东尼的诱惑》便是理想观念的空洞的表白,虽然有着不少美丽的玄想,却成为宣扬主观心灵的了。他说,这也不难理解吧,中国这样的人确实也不少。少壮时有所作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便“万念俱灰”,退婴了。但是,福楼拜这样,却很值得

可惜。这一点真应该引以为戒。胡风热情地说,我们在这里的闲谈,也是希望能共同勉励,以此为戒,使往下的道路不陷入这样的错误中。他还问我赞成不赞成他这样的见解。

过了一会,他又用平静的声音说,好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激动的,有着燃烧的火焰的时代。……

最后归结说,易卜生、但丁、福楼拜等人的作品是他青年时代衷心喜爱的。他又重复说,这些书都有着搏斗的内容,也在当时唤醒了他对中国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警惕。但是,使朦胧的理想转为明朗的现实的,便是新的思想的传播。

“从世界著名的伟大作家们所达到的峰巅看,人类是有气势气魄的,是顽强的。”胡风说,“比如高尔基,我觉得他是坚强的,主要还在于他接近了新的人民。我受鲁迅的影响是不用说的了。……年轻的时候我也爱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受到普希金的深刻的诗情的影响……他们都达到了艺术的峰巅。……”

他站起来,来回走着说:

“人本主义精神,后来便加入了鲁迅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精神。当然,在新的国家出现了法捷耶夫所歌颂的新的人民。我是很爱法捷耶夫的《毁灭》的。……还要说到马克思和列宁,他们的文学天才和革命精神,是我所景仰的。……”

在重庆的设备简陋的房间里和北碚乡间他的家里,我们热烈地交谈着。我因继续向他投稿,而增加着与他的交往和认识。

他谈到,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有不少的伟大和杰出的人物,但后来这一阶级便显出了没落的悲惨与恶毒。从路卜洵的《灰色马》中便可以感觉到俄国沙皇时代尚有着斗志的资产阶级剩余的气势。但法捷耶夫的新的时代,新的人出现了,也可以说如同果戈理所形容的那样,有强壮的马匹驾着的马车风驰电掣般地

跑着。……他说,日本的厨川白村是有着内在的心灵论的倾向的,然而他诚恳的语言总在追求着什么。胡风从这又继续说,欧洲自20年代以来,人们也在寻求着精神的出路,有着颓废派、印象派和现代派了。从旧时纪德的文章可以看出突破这些颓废和苦闷的努力,他因此靠近和赞美了苏联;但更值得说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倾向人民,有着明朗的形象,是欧洲文化夺取出路,靠近新的人民的表征。他又说,在他年轻的时候,碰见书就“啃咬”,后来也有随手翻一翻的习惯。有些已是淡淡的记忆了。但是,呐喊着为推翻黑暗和为人类未来而奋斗的作品却使他常自记忆。罗曼·罗兰的作品,就是他愿意记取的,虽然读它们的时候,他已不那么年轻了。

他欢喜契诃夫的作品。他说,作者有深刻的善良的心,也洞察到了沙皇俄国的渐趋于溃灭。有些人说契诃夫是悲观的,但他认为契诃夫是战斗者,是在找寻生活里的黄金,劳动的人们的善,而有力地打击了庸俗堕落的社会。后来,文学阵容的组合里,便出现了新的人新的美学观念。于是,他便又提到了法捷耶夫的《毁灭》。

当时他说,他是对人类社会抱着乐观的信心的。法西斯必败,而人类文化的明亮灯火的长廊,表明人类是伟大的,未来是光明的。“在估计了很多的黑暗之后再这样说,是有信心的。”胡风这样说。

他带着深情谈到了高尔基。他说,他欢喜高尔基的回忆契诃夫的文字。用高尔基形容前辈和朋友的话来形容高尔基自己是很合适的:“所有的人类文化的建设者们”是“充满感情的、和善的”,“温和地、抚慰着可贵的美的心灵”,“静静地和深思智慧”的,“有着对黑暗的仇恨”,“而伟大的艺术形象从他们笔下出现了”。

胡风评论说,A·托尔斯泰从贵族转变到新时代的苏联作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A·托尔斯泰在十月革命以前是一个贵族的落后的阴影笼罩着的,有着贵族的世界观或某种程度的形式主义的作家。然而十月革命使他改变了,新生了。列夫·托尔斯泰晚年虔信宗教,而A·托尔斯泰的后半生则是新时代的革命作家,他创作了《苦难的历程》这样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很有启发作用,增强了人们奋斗的信心。自然,中国似乎比沙皇俄国时代更黑暗些,然而中国也在渐渐站起来了,由共产党领导着在进行斗争。他说,他始终对于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妇女有着大的敬意和信心。他觉得他们是坚韧的,脊背上背着沉重的苦役劳动。他始终怀念他的母亲,她善良地、默默地、然而坚韧地劳动着;也像高尔基所说的一样,是深沉的,沉静的,充满感情的。

在我认识胡风的初期,我听他谈得很多:关于他自己的文学之路,关于书籍,关于人们。……我记得胡风曾说:

“借用但丁的《神曲》说吧,中国现在是正处在炼狱里,但是新的净土是会到达的,未来是清晰可见的。我们也正是处在伟大的时代。”

和我相处多年的导师和朋友胡风逝世了,我回忆到这些,记了下来,作为对他的哀悼与纪念。很遗憾,很多地方记忆模糊了,记得不全,也可能与原话有些出入。

1985.8.12

(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

《七月》的停刊

——纪念胡风逝世

抗战期间，国民党阴谋制造了皖南事变，重庆的进步人士也感到了围绕在四周的阴暗的气氛。

胡风那时在复旦大学教书，住在学校附近一个叫做东洋镇的地方。我去看他时，总看见有特务在附近逡巡，有时还在市集上跟踪出来买菜的梅志和叶绍钧夫人。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似乎是在交接班的特务，指点着她们的背影在介绍情况，接班的特务还走到叶绍钧夫人身旁去问她鱼多少钱一斤。还有一个穿绸衫，含着烟嘴的特务一再盘问我是不是复旦大学的，我否认了。

《新华日报》发表皖南事变消息的同时，刊登了周恩来同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我看了报后匆匆赶到胡风家里，见面就问他看到报纸没有，他说看了。沉默了一会儿，他告诉我，复旦大学的学生中间这几天特务活动得很凶。党的地下工作者通知大家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加强活动，配合皖南事变造成白色恐怖的气氛。他烦恼地抽着烟，在屋里徘徊着。沉默了很久后他坐下来：说：时局的变化使他很难在这里呆下去，但他却很希望能留下，因为他舍不得放弃《七月》。但看来，《七月》是难

于再办下去了。

我知道,胡风是把自己的全部精神都放在办《七月》上了。他们夫妇为发稿、校对、交涉书店甚至给国民党的审查官送礼而到处奔波,事务繁忙,负荷沉重,但每一期刊物的出版却使他感到极大的愉快,有着辛劳得到报偿的慰藉。他几次问我周围有些什么人,在复旦大学认得哪些学生,他们对刊物的反应怎样?当听说反响很好时,他便沉静地沉思着,有时笑一笑,有时也叹口气。现在时局紧张了,但他仍眷恋着他的刊物,很想能在重庆继续发行下去。他说,他倒要试试看……接下来他又告诉我,复旦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其中有几个大约是地下党员,有时还和他有着联系,有时也来他家里坐上一阵,谈论文学和时局,所以他的处境可能有些麻烦。而更麻烦的是他的《七月》杂志陆续在好几期中发表了寄自延安或由党转来的作品。

我注意到他对《七月》的深刻的眷恋之情,和因《七月》而来的沉重的负荷,但他甘愿承担这负荷。他说,刊物刚刚几期,发表延安的作品也有重要的意义。但特务已来过几次了,一次只在屋子里转了一圈;一次是要查看抽屉里和桌子上的物件,还从书架上抽出《七月》翻看一番,望着杂志上面发表的来自延安的作品,特务们发出了狞笑。近些日子,特务们更嚣张了。再来的时候,就直接问他是如何认得延安这些人的。他回答说他在上海时认识了女作家丁玲,而她现在正在延安。特务们虽没有再追问,但临走时又冲着他发出了一声狞笑。

说起办刊物,他曾说过,抗战武汉大时代是他的新阶段,在那里,他开始了除写诗文和做文学批评工作以外的编刊物工作。他想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刊物组织文学力量,来发扬鲁迅的传统。编刊物成了他醉心的事业,他选择了这一“炼狱”,时刻希望民主环境好一些,能到达“净土”。虽然这是一种空想,但他承担

了这个任务,和恶劣的环境拚斗着。从武汉到重庆的时候,为了他箱子里的书和在武汉时出版的《七月》杂志,他在重庆码头上被特务扣留检查盘问了两个钟点。他还曾在城里的书店里遭到特务的检查,特务指着他编的《七月》问,为什么有这些“共区”的文学作品能在他的刊物里发表。

他提到在编刊物的过程中,受到进步学生、其中有地下党员的信任和照顾。他们常告诉他特务活动的情况,并分析民主运动的形势。一些爱好文艺、爱读《七月》的青年更是积极地支持他,建议他把编辑的范围再放宽些,更多地发表延安的作品,这些都使他非常感动。他对我说,特务是很猖狂的,但他也有奋斗的决心,必要时也有坐牢的准备。怎样奋斗呢?就是“坚持我的刊物,办下去!”他说:“我一个人——胡风,或者连她——梅志,一家人,教书、编刊物,看他特务能怎样!”

我劝他避一避。皖南事变的当天和以后的几天内,我都到他家里去劝他,他仍不想走。他说,他不过是共产党的外围,没有什么关系,不走似乎也可以,哪里能不冒一点风险呢?他还想试着再出两期刊物。他设想着新文学队伍强大起来的情景,这使他感到鼓舞。他甚至想,必要时可以把《七月》转入地下或半地下,突击性地印刷发行。他还计划发行一个《七月》的大众版。

周围的空气更严峻、更阴暗了,而耿直的胡风的形象也更鲜明了,他怒骂国民党:“袭击新四军,混帐、无耻!”

国民党的确无耻,在皖南事变以前,他们就在蓄意压制民主力量。我去胡风家,常经过复旦的操场和码头,曾看到过特务殴打学生。特务们还袭击过邹荻帆、姚奔、史春放等编的《诗垦地》。我赶去告诉胡风时,他说,学生们已通知他了,特务们也已经来过了。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当特务们又来寻事时,他摆出教授的架子,拍着桌子,连声怒骂“滚出去”,将他们轰了出去。

皖南事变后,特务们自然更是变本加厉,因为我常出入胡风家,又向复旦大学同学会编的《中国学生导报》投过稿,特务竟然还到我住的山里煤矿区的房间里,查我写作的原稿。

胡风的处境更坏了,他告诉我,特务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尽管他再三想留下来继续为编刊物而奋斗,但他也了解,“不能个人拚命,逞个人的意气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做易卜生剧本里的人物也是不必要的,所以还是避一避……”。他又小声说:“还是要依靠群体、依靠党。……”

通过党组织的帮助,他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他依然念念不忘刊物,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他很留恋旧时的“摊子”,编刊物时的奋斗。而香港的书店市侩气很浓,他找不到同意编刊物的书店,但他还是想搞起来,想在国内成立几个“通讯联络站”,收集和转寄新结识的朋友的稿子,或者找机会编“丛刊”。我觉得这些似乎都很难办到,但他顽强地坚持着这些想法。

与这同时,他又来信嘱我去聂绀弩夫人周颖那里,取他存留下来的一批稿子,他过去是想让周颖也参加编刊物或“丛刊”的。我到了北温泉周颖的住处,她说,稿子保存着,但是编刊物看来是没办法了。

胡风让我处理这包稿子,我便将一些诗稿转给了当时编《诗垦地》的邹荻帆,其余的一些退回了作者。

在这批稿子里,我看到有延安来的稿件,和鲁迅墨笔写的“七月社”的信封,它们使我激动,也使我想了很多。这些稿件展现了国统区阴暗、窒息、困顿的景象,也表现出了我那时称做“北方”、“远方”的延安的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的奋斗。来自延安的稿件,有的工工整整、细心抄写过,有的在劣质的纸上写着很小的字,显然是为了节省纸张,也有的字迹匆忙而凌乱。……但这是

在延安的窑洞里写的、是在边区的战斗间隙中写的,那里有与这里不同的旗帜,那里有中国的光明。

这包稿子给我以力量,我从它联想到国民党区域里特务横行的黑暗,也想到胡风对工作的热情,为《七月》的奋斗,他和梅志为刊物所付出的辛劳。时隔多年,我仍能回忆起胡风在复旦教书的情景,回忆起他为刊物的奋斗,回忆起他住处附近拥挤的市集、特务对他的骚扰和他与进步学生的往来,他坚持发表的延安文学作品,他被迫让《七月》停刊,远走香港,他想建立内地联络站的企图,他到香港后给我的表示要继续奋斗的信件。……

岁月易逝,胡风已去。我只能在这篇文章里,写出一点往事,作为对他的纪念。

1985.8.14

(原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胡风热爱新人物

胡风欢喜谈到新的人物。

我说他的描写战斗英雄与劳动模范的文章很好,很生动感人。他很高兴。他解放前就喜欢谈到人民解放军和边区政府的劳动模范,歌颂人民部队和新的人物。他说,自井冈山起家的这支军队很好,又说,边区延安的一些新的人物新的事情很好,他想多发表解放区的作品。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对我谈到48年他从黑暗的国统区来到东北解放区的感想。他说第一个印象是招待所的人员很客气、温和、谦虚。他想,人们似乎也还是那样,也没有多长眼睛鼻子,怎么一切就不同了昵?他说他看了街头走着的穿军装的极正派的和有礼貌的人们觉得很感动。他访问过一个师长和一个副军长。那位师长很活跃,他对胡风说,他是小时候放过羊的,贫农出身;在过去,他对于知识分子有过隔膜的心理,但他后来见到知识分子有许多经过了学习,便和他很能相处了,他觉得他们也很能做工作。胡风又说到那个副军长,则是地主家庭出身,是学生运动中参加革命的。最初他有着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但学习和战斗中间的磨练,使他和劳动人民“知心”了。胡风说,解放区人们强调学习,这是很重要的。他还说

到,那副军长说,他的小通讯员是贫农,朴实极了,做事抢着干,还照顾首长的营养,替他积存了许多他没有吃的罐头、药品,行军时便是包袱,然而通讯员背着……胡风对我说,这两个最初接触到的毛泽东军队的干部,给他印象很深。

胡风对我说,写一些新人物吧,首先熟悉他们。他们真是极其可爱的。英雄模范会上,访问了一些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胡风又对我说写一些新的人物吧。他说他写了几篇。他说他访问海军英雄赵孝庵,他说青年赵孝庵很纯朴、善良、坚韧,对党和革命很爱,并且问我,依我看,除这些外,还有什么特征呢?我未有答出,他便又说,还有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忠厚的特征很明显地存在他身上。我佩服胡风的热情,觉得他好像年轻了好多岁地在谈着。他又谈到女战斗英雄、曾经因争取参军、女扮男装一阵的郭俊卿。胡风说,郭俊卿是怎样扮了男装在战士班排里好些时未被发觉的呢!他说依他看来除了人们未想到以外,便是她热爱革命的思想,坚决参军而又细心。他说,他见到本来他有些好奇的郭俊卿,便也注意到她是普通人,普通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女儿。他赞美郭俊卿女扮男装和敌人作战时用刺刀刺死过敌人。他说见到她时尊敬之心便油然而生。胡风又说,他还访问了女民兵埋地雷的英雄年轻的孙玉敏。他热情地说,孙玉敏是朴实、浑厚,犹如一块璞玉,天真烂漫。孙玉敏极谦虚,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功劳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她对人们说“真不好意思啦”。胡风说着的时候,还摹仿着孙玉敏的腔调。他说,他体会到,革命的基础是这些人,所以中国革命能胜利。他说,他还注意到的特征是,这些新人物都是热爱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

胡风对新人物热情很使我感动。现在他逝世了,我写这些也算简单的纪念。

(原载《北京晚报》1986年1月15日)

忆望都之行

头脑不好,记不得是 53 年秋或是 54 年春了,大约是 53 年秋吧,我曾经和胡风一起到河北望都县去参加“购买余粮”。那时候粮食缺乏,国家动员农民将剩余的粮食卖给国家。

我和胡风听了关于购买农村余粮的报告,便乘火车到望都乡间去。望都是《红旗歌》话剧作者鲁煤的家乡,他介绍我们到他的家所在的村镇去。

我们在火车里谈到国家的形势和展望。我记得胡风充满热情地说:“农村从互助组往生产合作社去,是极好的发展,个体经济小农户是穷困的。”他说,他是乡间农民家庭出身,关于这种小农户的困苦知道得很多,这便也是他想到河北乡间来看看的原因,他说他始终记得他的一个嫂子劳动的辛苦,记得那汗流如雨的抱柴火和挑水的形象。我说,我是到朝鲜战地去了一阵,回来需要写东西,需要知道一些现在的农村情况,他便说这是很重要的。他说,农村问题的解决,是重要的,国家往社会主义去,展望未来,占人口的大数目字的劳动者农民能富足起来,是很令人高兴的。他再三地说到农民的辛苦。到了望都县,晚间沿着飘荡着烟霭的村庄街道散步的时候,他又说到这些。

我们住在鲁煤的家里。鲁煤的嫂子在勤勉地担水、扫地和砍柴。鲁煤的父亲年岁不小了，热情地招待我们；他说话简单，招待我们吃乡间的白菜和白薯煮饭。就我的记忆说，在这里吃到的白菜是很甜的，是我吃到的最甜的、鲜美的白菜之一。鲁煤的父亲说，收成还好，但自家劳动力不够，他也还能劳动，但主要地靠鲁煤的嫂子。他说，互助组改为生产合作社，农民们是赞成的。我们到街上去，走访了村干部，村干部在苍黄的温暖的灯光下告诉我们村里能出售的余粮的数目字，农民已比较富裕，能够有一定的余粮；他们又说，农村互助组进展为合作社的事情，虽然也有落后的阻力，但进展得还顺利，例如后街反对的某老太婆也赞成了。

我的感想是村庄很整齐，很宁静，农民们勤劳地生活着，而村干部很热诚。各家院子里有勤劳的人们而田野间劳动的人们往来着。我觉得，在乡野间，在寂静之间和市集的热闹之间，在辛勤的生活之间，有许多农民的心在跳跃着，展望着往前去的生活。胡风说：“这个村是见不到什么贫穷的景象了，中国的面目真也渐渐地改变了。各家人家都堆着很高的黍秸，屋檐下也挂着白菜和萝卜，现出一派安静的，或者说，对生活 and 劳动和进展着的社会充满着信心的情况，这是我的感想。”他又说，“村干部们都很负责，都很好，生产的统计数目字记得滚瓜烂熟，还说了农村的婚姻情况，人们结得起婚了。”

我也和他一样感想。

我们吃了鲁煤父亲和嫂子做的白菜和白薯，去参加购买余粮的会，和农民们一起坐在炕上。在村干部和互助组长的主持下，农民们慢慢地说着话、抽着烟，说着可卖出的余粮的数目字。有的大婶和老头慢慢地说着，说了数目字后来又增加一些，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仔细地算帐；一个抱着小孩的媳妇急急地说着，

还说：“我们那口子也没有意见。”朦胧的灯光下的这个会是我常相记忆的，便是纯朴的农民很爱国，他们有的把数目说多了，村干部或别的人便替他更正回来；他们发出快乐的哄笑。胡风和我商量要不要说话，后来我们便说，我们是北京来，来参加和学习这里的购买余粮；大家的热烈响应购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感动。我们又说，农村的兴旺景象也使我们感动。农民们也说：“是兴旺了起来。”

我们在村落里走了几回。我们还到小学校去参观，观察小学生上课的情况。

胡风拦住一个路过的教师问到学龄儿童的情况。

“现在都能上学了，这是很好的，往后往社会主义去，自然会更好。自然也还是要奋斗，从小学的校舍很旧和设备简陋这一点来说，从教师们的辛苦这一点来说，自然是往前去要奋斗。”胡风说，他又说：“我是很注意学龄儿童的，我少年时，幸运读成书，很同情读不成书的儿童。”

胡风又说：“从互助组发展往生产合作社去还顺利，农民的热情高，农村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很感动的。”

以上是我的简单的回忆。现在过去 30 余年。胡风去年 6 月间逝世了。记下望都县之行的还记得的一些印象，记下当年农村的各家院子里的黍秸、人们的劳动向往，与乡村的温暖的灯头的印象，和记下胡风的言谈，也算是对当年，对 50 年代那时候的社会进程的有一定意义的纪念和对胡风的纪念。

（原载江苏淮阴教育学院《文科通讯》1986 年第 2 期）

我读鲁迅的作品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到了武汉，从报上看见书店的广告有《鲁迅自选集》再版，想买，但那时候很穷，便在街头彷徨了很久，终于买了一本。

这本书携带到一定的时候，后来便较多地借或买鲁迅的其他书，读了鲁迅不少的杂文集。

抗战以后我有了20本的鲁迅全集，便在各个时候翻读着。

鲁迅的作品，伴我经过了一些岁月。有宪兵、黑眼镜特务的“请打开箱子看一看”的搜查书籍的岁月；有特务流氓迎面而来，撞击肩膀，蛮横行凶：“吓，鲁迅鲁子曰的书，鲁迅左翼的书拿来看看！”的日子；有码头工人负重骨折，“吓，你这帮忙他工人讲话的口袋里是什么书？”的岁月……

有黄色歌曲唱于街头，唱于艳丽的阳光下或凄风冷雨中，特务敲门搜查和查验身份证的日子，有街头书店唱卖《红裤子》、《塔里的女人》、《野玫瑰》的日子——但也是学生反内战反饥饿，人民解放军进军，人们的面前渐多地展现曙光的岁月……也有解放后感慨地回顾往事的日子。

鲁迅的小说，我读《呐喊》较多些，有好些遍，很被他的有感

情的文字所打动。从鲁迅的《阿 Q 正传》里,除了清楚地可以看到他的对旧中国的丑恶制度、思想意识的愤慨外,还可以看到他的这一思想,便是,如果中国要革命要进展,是需要下层人民的觉醒的。鲁迅对于被多重压迫的中国下层妇女的命运也在他的“祥林嫂”等里面做了悲愤的描写,替祥林嫂们提出了对压迫的控诉。他揭发了吃人的旧社会。

在鲁迅的大量的杂文里,中国旧时代的黑暗和剥削分子腐朽、卑鄙、大量反动人物的丑恶,是被清楚而且深刻地揭发了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鲁迅做的不是浮面的文章,他的文章是有其深刻性的。在旧中国社会的污水、冷水、微温的臭水里行走,在旧中国社会的朦胧、晦暗、窒息的烟尘里行走,在旧中国社会的陈旧、幽暗无声的村镇和锁闭、破落、贫困、受虐待的小媳妇啼哭的市集、直升着或横着大户人家的霸道的酒食的浓厚油烟而阒寂着饥饿贫苦户的烟囱的集镇里蹒行,在吆喝着阔气的阔佬们及其文士、讼棍、打手们的车辆而潦倒着贫困者、耕种者、操作者、手艺者、匠人匠师、知识者、劳动者、被啃剥者与正直的人们的都城与乡野里行进,在豺狼当道恶徒充斥的都市与平野中潜行,鲁迅作他的奋斗,留下他的搏战的痕迹和纪念。在旧中国的对抗着各色反动者宫殿城堞、碉楼、堡垒的反抗者的壕堑和新的崛起的人们的阵势中,鲁迅留下了他的痕迹、纪念和前锋的旌旗。在旧的中国行走和前进,鲁迅是人们的亲切的先行者和朋友。

人们目睹旧中国的劳动的人们受压迫受愚弄很多年了;人们目睹国土沦丧而抗战者孤立、牛鬼蛇神当道而“真的猛士”“直面惨淡的人生”的勇者殉难,行凶者“屠伯逍遥复逍遥”好多年了;人们目睹百年来丑恶状况,军阀、官场、文场的恶剧,侵略者

血腥屠杀进来好多年了；人们目睹祥林嫂在庙宇里捐门槛，单四嫂子抱着死去的幼儿哭泣好多年了；人们目睹吃人的礼教横行，毒蛇、蝎子、恶狗及彼等的洋大人奴役“小民”“贱民”很多年了；人们目睹阴沉的沉默笼罩着社会，被欺诈的妇女和乡愚哭泣，被卖，被绑架，被骗入各色火坑的男女少年及幼儿哀号好多年了；人们也目睹觉醒者前行，青年学生群众呼号咆哮于街头，勇敢的救火者在死难与火焰中，抢救同伴的渔夫沉没于海洋里，“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好多年了。好多岁月了，鲁迅生前与死后行进、搏斗于这国家这社会中，他和他的同道者建立了阵营，他是胜利者。

在许多夜晚和白昼，当人们被旧世界的磐石压得很重的时候，鲁迅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打落水狗”，“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战斗和他分明袭向旧世界的文字是人们的箴言，当人们，觉醒者行走于中国的暗夜，被分割着，“深深地觉得寂寞”；被压迫者孤单和伤痛着，在这暗夜中辗转的时候，鲁迅感慨地叹息和他的战斗到最后也还发出鼓舞的呐喊的文章是人们冬天的暖炉和夜晚的灯火。当人们发现敌人比原来估计得还要恶毒的时候，他的对旧世界的不妥协的仇恨和深刻见识是人们的援助；当人们发现友人比所估计的还要多些，自身的阵营比原来估计的还要坚强些的时候，鲁迅的讴歌正义与未来的文章是人们的慰藉。当人们道途困顿饥渴于友谊与联合的时候，鲁迅的文章是人们联系的纽带与旅途的伴侣；当人们道途中遇到奋斗的知己而快乐的时候，鲁迅的赞颂拓荒者们的文字是人们的鼓舞。他们对奋斗者、拓荒者、寻觅道途夺取道路的勇敢者，流血牺牲在所不惜的战斗者，对人民大众的代言人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们的歌颂与表彰的有力的文章鼓舞着人们。当人们在途中奋斗和寻觅，

失望也怀着希望的时候,他的对于新事物,对于萌芽的事物的爱护、提倡的呐喊是人们的亲切的依托。当人们瞥见指引前途的灯火,号召前进之战的旗帜的时候,他的断然的、冲锋的号召和对前途的坚决的信心是人们的同伴。当人们于困难之战,伤痛之战,或胜利之战,成功之战收拾阵地的时候,鲁迅的冷静的警惕和他的热心的不时的发出的欢呼是人们的鼓舞、慰藉、鉴定、劝戒之词、亲切的同道和指引前进的灯火。当人们信心不足于浓雾中的时候,会想到他的呐喊;当人们被暗夜包围麻痹下来的时候,会想到他的分量沉重的警戒之言;另一些时候,人们会想到他所推崇的长期奋斗、韧性的锲而不舍的战斗。当人们因袭于旧有的负担、陈年的往事,过去时代的僵尸与苦涩的叹息和霉烂的冠冕的时候,鲁迅的提醒人们要为现在和未来,是人们指示前途的灯火;当人们开辟了新的坦途的或一些情景里,鲁迅的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上的良好的善良的事物和前人的奋斗的文字,是人们的同道。

鲁迅的文章在我的印象里有几个组成部分。一是他替辛苦的劳动者所做的悲愤的控诉和对“黑暗的闸门”、“因袭的重担”所作顽抗与奋斗。这一部分在我的眼前展开的有沉默的憔悴的闰土,有哀哭的祥林嫂,有凄伤的《伤逝》里的子君,也有阿Q的被杀,单四嫂子替他孩子的求医和她的孩子的坟墓。阴暗的黑夜的人民大众在流血的中国。另一部分是脑满肠肥的官僚军阀和獐头鼠目的政客、讼棍、“文人”、“第三种人”、“落水狗”。喝血的旧世界。再一部分是前驱者和“前驱者的血”,他们的光荣的形象: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烈士,和军阀段祺瑞时“三一八”学生示威游行中殉难于枪弹下的女大学生刘和珍。此外还有鲁迅为扶助版画木刻所进行的奋斗和那些奋斗者们……鲁迅的文章里面,这些的里面,闪耀着共产党对他的影响和领导:“惟新兴的无

产者才有将来。”“薄明的天色。”革命者增多进军了，喝人血之辈匪徒渐渐恐慌了，鲁迅和其他前驱者们所开拓的新文学园地，所揭发出来的这一国家的旧社会的丑恶，和他们歌颂和指出的光明的道路，还有也重要的所达到的文学水平——鲁迅和他的左翼集团的战斗，闪耀在人们的面前，这便也培养了许多坚强的人们。

许多年来，鲁迅书中的人物，虚构的和实际的，时常在我的头脑里出现，伴随着我的生活之路。我读鲁迅的书籍，许多年来他所塑造的形象，他所攻击和赞美的，发扬和鄙弃的，他所描写和他所记载下来的实际的人生，是排列在我所目睹我所想象的正面的和反面人物的行列里的，也正是我的指引前途的灯火。

鲁迅的作品和它里面的形象，有着分明的旗帜。

（原载《当代作家谈鲁迅（续集）》，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忆刘参谋

我很怀念刘参谋。

我收到陕西中医先进工作者刘长天的来信,说到他的哥哥刘长庚因为曾经在朝鲜战地认识我而受我的胡风集团案的株连,于1955年在学习中被揪斗而死。79年已得到平反,他的年高的母亲已得到地方上的给予生活费的待遇,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他,中医世家的刘长天,当年的小孩,已奋斗自学成才,由社办的初级医务人员晋升为县城中医学会主治中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并寄来了他和一位老中医合作的著作。这使我猛然感到国家的几十年来的进程,各地方都出现人才和动人的故事。但我记忆力不强,不很记得清我几十年前在朝鲜战地遇到的年轻英俊的刘参谋是否叫刘长庚。乡下的先进的中医来信所说的旧时部队的番号也和我当年去到的部队略有差别,但我旧时在另外的部队也没有碰见过姓刘的参谋,而且这刘参谋那时的年龄和刘长天所说的也相仿,那么也大约是不会错误了。

虽然也平淡,我总纪念前线碰到的刘参谋。

1953年我到朝鲜前线某师去,师部参谋处负责安排,我便住进了大坑道一个方形的居室,刘参谋告诉我和同去的两人,师

部派他为我们安排一些日程。我注意到他有军人的认真负责的精神,而且有些豪放。他说他在16岁便参军,抗美援朝来到朝鲜,很爱部队的生活。

我去到这坑道的外面的山峦上,山下离敌人的阵地有一里路不到的开阔地,这无人的开阔地中午时炮火闪耀,显示着森严的战争景象。我在岩石的后面观看,听着人民军和志愿军的炮火在回击敌人。山岩、开阔地、炮火、黛色的林木、太阳照耀,朝鲜的秀丽山河。这山河显示出巨大的庄严。这时刘参谋来了,他静静地叹口气,看着我说:“朝鲜的土地……”更触动我心中的感想。他说,这里不宜久留,我便和他进坑道了。他带着负责的精神看看我,说我有些冒失往外跑,不很恰当。

坑道的观察所,有敌人打进来的一颗较巨大的炮弹,但没有炸,刘参谋急急赶来,慰问住在观察所旁边的我们,说我们受惊了。在我们坑道居室的对面是朝鲜人民军一个女兵师的师部的坑道居室,有女兵近卫连队来到观察所前面点名,刘参谋找我们访问她们,并把我们介绍给女兵师师部。他的负责和仔细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年轻的刘参谋带我们一行到这坑道前侧的前沿突出的小高地去。去的时候,看见背着蜡烛箱的几个用草叶伪装的兵士往前沿去。刘参谋说运上火亮去也重要,和他们招呼说:“运火亮啦!”带着一种激昂。经过山坡边的一个孤独的朝鲜老大娘的棚屋和防炮洞,他说,朝鲜前线这样不肯离开乡土的老大娘不少,她们顽强而生活本领大。他带着我们进到棚屋里一下,我看见他尊敬、热诚、十分善良地问候那老大娘,也站了一下,有些忧郁地看着她。刘参谋眼睛闪耀,声音温暖,因为炮击声,他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朝鲜人真奋斗。”我便感觉到他的纯朴的情绪,和志愿军战斗的力量的这一根源。从前沿小高地回来,我注

意到他的沉着。遇到了较去时密集的敌人的封锁炮火,天空里飞着一架营营地响着的敌人的方翅膀的炮兵校正机。刘参谋有时要我们快走,有时要我们慢走或离开点道路。他观察炮火,他说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可能发现我们了,包括那几个送蜡烛回来的战士。他机敏和富于经验地、相当准确地判断炮火,说:“这一发约百来公尺,左边。”“这一发约在山坡上。”“这要击中树林!”“这近些,躲避!”“这差些,较远,200来尺。”他差不多是都正确的。炮声继续,刘参谋要我们快跑,说现在落弹较远。他的勇敢和豪杰使我感动,他在激烈的炮弹飞翔声中前进而且有时活跃地奋勇拿身体掩蔽我们,我觉得很不安。转过山坡看见师部坑道的山峦上的茂密的树林了,他便站了下来,观察着,说:“基本安全了。”又说:“美丽的朝鲜国土,”他说,我们过封锁线还不错,我说:“你经验丰富而且勇敢。”他说:“这是我们军人应该是这样的。”他后来又望望我说,希望我回国后能写出好的作品。

我们离开那里时刘参谋送我们到吉普车上。

大约陕西自学成才的中医的哥哥和那年高乡村妇女的儿子刘长庚正是这刘参谋。那么他是因为我的株连而已死难多年了。我和他的交谊虽然简单,却几十年来常忆及的。我怀念朝鲜的山野,也怀念他。我也庆幸他的母亲年高得到待遇,而他的弟弟,是乡下县城里著名的中医了。

1986.6.24

(未刊稿)

悼念路曦同志

我抗战后回到南京,经胡风的介绍认识了那时南京剧专剧团的团长黄若海和冼群、石羽、路曦,经常到他们那里去谈天,也就和路曦熟了起来。她很谦虚,她和石羽请我写一个剧本给他们演,我后来便写了《云雀》。

《云雀》的排演期间,我和胡风佩服演员的记忆台词的能力,路曦说,习惯了也不难。胡风说,是用了很大的功夫的,她说,是用强记的方法,一早晨起来记,找与自己的生活和舞台表演熟悉的习惯的语言做中轴。她说,演戏许多年,也就不太(有)负担了,还能够有时赶比较快,在重庆演戏常赶快速。她请我说说剧本,我说我想强调语言的抒情力量。她说到,她也爱好好的语言的表现力,在舞台上,常常很高兴好的台词的語言的表现力和語言的通性,便觉得自己是向着观众,向着社会的,高兴自己能由戏剧的语言发挥一点作用。她的话使我感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奋斗。她还说到剧本里語言的节拍,社会习惯語言,和群众語言的使用。我曾强调说到,我反对一般剧本里情节的安排,许多人重视情节,许多从情节出发,没有意义,等,她说有些剧本也是有情节过多编排了,但我的见解她觉得也有些过分了,并不是一

般剧本都这样。她说：“您有些过激了。”她还说，只要和内容适合，情节也是必需的。她说，“像你的《云雀》，也还是有情节的。”说到语言，还说到戏剧的形式，外形动作和语言的假腔腔，她说正也是有这样的区别的，她和许多人都是反对这些（的），不过这些年这些渐少了。我说有些剧本土言语多了，我又加以强调，她便说，土言语这要怎样看，是有群众性和必要的，它震响戏场和发生作用，她说，她觉得我的见解也有些似乎过分，她又说：“您有些过激了。”她又说，她也是学生，经验不多。谈话中，她热诚地说，她爱好在舞台上，剧作家的好的情节台词由自己表现出来，这时她便觉得一种战斗的感觉，艺术的情节和语言发生了作用，通达各观众。

那时候的南京剧专剧团不是平康的，他们的情况有些动摇，团长黄若海时常奔忙，因为国民党想将这剧团撤销了，或将这些人撵掉，而剧专的余上源^①也对他们不积极，所以他们一个时期很忧郁。在忧郁的心情中黄若海便喝酒不少，回忆抗战以来的演戏奔波，及怀念他的家乡，想要另谋出路。路曦有一次到他的屋子里来，说：“若海，你这样感伤就不好了，喝酒多了不好，少喝吧，你路翎看看是不是呢。”又说，“现在的局面也是困难，但旧时候重庆和你若海在桂林困难也经过了，这里不成了也可以上海去，形势是开展的，你若海不是也不必想那么感伤。”提到旧时候，我便说我在重庆看戏不多，但也知道抗战剧人的艰辛。路曦便说，也有时候还乐意的，相当团结，友谊很好。她说：“您知道，这是抗战初大时代带来的传统，也是时代思想的影响，舞台上有着深刻的感印，有些也是难忘的。”

解放后到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和路曦住在一个院子，这样便

^① 时任校长。

常谈天了。她很高兴解放后的环境,重新说到旧时代的戏剧运动,和她对许多年来的历程和她的思想渐进展些的感想。在青年剧院那时期她工作很认真,人们说她温和谦虚待人,态度严肃。我常问她,这一日上午或下午晚间她哪里去了,她便回答说,在会计室一张桌子读剧本,在院部小房间写排演剧本意见提纲,艺术委员会征求意见。有时是学习会,读报纸。经常是,看排戏,提意见。她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排戏,提意见,有些问题是有兴趣的,我相信你是会有兴趣的。”于是我便除了创作组应去的以外,增多了去看排戏。她问我一些意见我现在记不清当时说的是怎样的了,但记得她多半都鼓舞地说:“我觉得你说的顶好。”

她有时说,晚上回来迟了,是在院部读书,那里清静些。有时她在她的小房里读书和写什么,到很迟才熄灯。我钦佩她的学习精神,她演老舍的《方珍珠》,学会唱大鼓,我说她唱得很好,很像内行,她说,我夸奖了,她这不很行,譬如于真、沈浩两人比她行。

我来北京,那天上午,从前门下火车乘人力车来到,她正在胡同口,她说:“噢,你来了。”又说,“听廖承志院长说,你这两天要来了。我很欢迎你。”当天她谈到,她很关心我的剧本,她希望我来到,能有机会好好工作。她还说,时代会进展,正如我所说,但也希望我能有进展。后来一些时间她说,她赞成廖承志院长的意见,劝我有几^①会“多到生活里跑跑”。她说:“我觉得你常在屋子看书做事固然很好,却在屋子里闷久了。”我两次到工厂里去回来,她都问到我去的情形和心得。

我来到北京的时候是冬天。落雪天,她说,她很喜欢下雪,

^① 疑当为“机”。

喜欢在深的雪里走,还记起小时在雪里跑。她是北京人,这回到北京来,常想起过去小学时代居民很穷,城市破旧,什刹海北海有一度水也干枯积着污泥,街道胡同满地都是垃圾。现在很不同了,解放后重要名胜都修缮了,“您知道,以我一个北京人而论,我又有一些北京亲戚,这对我是很有感情的鼓舞的,我还想起我背书包的小时候很憎恨坏人。”

这个时期她说,解放后环境好了,应多做事。她说,廖承志领导下的剧院有认真的精神,廖承志这个人还有提倡学术的精神。现在人们排戏认真,反复揣摩。她说,在抗战重庆的时候,戏剧因社会的情况票房价值常被弄上一些迎合观众的情节和演技^①,然而戏剧界也奋斗,用精细地加工剧本与排演,对演员的演技作要求,来影响观众,来克服这种情况。现在能很好地排戏令她很有点心醉,而且观众的情形也很好,他们是与舞台合作的。她说,许多年来,她演戏不少,常感染有境界的剧场气氛。她很追求舞台艺术,“怎么说法呢,我对这件工作热衷,我就为它而奋斗,这样的思想恐怕还要加上新的观点。”她说。她对我说,“我想争取你对戏剧事业增加热衷,譬如石羽也有这样的希望。我希望你生活开阔些,常到生活里去。”我钦佩她,我说,“好些年来,你演的角色不少了,许多是创造是杰出的。”她说,“不行,不这样的,譬如张瑞芳,她有许多演得真好。我也还想演新社会的新的和群众。”我说,做一个演员也是艰难的事业,她说,要说到追求理想,这自然需要很多学习,譬如也要锻炼各项技能。

后来我离开青年剧院,到了剧协,也住到西城去了。但仍然有时到东城来,碰到她便谈几句。我去朝鲜回来,也到她那里去。我在她门前略等了一下她才回来,她说她买东西了,她估计

① 此句原文如此。

我今天会来剧院转转也到她这里来。她说让我等了好一阵很抱歉,她本是早一些可以回来了。她走进屋子去说,她买了咖啡糖请我吃,欢迎我从朝鲜回来了。她沉默了一下笑着说,她看我从朝鲜回来了精神很好。她说她一直想和我好好地谈谈。也没有什么谈的,也不过是,她希望我较多地接触生活,能写出较多的作品。她说,南京那时认识我,她觉得我很有些精力旺盛也觉得我有些忧郁,我来北京这几年她也这样觉得,而这是不好的,现在去了朝鲜战地一趟八个月,她觉得我精神好些了。她希望我改变过去的心境了。

几年的友谊,我了解到她对我的关心,和她通过温和、简单的语言表示的对我的意见。我觉得她是贤明的、热诚的朋友。她是有修养,有着她的令人钦佩的奋斗历程和思想也深刻的。她是我所接近的许多真诚的人中间的一个纯朴、严肃认真于自己的事业和瞩目的社会和人民的理想的女同志,有着高尚的情操和深深善良的心地。她曾说,她爱好戏剧艺术,有时真也有奋不顾身的心愿,抗战戏剧运动中的许多同人也感动着她。她是中国艺术事业这些年的历程中人数渐多的心中燃烧着理想的火焰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中国的戏剧艺术的园地也渐被开垦而且辉煌了。

她说,她希望终生在舞台上和观众的理想共鸣,她希望每一个角色的创造都达到深刻,或者说,达到观众的共鸣,和作者导演一同推动生活。“但是,您知道”,她谦虚地,几乎是有些客气地说,“这是要许多人帮助你。”她说,“有许多奋斗也有意义,心跳着,真是害怕起来,但终于还是在舞台上将角色表演出来,完成任务了。我便说,我是表达了作家和导演的理想,也表达了观众的理想了,自然自己也是有创造,但是,在舞台上,常感到群众的海洋,例如抗战大时代那时正义的观众,而尤其是解放后,新

的群众的海洋,很震撼人。”

她说,“现在年龄渐长,应如何考虑再前进呢,我觉得,学习真是有必要的,你看是不是这样?”

她说:“在解放后的舞台上和后台的准备工作里,意识着新的革命群众,意识着我们工作的意义,还想起旧时所说,我们‘剧人’的奋斗的意义。现在看着工农兵进场我很激动。所以我们要珍惜奋斗的年华。”

她说:“当一个角色在思想和艺术追求的感情中形成,你是说不出的有快乐,您说对吗,形成了便是获得了追求的事物,我总有一种追求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在剧场里,我觉得正义的观众和新的革命的观众……他们震动了我,教育了我。”

我后来便和她分别了。30年未见,去年曾寄一本书送她,得到她的简短的,但也热情的回信。突然地接到讣告说她于6月3日病逝了。我觉得伤痛,有才华和修养,认真地艰苦地追求艺术的理想和追求革命,终于成为共产党员的路曦逝去了,我也失去了热诚的朋友。

由于相隔年代已遥远,我的记忆也有晦涩了,写这点,作为我对她的悼念。

1986.7.3

(未刊稿)

《燃烧的荒地》新版自序

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在 1948 年写的。当时,曾由胡风介绍,在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版。

我是 1937 年开始写作,1938 年到四川的。40 年代的一半以上在四川度过。我出身于一个旧时代的小职员的家庭,少年时期在黑暗中度过。我在那年代注意和接触到的人和事,虽然是很浅的,但淤积于我的心中。由于爱国思潮的影响,我憎恨罪恶的人物,而同情受着苦痛的、正直的人物。我在少年时一些年的夏天,曾随家人到我的家乡南京附近的乡村去看是小地主的亲戚,也就观察到一些乡村的地痞、兵痞和一些沉默的、生活困苦和遭遇着欺凌的农民。在南京的街头,也可以见到这一类生活困苦、受欺凌的人民,而在南京街头,和著名的夫子庙一类的地方,则常见到一些流氓、地痞、特务、兵痞——这也是旧时代的社会黑暗有着有毒的出浓血的溃伤的表现,也正是黑暗社会的出浓血的溃伤。那年代,我带着爱国的感情,对这些侵害着正直的人们的恶毒的流氓们,注意着它们是贪官污吏的支柱和基础之一。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我从南京到了武汉,又到了四川,由于进步思潮的影响,和渐渐更多地阅读起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

和法捷耶夫等的影响,也由于生活环境,我增多注意社会的各类人物和增多地注意着下层社会。

进步的思潮影响着我。同时我也大量地阅读世界古典文学。我对文学的理解也从我的生活和我接触到的影响形成。少年的时候我较活跃,常在城市各处和城郊奔跑,观察人生;进步思潮和世界文学的影响使我这些观察得以为我的思想和文学活动所用:我渐渐地以文学写作为我的工作;我所处的环境里我未能接触到革命的关系,我便倾向于文学的努力了。我受高尔基与法捷耶夫等的影响而较多描写下层人民。高尔基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信》告诉人们以文学现实主义和指出描写人物是文学的主要杠杆,法捷耶夫的作品《毁灭》也崇尚描写人物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古典文学也同样地崇尚这。重要的文学作品展开了各类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不可动摇的道理。文学是以它所描写的人物,它的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展开,它的艺术力量发生着作用的。理解社会的各样的人们的心理和内心世界,也就是增多了解人们的社会的各联系与各因素。人们要推进社会,理解社会是重要的。旧时的社会上有着统治者的风习,控制着社会的结构的腐朽意识,也有着这些的异端和对立面——有时渐渐增多的对立面,但时常又是艰难的。因为希望探求社会的生活和各类人们性格的深处,因为希望打击黑暗和赞扬正义的事物,因为希望在时代的前进中尽自身的能力,因为希望记录下这一些时代的黑暗和人们的苦难,和社会的正与反的各类风习,引起人们的注意和使将来的人们对这些时代有具体的理解,我学习着从事着文学的工作。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我有时有着奋勇。我探求着正面人物,同时也探求着反面人物。在这部作品里,正面人物有着我那些年时常观察出感觉到的简单的忠厚又有其苦难,而反面人物是恶毒的猖獗的毒物,国民党黑暗的社会

的溃烂的表现——黑暗社会的有毒的脓疮。但他们也受着渐进展的社会的一个的打击。在这部作品里,正面人物农民张少清和何秀英受着残酷欺凌,十分苦难,蒙受着牺牲。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谋生的职业的关系,常住于乡村、矿区、码头。抗战以后我回到南京,回忆及所阅历的四川乡镇码头的社会,有所感想,有着一些主题和人物的形象的闪烁,便写了这部作品。

我的主题,沿着前面所说的线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恶毒的遗留,恶霸和他们的地痞的罪行,和农民的深受奴役和压迫。那时我回到南京生活还较安定,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着,使我觉得鼓舞,我便想着积极地探索、揭发恶霸地主及其地痞、国民党兵痞的罪行,揭发他们的社会基础:反动的统治和严重的对人民的剥削。也揭发他们的内心的恶毒性。同时我想探索和理解农民的受压迫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忠厚的、正义的内心世界。我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的情况下,想到这些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对象之一的地主恶霸及其走狗兵痞流氓的恶毒;这些犯罪者们,有着恶毒的封建霸道,也有着现代的一些丑恶、狡猾的知识的武装。中国的封建倾向于崩解,但更恶毒挣扎,它在许多年来,在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与国际形势的压力下动摇着,但是恶毒的人物和丑恶的意识形态的一层又一层的结构却增加了一些现代知识的装备,顽抗与继续行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仍然是大量的,虽然他们之中有着一些也在社会的进展下被击伤亡。这里我所写的反动人物郭子龙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中的小军官出身,当过特务,于抗战时期作为兵痞回到家乡农村码头来想要谋取地位、幸运、钱财,他和恶霸地主一起对农民张少清、何秀英,剥削再剥削,欺凌又再欺凌,但是,在各种恶毒势力的内部矛盾下,他混到了一些利益之后也灭亡了。也在农

民张少清的对立的形势和一定的反抗下，他极端凶恶，有着那些年的流行于反动人物中的法西斯思想——但也极端颓废；作为恶霸的走狗他又幻想着自身的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精神有着崩解了。这兵痞死去了。人民解放战争的时候我想，恶霸地主吴顺广和他们的走狗郭子龙这一类的人类的人民的敌人是不少的，他们历年来作恶多端，但他们是要灭亡的，他们作为依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不得人心，而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础的他们的恶毒，历年来也使国民党政权失掉了人心。

我描写的张少清与何秀英是和恶霸地主及其走狗对立着的。糊涂、忠厚、落后和冻结的张少清受尽了迫害，他没有很多的反抗的力量。何秀英受到了侮辱，张少清与何秀英陷在痛苦中。吴顺广和郭子龙的残酷压榨张少清和侮辱他与何秀英，使他们遭到内心的烧灼的痛苦，终于张少清复仇了，张少清杀死了吴顺广，而国民党政权枪毙了他。何秀英从她的做工的地方到来，看着他的共患难的男人被人杀死了。

中国人民旧时的苦难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终止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写这作品，我怀念着一些困苦、不幸的农民男女，同时也是我向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提出的控诉；在我个人，也是我一些年的生活，希望黑暗终于溃灭的这一希望——那些怀着这一希望的日子所留的纪念。

当年，抗日战争停滞，人们在沉闷的失望中。在我那时所住的离重庆100余里的一个叫做黄桷树的码头村镇里，一次一个我所认识的小的煤炭商人老头对我说：“你在码头上昨日看见一个穿旧的皮甲克破皮鞋的人来到，见到你就扭过头去，他有些恨人，他是一个当了军队的营长的，‘剿’了共没有？不清楚，反正

是个恶徒兵痞，行凶做恶的。他们这些人一发水过去了又一发水，一批人过去，一批人往上爬，欺人敛财，作了些恶，回到乡下来了，没有田地，回来是啃别人的田地。欺一两个乡农老实人，是原街北山坡上的吧。这一发水的兵痞的这种丑恶，比军阀时期挂枪回乡、失意回乡的不一样一点；有点时代不一样，多些知识了，聪明些。那一发水的军阀兵痞愚顽，恶臭多，这一发水的要刁滑机巧也恶臭多，你看是吧，几十年的光景变迁，也算是时势不一样吧。那年间见到农民，便一个耳光，这年代也还是一个耳光响，不过多了些滑头话。当然，这类人的总量是少了些；是不是比较好些呢，也不见得好些。”后来我又碰见这有阅历的小的煤炭商老头，问他所说的那个兵痞的下落，他说：“啃到一个乡农，穷户，你见到过的，是他家的旧佃户，啃得很凶……也有人，大号地主取他为皂隶，也有排斥他。作了一些恶，抢掠一些……死了。这是又一辈子。这种兵痞子从码头归来了。”他叹息着说。

我大概记得他说的是这样。

我见到过这个煤炭商老头说的这个当过营长的兵痞。远远看见他在田地边走，凶恶地大声地辱骂欺压一个在地里沉默地劳动着的农民，后来我听说他几次恶毒地打这农民。我以后看见这农民有些憔悴地在街上走过，眼睛睁得很大地只看着前面，显得十分凄苦。再一些日子，看见这农民被绳子捆着，由两个荷枪的“乡保队”的“国民兵”押着往江边过江往那边的北碚镇去了。当两个“乡保队”的“国民兵”押他到码头边的时候，曾听见他在绳子索里挣扎着而高呼着：一生正直，抗击欺压残害，报仇，不怕恶霸！（大意）后来知道，是杀死了残酷地欺凌他的恶霸地主。他是被押过江去枪毙，被杀害了。我总想赶去看未能成功。

我曾听到一个当长工的农民谈：过去军阀时光农民被铁丝

穿着锁骨由当兵的拖着走,现在这少些了,农民见识也多了,但是仍旧是有穿锁骨的,被绳子、也有用铁链子拖着走。许多人死了,像蚂蚁一般。过去农民插土为香,在地上叩个头,去与地霸仇人拚命;现在那些被枪毙的农民命运也差不多,他们老实一生,把仇恨埋在心里,临死时却发出伤惨的呼号。(大意)记忆这一点,也算是纪念。

我也见到过这被枪毙的农民的女人。她是从坡上下来,去追她的被人绑走男人的。几小时后我见她回来了,躺在坡上,哭着,但她也显出一种顽强,哭了一下静坐着,坐了很久,沉思着,后来站起来走掉了。

我零碎地回忆到这些——这部作品的一些材料的来源。

从那以后,从四川重庆北碚嘉陵江畔这农民被枪毙被杀害,而他的女人在山坡上痛苦地呆坐着以来,四十几年过去了。我在1946年也离开那里,再没有去过了。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和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地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

我回顾过去,回顾我的这部作品,在历史的长河里,它是更显得很微小而有着粗糙的。

我十分感谢作家出版社愿意重排出版我的这部作品。

1987.5.26,北京

(原载《燃烧的荒地》,作家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忆杭州之行

——纪念胡风逝世两周年

1948年,我和胡风及我的爱人余明英一起到杭州去旅行。那时方然和冀沅在杭州教书,方然是地下党员,想要到附近的游击区四明山区去,这也是我们去玩杭州、到杭州去看看的目的;虽然事先也知道,方然那时通四明山区的往来有些阻塞了。胡风谈到,看来解放的局面不久了,于这幽暗黑暗中暂见着前面的光明,也有它的愉快。他说,上海是一个海,无奇不有,贪官、特务、多头的妖怪和毒物、市侩、罪犯和无耻之徒,爬在人民之上,所以心中十分气闷,便想作这回旅行。而且他估计他不久将有关系到解放区去了,敢和这丑恶的社会作一告别了。他又说,抗战后回上海做成了一点事,《希望》杂志的出版以及他和梅志经营了“希望社”,出版了一点书,也有几个朋友在各地办了点小的刊物;缺点虽多,但聊胜于无,说起来也可以精神愉快一下。我谈到我写的小说,他说看形势往下去可以在作品里多来几句提到解放战争的,也许苏商《时代日报》还可以发表。但也是要谨慎。

他的兴致很高,火车上不断的抽烟,说这回乘车行走,有着

迎接明天的心情,有年轻时代的气概,想到年轻时代的飞扬的理想。他说,共产党的革命将更新国家和这个人间了。到了杭州,在西湖边散步的时候,他又说到迎接新时代的心情,还欢喜说“迎着明天”,说这回倒是苦中作乐,但前途有展望,也算又寻回青春年华。祖国将有青春年华,而山河将更壮丽。他在去灵隐寺的山路上说到,共产党的保护文物的政策是极好的,而且执行认真,这个国家的许多年的旧的可贵的遗存也有救了。国家很古,祖先、前人、劳动人民的奋斗和才干是令人赞叹和景仰,前人的足迹也应当说是不简单的,这个民族有天才,主要的还靠勤勉。他还抚摩着山路上的石刻石雕的佛像说到这些。他还说,看见我年轻、精神旺盛他有些羡慕,但活动力也不见得比我差。湖水,曲折的水上画廊走道和亭台,长堤上美丽整齐的树木,小的幽静的文物院落,“断桥”,宝塔,庙宇,大的佛像,澄碧的溪流、石碑、旧时代的宗教记事和人间情节,灵隐寺的尼姑的悄悄念佛声和安静的动作,以及幽深的殿堂的香火,都使胡风很有兴致。他又说着“新时代近了”。他的历史的感慨很浓,再三地说着:“封建时代啊,中国古旧历历的王朝、佛教的统治,其中人民的才华和巨大的精神力量啊。”岳飞墓前他拿着衣服静静地站立了一阵。他走出来说,中国漫漫的历史长画廊,正义和人民总付出代价,但到底民族的脊梁强硬,黑暗势力终于不能战胜。他又说,岳飞很忠厚,中华民族也是很忠厚的,小的时候,他在湖北蕲春家乡很爱听说书的说岳飞,那说书的老头说一阵还吹一阵喇叭。他说,断桥会的许仙和白蛇自然是故事传说,雷峰塔有镇压妖邪的意思;而苏小小墓,苏小小是著名的才女,都是令人想到民族的途程。有些建筑物也确实伟大的。他又说到新时代将临,中国这个海洋将掀起新的前所未有的巨浪,他说,旧时代是黑暗的、冻结的,人民群众和许多人“很冷啊,冷啊”,他强调地对我

说：“你觉得是这样吗？”他又问我的爱人说：“你看对吗？”

终于没有能知道四明山游击区的情况，方然的线断了。说有人去过，未回来。我们在风景优美的餐馆喝酒，胡风说，他有很多的感慨，也真很想看看四明山区武装的人们。西湖的文物使他对武装起来的人们产生更多的思念，也可以说，四明山区的武装的人们使他对这锦绣山河增加了感情。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他说，杭州的民间工艺，显示了民众闪光的天才，人民的武装也使他对这些增加感情，他说，他很爱人民的武装，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什么时候能见到。

他又说，这西湖餐馆里的鱼很好吃，水也好喝，他有点思念他的家乡了。他家乡的水很好，水稻很丰满地成长。杭州西湖很秀丽、沉静。预备逃走的国民党官员、暴发户，这时来玩的很少，游人的数量不多，胡风感叹地望着这西湖，说，从事土特产的手艺人很穷，受剥削——他刚才访问了他们。又说到“山河泪”的旧时代将要过去了。

胡风前年6月8日逝世，现在快两周年了，追忆起这回的游历，不禁怀念着他和思念他生前的健旺的心情。

1987.5.27

（原载《东方纪事》1987年第9~10期合刊）

种 葡 萄

在塞外的迟到的春天到夏日,我当犯人学习过种葡萄。开始时虽然我也想注意学,但心情却很不在上面:堆砌的土松了,将葡萄枝踩着了,结绳子捆葡萄枝漏掉了一个了,化学肥料洒少了;我经常想着我的日期还有多少才到达,我在葡萄园里开头一段时间大半是在混日子的情绪里过去的。

我终于也对农事,对种葡萄发生兴趣,因为劳动副大队长的耐心感动了我,因为在这荒寒的塞上我的眼前渐渐升起了劳动大队的干部们的庄严从事革命事业的形象,因为我最初怀疑这件事的成效,后来却看见葡萄的插枝长出绿叶来了,因为寒风和灰沙中的细微的春的消息从葡萄枝显露出来了。劳动大队副队长兼农业技师很仔细地在春天终于来到、山坡渐发绿、而寒风里开始有了一点点温暖的这塞外挖出去年深秋埋在土里的葡萄的插枝,大家便开始在地面上挖出小的坑洼,将这些葡萄枝种下去,过了一些天便长出绿叶来了。但也有的葡萄枝相当一些时间才生长出绿色的叶芽。塞外苦寒和黛色的山绵延,荒凉的感觉压迫着呼吸,小的,葡萄枝的微小的绿叶芽在塞外这地点,在我的枯燥的心里这时是可贵的。风渐渐暖一点,黛色的周围的

山也似乎绿了一些，劳动副大队长很积极地带领人们工作着。他的沉静、细心，他的积极、和他的心里活跃着的什么，我想象这是由于对于革命事业的感情，这使我感动，而我看到了在带暖的风里轻轻摇曳的葡萄的插枝上的渐渐增多的绿色，便有所快乐；看看周围的荒凉的旷野，渐渐地减少了对周围的淡漠，我觉得已经是克服了荒凉了。我是渐密切地注意着好品德的劳动大队长和很敏锐地注意着春天的到来的，因为我的日子太枯燥了。

在插枝的随后一点时间，劳动副大队长兼农业技师还带着犯人们将去年埋在土里的大棵的葡萄取出来。扒开土——劳动副大队长很细心地用手慢慢扒着，更细心地将葡萄枝扶起来整理好；轻轻地将上面的土抖掉和将整棵葡萄擦干净。用草绳将已经开始在迟到的春天里灌浆的葡萄枝捆在水泥的葡萄架子的铁丝上。我向队长学习捆草绳，他告诉我结子的打法，我慢慢地也就学会了。一个年轻的改悔犯也告诉我捆绳，但一个油滑的长期犯却引起我的憎恨，正如同副队长引起我的尊敬，改悔犯引起我的感慨一样。

这油滑的犯人在劳动副队长走过来的时候时常跑过来对我大声说：“让我来告教你，草绳是这样这样结的，你不会吧。你这样捆不对，让我来告教你。”于是他便将我捆得还好的结子拆散了。他便到一些犯人那里去说，我如何捆得坏，他如何立了功。他又到一个有些改悔的犯人那里去重复同样的活动，也到其他人那里作恶劣的谈话。他又公开地对我说，“我其欠（欺）你，你没办法，你不懂我的话吧。你是个没罪的知识分子吧，你没办法。我其欠（欺）你。”但改悔犯的帮助我是高兴的，他是有着诚恳的。劳动副大队长慢慢走过，常常看一眼这个“其欠”（欺）人的角色，有两次便很痛快地斥责了他，指出他这种思想是卑鄙的，指出说这种卑鄙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不能通行无阻的。但这

个角色并不就气馁,他时常和那帮助我的青年改悔犯纠缠,这会结结子的青年和我一样地忍耐,但终于和他发生了冲突,吵了一架;沉静的劳动副队长很公平地再斥责了他,用很大的声音指出他这种花样没有前途;在塞北的旷地上的这斥责的声音,使我觉得很愉快。严格的劳动大队副队长在明朗的阳光和葡萄架的暗影中踱着说着话,他的姿态使我感到革命的稳固的力量。但那滑头的家伙并不甘心,又来对付我了,我终于有些妥协,让他将我捆好的一个并不坏的结子拆开再捆好,如同那青年的改悔犯曾帮助我改结了一个结子一样。改悔犯曾说劳动副大队长很好,对他有深的教育;从这青年改悔犯身上我感觉到革命的教化的力量,从那滑头欺人的家伙,我也感到恶劣意识的顽梗。这两个犯人的深的印象,和对塞北的这一个春季到夏季的葡萄园的记忆很深地联在一起了。

插枝的葡萄长了茂盛的绿叶了,从土里挖出来的大的葡萄株的绿叶也披满了水泥铁丝架子,长出了最初的葡萄串,然后,葡萄须伸展,便有更多的绿叶披覆;在太阳下静静地藏着或显露着它的生态的深刻^①;这葡萄园仿佛一个绿色的、巨大的活物——自然它也是活物——在塞北的有些娇媚的夏季的太阳里躺卧,像是在沉思着。沉思着什么呢,也深思着人类社会在复杂的斗争中的前进。

从劳动副大队长对我的沉默和友谊来看,我知道他是了解我的实际,即我这知识分子并不是反革命的。他偶然对我笑笑,他的积极、冷静、仔细、农业技能的敏捷,他的服务于塞北和他的辛劳令我钦佩,他对我的友谊令我觉得温暖。于是这塞北的春天到夏天的葡萄园的劳动,便在我的心里更留下深深的记忆。

① 原为“深奥”,后改为“深刻”。

我也学会在铁丝上将葡萄用草绳捆得很快了。在葡萄摘须须捆扎须须的时候,在给葡萄整理枝干,掰去多余的枝叶的时候,在施肥的时候,在扒松葡萄株周围的土壤的时候,在大雨后扒开葡萄床的水沟的时候,在拔去杂草的时候,从春季到夏季——以及在收获的时候,我渐增多着我的感慨和愉快的心情。由于兼农业技师的副大队长的勤勉和友谊,由于改悔犯的积极,也由于那滑头的角色想一定欺负我成功的刺激,我便也工作得积极,每日不觉地从早晨劳动到黄昏的太阳在塞北的黛色的山后西沉,劳动大队下工铃响。……我不觉时间过去,到了第二年的夏天,便也接近出狱了。

我相当地渐积极起来,在葡萄园里工作 20 年中间的两度春夏。春天来到塞上,夏季来到了,有些炎热的太阳下葡萄园的葡萄枝在偶然有的微风中快乐地,生机旺盛地摇动着。来到这塞北勤勉而严格服务的劳动大队长副大队长们在葡萄园里蹀躞着,他们把犯人们疏漏的枝子捆起来,他们把被踩弯的葡萄枝条扶起来。他们从初春风寒到夏季在劳动场上教育犯人,和这些人的罪恶意识进行搏斗,他们做种葡萄的各一件劳动给犯人示范,教会犯人技能。他们照顾犯人病号,他们也扫地,拔草、修理葡萄架和喷洒农药。……而犯人们度着他们的劳动大队的生活。

我曾患肠炎病,劳动副大队长很负责,很仔细地送我到县城的医院,几天之内他也伴着我,这是使我长相记忆的。我目睹这样的情形:我们的祖国有这么一批人,他们在荒寒的地区沉默地工作着。……我病好了又来捆葡萄了,在葡萄园外,劳动大队外,有农家的小孩放起来的迟放的风筝。

第二年,葡萄接近成熟的时候我离开这里的。劳动大队长在这一日早晨犯人站队的时候喊叫我出来,说我期满了,今天可

以不上工了,我便退回来整理我的简单的行装了……汽车驶往北京的途中,我还想了一下,我这是在葡萄成熟的时候离开的,今年我赶不上收获了。

1985.10 初稿,1987.5 整理

(未刊稿)

安定医院^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住在医院里。到广场上去呼吸新鲜空气，看见各处贴满了写着黑色与红色字的大字的□□^②的纸张，院子里一个炸油饼的年轻(人)在说着有红卫兵的营业，而且说，很热闹。天气阴暗，作为反革命而又生着病的病人的我站着坐着都觉得不安定，天气阴沉而且有着烦躁，那青年的炸油饼的说，红色绿色各色字的墙上赔(贴)着的宣言、命令、批判、揭发、惊(警)告各种还要增多，护士也这样说，我觉得不安，被这些墙上的纸——在阴暗的风里颤动着的纸角所压迫。大广场上的绿色的树木，风中的树叶也使我觉得苦恼，因为它们本来是应该象征一种安静的，它们也似乎被它们后面墙上的这和(些)写着凶恶的字的红绿白色纸张弄得忧郁了。护士在和人们谈话，问那边的医院“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开始斗了没有，有走过的医生与人员，病人说不清楚，有的说开始了，——红卫兵们要“砸烂”医生，专家，和医院的一切医疗器具。

① 原稿无标题，不按格书写在400格稿纸上，显系草稿。此标题系家属所拟。

② 此二字难以辨认，疑为“绿色”。

我有着阴暗的心境。昨日我在病院里听着猛烈的拉门,喊着:“反革命路翎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武斗,红卫兵司令部命令!”又叫别的几个人。我惊惶地站着。但我很佩服护士的勇敢,和红卫兵冲突了,说这里的医院是不在范围内的。护士们和他们大叫着。还有砸烂东西与捶门的声音。但后来红卫兵退却了。

我下楼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曾问护士,今天有没有这种“红卫兵”,她们回答说,“过去了。”护士注意着医院这一部分的安全,也问着,在问那边过来的人;)^①她们曾紧张了一下,(要我进去。下楼的时候,她们也曾紧张,)^②要我不要下楼来,后来决定我下楼,和别的几个人。护士注意着这一部分的安全,也问着广场那边过来的人的情况,我曾问他们今天有没过群众,他们说“过去了。”后来又让我和几个人进去,又犹豫了一下,让我和另两人躺在人们后面一些。

我很感谢护士们掩护我。她们有着沉着和勇敢。人们又来交涉什么,她们看看我和另两个人,回答说,不行。而这时候红卫兵那方面退了,因为广场的那边发生了呼号,一个年轻的女子,护士,高呼着口号,和红卫兵搏斗着。

昨日我就听说一个姓王的叫王熙的护士在搏斗了,高呼“知识分子和专家重要!保护祖国财产,保护医院医疗器械、重要器材、医药,保卫病人!”我很佩服这个护士和护士们。今天,我看见好些红卫兵在扭打她,她头发被揪着,衣服被扭着,沿着那边的路叫喊,她喊的是“你们的大字报揭发我的我看了,反革你们,不低头,为祖国而战,保卫专家们及知识分子,保卫器材!”

我觉得这是有震动性意义的喊声。“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宣

①②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稿上有删除标记(单线划痕)。

言与“揭发”很凶恶,然而护士勇敢,她的心灵显出强烈和随着喊声而巨大,她的喊声沿着道路,沿着一排树木而嘹亮,而也显得有着巨人。人们被红卫兵打击,有的在困苦中沉默,但有的在搏斗。人们在说着,这顽强的护士被打出血了,人们又说,她还是怀着孕的。后来,她喊着被击倒了,红卫兵抬来一个木板,将她抬着,她仍然醒来——似乎昏迷了一下——在木板上喊着,被抬往拘留所去。我注意地听着,她似乎是昏迷了一下又醒来,我觉得,中国,也将从昏迷了一下之中再醒来。

约作于 1988(据笔迹估定)

(未刊稿)

喷水与喷烟

我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1955年夏季起被囚,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个人猛烈反抗案被移动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监狱,与前一度的监狱在同一乡间;这中间曾因病住医院及被保释回家医病。我在这监狱中维持着我的度岁月的方法,每日回忆往事,其余的时间便对将我判为反革命的、伤害、侮辱我的人们和形势进行抗议,我的抗议活动有说道理,叫骂,包括大声唱歌。监狱荒凉,(有时押下楼劳动,在院子里拔草,觉得隔绝了人间,——监狱墙外是荒凉的旷野,不知亲人与友人在何处。)①荒凉的痛楚的感觉中也想到,中国似乎在沉静地进展,于是更愤慨地呐喊与高声唱歌。(我想到,我也是爱国的人,却被认为反革命囚在这里。对于田野和远处的城镇、城市的人间的想象使我更愤慨地抗议,呐喊与高声唱歌。)②这使我几次被从原来囚室押出去,关押到走廊角落里的小的窄的幽暗的囚室里去。原来的囚室有洗脸盆与厕所池,这囚室只有地上的一个生锈的铁的放水与漏水器,于是洗脸和大小便都用着它。我被

①② 括号内的文字在原稿上有删除标记(单线划痕)。

拖到那里是戴着镣铐的，又用绳子捆着，而且用布塞着嘴。这些，在吃饭和大小便的时候解除一下。我在镣铐、绳捆，布块塞嘴中更悲愤，当嘴中塞着的布被取掉或因我的奋斗而掉下来的时候，我便继续叫骂。镣铐和绳索被取掉了。因为叫骂又被戴上和捆上了。几次到这幽暗的小囚室里的有一次，里外的喧嚣的声音之后，开门进来了袖子上有“红卫兵”臂章的人们，宣布对我彻底进行“文化大革命”，手中拿着木棍与铁棍，大叫着：“打倒你！你文化权威！文学权威！打倒你知识分子！现在，痛歼知识分子！”

红卫兵对我进行“文化大革命”了，我看着幽暗的竖穿的小的、有铁的放水漏水器的囚室，和地上的睡觉的木板，想着墙外的荒野，我的孤立，并十分想恋着亲人家人，友人，和想着国家现在不知是怎样——前若干一些年的良好的情况看来是进入崩解了。我觉得沉默的旷野在战栗着，我从有铁丝网的小窗户看出去，窗户上刮着风，高空里也刮着风，呼啸着。低的风在田野里荡漾——我感觉到——但中空似乎无风。这给我一种严肃的感觉，觉得这中空的沉静用的风的回旋，自然的严肃的形态，似乎表征着这个人间在生育着新的年代。

“红卫兵”继续来到了。他们在门外朗读文件讨伐知识分子，在朗读之后便进行制裁。制裁共分两种。一种是喷自来水。红卫兵将水管拖到囚室口，对着我的身上放水。水很猛烈地击在我脸上，眼睛上，身上。——我这时坐在墙角里。水十分猛烈，外面大声呐喊，喷多些水，于是小的囚室积水了，我便坐在水里。水继续击在我脸上身上，击在我的胸前，在迫着我的呼吸。

红卫兵对我进行的第二件活动是喷烟，——用一个橡皮管往囚室内喷烟。室内充满烟而我被窒息着。烟滚动着喷进来，还喷出一些火星，我看见，是从一个铅的箱子里喷出来的，有一

次是一个木箱，而后面推着一个开放的餐车一般的车子，一个大箱子里蓄存着烟。我被烟窒息，痛苦着，昏晕着。

我这时希望外面的风能吹进来。旷野很寂静，我觉得有中国过去的凄苦的鬼魂也有新生的，英雄的，想要和“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的卑劣和恶毒作战的鬼魂在徘徊着——我觉得这时有些活着的奋斗者也似乎有着鬼魂的凶历(厉)的形态；我想，由于人们历来不够警惕，使罪恶滋生了，——这时的形势有这样的教训意义。我觉得，中空无风的严肃的自然的境界，反攻丑恶的“四人帮”的人们将胜利，他们将产生新的时代。

约作于 1988(据笔迹估定)

(未刊稿)

编者附记：

路翎此文原稿书写在 400 格稿纸上，连标题(占两行)共三页九行，字形较为规整收缩，不像他晚年的大多数原稿那样字迹潦草飞动，有着明显的书写匆忙痕迹；稿面除几处标记清晰的添涂和删划外，亦堪称整洁，可见作者行文时情绪是稳定而冷静的。文中添涂处当为行文过程中正常修改，所用的书写工具是用以书写正文的同一钢笔，涂去的字句(一个七字短句和几个词)因划痕较多，已无法辨识，但删划的部分则可完整辨识。删划所用的书写工具似乎是一种软笔，单线划过，墨迹较粗而墨色较淡，显系成稿后所为。编者认为，软笔删去的几个句子对了解晚年路翎内心的真实想法同样是重要的，为存历史之真，最好是加以保留。为此，本抄件在文中以加括号注明的方式对它们作了复原处理。

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

——我与胡风

1939年，我将小说稿《要塞退出以后》寄给胡风，接到他的信，说我的小说可以采用；我写信问他可不可以去看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便到他的住所，重庆两路口一座小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去看他。我曾有一个印象，是身材有点高大的胡风在两路口的山坡公路上慢慢走着的形象——几日前我曾见过这个形象，因为当时正巧有一个人喊他的名字。在那以前，我心目中的他的形象，是从他的作品、青年自学丛书里的《文学与生活》、《文艺笔谈》与《密云期风习小纪》里认识到的。大概地说，在我的心目中，事先就有了一个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号召“向生活的密林突进”的胡风。

见面时，他对我说，看我的信，觉得还老成；但见到人，却意外地年轻。他问我的情形，并且鼓励我说，在生活里要注意各种事情，积蓄形象，坚持着写下去；有时产生困难了，“不妨放一放”，但写作和在生活里吸收营养一样，是要经常坚持的。他还认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不大好，可以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后来，他便介绍我到草街子陶行知育才学校的文学组去了。

我这时见到的胡风的形象是沉思、诚恳与坦白。他当时住在乡间,这里只是他在城里的临时住所。房间里很简单,没有什么家具,我到这里来找过他几次。

他坦白地、诚恳地说到,他觉得,在中国这些年的生活里,成长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但其中有一些却飘浮起来,溃灭了或者消退了;有的刚写出一两篇作品便不见了。他希望我的感情能像一个吸盘一样紧紧吸住生活,有机会时不要放弃观察更多的事物。他对我说,要读书,要认真地读,有时应读两遍、三遍;理论的书籍也要看。他还说,从我的谈话看,我注重理论不够,这方面应加强。他劝我写稿子时字迹不要太潦草,标点符号也要注意。

有一次,约好了他在等我,我却因有事去迟了,他遵守信约独自在门前徘徊着。又有一次我又有事迟了一点,他在门前张望,着急地等我,因为他临时有事就要出去。我也曾在他的门前等过他几次。一次,他终于回来了,看到我很高兴;一次,一位邻居老妇人对我说,他留下了话,有事出去了。

我很迷恋于同他的谈话。他的文学见解鼓舞了我。我谈论读过的世界古典文学名著。他和我的谈话常常是很热烈的。

他说,要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今天的情形,人们是有着游离现实主义的一些倾向的;这个现实主义的传统,鲁迅的传统,是奋斗着维持下来了。重庆有一个民主爱国反黑暗官僚的气氛,有一个进步的文艺界,是不大容易的。他说,官僚黑暗的情形严重,时时想要扼杀和阻碍进步的文艺界的活动。他激动地说,和这个,是要“拚搏”下去的。有一次,他的湖北口音激昂地叫嚷了起来。在屋子里不住地走动。后来,他又沉默了,长久地抽着烟,烦闷地坐着。终于,他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时代是沉闷的。他又说,斗争是长期的。斗争是长期的,也是我从他那里

得到的看法。他时常说,要“沉潜下去”,“沉默地多做事情”,中国的黑暗沉重。他说,就文学本身说,五四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成长需要时间;对游离了现实主义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概念化,一种是百无一是的庸俗化,也需要长期的奋斗来克服。

在这两路口,胡风还说到,他为刊物的事奔走,觉得损失了些写作的时间。我那时写一些诗,用纸片订成本子,拿给他看,他评论说很朴素,但有的有散文化。一次他愉快起来了,说,诗应该是真情,在“抓住现实的一瞬间”触发的真情;诗有谣曲似的歌唱,诗有跳跃的、灿烂闪耀的感情的韵律;重要的是,你对现实的反应是属于内心的。诗的泉源是靠诗人从生活里挖掘和积累的。……他给了我一个诗人的印象,一个极希望写诗的诗人的印象。他说,写起诗来,便愉快地沉浸于写诗的幸福境界里。他说着说着,激动地在房间内徘徊了一圈。

这时候我和他还有几封往来的信。有一封是介绍我可读的书,有几封是短信,这些信后来失落了。1940年,我经他介绍到了草街子育才学校,和也在《七月》上投稿的何剑薰住在一起,曾和他一同沿着嘉陵江边步行到胡风那里——胡风住在北碚复旦大学附近的东洋镇,他在复旦大学教书。我有时也单独到胡风那里去。何剑薰评论胡风说,胡风在文坛上有一些孤立,“左联”以来不大和人结伴;一度似乎和冯雪峰结伴,但又因环境的关系不能在一起;不和人合作,办刊物又不对已有的文坛名人“开放”,所以便孤立。何剑薰还说,胡风的性情似乎也有些孤僻,这样下去会困难的,应该劝劝他。他要我劝劝胡风。我到东洋镇将这个意见说了,胡风问我以为如何。我说,何剑薰的道理也有对的地方,也有片面的地方,目前文坛上,进步文艺界有一些偏向,对偏向真也比较难妥协,对不良的、敷衍的、空洞的文章,当然应该拒绝。胡风便说,真是很难。我后来离开了育才学校,到

了北碚后峰岩,在国民党经济机关做小职员,住在煤矿的附近,写了《家》、《黑色子孙之一》等小说。

在这个时期,胡风曾和我谈到他的文学见解与理论,问我的意见。他从左联时期就奋斗,抗战起又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继续奋斗。现在想问问朋友们和有关的人们的意见,总结一下,我便谈到我形成的关于文学写作的见解,我说我读他的理论,是赞成他的“主观战斗精神”与“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论点的;我说我也赞成他的关于中国的旧意识负担的沉重、中国的黑暗的统治阶级的意识本身以及这意识的奴役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影响与创伤、同剥削阶级侵蚀影响的斗争是困难与长期的一系列见解。他对我所说的表示很满意。他也说到对我的见解。他说,从我的小说,他感觉到我有激情与热情,描写人物的心理与精神斗争也活跃,也描写了人物的自发性。他说,他觉得这是好的,文学作品需要有作者主观精神的热情的奋斗,但他也希望我更多地注意与观察周围的现实生活。我的小说是形象与情节本身在说话的。他说,还可以更“抓住”,“挖掘”一些现实,有时要注意环境的描写。他曾在看了我的小说《家》的原稿之后说:“就这样吧!可以了,但主人公周围的人物,要更多写一些便好了,那个从北方‘游击区’来的‘河南人’,主人公的朋友,能多一些描写也好。”又说,“可惜这有困难。”他在看了我的小说《黑色子孙之一》之后说,“不错,挖掘出了人物的形象,但是,有几个地方,‘模糊’了一点,而‘周围的环境的描写’,似乎仍然有点不足。”他又说,这也许是他的主观感觉,由我考虑吧,不要弄成笨拙的情形。他的谦虚也使我感动。我记得那时我从“山沟”里来——我住地离他住的北碚东洋镇和附近复旦大学隔一座连绵的山峦——爬过山坡,怀着我的文学热望,从他那里得到令我鼓舞的意见;爬山坡回来,中途在草棵里坐着休息一阵,沉思,回

味。他的意见有使我愉快、兴奋的,但也有使我忧郁的,因为他说到了我的缺点。当我将《黑色子孙之一》的原稿改过了拿回给他看时,他说我改得还可以,显出了愉快,我也便有了很大的快乐。他后来曾说,这一篇,关于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着给读者的压力。还有《卸煤台下》的一篇,他也这样说(这两篇都是描写工人受摧残的)。我说,我也正是这样想。他显出沉思的脸色说,是这样的。他曾向我说,要强调人物的正面内容。有几篇小说他都这样提出,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又改过。

渐渐地,从精神奴役创伤,谈到人物病态心理描写的问题。我对胡风说,我不赞成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心理描写,那描写有错误,但我赞成他的《穷人》、《罪与罚》里的描写,我还赞成托尔斯泰的。我问他我的有些心理描写,是否阴暗面分量重了一点?他说,他觉得是可以的,不重。后来,他带着一种沉思说,也还是要注意这心理描写与客观环境描写的问题;有一次说,这是一般而论,并不是说你这是注意得不够。他说到文学描写的原则,注重正面人物的因素问题,他说,《家》一篇,《祖父的职业》一篇,正面人物的因素很好。工人形象真是很难写的,过去,夏衍写工人形象,也曾改了又改。

又谈到语言的问题。胡风说,我的小说采取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在这一方面曾有过很多的争论。我小说人物的对话也缺少一般的土语,群众语言。他说,他隔壁的朋友向林冰就说过,我写的工人,衣服是工人,面孔、灵魂却是小资产阶级。还说:“人物缺少或没有大众的语言,大众语言的优美性就被你摒弃了,而且大众语言是事实,你不尊重事实了。”我说我的意见是,不应该从外表与外表的多量取典型,是要从内容和其中的尖锐性来看。工农劳动者,他们的内心里面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知识语言,不土语的,但因为羞怯,因为说出来费力,和因为这是

“上流人”的语言,所以便很少说了。我说,他们是闷在心里用这思想的,而且有时也说出来的。我曾偷听两矿工谈话,与一对矿工夫妇谈话,激昂起来,不回避的时候,他们有这些词汇的。有“灵魂”、“心灵”、“愉快”,“苦恼”等词汇,而且还会冒出“事实性质”等词汇,而不是只说“事情”、“实质”的。当然,这种情况不很多,知识少当然是原因,但我,作为作者,是既承认他们有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承认他们精神上有奋斗,反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胡风便大笑了。喜欢大笑也是他的特征。我说,我想,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会有趋向知识的语言。我说,我还是浪漫派,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胡风又大笑了。我还说,在语言奴役创伤的问题里,还有另外的形态。负创虽然没有到麻木的程度,但因为上层的流氓、把头、地痞性的小官与恶霸地主,许多是用土语行帮语,不用知识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而工农不准说他们的土语,就被迫说成相反的了。劳动人民他们还由于反抗有时自发地说着知识的语言。胡风赞成我的见解,他说,这样辩论很好。

胡风告诉我,向林冰说我的小说中的人物有着精神上的歇斯底里。我说,“唐突,突击的时代我要寻找往前进的唐突与痉挛,因为时代和人的心理都有旧事物的重压,所以有这种唐突与痉挛;沉滞的时代我也寻找,这种重压在沉滞的时代更多些。但歇斯底里,唐突,是一个爆炸点,社会总是在冲突中前进的,而反面人物的唐突,也说明他心中的和环境的激战点。胡风十分赞成我的想法。他说,他也是这么说的。这也是我在后来关于描写矿场、工厂生活和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饥饿的郭素娥》给胡风的信里说的,我要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

办《七月》的阶段,胡风夫妇很热诚地接待我,回忆起来,在道路上奔波,胡风给我的鼓舞与意见,使我增长了不少奋斗的勇

气。《七月》刊物因为国内政治局面的变化,特别因为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而停刊了,胡风也去了香港。后来,胡风来信要我到北温泉聂绀弩的爱人周颖那里,取出他存放在那里的一些《七月》的稿件(那里面还有延安来的稿子)。这件事是与我那时十分怀念胡风的感情联系着的,所以,取回稿件时的兴奋情绪,我一直都还记得。

这时,我离开了煤矿区,到了重庆南岸的南温泉。和他的通信集中了我生活中主要的思想与感情。他的来信使我快乐,我常常在山岩上盼望着邮差的到来。我想象着,他如何在香港想“弄一个副刊”,想找一点书店的关系,为此在奔走着。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炮火,我寄给他的长篇《财主底儿女们》20万字的手稿失落了,他也长久没有音讯,令我焦急不安。终于,接到了他从桂林的来信,这是我那时最喜悦的一件事了。我到城里去,也在阿垅那里看到他给我们两人的信,说到他自己的情绪健旺,准备奋斗和工作。……我觉得,——他的为文学事业奔走,是带着英雄的精神与姿态的,很使我激动。

他在桂林时,出版了我的《饥饿的郭素娥》。一年后,他回到重庆。我去看他,他请我和阿垅在小馆里吃饭。坐下来,叹息着,“回来了,绕了一个大圈回来了。经过疲劳也经过奋斗,算是在桂林出版了《七月诗丛》和《饥饿的郭素娥》,有一点成绩。《饥饿的郭素娥》既是你在煤矿区生活的纪念,也是我在桂林奋斗的纪念之一。”“回来了,从香港又踏上祖国的泥土,这回又踏上重庆的泥土,觉得一种亲切。”我说到,在《饥饿的郭素娥》中,我是企图用描写“原始的生命强力”来反对“精神奴役创伤”的。他便说,他也这样看,很高兴我提出“精神奴役创伤”少的人民的形象。他又说到,我的一篇短篇小说《米》,也在香港丢失了,很可惜,从那一篇想到国内米价猛涨,我大约在为买米奋斗吧。

早在他从桂林来信的鼓舞下,我就开始重写《财主底儿女们》。胡风说,“看来也还是曹白的话‘天正长,路正长’,写长起来的计划十分好,眼下也没有出版条件,慢慢地写吧。你要减少你的忧郁的心情,文学形象的负担也会压得人忧郁。”我在南温泉这个重庆附近的风景区走动,沿着一条可以划船的叫做花溪的小河行走,去看附近的瀑布,在那里洗澡,也去看一些土煤窑,那里有苦难的矿工。我给胡风写信,到赖家桥他家去,也到城里去找他。

我和我的妻子余明英这时刚认识不久。她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做报务员的工作,收录路透社和塔斯社的电讯。一次,在她机关的传达室内,胡风找到我,送给我一个刮胡须的刀具与几张刀片。他说,“送你使用,也算纪念吧。”这段时间,他在忙着筹办《希望》刊物,见面时每次都鼓励我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我到北碚黄桷镇码头当小职员后不久,1944年的春夏之交,我写完了《财主底儿女们》。我觉得,在对我作品的人物及其世界的思维中,在我的忙碌中,在对现实事物的感情和时时激昂的对理想的盼望中,时间过得很深沉,似乎许多光阴已经过去了。我将稿件带去,他看到后,带着沉重的缓慢,忧愁似地沉默了一下。一两个月以后,他说,看过了,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又说,出版困难,但是,奋斗吧,最后说,想写一篇序。我觉得我将这沉重的负担带给他和梅志了。从对付官僚黑暗政府一直到为出版的奔波,都落在了他们身上,我因此也觉得十分沉重。我曾向他们表示过这种想法,胡风笑着说,“这没有什么,我是当作自己的事情,文学事业应做的工作来做的。”

梅志说,她看了一些,没有来得及看完,她觉得很吸引读者,是有力量的。她又补充说,思想上吸引读者。梅志在东洋镇的

时候曾说到我的工人题材的小说《祖父的职业》，她觉得很好，很喜欢，有着有力量的生动形象。她说的这些，也给了我行进路上的鼓舞。

胡风认为，《财主底儿女们》是成功的，有一些形象有力量也还有美学上的新课题。就一般说来，心理的描写复杂，可能引起不同的见解。问题在第二部，因为它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内容与精神动向的问题，对于一般读者以及习惯于较简单地看事物的人们，会认为是描写复杂了。胡风说，如你在几封信里所说以及当面谈论的，你是达到了美学的目的。第二部，特别是描写抗战初万县救亡演剧队剧团活动的段落，写了个人奋斗的主角，固然也批评了他，却讽刺了“左”的教条主义的人们，讽刺激烈。似乎是激烈了一点。我说，也似乎是。他说，也好吧。他又说，主要的是，摇撼国民党官僚黑暗与封建基础等的的内容，看能不能通过审查。

我问，“我的第二部中主要人物蒋纯祖的形象还鲜明么？”

他说，“我看是鲜明的。许多心理真复杂，但你写得十分自如，创造着境界。”

胡风说，他仍在从事一种研究，研究读者的一般情况。他觉得，有许多读者对这难以理解与接受。“为了中国的反封建和争取民主、个性解放、个性价值、人性的主体性与庄严，人们一直在做着精神探求，如你的作品所接触到的。将来在新的形势下也还要做这种探求。但是，从有些情形看，你的描写知识分子激烈的心灵纠葛，你的对于这种精神的发掘，是有些激烈似的。你说过，你在南京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见到笼子里的老虎饿了，就将大饼给它吃。不是有许多人责备你并要打你么。人是不可做特异的行动的。人们说你买大饼给老虎吃，扰乱了民族精神，民族不这样干的；你写作，塑造蒋纯祖的形象，人们也说，‘扰

乱了民族精神’。民族不重视这种心理描写与内心剧烈纠葛的揭露的,不重视这种狂热热情的,人们是理智的。当然,这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我胡风认为中国文学现在需要提倡主观精神以及‘哪里有生活哪里有斗争’,提倡有主观精神地吸收现实的文学现实主义,反对冷淡、旁观,还提倡人格力量自发性内因论。我也是有点像买大饼给老虎吃,给我们认为是历史的客观要求的老虎吃。许多人可能崇尚理智、冷静,而不这样看。你的小说,人们可能会说,所写的人物是病态的。人们要求‘素淡’与心理描写的撙节。《饥饿的郭素娥》出版以后,有邵荃麟的赞美文章,^①但也有人认为你和我这位赞成者胡风是‘洪水猛兽’,说这种欧化的心理笔法不合‘中国国情’,是‘歇斯底里与不健康’。‘不健康’的东西是有的,但是,自发性的反抗与自发的痉挛性(即使是潜伏的意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它是可宝贵的事物,而且,在黑暗的重压下,更是这样的。如同阿垅常说的,人的精神受摧残不也正是所谓‘不健康’么。”

我说,“我们还是回到本来的题目吧:人们说作者的主题思想‘不健康’,因为中国人民是没有这些的。我回答说,我认为是有这些的。我十分坚持心理描写。正是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是我所寻求而且宝贵的;我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胡风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自古以来,自发的反抗是广泛的。《水浒传》的好汉,和多年来民族独立的要求,是达到了生活的各角落的。所以才有这样广泛的统治,即形成了传统的事物的统治,宗庙的统治。宗庙的尊严与人们的顶天立地的意识展开了

^① 此文原发表于1944年7月《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下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原编者注。

斗争,而共产党的领导,这新的巨大力量也正在传播开来。人们心里的人性性格自我价值的火焰常常隐藏在自己不很知道的深度,有时候还是自己否认的。我们要把它发掘出来。”胡风说,他也有一种党的,共产党人的心情。他觉得,我们希望党,共产党的力量逐渐扩大,它的思想到达各个角隅,碰触到痉挛性的自发奋斗和个人奋斗。胡风又说,“它说起来正是这样,但是,《财主底儿女们》中的个人奋斗,蒋纯祖这个人物的奋斗,对不习惯于这种心理描写或不愿看到这种心理的隐蔽状况的人说来,就会说是‘狂热的个人主义的’,‘唯心论’的。”我说,“正是这样的:观察生活,无论什么事业的奋斗者和在自己的理想、生活、生计中斗争的个人,人们不仅赞美他的‘冷静、理智’,也赞美他们对事业、事务的狂热的追求与奋斗。某些时候,当赞美的时候,就欢迎那些形容词了。把内心的热烈视为不合理的事物,是中国孔夫子麻木的遗留。”胡风说,“我支持你,我们把作品拿出去,我们的见解是共同的。”他认为,我赞成他的理论;而他,在遇到我(而我一直在努力从事创作)之后,就找到了创作上实践的依据,我也支持了他。胡风又热烈地对我说,“我们两人见解相同,你受我一些理论的影响,但不要弄成你的作品是我的理论的什么‘体现’。当然,有些人是会这样说的。你曾谈过,我也观察到,你除了对我的理论见解热情之外,还受到高尔基、苏联文学与大量世界古典名著的创作方法的影响。这样说才对。而成功的作品,也从来不是什么理论的表演或‘体现’。你对世界古典文学与苏联文学十分热爱,你的有些见解很精辟。你认为世界古典文学中浸透着主观精神与广泛的自发性、实践的生活意志和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这些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胡风一到重庆,就着手筹办《希望》杂志,经过多次的奋斗。在争取登记证和出版公司的同时,他就设想了刊物的宗旨。他

认为,在当前,民主的要求与黑暗势力斗争激烈,他要将民主斗争作为纲领,这样,便产生了他的卷首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他希望有反映民主要求或揭发沉重的封建黑暗的作品,希望我想想,写一篇。胡风说,他想用文学刊物叫喊出声音,要有尖锐的、又“用绳子包着”的文章,希望我描写实际生活里的“蠢动”着的事物。我犹豫很久,不知怎样写法。正面表现民主要求的作品,主人公,我一时想不起来。我便写了揭发黑暗的作品《罗大斗的一生》,描写了一个反面的小奴才人物,他身上的“精神腐蚀”的情形;我把这带有病态的情形写了出来,也写了周围人民对这个人物的反应。我曾在写作中间和胡风谈到这点,问他,依他看来,这时代的民主要求,除了通过正面人物来表现以外,从作品的主题来表现如何?胡风说,这当然可以。我说我设想这揭发黑暗以表达民主要求是带着广泛性的,因为我写了这小奴才主人公的精神腐蚀,这不叫精神奴役创伤,虽然他也曾被流氓头奴役,但他沦落为极恶的奴才,已经是“精神腐蚀”本身了,——不知合不合适?胡风便说,他觉得也可以。说,写起来看吧。我写好之后,他看了,觉得可以这样,说,似乎直接地写正面人物的民主性质的反抗更好些,这个也可以。而且,那样写估计较难被审查官通过。但他还有点犹豫,想要我写一篇另一种的。说,这一篇留着下一期用吧。但最后还是决定用了。他说,不可以把民主要求说得那么狭隘。要求民主是一个广泛的题目,不限于直接地表现一种。他问我的意见,我说他说得对。在最初他提议我写这么一篇作品的时候,他和我这样谈到,说有人有这样的看法,我也曾说目前我的情绪方面还有着困难,我大约写一篇不通过人物,但通过主题来表现民主要求。他看了我的这篇小说谈了那些话之后,就决定发表了。但他要我把那里面的几点改一改,减少一点阴暗的内容,而加强正面的事物。我少

量改了改送去之后,他又来信找我,望我再改一改,于是又改了一下。他后来在看了我的小说《王兴发夫妇》之后说,假若这一篇在《罗大斗的一生》那一期就合适些了。我也说,正是由于继续想着他提议的正面的民主的内容,想补那一篇的欠缺,所以才写了这一篇。

关于《希望》杂志,他曾说,办《七月》时有些解放区的来稿,现在丁玲等没有办法寄稿来了,所以这种新鲜的空气缺乏了。但他认为抗战时期是可以有文学上的发展的;抗战的精神沃土将培养文学;而且,“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左联”以来的文学活动,是到了应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的时候了。他对我谈到这个。也和朋友们谈到这个,要大家注意身边的人们中间的文学的萌芽。从他这时的信件看,他心情充实,充满着文学的豪情。他说,“新文学,现实主义,是有其性格生态的文学,有主观精神,也有个性性格的典型,强调‘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强调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突现时代的中心环节,其震动频率关键性地支持着前线的斗争,这是有实践的生活意志、形象思维,强调感性机能的文学,是要健旺地发展下去的。”

自他回到重庆后,我们在一起做了一些有关社会、主题、理论、主体与题材等等的再讨论。他认为,“主观精神力量、主观要求,是要坚持的。没有作家的主观力量与精神力量,就无从将题材消化,转化为有生命的文学作品。我们也要多观察生活,生活是艺术的泉源,而劳动人民的命运是有着根本性的重要的。”就这而论,他对我因为和歹徒打架而离开了煤矿区有一定的遗憾;对我后来离开了有着不愉快的地方,而到了嘉陵江边的码头上,干小职员的工作,能接触到包括矿工、煤炭挑运工、船夫在内的各色人们,又觉得很有意义。他说,社会生活普遍存在,人间斗争普遍存在,但劳动在被剥削者的集体中有着它的燃烧剂。胡

风说,他在少年时候,家庭穷,他曾接触过一些劳动人民,有时候也感觉到他们的激动的灵魂。他感慨地说着,“五四”以来,“左联”以来,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文学历经沧桑,重庆社会现在又这样黑暗,人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奋斗下去,反对黑暗也为了祖国。他激动着,在我眼前再次显露出为了深刻的理想的战斗者所有的热情,和一个热情的爱国者的姿态。

由于生活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崇拜周作人、胡适之的有投机思想的人。他的《论主观》是想写来适应当时一定环境,反对一点周作人、胡适之的,但写的结果仍然是形态冷漠,而且是唯心论的与错误的,也缺乏哲学知识。我在他的文章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但有几句他一定要我删去。认识胡风之后,他要求我介绍他的文章给胡风,我不同意,他便自己带去了这文章。胡风也说这篇文章不行。但后来胡风被引起读者讨论的想法所吸引,并且,由于以前《七月》的“欠开放”曾引起一些意见,现在他便想起这“开放”的另一种方式:也发表一般的文化论文,文章也许有缺点与错误,这也算“开放”。胡风在发表这文章之前也考虑到舒芜的为人,觉得这人有点紧张、狭隘。我说,“这人落后,又有机会主义的心理,他家中也有人对他有看法,家中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反对他尊崇当了汉奸的周作人。”我的话引起了胡风的犹豫,但《论主观》这篇有错误的文章,最后仍然发表了。《希望》第一期出版后,有些人说这种做法可以,但人们不满于这文章的错误,胡风便陷入了困难中。

我与胡风那时的通信,胡风的女儿晓风要整理发表,这使我回忆起当年的情况及这些信件往来时的背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信件失落了。例如,1942年、1943年时,我在重庆附近的南温泉,开始写《财主底儿女们》。现在留下来的信反映出来

的,是我在写作过程中的困难、笨重、晦涩与我感情上的苦恼,但还有几封信是谈到进展,具体的写作及对时代精神的见解,有着兴奋的乐观情绪的,都失去了。关于《青春的祝福》(《章华云》),我在信中提到写得笨重,但当时似乎也有另外的、情绪不同的信,也失落了。此外,就是关于《罗大斗的一生》这一篇的通信了。应该还有几封,不只是他看过觉得有缺点的。那小说,我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他的来信里也有说到他前信的意见(关于认为几处晦涩与不合理的)有些过分了,犹豫不决的;也有接受我回信表示的不同意见而收回了一些看法的,但这些信都没有了。后来他说,这也不完全是他的意见,是一个邻居朋友拿了原稿去看后的意见,这影响了他。对《蜗牛在荆棘上》有意见的那一封信,也有这种情形。

我有一封信说到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生着病,有悲观情绪。记得,写了这信之后,我曾从家中跑过山来,为包括这封信在内的一些事找过胡风。因为信里谈的是一个朋友的话,我是复述朋友的话,并非自己的事,但文字有唐突和写得含糊不清的地方。我想,将来年深日久,真会弄不清的。

还是我住在南温泉时,曾收到胡风自桂林寄来的《饥饿的郭素娥》序文原稿,我回信感谢他的肯定和赞赏,但对他说的“小冲和青年长工,这两个明天性的人物没有取得应有的表现,存在简单的明天性”这见解,我是不赞成的;我认为内容并不这样,不同意他的意见。这信也失落了。他后来也谈到,我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办刊物,梅志曾这样说,“一路走来,办《七月》和《希望》,有时收到满桌子的稿子和信件,在这寂寞的生活里有着慰藉与热闹,有着为事业的感情、热情。但一想,生活依然是这样的,但又一想,这也正是工作。刊物也就出来了,也就这样生活下来了。一路走来,调浆糊粘信封,一糊一上午,提着一大包或

抱着一大包去发信。麻烦死了！但走着走着又安慰自己，你们的稿子寄来或送来了，刊物也出来了，这里那里，都是激流般的生活……”。

我在重庆周围来来往往，观察着、注意着、不知不觉地，时间过去了。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开辟。后来，苏联军队攻克边境城市明斯克，反攻出国境线了。报纸刊载这一消息的日子，我曾到胡风那里去。我说我在公共汽车上看到了《新华日报》。他说他尚未看到报，果真这样，那太好了，这决定人类的历史，人类有救了。他喉咙有些喑哑，长久地沉默着，眼里还含着泪花。这期间，我到赖家桥去，有时便住在他家中。我的感情，和他的谈话，和碰到的其他朋友们的谈话，都带着由于战争转折而引起的兴奋，他也带着激情。在我的脑海里，对重庆周围山河的记忆，和对他的激动的形象联结在一起了。我告诉他，过河的船夫也热情地说到苏军的胜利，他听了感到很高兴。我觉得，我们振奋的情绪和嘉陵江的波涛，和绿色山坡上的梯田，和有着渴望的、有着强悍的人民，和公路上沉静的车辆混在一起，而显得分外灿烂，但也和时时发生的相反的东西——和公路上特务的作恶，和田地边的“抓壮丁”，和流氓行凶等等啃咬在一起。人们忿怒着，激动着，向往着中国的情形能快一点向好的一面进展，盼望着早日突破重庆这荒漠，早日结束这满含中国的血与泪的战争。

有两次，我到赖家桥时，看见胡风站在门口或公路边眺望，觉得他有着与国家与山河与人类休戚与共的感觉，有着“战船”的向往。有时，他和梅志及他们的儿子晓谷一起站在门前，我跳下汽车便看见他们了，听见他的或他们的愉快的亲切的叫声。当时，我觉得，他们站在那儿，凝望着赖家桥的那一块平原，也是在凝望着未来的希望，凝望着经过患难的年代可能获得的光明，和窒息着人性的丑恶的黑暗的溃灭。他对我说，“这门前的平原

有点像战场,好像县志里也说这里过去曾是战场。现在民主意识深一步进一步地前进,但还没形成很大的阵势。我常盼望现实主义的文学在中国发生作用,参加这场斗争,希望在对国民党文艺和各种黄色灰色书刊已形成的一定的阵势之外,再形成扩大深入的阵势。”

我在继《罗大斗的一生》之后,写了《王兴发夫妇》、《两个流浪汉》、《王炳全的道路》等小说,胡风认为我的写作的主题是进展了。在这之后,我又写了一些讽刺题材的小小说。他说,这样的可以多写。但在闲谈时他又说,有些讽刺小市民的,可能引起一些不满,这当然不相干,不必管它吧,以后,可能时还是多写写劳动人民的题材吧。

我在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作图书馆助理员期间,虽感到很受拘束,但因为图书馆长沈学植及其妻子汤芬是有民主思想的颇不错的人,给我以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在图书馆后面的小房间里写作。这图书馆,由于宋庆龄、何香凝等的奋斗,抗战时期还维持着一般大学图书馆的规模。胡风对于我离开原来的煤矿区,谋生到了这里,有一定的遗憾。这表现在他给我的信中,我自己也这样。他还怀念着我在矿工题材的小说里所写的及我谈到的山里面矿工的情形,体味着他们的贫困、受剥削、疾病、死亡、无棺材的墓坑和极穷的半裸体女人的痛苦……他也说到日本矿工生活的痛苦,说日本还有专门关押矿工的监牢。他说,他曾到附近煤矿的出口码头江边白庙子看过一下,那里有很多船,有在压榨下的劳动者苦难的景象,但也仍然有劳动者劳动的宏大景象透露了出来。他说到,赖家桥一带是平地,而北碚的东洋镇靠着山岳,过去城里住的两路口是山,有着高度的、崇山峻岭的感觉;重庆山城及周围高度的感觉,以及民风的强悍,使人感到反黑暗的民主斗争的深度,似乎这也表现了有着共产党

有力领导的民主斗争的强大性。由这,他谈到了他的家乡,他说,“我很喜欢祖国的山河和各处的乡土,对于‘乡’字,有很多很多的感情。这不是指个人的乡,是指人民的深厚感情。”

那时,我常向他借书看。曾借过鲁迅翻译的《小约翰》。和胡风讨论时,他说,从《小约翰》可以看到欧洲民风的淳朴。还借过鲁迅翻译的《壁下译丛》与《译从补》。他说,鲁迅当年翻译这些作品时曾说过是想弥补一些中国翻译界缺少的部分,即“空白”的意思。他说,鲁迅很注意小民族的代表作的翻译,说这可以有利于击破人们关系冻结的角隅,刺激中国的血液。我曾向他借过一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看过后我对他说,里面描写主角工人的孤独复仇的情绪有点过激。他也同意这看法,但认为从某些点上说,描写工人的形象也还是不错的。他觉得现在中国文学里,工人的形象非常地需要,中国的有政治自觉的工人早就产生了。当然,在许多地方,尚有复杂的状态,而像绥惠略夫这样的工人,也是有的。他要我注意一些冷静性的作品和世界小民族的作品,读了可以增加冷静的思维,并从外国取得借鉴;也还要注意工人自觉性的描写。后来又说,我后来写的《卸煤台下》一篇,里面有党的活动的暗示性的描写,是很好的,但有几个工人,譬如老工人方正基的自觉性,人群的力量,就还可以加强。这点也在他给我的信里表达过。

一次,我向他借阅果戈理的《死魂灵》。他和梅志便问我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说,“我在山里住的时间较久,1938年当学生的的时候就住过。那时这里的煤矿刚开始扩大,我曾接触到一些闹‘地皮’纠纷的地主。现在住的也是小地主人家,看那深深的幽暗,冻结,幽灵一般的地主家的内堂,封建婚姻下人们的活动,和门外的矿山,那里的剥削与反抗与喧腾成为一种对照,便也想描写一下那种生活,所以想好好看看《死魂灵》。”我和胡风

谈到何剑薰对果戈理的看法。何是热衷于讽刺文学并敬仰果戈理的。他嫉恶如仇,想骂倒中国的黑暗,但因为不冷静,所以写作时有一些困难。何常谈到果戈理的《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说,“果戈理说,俄罗斯的生活是多么忧郁啊,我则说,中国的生活是多么忧郁啊。”胡风说,“中国的生活真也有忧郁。”又说,“看《死魂灵》,常奇怪沙皇俄国的生活是这样地黑暗,但又警觉起来,中国还要黑暗。所以鲁迅说,人们写是写得不少了,但却缺乏人深刻地把它们写下来,挂在社会上,于是民族便惊觉了。”我们还谈到何剑薰,他反对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中对欧化形式,对有内因的移植形式的见解。胡风便叹息,也说起他和邻人向林冰在这问题上的论争。我说,何剑薰说,“我和胡风在一起一定没有太多的论争,因为两个人的见解共同;而没有论争是不好的。没有外敌,国‘恒亡’,没有内争,国也会亡。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我和胡风没有论争,我还主张更多的欧化。”而胡风则说,“也算有论争,因为我主张较彻底的欧化,但也主张取用一些旧形式。”他又说,“民族形式”的论争,使得他很“累赘”,自然也有一定的成绩,但似乎没有什么效果。他批评我不关心这论争,只简单地主张新形式,说论争没有意义,表现了一种青年人的意气。我说,他的《论民族形式问题》,我看过,理论是深刻的,而且精密。他便叹息,说起写作那小册子时,关于“内容与形式”一节中的内容决定形式与形式的反作用的关系,关于内容显现为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冲突等论点,写起来“真是头痛”。他对理论工作的认真,是使我感动的。他说我谈理论常简单从事,“砍几板斧便过去”,有缺点。他又说,“有的时候,很想有时间,更多地写一些学术性的论文。唉,时间过去了!”

胡风是想用一种贴近创作过程、充满创作体验的、有“血肉”感觉的、富有弹力的文字来表达他的见解的。他在《文艺笔谈》

中的论文有着严整的深刻的科学语言,但他后来的许多文章有意避开了这种语言。这一则因为生活有波动,二则也因为或更因为他从事文学理论的时候除了反对机械教条式的搬动概念以外,还有意识地用充满实感的语言方式进行理论的表达。他的文字是感情的,是有生活和文学实践的感染的;当然,那内在的逻辑也是十分严密的。但是,他自己有点怀疑是不是由于减少了逻辑性强的大段内容而有点“矫枉过正”,有点过激。我对他说,我觉得他的文章紧贴着文学实践,有着民族的生活和斗争的内容,也不是没有严密的逻辑,是很合适的。他认为我的这种说法也正是他的一种见解的证实,但是不是有另一方面的缺点呢。我也有过这种感觉,建议他还是多写些较长的论文,像《民族形式问题》一样。胡风和许多朋友都谈到了这一点,觉得这方面自己还是做得少了,将来补吧。实际上,他作为抗敌文协的研究部主任,还写过一篇总结性的学术论文。后来他回到上海,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也算是实现自己的一种心愿。

他常和我谈到杂文的形式,鲁迅杂文传统的继承与复兴的问题。他说,抗战以来,杂文有些没落了,后来聂绀弩等人复兴了它。他很怀念鲁迅的杂文所发生的作用,谈到杂文的匕首似的作用。我曾劝他多写,他说自己在这一方面写得不多,只有《棘源草》里的一些篇。他希望我也写写杂文。他说,他曾有一个想法,想编《七月》的大众版,并从事通俗文化工作。梅志也同意这想法,她说,她觉得中国人民,特别是这里的四川人民,强悍而且十分聪明,他们太需要文化了。可惜,胡风夫妇的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胡风还和我提到拼音化的新文字,并送我一本他翻译的新文字的《送报伙》,劝我对这方面多注意一些。对这些,他都表现出了热情。

对于小说,他曾谈过一些看法。他说,“人们说,小说的描

写,作者的见解愈隐蔽愈好,但你的小说中有许多主观的热情的倾向并不隐蔽。有许多小说作者的见解是不隐藏的,譬如写给‘亲爱的读者’的话,直接向读者说话了。但愈隐蔽愈好可能是美学功能的一种,是不是美学的基本功能呢。认真地说,作者通过情节,也还是表达了他的见解的。”他是主张热情的形容词与突出的热烈情节的,像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他也很赞成我,我有时候不隐藏的地方不少。他谈到,鲜明的语言需要形象的饱满与有力,这是文学作品里作者的主观精神及人格力量与现实生活实践“相生相克”的美学问题。他说,作者缺乏强烈的战斗热情是不好的,但若游离了现实,也会是失误。他的这些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他劝我不要忽略了读书,也不要专读文艺书。我也正是这样做的。在我将《王兴发夫妇》、《两个流浪汉》、《王炳全的道路》等拿到他那里去时,我告诉他,我写这些小说是为了更多地描写人民的性格和从主题上继续寻找人民性。我的这些小说,正写于第二战场开辟、苏军攻进德国的胜利气势中。我对胡风说,我希望并看到中国反黑暗的力量有新的气势。胡风说,在延安就有新的气势。我说,正是这样,我也看到了这点。我还想象,在欧洲,也有像王炳全一样的工人在成长。胡风赞赏我这种带浪漫色彩的想法。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人民的步伐也加快了。胡风在加紧地工作。他的书桌上信件和稿件常收拾得很整齐,他曾批评我住处的零乱,在这一点上我不如他。

在赖家桥,阿垅常来看他,有时带着妻子张瑞一起来。阿垅很博学,常和晓谷一起谈论白蚂蚁和热带鱼等。胡风夫妇说到,他们的女儿晓风在上海由外祖母带着,生活很颠簸,他们很怀念。梅志此时在继续着童话诗的写作,在她的诗里有着对女儿

的怀念。她的童话诗是写得很好的,我和绿原、冀汧、阿垅等曾提到,梅志的诗没在《七月》上发表是因为胡风怕人们说闲话,有心回避,这是不必要的,现在应该在《希望》上发表。胡风虽然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仍然有顾虑,还是没在《希望》上发表梅志的诗。不过,他和我们都觉得,梅志这些年真是够辛苦的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风从乡间搬进城里,借住在张家花园抗敌文协的一间小屋里,等待联系好交通工具回到上海。他这时有着兴奋,也有着忧郁。我和余明英一起去看他,他说,“在四川这八年,回忆起来,总算前后办成了《七月》和《希望》,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社会阅历增加了,也更多地认识和联络了人们,为新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事业奋斗着,总算做了一点问心无愧的事情。而这些,是与50号(周总理住处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帮助分不开的。……然而,八年过去了,自己的写作却很少。将来我要多写点诗。”他谈到,张瑞芳、路曦等来看过他。他认为,重庆抗战八年的戏剧运动,因争取票房价值而有着一定的妥协的庸俗的成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有着因戏剧家们的奋斗而达到的辉煌的高度,使舞台整个地进展,于是产生了有深刻内容的胜利成果。他说,“作家们、导演们、演员们,如赵丹、石羽、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路曦、朱琳、凤子等,都异常地奋斗了。”他之所以提到这些人,是在于这些人在这块土地上有“丰碑”。他说,“将来回忆这段生活时,除了你努力描写的四川人民的强悍、坚苦外,也应该是由这些演员、导演以及剧作家们的努力为代表的;自然,也是以共产党人与《新华日报》的不断的奋斗为代表的。”他说到,他曾经有几次在剧场里猛烈地鼓掌,带着欢呼,那就是对这些人的奋斗的鼓掌与欢呼。他说着说着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声音带着嘶吼,呈现着他的激昂的爱国者和革命者的性格。他又说,许多年的斗争,长江

水黄而嘉陵江水绿,显示着中华民族的英雄的面貌。他慢慢地、温和地、忧郁地说了很多。

胡风回到上海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他写的《财主底儿女们》序言。我和他的通信在新的情况下继续了,他的来信使我注意到我的周围四川的黑土的气息,他很怀念四川。他的《序》使我很激动,我十分感谢他为我做的努力和对我的长篇的极高的评价。

我离开四川回到南京后便到上海去看他,并见到梅志的母亲和晓风。他们住的雷米路(永康路)文安坊,又成为在我记忆里常存的、他为新文学传统为新文学的开辟而发出的鼓声与号角声的地点了。到他家去成为我的快乐,减少了我这时因一度失业和社会黑暗而有的忧郁。

这时,一方面,社会黑暗,黄色歌曲沿大街飘荡,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不断胜利进军,劳动人民有了希望。胡风坚持着《希望》这个阵地,办了“希望社”,虽然只能出几本书,但总是带着“希望”到上海来了。他在上海重版了以前出的几期《希望》,并编辑了新的几期。他写了《上海是一个海》,在新的《希望》上发表。他激动地叫着,“我们要冲锋了。我时常有一种冲锋的感情,向上海的鬼蜮们冲锋,向金融投机、诈骗、黑暗与丑恶冲锋,向他们扑击。我胡风不相信他们能够占领全社会而不被击破。抗战八年,时代与人民都进展了。我们的新文学事业,联结着北方的烽火与战争,总要闯开一条路。”他的湖北口音很响地在他家楼上震动着。他说,“冲击!我憎恨这个罪恶者的渊藪上海,我们是他们的异端。要从这开辟革命文学的道路,从荆棘中踏过去!”

他要我多写一些短篇小说。除了在《希望》上发表外,也介绍到《中国作家》与苏商《时代日报》去。他说,可以“钻一点空

子”在作品里透露一些政治形势,也可以写在新形势下人民的形象,或许可以避免反动势力的注意登出来。

还在四川的时候,胡风就曾建议过我写剧本。这时,我写出了剧本《云雀》。1947年在南京,由冼群导演,石羽、路曦、黄若海等演出。黄若海是当时剧专剧团的团长,因为得到了当时剧专校长余上沅的帮助,批准上演了。

胡风到南京来看排练及演出,住在剧团里,有时住在我那里。关于这剧本的主题——知识分子的道路及性格,他说到,历史上有不少知识分子堕落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参加了战斗,他们走着艰辛的光荣的道路。他说,他很喜欢这主题,并对它有浓烈的兴趣。他还说,中国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在新思想的领导与影响下的奋斗,也渐渐影响到一些市民里面。这剧本描写了这时期的市民社会的人物,有着广泛性。他认为这时候能在南京上演这剧本,里面还说到了向往北方,这很好。他和我一同看上演,坐在楼上的座位里,热烈地赞美演出获得的剧场效果和演员们的成就。他热烈地鼓掌,有几次还站起来鼓掌。

《财主底儿女们》第一部是在重庆出版的,这时在上海出版了第二部。我的《青春的祝福》小说集是在我离四川前出版的。除了胡风夫妇的奋斗外,还要感谢绿原、伍禾,和方然的内弟钱方仁。特别是伍禾,他为此做了大量的校对及事务工作。

这时候,我在写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我说,我要写出蒋介石的黑暗政权下恶霸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流氓兵痞与有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的忠厚农民之间的斗争。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这时,蒋介石政权的物质与精神的基础正在崩溃。胡风听我谈到这些及看了我的小说原稿之后,觉得很有意义。他说,“这里所写的流氓兵痞是中国黑暗社会的结疤之物,这一类的黑暗是极毒的,而农民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和恶霸地主斗争,如这

里所写的和这些正凶及帮凶的斗争,往往是很典型的。”他说,这作品使他想到他的湖北蕲春家乡,就有这一类的恶霸,也有和作品中农民张少清一类的农民。

他曾和我及我的妻子余明英到杭州去玩了一次,在那里见到方然、冀汭、朱谷怀、罗洛、贾植芳及其妻任敏。他曾谈到四明山的游击队,想去寻访。快解放了,胡风十分愉快。

这期间,我曾由冯亦代介绍,和美国亨利公司签订了关于翻译《饥饿的郭素娥》的合约。是胡风陪同我去签约的,但此事后来并没实现。

经过他的帮助,我的小说集《在铁链中》和《求爱》在俞鸿模的海燕书店出版了,《燃烧的荒地》也由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出版了。他还介绍我的十几万字的小说《嘉陵江畔的传奇》在上海《联合晚报》上连载。

在香港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乔冠华批评了胡风的主观精神与“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理论,胡绳批评了我的小说集《青春的祝福》。胡风在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回答了乔冠华的批评,我则写了一篇《略谈文艺的几个问题》^①在北京大学的《泥土》刊物上发表,回答胡绳的批评。我们不同意对我们的批评,认为批评者方面用的是唯心论。

这期间,胡风提议,如有条件可以办一些小的不定期的刊物。于是,方然在成都办了《呼吸》;我认识的欧阳庄、吴人雄在南京办了《蚂蚁小集》,后在上海继续出版,有化铁、梅志参加;上海解放不久,梅志、罗洛、化铁、罗飞又编了《起点》。

^① 即《论文艺创作的几个基本问题》,原载《泥土》第6辑(1948年7月北京出版),今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署名余林。

胡风接地下党指示，去香港转解放区。他走后不久，我曾去看过梅志。她刚添了小儿子晓山，有着新生儿给她带来的愉快，也有着劳苦家务带来的烦恼。她和我谈到“希望社”的出版情况、《青春的祝福》的销售情况以及“希望社”的存纸与经济的情况。她对我在《燃烧的荒地》里关于反动人物郭子龙的描写，那精神性格的样式和那最后的死，以及我对那人物的揭露，都很感兴趣。她说，她极仇恨黑暗，为什么这些人物这样黑暗呢，什么时候把这些畜牲，这些可恶的人物一把火烧光呢？果然，不久，人民解放战争的火焰就把这黑暗烧光了！

胡风从东北解放区到了北京，先住在北京饭店，后住在文化部宿舍。我到北京开文代会期间和工作调到北京后，常去看望他。在我们的谈话和通信中，他总是强调要朋友们多接触现实。我在青年剧院及剧本创作室工作时，他住在煤渣胡同《人民日报》宿舍，离我住处很近，我差不多每日都到他那里去。我的剧本相继被青年剧院否决了，他对我说，到工厂或什么地方去吧，多接触广泛的生活吧。

在他创作《时间开始了》这杰出的、气概雄伟的长诗时，我常去读他刚写成的段落，他谦虚地要我说出自己的意见。他说，“经过风雨晦暗鲜血流淌的日子，新中国成立了，到了新的时间。我觉得我的心中有一种愿望，要往前进，也要回顾，不要疏忽了现在的灿烂的时间，也不要遗漏了过去的苦难的时间。英雄主义一直贯穿到未来，可以望见未来的光辉的时间了。”他的精神很给我以鼓舞。

出现了不少对我的批评。陈企霞、萧殷、陈涌等对我的小说《朱桂花的故事》、长篇《财主底儿女们》及几个剧本，都提出了很凶的批评。舒芜“起义”了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进行攻击。青年剧院对我的剧本召开了严厉的批评会，说剧本是“污蔑

工人阶级”，以至于“反党反人民”。我很忧郁，胡风也因我而忧郁。1952年，周扬召开了批评胡风理论的讨论会，说胡风是唯心主义，我也因胡风而忧郁。早在这之前，阿垅的论文《论倾向性》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就受到了批评。在北京和天津的朋友们，阿垅、芦甸、绿原、谢韬、徐放、牛汉、严望、鲁煤等，情绪都很坏。

胡风曾说过自己的想法：“工作问题老不能具体解决。对于文艺的意见，到解放区后一直想找领导谈，但总没有机会。这是国家发展的年代，人人觉醒的年代。但文艺事业，却存在着概念化与极左的阻碍。”

在宣传总路线开展统购统销期间，由胡风动议，我和胡风一起到鲁煤的家乡河北望都县去参加工作。在火车上，他很愉快地抽烟，聊天。他谈到平原、村舍和景物，并谈到他参加土地改革的印象。我们住在鲁煤家里，参加了几次村里的会议。他早晨起来总是抢着倒尿壶，这使我们很不安。

我从朝鲜战场回来时，胡风已在北京定居了。他预备将关于文艺情况的意见书面写给中央。绿原及其妻罗惠、谢韬及其妻卢玉、芦甸及其妻李嘉陵、以及阿垅、牛汉等常来谈天，欧阳庄这时也常从南京出公差来到北京。朋友们都觉得文艺问题难解决，有着困难。

胡风说，“我和你路翎，和阿垅、绿原、牛汉、徐放、谢韬、严望、冀沅、芦甸等结伴而行，我们也有小心也有莽撞。我现在很感慨，像做最后的奋斗似的。但结果驳回来，说你反党，如何呢？我们走到困难的境地了，终于不能顾忌什么了。为了文艺事业的今天和明天，我们的冲击会有所牺牲。唉，中国啊，你生我养我，我要尽我的心和真知作这一奋斗了！我要奋斗，和我多年的愿望一起，冲出去，哪怕前面是监牢。”我看到这真诚的执著的人

眼里含着泪。

梅志听着，在客厅里站着，沉默了很久。

“我也觉得真是痛苦，但这样也危险。”她说。

胡风要我回家向妻子余明英征求意见。我对余明英谈到事情的严重性。余明英说，她不懂文艺，不了解情况，要我们自己看着办。我将这告诉了胡风，他沉默着。

《文艺报》对我的志愿军题材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发动了批判，前后有宋之的、侯金镜的文章，指出作品描写了恋爱，不遵守纪律，描写了悲剧和牺牲，是对军队的歪曲等。胡风交出意见书之后，由于《红楼梦》问题，文联召开了扩大会议。胡风发言，就《红楼梦》问题“压制新生力量”事反对了文艺上“左”的领导。我也发了言。后来，周扬发表了反驳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

朋友们在胡风家客厅里有些紧张地谈着话。谈话常继续到夜里。我差不多总是走得最晚。

周扬发言公开发表后不久，对胡风思想的“批判”越来越尖锐了。

“想不到这样了，想不到这情形，一个反巴掌打回来了。但是也有想到的。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是为着我们认定的真理奋斗的。”胡风沉痛地说。

“我是陪着你们了。作为胡风的妻子，我是很伤痛的。”梅志说着，流下了眼泪。

胡风对她说，“许多年来真是对不起你。”

我也说，“我在家里和余明英也谈了，她看到报，有些惊慌。许多年来也真对不起她。”

有一次，胡风带着眼泪与哭声说，“我爱党与国家，他们这样说我，我真怀疑自己是错了。你说，你说我们没错吧！”他的痛苦使我感受到他的真诚的爱国者的心灵。

“我的理论是多年积累的，一寸一寸地思考的。要我动摇，除非一寸一寸地碾。我还要奋斗，我还要想办法。”他在客厅里说着，带着一种嘶吼。“我是激昂地在我的路上行进，而遇着失败了。我们失败了。”他说。这么激动的形态，使我想起自认识他以来我常见到的慷慨激昂的、带着对时代的激动的、耿直的、坦率的、热忱于文学事业的奋斗者的形象。

批判在发展着，呈现着凶险的征兆。

胡风说，“它并不停止。一阵飓风一直在吹下去。我伤心，梅志伤心，我对不起家人。怎么办呢？写一个自我批判，如同流行的作法，检讨一下，混过去吧。阿垅也同意这样做。朋友们由于环境不方便，不大可能来了。也会因我而牵累很多人的。”

我觉得写个检讨也可以。

“当然也不能乱说。认真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错呢？我认为没有什么错误的。关于对你的批评，你写了反批评，可能有些激烈。我们两个都有些激烈。”他说。

我说，“我考虑了，我觉得我们的道理并没有错。”

他说，“那么怎么办呢？还是尽可能地再研究自己究竟有无缺点与错误，写个自我批判吧。”

他又说，“我想了一阵，也许我们没有考虑到大局，国家的总的形势。这样说，成立不成立呢？反正说点什么混过去吧。我身体不好，头晕，我来说大意，你回去起草一下吧。你写文章快。”

我便起草了，带着一定的假设和研究的说法。后来，这些说法我们又都删去了。最后还是由胡风自己斟酌考虑重新写了这篇《自我批判》，并交了上去。

胡风叹息着。他说，“真是窘迫，到街上走走，许多人看着我。买了几盆花回来，做锻炼身体的体操，但是，心情很苦涩。”

他的脸色好像病了。

“开始演悲剧了。这也可能是生死未卜的情形。”胡风说。

“那么你就少说一点吧。许多事，将来捉去是要一点一点交代的。”梅志说。

客厅里很寂静，梅志悄悄地走着。晓风常在院子里站着偷听，而且掉泪。晓山很早就被催着睡觉去了。梅志的母亲也在院子里厨房里听着。

她问我，“是要出事情了吧。”

我说，“还好，没有什么。”

“胡风是爱国的呀！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他可高兴了！”

胡风在客厅里都听见了，他沉默着。

不久，他的《自我批判》被否定，由《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发表了，又发表了舒芜加了按语的胡风信件。从此，报上不断地出现“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字样。

报上发表了华君武和米谷画的《自我扩张的青蛙》和被丑化了的在鸟笼里的胡风。我给胡风打电话。他说：“看到这两幅画时，头晕了一下，现在好了。”电话里，他的声音嘶哑却清楚。“果然是这样了。我可能被枪毙，而朋友们，你可能是长期徒刑。”我说：“大概会这样的。”他又说，“只好这样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进行了文学上的奋斗，我们的愿望是好的。希望你保重，明英也保重吧。”梅志也在电话里说，“保重吧。”我说，“谢谢你们许多年的辛劳，为我所做的大量工作。”胡风又说，“所有的事，不要忘记了。现在要交信件了，信件交出去，也要记一下。我想，许多年以后，也可能会记忆起往事的。”他有点要哭。梅志赶紧说，“不要谈了。”她也哭了。

在《第一批材料》的“编者按”里有着这样的句子，“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我和胡风通过电话

后又骑自行车到他那里去了一次。本来我是想和他说些什么，电话里说不清，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有什么，只是觉得很痛苦。我到了他那里，他问我怎样了，我说，“没有什么。来看看，告别。”他说，“信件赶快交出去，一封不留地交出去。”我说，“当然是这样”。我这次来，是和他告别，和梅志告别，和晓风、晓山告别，也和惶惑痛苦的梅志母亲告别。我曾在这客厅里度过了生活中重要的温暖的时光；梅志常做好的菜，我和胡风及朋友们一起喝酒。

“一切都在变化，”胡风凄苦地说，“如同你什么时候说过的，经过变化，新时代来临。”

胡风夫妇送我到门口，我握着他的粗糙的大手。他说，“再见了。这一别离，也许是永别，也许再见到时连你也老了，但愿有那一天吧。”梅志哭着说，“再会了。”这样，我便和胡风夫妇告别了。

我交出了信件。这些信件，胡风的和几个朋友的，伴了我许多年，是我生活中的温暖，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被囚的20年间，深深地怀念着他。再见到他时，他已78岁了。

胡风在被判刑后去到四川。我是最初判的不告诉时间的囚禁，后来因为在“保外就医”的期间写信“肇事”，总共判了20年刑。1975年我服刑期满离开劳改大队后，当了五年半扫地工人。我分两次平反，个人“肇事”案是在1979年平反，1980年秋冬，胡风集团问题整个平反。1979年胡风从成都给我来信，说他已获自由，任四川省政协委员，并且送了我一瓶药酒，梅志还送了我200元钱。平反后我最初见到的友人是曾卓与绿原。胡风夫妇回到北京后，梅志先来看我，见到后伤心地哭泣了。我很憔悴，精神也萎靡；我知道阿垅与芦甸已经病死在狱中了。

25年后第一次见到胡风，是鲁煤找来了汽车，将我和余明英送到郊区的医院。他正在那里患肺炎。他显得苍老且动作缓慢，但他还说了一些话，问我和余明英这些年的情形，女儿们的情形，并说到他自己的情形，也提到梅志母亲的去世。我们也有着伤痛：我的和余明英的父母，我的祖母，也在患难期间去世了；余明英的在部队文工团的二弟余明薪在“集团案”的最初时刻便被斗争而自杀了。

以后再见到胡风时已在和平门寓所了。这时，余明英由于脑溢血得了偏瘫病，不能去看他了。再以后，就是到他新分配的木樨地住处去看他。他80岁寿辰的时候，朋友们应梅志的邀请，到他家去聚会，他还有兴致谈了一些话。后来几次见面，谈话便不多了。他曾对我说，“事情过去了，活了下来就不容易。身体允许的时候，做点什么事情吧。”

有一次，他到我住处虎坊桥附近的友谊医院来看病，汽车开到了我的楼门口，他没有上楼，我走到汽车边和他说了一会话。

他病重住在友谊医院的时候，我曾几次去看他，也和余明英一起去看他。他仍然对我们的生活很关心，一次，和余明英谈了较多的话，问到她这些年的情况。晓风悄悄地告诉我，他得的是癌症，他自己还不知道。我很伤痛。这时，我的《财主底儿女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印出来了。我带了一本样书去给他，他看了有愉快的脸色，并且用愉快的声音说，好，印刷得还可以。我便想到重庆赖家桥乡间他的住所和门前的一小块平原，那时我将这书的稿子带给他；我想到，他欢喜谈但丁的《神曲》，引用《神曲》里的话，那时他是在“地上生活的中途”，那时他和我都在那时代的激动的、患难的生活之中。我觉得他这时一定也想到了在重庆的生活，他的模糊的苍老的声音似乎也说到这个。几十年过去了，他现在是在生命的末尾。

1985年6月8日的晚上,住在我楼下的葛一虹的儿子敲门,告诉我说,接到晓风的电话,胡风逝世了。我立即和余明英及女儿徐朗赶到医院去,希望能见到遗容。但是,负责的护士说,遗体已经进了太平间,不能见了。

第二年1月开追悼会时,余明英病着不能去,我和女儿徐绍羽、徐朗、徐孜都去参加了。

这样,我便和我1939年认识的、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永别了,和爱国者、革命事业的拥护者和宣传者、真理的追求者、文学事业的奋斗者、热情的耿直的胡风永别了。我觉得异常的凄伤。

我将难忘重庆两路口山坡旁边他楼上的房间,和他编《七月》时在复旦大学附近东洋镇,靠着一小块平原,平原背后是山丛中的他和梅志住的房屋,和他编《希望》及写《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时,在赖家桥住的一个大院子里的两间房,和写《上海是一个海》时在上海的住处,和解放后在北京住的各处,一直到二十几年后最后住的木樨地。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友谊,有时如同美好的白昼,有时如同晚间温暖的灯光。如今,我满怀深深的思念和忧伤来将这些写出,以纪念我们的友谊。

1989.4.23

(原载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
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忆 阿 垅

阿垅已经逝世多年了。他的丧失是时代和文学事业的损失。人民失去了一个诗人、作家，失去了一个极富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我失去了一个挚友。

每当我回忆往事，或一个人寂寞地枯坐着的时候，便常常思念阿垅。这时，他仿佛仍旧迈着他当过军人的柔韧的富有弹性的脚步，影子似地走进我的屋子；还有他那温和、谦虚的声调，仿佛还在同我说着有关文学事业的话，或是对我的作品评论着什么。我对阿垅太熟悉了，就连当年我们通信时，他那粗大而独特的毛笔字，也时常在我眼前跳动。

阿垅行走时的脚步是有力的富有弹力的，这成为他铭刻在我心中的极富特征性的形象。我常常想起穿着衬衫、旧西装或旧军装，在重庆街头沉默地、沉思地行走着的阿垅。抗战后，他在南京街头也是这样行走的。在 40 年代的房屋低矮的重庆和南京城市里，他的脚步有时默默无声，因为有痛苦、忧郁和愤怒，他行走得也可以说像个精灵。在那有着黑色和灰色房屋的小巷和街市里，常有一些人的脚步是固执的，其中就有阿垅的脚步。

因为阿垅行走时的脚步是有力的富有弹性的，所以每当我

思念他时,便觉得他总是在走着、走着。阿垅奔向他所渴望的:在旧时贫穷的街上,他,阿垅,带着他的固执,甚至有点愚顽的精神,走向一个个沉默的窗前或一段段屋檐之下;他走向被生活驱赶着的,被旧势力压抑着但也有偶尔的冷漠的、烦躁的人们;走向同他敌对、陌生、冷漠的人们;也走向同他亲近的人们。解放之后,他终于行走在形态灿烂的北京城了。

我难忘阿垅那有力的富有弹性的脚步!

我和阿垅是1941年认识的。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住在重庆乡下,经胡风介绍,阿垅到乡下来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会面,他便向我做了自我剖析。他说,他热爱自己的祖国,认为人应有爱和恨,对朋友应忠诚,对敌人、坏人,对黑暗丑陋的东西应憎恨。同时,他也流露了对伤损了他的怀有复仇情绪。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曾经带给他苦难的黑暗的旧社会有一种抗击心理。阿垅的爱和恨是非常鲜明的。

此后我从乡间到城里去办事,总要去看看他,我们的交往十分频繁,并且有不少的通讯往来。阿垅成为我极要好的朋友。

阿垅对人民群众的靠拢,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是经过读书的启发,从理性到感性,进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记得有一次他在我家附近,看到煤矿工人那种艰辛的生活,很是激动,他坦诚地说,如果在少年时代,对这种不平的社会现象他便会漠然处之。1939年他曾去延安,后因患病出来医治便无法回去了。他说,延安是一面旗帜,那里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阿垅是一个热情外露的人。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国热忱,一种渴求未来,渴望奉献自己的精神气质。因此,他爱当军人,只是酷爱文学。他曾认为文学工作似乎不能算是谋生的职业,并说自己这是“清高思想”,虽然他也承认文学创作是

很艰苦的。解放后，他在天津文联工作，他到北京来我们时有机会见面。记得有一次他苦笑着对我说：“想不到我竟这样从事文学学生涯了！”

不久，“胡风集团”的不幸事件使我们分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狱中逝去了。我深为自己遭遇患难丧失年华而痛苦，也为阿垅和另一友人芦甸的（也是逝于狱中的）逝世而悲哀。但是，在国家患难中逝去的也不仅是他们两人，对此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也许我竟是这样地麻木了！

阿垅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参加过上海“八·一三”抗战。那时他是一个排长，带兵直接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并在上海闸北负了伤。负伤之后，他离开了部队，写了有关战争的报告文学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南京》。在重庆时他曾以《南京》应征重庆抗敌文艺协会的长篇小说奖，并同陈瘦竹的《春露》一起获奖。但是“协会”却没办法帮助出版。《南京》便一直存放在阿垅身边了。

做为一个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他对战争有深切的体会，写了几篇有关抗日战争的报告文学，其中比较好的有《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

阿垅是一个既有火药味，渴望同敌人肉搏献身的勇武军人；又有着深沉的文人气质，柔和有时又很忧郁。他的妻子抗日时期逝世于四川。他长期为失去爱妻而伤痛。抗战胜利后，我们从重庆到南京，他的屋子里仍然摆着亡妻的照片，并经常供着水果和鲜花。他对妻子持之以恒的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垅真是一个浑身充满了矛盾的结合体。

阿垅年纪很轻时便酷爱文学，但小时候家境困苦，主要靠读书自学，十几岁时便作诗投稿。他是经过自学成才而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阿垅的诗有火药与刀剑的激情,同时也有着对生活和理想的感情力量。他的诗是晶莹闪光的,只是有些诗多了一点惆怅的情绪。

阿垅写的有关诗的论文也是很有力量的。解放后,他曾诚恳地向友人征求对他的诗论的意见。我曾和胡风一起同他在夜餐的酒馆里谈论过他的诗论。有一次还和徐放、谢韬、牛汉、绿原、芦甸、李嘉陵、严望等一起交谈。我们都觉得阿垅多年致力于探讨诗的理论,写了不少富于激情的文章,是很有成就的。

阿垅在抗战时期所写的长篇小说《南京》,当时,我曾看到过原稿,已经四十多年了,具体内容已记不太清了。当时我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给他。记得读原稿时,抗战时期南京城的情景便生动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我是南京人,对南京周围的环境,乃至地形都是很熟悉的。他写的沿句容公路的血战,南京中华门外公路上的争夺战,以及破城之后南京城里的浴血巷战,和妥协派们的逃亡,读后都有身临其境之感。看了《南京》原稿,对于浴血中的官兵,无辜的人民,以至于承受着炮火洗礼的街市、村落、树木,我都有过极为痛楚的哀伤。南京的土地屏息着沉重的呼吸,但也有着民族英雄的闪光。

解放后,我在南京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亲眼见到的新型的英雄形象,同阿垅在《南京》中创造的军人形象,以及阿垅自己做为一个抗日军人出身的诗人、作家的形象,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小说《南京》使我对故乡又增添了一份情思。

《南京》是带有报告文学性的小说,这固然使得作品极富真实性和感染力,但却不免有自然主义之嫌,艺术样式也是极单纯。比如描写炮火声,一连写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轰”字,描写机枪声写一大串“劈啪、劈啪”的字样等。对此,阿垅曾对我说过是出于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抗日之火的渴望,也表现一种近

似人类情感本能的冲动。《南京》及阿垅的其他文学作品,正如他本人的性格一样,一方面有着“火药味儿”般的激情,和对时代的深沉的思考;另方面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幽暗的、忧郁的、甚至读后给人以压抑之感的情绪。我想这也算是个人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吧!

解放后,阿垅重新整理了《南京》并作了较大的修改,在作者逝世多年之后,以《南京血祭》的题目,于1988年初出版。本文权作对书的出版及亡友的一个纪念吧!

哦,我们再也听不到阿垅那有力的富有弹性的脚步声了!

(原载《传记文学》1989年第5~6期合刊)

错案 20 年徒刑期满后， 我当扫地工

在延庆劳动大队期满结束的早晨，劳动大队长邢任将我从队列里喊出来，说我今日可以不“出工”了。收拾收拾，准备离去；等一定的时间有车辆进城。我便离开了 20 年监牢的生活，开始我的新的段落的生活了。我乘车进城，汽车在离我家较远的路边将我抛下，我便将被盖、洗脸盆、杂物，分开为两单位，搬一半前行，再搬一半汇合在一起，再搬一半前行。我的体力不强，而我的零碎物件又较多。

我穿着监牢犯的衣裤，便回到我离别 20 年的北京，离别 20 年的家了。

我的妻子余明英对我说：

“你回来，必须谋生。我现在麻袋工厂，我每月只有 20 元左右收入。”

“是这样的情形。”我的女儿徐绍羽说。

我从劳动大队带回来 15 元，是劳动大队发给我的刑期期满的津贴，我的妻子余明英便愉快的拿去了。

“我们米正吃完了，正缺钱买米。”

我开始谋生,为扫地工。半年后,1976年年初的时候,居民委员会才安排。我回来是夏天,已空闲了半年,我才作为管制分子羞怯地扫几条胡同的地,使用小的扫帚。我正式为扫地工的时候,也缺乏工具。我开始当扫地工,很是胆怯。扫地工组长海启英扫了一些给我看,指导我说:“你不要急,不要怕人看,你扫你的,熟了记住了。你扫着,在路边积起来,再一同撮掉。”他说了后我有些安心,便照着他说来的做。他又说:“没有灰的地方,你也要扫,扫了美观,而且总有些灰,你这样便对了。”他更正我的简陋的扫法,而且给我以鼓励,他说:“扫地第一要耐心,不要被大街骇倒,你不要匆忙,走着便过去了。角落里要注意,石头缝里、电线杆后面,也要扫。胡同里草多的地点,也可以拔一拔草。”我的心情沉重,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平反,觉得也许会就这样一生下去。那么,北京大城,我就在这一角扫地了。但这时北京的建设也给我鼓舞。北京正在建设。我从劳动改造大队转来,汽车上下来,扛我的被盖前行,便看见几处的有美丽的暗影的楼房建筑工架,上面插着旗帜贴着标语,我便觉得我也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我回到建设进行着的北京了。我用家庭的小扫帚开始为扫地工,我觉得我在这大城的腹部有位置,我便想着我将和它,这大城市协调,而生活下去。我的暗淡的情绪受到了这个和我的妻子与女儿的鼓舞和推动,因为我必须努力下去,必须栖息在这大城市里和它协调,因为我的心跳动着,想于危难中建设我的生活。

“是这样子。”我钦佩老扫地工海启英,胆怯地说。

我想我也应该是知道海启英所说的;但和别离了20年的北京的新的,苦恼的形势接触,我心中有不安,我便以胆怯和敷衍的心情,想一瞬间便扫到胡同口了。

海启英慢慢地扫了一块地给我看。他很沉着,很熟稔地将

脏土撮起来了。但我这时候,不熟悉我在这城里的新的位置,而笨拙着。我为这扫地工,每月将是 15 元收入。

我开始作为扫地工,抱了家庭的一个破的铁桶做为装脏土用。

我的小桶有些漏。我的妻子余明英在胡同里责备我:

“你这桶这样漏法,你就不想办法把桶从里面堵上吗?你看别人扫的地多干净,而你扫的,从桶里漏出来了。”

也是有这样的情形,我提着漏桶,后面有居民说着:“漏了。”

我便将漏桶里面垫上了一块布。

“你扫得不错。”海启英鼓励我说,“你买一把大扫帚便行了。”真是,秀才扫地,秀才娘子呕气。“你买一把大扫帚便行了,也换一个桶。”

“我暂时没有钱买大扫帚。”我说。

“那么我借给你。”他说。

我说到月底就行了。

“你的破桶,我也想把我的木箱车给你,我还可以找一个箱。”

我很羞怯了。我便说,我还可以找一个比较大的,好的桶。

我沿路漏着垃圾的痛苦状况过去了。邻人护士丰鸿慈给了我一个大的,不漏的桶。

海启英看见我的较大的桶,便也愉快。

“你身体还好?”他问。

“还好,”我说,“谢谢你。”

这样我便到了有大桶的段落,我称为新桶的段落。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见着也有着愉快,说这样就好了。海启英有着刚强,他的稳定使我觉得他是和北京这坚强的土地连结在一起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对我很鼓舞,我很是愉快于她。

这样,我便往胡同深处出发。张凤英也说借钱给我买大扫帚,我说我不要,自己买,我便得到鼓舞。走出胡同,我觉得大街一片光明——便是我开始谋新生了。

我的妻子很贫寒。麻袋厂的灰尘很多,工作艰苦,他们有时便在大街上围着围裙操作,剪开和摊开潮湿的麻袋。我的大女儿徐绍羽在小学教书,二女儿徐朗三女儿徐玫都在农村插队未归来。我的妻很贫寒,但她坚决地计算她的生计,坚决地往前,她说,二女儿她们渐渐有希望归来,我出狱了,她们的政治待遇可以改变一些,我必须努力操作扫地,这便是我走出胡同,往大街去扫地时的心境。

我提着我的铁桶,在大街上,也努力地用我的家庭的扫帚扫地。街上,居民们看着我,同情而认真,而有的望着我笑,说我像击拳似地厚手,扫帚小了。北京的居民的纯朴,很使我感动。我说,我明天便买大扫帚了。

“你扫地啦。”人们说,“我们这里两个扫地工,海启英和李老头,都不错。”

“你扫地啦,你是知识分子、作家吧。”

“你扫地啦,扫得整齐的,有大扫帚就更好了,铁桶也可以,以前有两个扫地工也是铁桶,海大爷开始的时候也是铁桶,”街道委员,热情的海大妈说,她的帮助我的热情显于语言中。“你这样扫,也行。”

“你路翎扫地啦,”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大声,热情、有力地对我说,“你很负责,不错,干净,你这样小的扫帚如同练武术似的,但是努力,夫妇合作,余阿姨还出来扫垃圾堆。”

“我也还没有铲子,垃圾堆是借了老李老头的铲子铲了几次的。”我惭愧地说。

但我总是立足和在这北京大城的我这时的生活岗位,扫胡

同和几条较大的街,建立了最初的关系。人们热诚地看我这个生手与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扫地;看我也到一些门廊深处去扫,表示着我的谦虚,人们有着热诚。人们也有知道我们胡风集团是错案冤案,表示着同情。人们说,我用桶装脏土,一节又一节地往垃圾堆提费力,将来弄个车子便好了。我这时候心中便记着缺大扫帚、车子、铲子,很是负累,我这时候很感激李淑平老头和海启英帮我铲垃圾堆。有一次,一个似乎这区政府的干部,又有一次,一个民警,助我提装满了的桶到垃圾堆去,使我很感谢。人们说,你扫地倒仔细,但这样有困难。这时候,缺这大扫帚、铲子、车子,贫寒,是我的沉重的痛苦,但我感谢人们给我的友谊。

我扫到人家大院的门廊里去了。

“你是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吧。”一个中年妇女说,“你不用扫我们这里,我们不欢迎反革命。”

“他是一个冤枉案,他是冤枉的,胡风集团,我们知道。”一个大婶和一个男子说。

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和主任张新说:你是胡风集团,当扫地工有困难,但你态度好,扫地仔细,有些人也就没有意见。你要更努力。

开始扫地的时候,在垃圾堆旁边遇到海启英与李淑平老头。

“这垃圾堆与地我们议一议吧,”海启英说,他指着附近的两条街和小胡同儿。“我们将这分配你扫,每月收钱,我们三人分,每户收一角钱。这朝阳门外芳草地,一共数百户,这边那边外交部宿舍袖子甸和鞋厂的钱数目较多,外交部宿舍的垃圾三个人轮流去拉。一共几个垃圾堆,你路翎负责打扫朝阳中学的一个。就这样了。”

“我们欢迎你了。”李淑平老人哑声,正直地躬着腰说。“欢迎你扫地同我们一起,我们从此熟悉了,这些垃圾堆有死猫死

狗，死猫死狗你不怕吧？”

我说不怕。

“那便行。还有小的胡同很脏，有粪便呕吐物，和一些人家乱倒的，小孩倒土乱泼的。我们便同干了。”

“但有一个问题说一说。”海启英和李淑平商量说，“你是胡风集团，管制分子，这一条我们和你隔值。”

我说是的。

他们两人说了之后又沉默着，互相看着，互相说，“说不说呢？”便互相嚷，“说吧。”于是李淑平老人说，他知道我是冤枉错案。他说，因为知道，他所以对我态度好。否则，便有许多不客气了。像我那小桶泼撒，他曾助扫。但他知道这个，往后也日常不提，只是一定的暗中帮助。他又说，你是错案吧，他说他听到说是有错的。

“你是错案吧，是错案吧？”海启英说，“但我们日常不提。我们要有态度，代办人口^①，你不要见怪。你有人事上的人们反对。”他严峻地说，“我们暗中助你，但表过不提。”这是居民委员会张凤英指出的。“你是反革命分子，你要好好改正。”他严厉地说。“我们刚才说，你是错案呀？没有说。”他又低声说，“因为这还未明白宣布。”

我便说，也是这样的。

“有些人来了。”李老头说：“这便这样了。”当着周围站着的人，他说，“你是反革命管制，我们划值。”

“我们划值。”海启英说。

“你这管制分子，这样的扫帚行呀？你是不是蓄意不满政府

^① “代办人口”，是指转告别人的话，往往属于并不情愿者。这可能是北京土语。——原编者注。

呢?”一个旁观的人说。

“是不是呢?他说的也值得考虑。”海启英说。

我曾听说李淑平驾过火车,是司机,而海启英是电车司机出身。他们沉默着,各人窘迫着,我便想起来问他们。他们没有转换话题。他们含糊地说,“那是那时。”

这样我便必须买大的扫帚了。过了两天,余明英发了钱,我们夫妇便到街上杂品店买了一把扫帚,我提着归来,有着快乐。

再,我便应有一个小垃圾车。在我们床底下发现一个肥皂箱,我的妻说,找四个轮子垫一块板,可以做一个车,后来我的妻告诉我,这箱子是海启英送我的。

每月扫地工自己收清洁费。开始收清洁费的时候,海启英到我家里来,严肃地对我说:“收清洁费,你是自己收呢,还是我们代收?”他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管制分子,一定有着羞怯。我也是有着羞怯的,但我的妻站立在我旁边,我便勇敢地说:“我自己收,一同收。”我的妻子也坚定地说,“他能,他自己收。”他便说“好”。有力和嘹亮,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收了清洁费后,到我的院落里来,三个人分钱。李淑平老头将钱推到自己面前,而海启英看着我。

“我们三人是平等的扫地工了,你看如何?”

我说:“也是。你们强些。”

海启英说:“不,一样,你扫得不错。我们照有一些人意见,你是管制分子,不平分,如何?”

我便有些窘迫。

“这是有些人的意见。不是规章,不是居民委员会与区政府。但我们照有些人的意见了。”他是显着讽刺地说,“如何?老路,你自己的见解如何?”

我便笑笑,我说,应该平分。

“你不败，你有规章的见解，那我们便奉行规章了。不然我们便干强盗。”他讽刺地说：“你是一个努力的人，我们便不干强盗。”

“遵守规章了。”李淑平老头说。

“也正是。但我有些人要知道这一件，他们有这样的见解。”海启英说。“你再说，是否平分，你自己看。”

我说平分，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说过，扫地费三人平分。她曾说：“有些人说你是胡风分子，分少些，但这不是规章，不是居民委员会和区政府，所以不采取。”

“你知识分子收钱也勇敢，有人说你收钱不会开口的；你说了居民委员会张凤英的意见也很好，有人说你是窝囊囊秀才，我们说了你便算了，但是我还要再问一句。你个人看，平分不平分？”

“平分！”我说，“我扫地也一样。”

“那你便对了。这些人的意见我表达了。我向你致意，你自己说按规章便对了。”我说，我们区也是赞成政府的政策。“但是还有一桩，你说你扫地比我们强不强。”他说。

“经验少。”

“你初来不仔细，后来有仔细，比我们有的地方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李淑平忽然把钱在胸前抱得更紧，说，“钱，我得了，按照旧时代，旧规矩，你新来的第一个月，以至前三个月，归我们分，我们剥削，你一个钱也没有。”他脸色严峻地说。“你说这样行不行呢？我坐下来分钱，假设这样想了，如同旧时代，你说好不好呢？一定的，我们两人，老海和我，剥削你新来的扫地工了。”

我便沉默着，笑着。

“旧时代过去了，”李淑平说，“我七十几了。你五十几吧。”

看你新来的人,还一定的算不太老而有为,我心中便有一定的高兴。敢情是,旧时代过去了,‘四人帮’也还没有这样,不,他们也有的。这问题是,见你新来的人,扫着一条又一条大街,想到旧时代那些了。”他说,又亲切地、讽刺地说:“不给你钱了。”便把钱推到桌子中央来,说,“你知道是这样的,我们三人共同工作了。我还要说你的老伴不错,在麻袋厂辛苦!我们按照规矩与民风,第一次分钱的时候,问到众人,表示诚恳。”

我和海启英、李淑平这次的谈话,他们的正直的、明朗的眼睛,印象很深。

我当了三年半多^①的扫地工,我很感谢,尤其是最初来到,提着小的桶用小的扫帚扫地的时候,老海和老李老头经过,总将我的小桶没有装完的脏土,“啪”地装在自己的车里了。

“以前的扫地工也有两个提桶的,你不要太顾虑。”海启英说。

我因为小的桶而有创疤的痛苦的感觉。后来有较大的桶,我觉得街道也美观些,我有了团体的感觉,便是这区域扫地有两个车和一个桶了。我现在的感觉是,海启英与李淑平因我而有负担,我便提桶跑得快些。

“我们三人共通声气,所以你,有你的老伴支持,换了大桶,我们也痛快。”海启英说。

后来我有了车子,我们在街道上有一次聚会,抽叶子烟与纸烟。海启英与李淑平说,我有小车痛快了,平等了,也好看,欣赏着,叹息说:“多抽一支烟。你这要扫地扫下去了,加入我们伙,我们是朋友了,觉得你这个人能奋斗,你的老伴很好。”我便又体会到他们的团体的立场。

^① 应为四年半。

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张凤英与街道委员海大妈走过。

“有车子啦,”张凤英说,“今天天气不错,他们说路翎有车子了,我特别上街来看看。你的小车也钉得不错!你干练啦,跟着海启英李淑平,地扫得不错。我特别上街来看看,三个垃圾车,本来,当你提漏的小桶的时候,有人建议你扫的,但是我们费心思坚持了,我看你有车痛快。我把话说破,你胡风集团还是一个冤错案啦。”她感动地说我曾在刮风、落雨的时候也扫地。张凤英曾在风中叫你:“大风、落雨,可以不扫啦,你扫地积极,我对人们说你的优点啦,你提这个小桶是缺点,但是你在刮风下雨也扫是优点,我坚持你扫地,也表彰你啦。”

有一次在大风中我装在桶里的纸飞走了。张凤英笑着,劝我收工,我仍然干,因了海启英李淑平与她的鼓励而向前,她便喊叫出十分亲切的声音,又助我在风中捡纸。她的喊叫在空气中荡漾。我体会她的心情也是居民委员会主任张新的心情,是我使她们有一种负担,装备不全。我是反革命,我的桶又使他们窘迫。

现在我有车了,我是有车的扫地工啦。我的任小学教员的大女儿看见我,也说:“爸爸是有车的扫地工啦。”我想,我的两个农村插队的女儿也会这样说。我现在尤其节省了铲垃圾堆的倒脏土的时间。

我的能力有限,我便极早起来;当天空闪耀着黎明的光辉以前,我便起床。——有时也迟些——走到朝阳中学,天空便有些明亮了。后来我又有着李老头的铁的独轮车,我便干扫地工很久了。我拥有一些个有意义的黎明与黎明以前,我拉车和推车经过的时候,有的人家正在起床,电灯亮着;有的人家刚开门。我的车辆的震动声,使有的窗户也亮了,人们在房屋里说:“时间到了,扫地工出勤了。”小的胡同里面响着的行车的声音,在街口

等候牛奶的人也开始排队。在黎明和黎明前，我看见急走的女医生，急走的飞行员，我们这附近住着两个女飞行员，她们在早晨的，特别是冬天时冷空气里招呼着：“早哇，扫地工，早哇。”我看见早晨往火车站赶车的人，和黎明时来到的旅客。街灯朦胧地照着，黎明前更能感觉到天空里的星斗。扫了两年左右，老人李淑平不扫地了，海启英也告别了，他们说：“再会了，这一段生活添常记忆。”张凤英通知我，地便由我同当过钢筋工的叶德亮两人扫，两人分钱便可以收入多些。我便起得更早些，而且每日迟归。我便从通往大街的路口的斜面的坡开始，在黎明前幽暗中扫出了第一声刺耳的、划破空气的声音，便看见坡上的房屋的窗户里灯亮了。我便觉得我和这城市的更深的关系。这时候我推着李淑平老头的有很刺激的响声的铁的独轮车，李老头说：“这车子你会摔跟头的。”我果然摔了好些跤才学会。我从街口扫起。到一定的时候，街上的人渐多，我便呼吸了深深的气，扫完了横的正街及一个垃圾堆。这时候我也有一把铲子铲垃圾堆，每日注意着市政府的拖垃圾的汽车的来早与来迟，我心里便有许多感觉。我感觉到我是起床早的北京人。我是南京人，1950年来北京住家了，也便对北京有个大的感觉。我觉得这古老的城有新的建筑与生命，显出北京的律动。我扫完一个较大的面积便到街角里吸烟斗与烟杆。这时候我很贪婪吸烟，我又扫窄巷时常有粪便的胡同，又扫横的，有大院子的大街。

我和叶德亮两人扫地，有时他有事情，我便扫全部的地。海启英与李老头的时期，他们两人有事情，我也扫全部的地。叶德亮这时期，我从黎明前推着我的独轮铁车出去，扫地到下午一两点钟，黎明起来，我便吃几口馒头。

海启英李淑平有两次互相冲突，由于代办人口。海启英告

诉我，他这一日不扫了，也想往下不扫了，和李淑平冲突，李淑平这个人没有意思。我碰到李淑平，他也说：“海启英这个人没意思，混蛋。”

他们在垃圾堆旁插了扫帚。

我问他们何以如此。

“我们两人等你来看，到底谁错，”海启英说：“你一定认为我们两人都有错，折中说，对吧？”

“那也不一定。”我说。

“上次你不是这样说吗？”李淑平说。

“上次是两人都有错，性情急了，垃圾堆造成的麻烦。”我说。
“而且你们并不真吵。”

“我们说上次我们两人都没有错，而是你有错，你这和事佬没有早到这里来，你今日早了，我们保没有事了；走了。”他们说，两人便拿起扫帚，从愤恨的神情笑起来，两人预备走了，他们也暴露了原来并没有冲突。

“我们不满意你。”海启英转身说。“说实在的吧，我们吵架没有？你看，吵了没有？”

“不知道。”

“我们是因为你的缘故，不然，有几个人，不好的人，会来和你闹架，我们交换了我们互相冲突，你明白吧。上次的垃圾堆，我们争论，你说你来铲垃圾堆，你邀了功了，你沽名钓誉，也许你是管制分子才积极，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冤假错案。你这冤假错案有一些人想攻击你——你不管我说话噜苏的。我们吵架，总之是，交换了人们攻击你的话，是帮助你。你看，我们是很好的。”他说，说了之后便看着李老头笑，李老头也笑着，他们两人便互相拥抱了。“老朋友们不吵架吧，我们说你沽名钓誉，也是一些人说的，你铲垃圾堆积极，他们恨你，按照以前，这垃圾堆是

不铲的,他们要少收钱,你明白了吧。”他们互相拥抱着,还在脸颊上互相亲吻,说。他们又快乐着,说,“我们是人民群众,知道你是错案,而这样一些歪人攻击,也表示着你扫地积极。”李老头说,便上前拥抱着我一个动作,海启英也拥抱着我一个动作。

我有一次扫地,发现我的这区域的地扫过了。人们告诉我说,我的这区域,海启英、李老头扫了,因为我曾助他们扫了。叶德亮的时候,有一次也一样。

李淑平与海启英曾对着我叫喊说:“这些垃圾堆都是你的,该你扫,我们不扫,今后我们两人只扫一部分地,你一人扫大半。”他们两人便不扫要走了。我焦急着,他们又回头,海启英又要走,李老头说,他海启英主张,要我一人扫;他海启英同意代办人口,那些恨我的人,他则不主张。后来海启英和他冲突着又笑了,说他其实也不主张代办人口,只是作样式,作作样式便可以了。他们说,他们代办人口致自己两人互相冲突,于是两人都脸发白,开始冲突,互攻击不扫垃圾堆,大叫着。我便焦急,但他们终于互相笑了,又互相拥抱着。

我便很感谢他们。

他们说他们作些假的言论,于是他们像有一次一样,说要我一个扫,而他们“干拿钱”。

“我们这么说,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了我们的立场:这对不对呢?”李淑平说,“我们不扫拿你的钱对不对呢?”他说,便有着一定的眼泪,老人很老实与善良。

“你这是妇女之仁了。”海启英说,“对付他管制分子要不客气,吃他,不吃你反革命的吃谁呢。我们吃你的。”他假装严峻地说。

“你错案冤枉案。但他们有些人说不是的,说你扫地仔

细沽名钓誉。”海启英终于眼睛有着潮湿地说，“可是我们仍然不援助你冤错案，人各有志。”他又凶狠地说，“谁知你是什么案？”

“那你们不对。”我说。“真难。”

“我们代办人口换算到这里了。”海启英说，眼角有些痛苦，和我握手。

李淑平便走过来，用双手按着我的肩膀，说：“问你好。”

叶德亮和我一同扫地的时候，也有一次这样的情形，代办人口。张凤英曾经鼓舞我要扫地扫好一点，因为有几个人想争取我的扫地工的位置。叶德亮曾经对我发一次气，打太极拳不理我，摔扫帚，代办不满意我的人。

“你扫地的钱我领了，你是管制分子，可不可以呢？这自然是不可以的，但有些人有这样的见解。你扫地努力也有得罪他们。我这样办了，我代办人口，你多扫些，我有时也补上，我将有一次假装不理你，趁现在，先击你一拳。”他说，便相当狂力地在我的胸前击了一拳，击一拳之后，有一定的伤心眼泪，沉默了一阵，他又振作精神，狠恶地说：“这是你扫的地啊，你的成绩真坏，我明天说。海龙王扫地用扒犁，而山鸡扫地，用嘴啄，你扫地算什么呢？”他说，“我看你也扫得不错，甚至极好。”他说。由于我扫地还努力，有成绩，也继续扫了一般不扫的后街，收清洁费也继续积极跑路，叶德亮便有愉快。

“我说你一切还干得不错，你是一个还好的伙计。”他说，“我很满意你的扫地成绩。”他是热情的人，有一次将我拥抱紧了，愉快地呐喊着。

收清洁费收了几家的时候，海启英说：

“你走前面好呢，还是我们走前面呢，照旧的规章，你抢前走，便不恭敬了，我们是你的师父，你的扫地是我们带的，你不可

以走前面。”他笑着说。“那么,你走后面便对了,但是你又可是徒弟。按我们说,你是该走在前面的,说是收钱的,至于怎样地说,你便知道了。你该走前面走后面呢?”

“你们说呢?”

“我们说你是徒弟你不怪吧,”海启英说,“你知道,旧时代观念,行业难,各行业都有规范的;你是知识分子、作家,不要以为扫地的行业是容易闯的,扫个海龙王用扒犁山鸡扇翅,便混碗饭吃了。不那么容易的。”

“我不参加你说这种。”李淑平说。

“你知道吧,”海启英诚恳地说,“你以为扫地,收钱,是简单的呀,不是那样简单的,各行各业的旧规,你不拜师父行呀。今日我们跟你过不去,观察起来,你扫地还可以,但是,按旧的社会的那套,要对你三把火,三熏烟,骂你扫的狗屁的地呀!”他说,严峻起来,脸色有些苍白。

“你扫的狗屁呀!”李淑平说,“那些人便会对你这么说,扫的沿街细粒子和扫帚痕迹要经过检验,——你以为扫地怎样呢?”

“我以为,不太难,也难,学习嘛。”我说。

“你第一句不对。”海启英说。

“那便谈学习了。”我说,我也的确是观察他们,学习的。

“那你便可以啦?你要说师承。”海启英说。

“你说吧,我不说了。”李老头对海启英说。

“那么,”我说,“便说,向你们学习不少了,例如大院子的门廊里也扫,树木转圈扫树脐儿。”

“要你说师承。”海启英。

“那么便称你们为老师了,老师。”我说。

“嗯。”他们两人说着,笑着。

“你来的时候开头也说过学习了，老师了，你开头来到时说谦虚话，是你的老伴在胡同口教你的。”海启英说。“但是有的人要过分地压制你一下，便不对了，其实你开头说过了。这几条街上，也有同情你的，说你扫地不错，也扫后街，向你致意的。我们三人是感情很好的。”

我便也愉快，也窘迫，收钱，我有时走前面了，他们两人走后，每户一角钱。

“按照旧行业，你进门收钱，说，收清洁费了，记住了吗？”

“要怎样呢？”

“说，诸位街坊，吃了吧，‘吃了吧’三个字要加重些，还要说年景好，财旺。”

“当然，这是也有意义的。”我说。

“作家先生，我是佩服你勇敢地收钱了，我批评你，对一些民俗民风不够注意。”

“去吧。”李老头说。“还要说呢，照旧的一套，你要说：我们的扫地的头头，老海的致候，老李的致候，传他们的话，收钱了。”李淑平说，“今天这样，对不对呢？规章是区政府的规章，自然也说，我们扫地必须收钱了。”

我说：“对，我也说过的，那么我便加重说了。”我也有一家没说，他们问：“是个人收呢，还是小组收呢。”

“是这样的意思了。”海启英说。“我们总之是，和你是良好的朋友了，这些希望你勿介意。”

“我总之是向你们，也向各户人家学习了。”

我很愉快我的铲子。我的铲子是我的大女婿马宏伟给我的。每日早晨，黎明前即起，在运垃圾的大汽车来以前，我的铲子，大声震响在黎明前后的空气里，我的妻有时走过，助我铲几铲。因为垃圾倒得很散，铲得很费力。海启英、李淑平，和以后

的叶德亮,走过的时候,曾说,铲得不错,作家“也能行”。又有时说太响了,吵闹了人们,我便铲得慢些。

“还要像旧行业的规矩,喊一声,铲土了,向主人家问候。”海启英愉快地说。叶德亮曾以手为号筒,助我喊叫了很长的一声。

我想,这时我心里,也确实有这样的语言。

我是在 1980 年错案平反的;1979 年初步平反,便停止做扫地工。那以来,这一段生活的回忆,常出现在记忆里。

1991.10.26

(原载《香港文学》1992 年第 1 期)

忆朝鲜战地

回忆到了朝鲜。

1952年底，“抗美援朝”期间，我曾去到进行着惊震世界的反侵略战争的朝鲜，对受着战争的创伤，在侵略者的炮火和被引起的愤怒里痉挛着的朝鲜的美丽的土地有着激情。朝鲜的平原和山沟美丽，水流，清川江与临津江与大同江甜蜜，而花朵鲜艳，而朝鲜人民艰苦、勇敢，有着远大的理想，使我难以忘记。我在1953年，板门店停战谈判后，从朝鲜归来，在朝鲜八个月。

进入朝鲜这伟大的国土，有着战斗的心境。敌机“绞杀”，扫射与轰炸下的平原、山沟、村落、公路岔口闪着猛烈的爆炸的光；敌机发出凶恶的、粗暴的声音盘旋，灰色与血色的云里偶尔可以看到敌机的黑色的踪影。朝鲜的土地屏息着，便可以见到朝鲜人民抵抗的巨影。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灿烂发亮，在空中，低层云下长久地闪烁，而公路上与村落边防空枪响着。这是朝鲜这个民族和它的亲密的友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进行斗争，这是朝鲜的土地在进行着搏斗，这是朝鲜土地上因战争而驰名的

草^①和“金达莱”花在进行战斗,这是朝鲜的英雄的妇女儿童在进行斗争,照明弹照见车辆沉默,无声,无光地行驶,公路边上的树木挺立着,沉入黑暗中,而亮光,照明弹与爆炸的炸弹的亮光再照见它们的挺立的,英雄的姿势:这就是这片战斗的土地了,村镇蹲踞着如同不屈的巨大的生灵。车辆密集,人民军与志愿军的车辆,往中国方面驰去的,和进入朝鲜土地深处的,爆炸声和敌机 B29 和 B36 轰炸机的声音弱下去以后,便可以听见这奋斗的车群的巨大的轰声,震动着土地、朝鲜平原,村庄,也震动着心灵。防空枪沿路响着,路边屹立着朝鲜村民,男人和妇女的沉着的身体的黑影。在山沟、平原、峡谷、断崖、公路交岔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抵抗,战斗的黑暗的夜显出巨大的威力,巨大的气魄,和巨大的、伟大的金日成与朝鲜人民与人民军形象,与彭德怀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形象。朝鲜的夜像是一个巨人,车辆轰响着,各处闪着爆炸光与照明弹,而朝鲜土地与人民沉静。进入朝鲜土,进入人们与灾难搏斗的飓风中,人们便感到人民的海洋;人们便感到人类与吃人的野兽,侵略者,美帝国主义及其联合国的重大搏斗,朝鲜的土地震动,屏息,密云在空中悬垂,巨大的不幸降临在人们头上,但也显示了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强力的生命力与他们的崇高的、深刻的灵魂。朝鲜的亲爱的土地在摇撼它的敌人的轰炸机中呈显出力量,人们感到在各个角落,人民,战斗者,在守望着,儿童的明亮的眼珠在凝望着,他们的敏感的耳朵在谛听着,妇女们在张开手臂保护她们的儿童,和男子们共同地以她们的胸膛抵住幽暗的夜。无风,宁静,云奔驰于空中,时间似乎静止着,土地在爆炸声

^① 指“多那基”,一种甜的野菜,路翎曾在《战争,为了和平》中写到它,见该书第六章。

中发出呻吟与嘶吼。人们觉得抵抗的朝鲜像一个巨人。我们进入朝鲜,这土地,这巨人,以它的自信,意志和渴望、沉着和激动性,从深的地底发生的,从白云与灰云下发生的,注视着和凝望着我们。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倾泻它的钢铁和吃人的、喝血的欲望,朝鲜人民沸腾着它的钢铁意志,这一场搏斗使朝鲜民族和它的领袖金日成的魂魄显现了。全世界在注视着,美帝国主义如何是吃人喝血者,它的丑恶的姿态,而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如何顽强地抵抗,在东方出现着英雄。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着正义的搏斗者的艰苦斗争与他们的胜利。

我仿佛觉得,一个朝鲜人民的巨大的身影,在密云下矗立着,它荷着枪而勇敢地,无畏地说:“看你美帝国主义及你的联合国能如何呢?我们搏斗了。我们呼唤了我们的风,雨,草木,我们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同搏斗了。”

我们同行者数人,其中有国内电影局的男演员范正刚。他是一个强壮的人,忠实而俭朴。进入朝鲜,他攀住我的肩膀和我说:“你注意敌机,飞来了。你观察,这一架机是否投弹?进入朝鲜,我觉得兴奋,我觉得这战斗,这一场战争有力量。”

司机停车。司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正直的青年。

“你们在车上注意了。你们看见敌机降低和有怪状,便用力地敲一敲车顶。”

车又行驶。我们便说是这样。敌机靠近盘旋,发出强烈的声音,我们敲车顶,下车,隐入公路边。司机站立了一瞬间,注意着密云和他的灰绿色的车。当飞机发出恶劣的声音的时候,他没有隐蔽,而是上身前倾地奔向他的车,似乎要掩护它似的。

车又行驶。敌机又近来和声音强烈了。

“你看敲不敲车顶呢?司机在机器声中可能听不清楚敌

机。”范正刚说。

“敲吧。”我说。

车便停了。全车的人下车散布在公路边隐蔽。

“你司机观察会不会发现我们了？”我问。

“不至于。”司机说，便带着嘲笑地笑了。

我很钦佩司机的沉着，勇敢，和他的带着讽刺的笑声。

到了志愿军政治部，范正刚说到勇敢与怯懦。他说途中并不怕，在车中有几次蹲下，但在车中和我两个敲司机台顶认真，俭省了两次，也就度过了。他和他的同人们快乐地带着吼叫地唱歌，唱：“有一个兰花花，实在爱死人。”问他为什么这般带着吼叫唱，他回答说：“鼓舞士气。”他说，和他同来的人有些意见不一，想折回去了。他说：“来了就要彻底，有效。”有的同人说，这已经见到战争的朝鲜了，他说：“那还不是这样理解。”

我们住在政治部的大的坑道里，朝鲜的附近的小学女教师率领儿童们来慰问，唱歌。他们的歌声嘹亮，儿童们表现了热诚的爱国和饱满的精神。我记得我们请范正刚说话回答。他言词激动，我看见他眼睛里有眼泪。慰问的教员和儿童们走了以后，我看见范正刚躺在那里，继续流泪。他感动得哭了。

我们往前进，行进到一个军的单位去，在一处村舍停下了，因为疲劳了，因为夜深了找路困难，我们在村舍里借宿，我住在一个姓崔的女医生家。女医生穿着紫色的上衣和黑色的裙子。她说，她从我的话知道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说，朝鲜人民辛苦，她说：“你们辛苦。”因为语言不通，说话很少，她的母亲做着手势说了很久，她便笑着，而脸上出现激动的，忧愁的，快乐的神情，而开始唱歌欢迎我们了。她也显出知识分子的神色，唱歌声音很高，而且，感情深刻与婉转。她三十几岁了，充满着激情。她要我也表演，我便抵赖着。

“你们顶好。你的不唱便不好了。”她说。

我便仍然不唱，因为怕羞，因为实在不会。我怕羞得有些痛苦了，她便又唱了一个短的歌，她嘲笑说，这个歌是她替我唱的。正在这时候敌机来了，她听着，听了很久，而从地炕上爬了起来，我也出去，而看见空中悬挂着敌机投的照明弹。她便和她的母亲，和我，沉默地站在屋檐下了。机声隆隆，我念着范正刚他们，他们住在另一排村舍。我说我去看一看，她和她的母亲便阻止我。敌机声隆隆，照明弹熄了，可以隐约看见敌机的黑影，我回头看看崔女医生母女，看见崔女医生的眼中的眼泪。我想，她大约是感慨她的祖国和村舍，因为瞬间前她的歌声有深的怀念的感情。敌机投弹了。炸弹落在范正刚所住的那一排村舍。深夜了，我预备过去看看，司机来说，顷刻前的轰炸，范正刚牺牲了，中弹片，房顶也倒塌压住了他，他牺牲了。我想过去探视，司机说，遗体已经移走了，村居民委员会办事很迅速。我便很沉痛。女医生说，这是有李承晚特务。我介绍说，范正刚是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人，演过电影《渡江侦察记》。崔女医生又落泪了，她说她晚间，当范正刚同志来看我的时候，曾经见到他一个瞬间，问他的健康。

范正刚，忠实的同志，牺牲了，我也就惆怅地，悲痛地和他永别了，也告别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女朝鲜医生。

我们向前走。

我们在刮着冬季的冷风，飘着零碎的雪的日子行军，从一个地点往平壤去。

我们行进在朝鲜，我们的志愿军的队伍在微雪中绵延得很长，我们经过村庄的时候，朝鲜的人们在道路两边欢呼着，鼓掌，并且敲着乐器。我看见一个胖的朝鲜姑娘，诚朴，忠实，用尖锐的，震动心脏的，激烈的声音喊着口号。我，由于心情激动，由于快乐，觉得这姑娘是战斗的朝鲜的这一瞬间的体现，她的端庄，

她的热情,她的心灵的激动,——冷的风吹动着她的飘曳的裙子。她高呼口号而且跳跃,而且眼里有着眼泪。她又在呼喊中有着唱歌,她的歌声更显出了她的心灵的诚恳。

“没有花,没有酒,就这样相送了,我们的歌,我们的歌!”她说。

她在喊叫中,冷风中^①呐喊着。人们鼓掌,我也呐喊。

她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晚间,我住在姓朴的母女家里,在睡去以前坐在她们炕上。

母亲和女儿谈着话而且笑了。

“我们在议论你这志愿军,”母亲说,“天阴冷,落雪,金日成将军又一岁末了。”

母女又谈着一阵后,女儿显着和母亲有所争执,后来母亲点了点头。

“她说她换衣服,请你看,你是贵客,她要^②欢迎你。”

她的女儿是一个诚笃的、忠实的、优美的姑娘。^③

我便说:

“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我激昂地说,大声地说;我因羞怯而陷入笨拙,但我猛烈地说话,克服了我的笨拙。我说,朝鲜是伟大的土地,住着劳动着伟大的人民,这使我的心脏激动。

姓朴的姑娘说,她是人民军的少尉军官,这两天休假回家省亲,给母亲带回了两斤肉,和一个南瓜。南瓜是军队种植的。

在志愿军的某部的宣传科,春天了,科长张济霖快乐地说:“你们来朝鲜的这时我们军队的生活情况改变了,旧时候常是伙

① 以下连标点删去8字。

② 以下连标点删去5字。

③ 以下连标点删去69字。

食供应不上,有很多困苦,现在是春天,你冬天入朝鲜,现在春天来到了,朝鲜遍地开着金达莱花,空气温暖了。”我经他说得很是快乐。朝鲜的这年的春天很鲜艳,前线胜利,人们感到朝鲜的严严的冬天已经过去了。

在这浓厚的春天的印象里,朝鲜女兵的一个姓韩的女连长对我说:“春天了,胜利着,前线有好消息,而昨天的附近的空战歼灭了不少的敌机。我们向志愿军致贺,”她说,“我们人民军的空军里,我的一个朋友也击落了两架敌机,请你向我致贺。”她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快乐,整洁,有力。我便向她致贺。然后,她敬了一个礼之后便做转动身体的舞蹈的动作,而仰着头注意地看着空中。“这我朝鲜的天,天上无云,天空深深地印入我的心中,高空有我们的战斗机呼啸,我的心里便想到祖国的理想崇高,你说,我说的对吗?”

在人民军某部的妇女高射炮部队里,一个男的高射炮连长拉我上他们那里去,我也观察了女高射炮部队。这男的连长给我做介绍。这时候恰好到来了敌机,于是女炮手们射击了,几分钟的激战,敌机没有命中她们,而她们击落了三架敌机。我问击落的是哪一门炮的炮手,精悍的年轻的女兵和军官奔上来说着,我听着话不很懂,她们笑了。她们说,她们说的姓名是“金闺姬”,可是,她们说,我因为情绪兴奋,听着她们好几个人说,将来会不记得的。我便笑了,说:“金闺姬,闺秀姬,记得了。闺秀^①就是闺秀的意思。”她们也都笑了。我又说,金日成将军说,朝鲜妇女是英雄的妇女,她们便脸红,兴奋,向我敬礼,又笑了。

在志愿军的西海岸指挥所,一日中午,敌机若干架直升飞机

^① 原文如此。

空降,山坡上,坑道口发生了激战。厨房的大师傅吼叫着,一个排出动着出来了邓华副司令员。他强壮,沉着,激烈,当美国兵向他冲击的时候,他用手枪射击,后用警卫员递给他的冲锋枪射击。黄军装,船形帽的美国兵恶叫着,他们喊叫的话里有着,假设他们败了,俘虏和伤害不成这里的长官,他们便会说没有来袭击过,没有这种事。战斗激烈地进行,邓华分配我注意照顾好来的女越剧团人员,徐玉兰,范瑞娟,王文娟,傅全香。坑道口人影闪动,搏斗之声激烈,冲锋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着,邓华副司令员终于胜了,打死和俘虏了美国军官和兵,打落了垂悬着绳梯的直升飞机。假若他们袭击不成功,便宣布说没有袭击,他们不成功,被歼灭了,我们用厨房大师傅的豪放,宣布说,他们没有来,没有袭击,他们来了,在哪里呢?

在志愿军某部,教导员刘纯明和我一同爬坡。

“路翎啊,祖国来的作家,”他说,“你说,你觉得我们怎样,生活怎样,我们战士们军官们老婆的来信怎样?你不要只说好话,要滑头,而不说心里的真实。路翎啊,在斯大林那里曾是怎样?作家来到军队。我们这军一路打过来,便回忆几处的战争了,高阳岱,釜谷里,临津江,清川江,你看我们全军的信心,路翎啊,你什么时候将你的作品交出来,将我们志愿军描写在里面呢?路翎啊,你这个人有些观察锐利,你看我们营的缺点呢?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我们在山坡上默哀,曾看你很悲哀,后来,知道你到山下朝鲜的小学和他们人民军的李虎将军那里去了,听说,李虎的护士哭了,李虎哭了,你什么时候将这人们哀痛斯大林的情景,将我们军队的化悲痛为力量,一同写出来呢?”

营长申明和说:

“路翎同志,欢迎你观察我们营的各种情形,我很痛心,我们营有物件被窃了,在山坡上被窃走了,而在大同江畔出售,他们

这些李承晚特务是不是想讽刺我们呢？我因此而痛苦，路翎同志啊，你看呢？”

在营部的房屋里，因为我赞美了军队，赞美了听他们谈到的釜谷里，高阳岱的战争，并激情地慰问他们，他们激动了。年轻，元气充沛，英俊的营长申明和便^①向高阳岱，釜谷里的旧时的胜利致敬以及向死难者致敬与致哀。因为激动，我也^②和他们一同站着，向过去的战斗及功勋者和死难者致敬。

团长王如庸说：

“你见到我们军队的士气了吗？我们军在入朝鲜几个战役以来，特别是在打开往平壤的门户的高阳岱，釜谷里的很是危难的战役的胜利以后，变得更坚强。作家路翎啊，你的任务是重的啊，你要描写我们。”

副连长李家福说：

“我说的故事你路翎同志听清了吧，记着了吧，我就记着釜谷里弹尽粮绝，而且没水喝，和战友王小林的牺牲，他站立而不倒，许多机枪弹落在他身上。”

指导员苏景春，连长王殿学也说：

“老路翎，昨天山坡下的小铺子老板娘反映你了，你买烟送给山下的人民军，他们不要。他们的纪律严格。”

我说，我昨天看见人民军经过了，扛着无后座力炮很多，也有反坦克枪，我觉得一种战斗的激昂的气氛。他们做了正步的操演的行走，向坡上的志愿军致敬。他们是调防。他们经风霜而艰苦。他们中间的一长段落的女兵队，也操演得整齐，虽然她们艰苦，衣服有许多也磨破了。女兵们的反坦克枪操演中扛得

① 以下连标点删去5字。

② 以下连标点删去4字。

很整齐,她们也扛着她们获得的奖旗锦旗,这些旗迎风招展。我凝望着大同江水,我便觉得,胜利,是属于有理想的人民的。

我感到,在我的面前,博取到全世界的巨大的荣誉的人民军和同样在世界上博取到巨大荣誉的志愿军现在相碰到一起了。山坡上的志愿军欢呼,而人民军也呐喊,志愿军获得营长的允许跑下坡去,而人民军爬上坡来,互相握手与拥抱,令人激动。一个人民军战士牵着一个女战士的手跑向我,说,他会见他的妹妹了,在今天的行军的交岔中。一个人民军女兵也过来说着,她听说她的哥哥已经牺牲,但今天碰到了,“你看,这不是!”活跃的姑娘于是和她的面庞发红的快乐的哥哥拥抱了。

大同江水在我们面前浩荡地流过。

我又到开城前线某部去,那里,王苍梧老军长说:

“作家啊,表现人民的心声,我们欢迎。我们这里开城,严防着敌人进行过战线,过开阔地的袭击,请你,作家路翎,”他豪迈地说,“和我一同到外面去,在这军藏山的山顶上,凝望一下阵地,敌我的形势。”我和他走到山顶上,他便指着高耸的雄伟的山下的平原说,“旧有所谓亡魂的旷野,这山下的开阔地,平原,和敌战线相距两里余,亡魂的旷野,这是鸟雀飞过也要说的,这也有道理,因为山高,而开阔地平原两翼也阔大,有着一种吸力。你看,晚间的灯火在敌人那边闪灼,这也有迷惑我们的作用。我是五十几岁了,是老的军长,见过不少的开阔地平原,而这一个平原,是有着明确的一种吸力的,我便想着,如何地行进去,而持着我的枪——我军如何地前进。我感觉,在这平原里,祖国之情和有力的武器,枪枝,便是心灵。你作家觉得如何? 怎么样的一种战略运转扑过平原,重要的,是祖国之爱与革命的觉悟。我便向你告诉我的感情了。我们这里持着的武器,占领的山岗,是镇压着板门店那里的敌人,镇静着谈判的会场的。我们刘参谋

与王焕科长已经向你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了,我现在向你介绍我们为祖国而战的心灵。”

我向这亡魂的旷野看了很久。深夜醒了,我又去观察了一定的时间。

开城前线,战士鸣枪,人们喊叫,志愿军和人民军奔跑,枪声在辽辽地繁密地起来,美帝国主义偷袭了,从一片开阔地,平原里过来了,冲击了。人们上前战斗着。我的房东,我借住在她家的韩月姬也出来呐喊,喊叫了。我还看见这两天认识的人民军女情报员吉阿依在人丛中。她日常在我住的韩月姬家的对面的溪里洗衣服,有时顶着水罐走过,向人们致意。我还在这里碰见志愿军飞行员黄丕星,他常坐在门槛上休息。

人们迅速地将侵略军击退了,俘虏了相当的数目。于是,韩月姬家这周围,便又恢复平静了。这地方的战线是容易偷袭过来的。

在朝鲜的5月1日,休息日,我住在政治部机关,曾到合作社去买酒喝。我喝了不少的酒,沿着布满着鲜花与绿草的山沟散步,遇见朝鲜地方机关劳动党的一个中年的干部。

他说:

“我看见你今日快乐我也快乐,我看见你喝酒了,在合作社笑着说话,说将来记得,这喝酒,这朝鲜的色彩和有力量的人们,将来记得。我希望你长久地记得我们朝鲜。”

我喝酒而有些激昂,在布满山沟的鲜花绿草中间,我们走着,我说:

“我将一直记得。我十分激动,刚才正在想,将来,在我老年的时候,几十年后,我也会记忆。”

1992.11.21 北京

(未刊稿)

编者附记：

本篇是现有材料中写作时间最晚的路翎的一个短篇作品，原稿稿面越往后越潦草，且多个别字句的添划，可能是一稿而成的，显示着书写的匆忙；行文中用语及句式亦多有特别之处，但总的来说并未构成对主题表达的妨碍，从中可见晚年路翎的内心在“战地”记忆上的寄寓之深，是一篇非常珍贵的原始文献。文中个别细节因人物行为过于离奇，疑系作者幻觉，兹按家属意见，在不影响文意的前提下，在这些地方略有删节，所删之处已见脚注。

附录

一、致中国(长诗)

路翎

不知怎样我很疲劳
但想起我所生活的中国来我又很惊恐，
好像那刻板、胆怯、而规矩的
生活已到中年的男子突然决心表白爱情
他是笨拙 过时
脸红 讷讷地说话 有些恼怒 觉得自己不洁
但又觉得这个世界没有说他不洁的权利

我听见琴声
常常的 在我所住的地方
歌声不绝
我想到唱歌的人们是纯洁而自爱
好像兵士们是纯洁而自爱
那么我也要纯洁而自爱
走完我的途程……

这是一篇“知识分子”的诗歌
如果可能

当献给人民

我愿望如此

——我在所住的地方 荒凉的山丛

常常有庄稼汉的尖利的歌声从阴暗的树林中发生
而妇女们跪在溪边替我们洗涤肮脏的衣裳

☆

☆

☆

我们很难回忆我们是怎样才认识了生活

我们经历过好几个光明而喜悦的时代

——在这种时候 我们竭诚地把父母们置在深渊中

让他们哀愁而痛哭

但现在我们又竭诚地深深忧郁

假若没有远方的兄弟和沉默的,穷苦的邻人

我们便不能再明白自己

亲爱的兄弟们啊

不幸的邻人们啊

我们的马是在打瞌睡

但不还仍旧在奔驰吗?

(一定没有好结果 是的)

它一面做着好梦和恶梦

一面就驰过狭窄的山路

它的膝上是泥泞

它的鼻子在流血

挨了无情的夹脸一鞭啊——但不还仍在奔驰吗?

我们在年轻的时日尝尽了忧愁

夹脸一鞭又夹脸一鞭

但我们仍然相信着呀

从未彻底地诅咒！

☆

☆

☆

你 中国

西洋史上说你是野蛮的、黄金的、纵欲的国度 东方的

帝王奴役麻木的人民

基督徒们说你崇拜偶像

——和你的关在监牢里的兄弟印度一样

马哥孛罗先生的游记是非常的庄严

就连生而自由的卢骚先生

也神往于我们的专制 神秘 黄金 宫殿 美女和我

们的奇奇怪怪的情调

于是就有英吉利和西班牙来发财

娶了东方的美女

赞美了五千年文明

教训我们爱上帝

啊啊 从此我们是背负了十字架

而另一些人 就爱了东方珠宝的收藏家孔夫子呀

于是我们的历史就非常的辉煌！

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夫子

以至于曾国藩袁世凯段祺瑞……

在我们父母的头颅上 和在我们的头颅上

这样的一辆铁甲列车轰滚过去！

当我们年幼时

人民在富庶的平原上默默地饥饿而死

我们的父母哀号 呻吟

被鞭打得死白而战栗

我们无声地站在旁边 并且有时奉命向暴君下跪
怎样能说出我们的幼稚的心情?

☆

☆

☆

请你注视罢 中国!

我们在小学校里是读了怎样的教科书?

你是怎样教育了我们啊,中国!

我并不是责怪你 我是要和你辩解!

请你听:黄河流入黄海(先生 错了)

元朝武功煊赫(先生 我怎么能够知道!)

爸爸拳头不准大 力气不准粗

小猫小狗不许说人话

因为穿制服的 说人话的 力气小的先生们

全体都怒发冲冠了呀!

请你想想吧

你给了我们怎样的生活 中国!

明白了你给了我们怎样的衣服和面孔 怎样的信仰

怎样的爱情

以及怎样的仇恨

你会喜悦呢还是会惊慌?

老头子啊 你是在打瞌睡 什么都不知道

但终于你醒来——我看着你! ——打呵欠 流鼻涕

刮光了半边脸

另一半却留着发臭的胡须

你的亲吻是多么可怕呀

你是在发抖了 你这个老精灵！
他们侮辱你 欺凌你
加深你的疾病
乐于看见你的死亡
你是流着鼻涕眼泪 破破烂烂地
在大街上蒙脸而啼哭呀

你是经营了你的艰难的买卖了
(你原本是非常的懒惰 中国！)
但他们窃去了你的货物和本钱
使你在重庆的大街上团团打转
哭泣而哀求
多么羞耻呀！

你是哺育了你的儿女了 精灵！
但他们都缺乏营养，苍白而瘦弱
他们怀着恶劣的激情 不能被安慰
他们各各都找到了祭坛
真的祭坛和假的祭坛
一律都燃烧着可怖的火焰！
那么你弄几个钱来给他们 无论如何
让他们去领受光荣或牺牲罢
然而你怕烧焦你的臭胡须 你执拗地抓紧他们
东方的执拗！
哦 你真忍心呀！

☆

☆

☆

我是坐在这里

我是在燃烧着想象
并且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心灵的隐秘处
痛切地搜索
我是突然地迷茫!……

多么诡谲的,执拗的,遍体伤痕的老精灵啊
多么离奇 又多么平凡 多么正直的青春痛苦啊
你是始终在变化着——我发现!——可笑地欺诈骗而又
恐吓我们

黄帝打蚩尤先生时候的你的血液
老是在作怪——

这是一片边界模糊的 黑暗的旷野呀

这里是有无穷的山、无穷的河流

无穷的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比冬夜还要荒凉的场镇
于是在这里——我不能称呼 怎样的一片大地!——
粉红 腥红 浅蓝 深黑 淡黄 灰白 你是在幻
化着

你是因为失望而苟且偷生 你是抽着鸦片

你是无限度地荒淫 擦起脂粉来

你是把地狱粉刷成宫殿 把干瘪的躯体令人作呕地装
饰得像妓女

你是在牺牲了一切之后 有这样幻化的能力

你是在饱受欺凌之后怀着最恶毒的意念

你是哲学家呀 彻底的唯物论者 你是谄媚 妖冶

站在门前等待各位华贵的先生们的车辆

用剩下来的一切一切 连我们祖先的尸骨和我们的年
轻的生命也在内

布置了可怕的 堕落的 黑暗的夜
你是无神论者呀 因为神明遗弃了你
你是轻视正直的经营呀 因为你曾经被窃
你是无知无识的呀 因为你的口袋里只有大学中庸
你是没有人性的呀 因为你从来是奴隶 现在妄想嫁
给主人

于是当你在黑暗中抱着你的顾客的时候
——我们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们切齿 以这片广漠的大地的名字 以祖先的名字
以人之子的名字
诅咒你！

☆

☆

☆

请看那山丛和田野啊 现在麦子又在播种
请看那活泼的店家姑娘啊 她的青春就要糟蹋 失去
请看那伏在石头上打瞌睡的白发的农人啊 他用头颅
耕种 但将得不到收获
请看那羞怯的新娘啊 她将在鞭笞下消磨一生
请看那些破破烂烂的乡下学生啊 他们被穷苦的无知
的教师糟蹋
请看那前线归来的疲乏的士兵啊 他们病死在到重庆
去的路上
请看我们啊
又请看那一匹昏沉的老马
她的道路多么艰难

你的肉体淫贱 在黑夜中幻化
但你的灵魂还在旷野中飞翔罢？

——我们确信 并为此而生活
于是中国啊
我希望你做一个最恶最恶的梦！

你将梦见无底的深渊
你将梦见尖刀在胸膛
你将梦见你的衰老 被所有的顾客遗弃
你将梦见你的孩子们要杀死你
你将梦见你的孩子们互相奸淫
你将梦见你沉在海底 不能呼吸 而且没有地狱可去
你将梦见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的一切！

你将梦见 你将身受 你的肉体 and 灵魂将战栗
于是你的心灵将受惊而飞翔
像鸟雀受惊而飞翔
我希望 为你的飞翔 上帝安排一个最寒冷的日子
或安排一个炎热的日子 天空里灼烧着火焰
假若你的翅膀不因寒冷而冻结 不因火焰而焦烂
那么你飞翔
为你的罪恶和羞耻 为你的绝望和希望
我们要编制一首惊天动地的合唱！

☆

☆

☆

啊 中国
假若能够 你飞翔
你将飞过荒凉的农村和它的田野沼泽
看看两(那)个瘦弱的母亲怎样纺线 怎样喂她的奶儿
你将飞过城市和它的公路码头

看看那个老工人怎样照护他的溶(熔)炉 看看血红的
火光

你将飞过破烂的军营

看年轻的兵士怎样守卫土地

你将飞过

风沙的北方

看山丛中飘着怎样的旗帜

然后你将飞到一个井旁

在老桑树下 看一个青年怎样被青春感动而默默地
微笑

看一个女孩子 她是怎样喜悦而羞怯
这些都是最好的！你将感激 你将健壮
假若你的心灵还经得起试练
你将获得知识！

但假如你的孤独的青年在梦中还哭泣

假若你的青年有刀枪在手 并未毁灭于苦难

假若他们还在恋爱、工作、团结、寻求真理

你怎么会经不起试练？

我并不劝谏你

我并不向你预言

我宁愿抱着失望凝视你

因为 中国啊

我是抱着爱情

这地面上最深的爱情

我宁是狡猾地凝视你
因为我是这样忠诚 常常被骗
假如你将进地狱
那么我要尽先快跑
我要在地狱的阴惨的火焰旁唱歌
——假如我还能够唱歌
因为失望的爱情 我将与你共灭亡
我将大声唱歌 使你痛苦!

但假若你将飞奔
——你为什么不会飞奔呢
我将唱歌 给你娱乐

☆

☆

☆

那么中国啊
跳上你的驾驶台吧
在沉重的震动下 老马就要醒来
我们就很快地驰去了啊

管他到哪里去!
只要奔驰奔驰
你是沉默的
你吹着口哨 却没有声音
但我们就要竖起耳朵

看哪
你弓着脊背 用帽子遮着眼睛 中国啊
——我们都年轻 很懂得什么叫犯罪呀

看哪 你抬起头来 翘起你的胡须
那边是你的村庄的灯火
你的沼泽 你的园林

看哪
云在旋转 星星在打抖
你看了 那么你明白
先要遗弃 然后才获得

那么你呵！
为了我们的穷苦和不幸
为了被侮辱的青春和老年
为了祖先的坟墓
为了将来的孩子们的快乐的嬉戏——
只有雷霆的奔驰
才能从地狱中拯救世界！

1942.11.7

(原载《泥土》第5辑,1948年3月15日北京出版)

二、路翎与我

余明英

1942年我到重庆,在伪中央通讯社电台,第一次与路翎见了面。这以后一年间,他在重庆南温泉伪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有时候他到重庆看朋友,就顺便来找我,没有什么事,我们当时也无深交。他有时默默的、平淡地,我们谈点互相认识的友人的情况,或者旁的什么。记得他请我看过一次话剧,看完已是深夜,还送了我一段很长的路到宿舍,然后他才独自回住所,这时的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

1943年我们的关系确定后,他差不多每月或隔月就来重庆与我见面。我们没有家,常常在炎热的夏天坐茶馆,在不怎么寒冷的、重庆的冬天,就逛遍整个山城。我发现他很会玩,活泼,也风趣。有时他给我热情地讲故事,说一些新鲜事物,我很高兴。每次见面他都带一些书留给我看,比方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就是他介绍给我的。那时他正在写《财主底儿女们》上部,我们是1944年,他完成全书后结婚的。那时他在北碚黄桷树燃管会会计室当办事员,在附近乡镇借了间古老的旧房,又借了张旧桌子和床,共同生活了将近一个月,我就回重庆上班了。

1945年我们把新生的孩子寄放在一农妇家养。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我带着幼小的女儿随机关到南京。数月后他被机关遣散,便与一友人同到南京,住在我那机关的男宿舍里,吃

饭也在那机关食堂。白天则到我住的女宿舍来呆着,我们去上班,他就一个人在那里写。收在《平原》集里的短篇《爱好音乐的人》,就是以宿舍一女同事为原型的。当时他失业,孩子仍寄放在外面养,一个人的工资收入不够了,我只好弄到一个报社电台的兼差,增加点收入,使这三口之家能顺利度过当时的生活关。以后公婆迁来南京才帮他找到工作(南京燃管会)。

我们是在第二个孩子出世后,找到了住房,接回了大孩子,才组成个家庭的。那是1947年4月,也正是他写作剧本《云雀》的时候。他每天规律地上班、吃饭,然后工作到晚10点以后,星期日一般与朋友往来,很少与我共度休假。当然我们也常常带着孩子们上公园玩个痛快。记得一次,我俩有意找个中雨天气,穿上雨衣去逛玄武湖,觉得很有意思。

我个人的日子是上班、与孩子们周旋,相当忙活的。这种情况直到解放。

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在文艺处创作组。在庆祝南京解放的大型游园会上需要一个话剧。他的剧本《反动派一团糟》,就是为这次大会,用一个通宵完成的。次晨他没有休息片刻,就拿起剧本往机关去,当我上班时间到机关时,看见他们已在那里念剧本,提建议等等,气氛十分热烈。当天或第二天即开排,最后参加了大会公演。他年轻时总是那样朝气蓬勃,永不知疲倦;对物质要求是越简单越好,只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写作条件,生活上不受干扰就行。我十分愿意支持他的工作,承担了全部家庭中的事情,不让他有任何一点拖累。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台,这种工作多半是夜班,而又被推出来弄全院的文娱活动,常常下夜班没有睡觉,接着便投入活动,还是比较辛苦的。

1950年11月我刚调来北京,一切尚未安排,最必须的取暖

炉也没有,次日他便到沈阳开一个剧本评议会。我带着两个孩子在外面吃饭,在无火的屋子里,用凉水洗衣服。北方的天气出奇的冷!

第三个孩子1951年出生,那时他在大连体验生活,给我寄来热情的信,说要以最大的热情欢迎孩子的出生。后来他带回一顶红色的,质地很好的婴儿小帽、一副小手套和一套白色的穿得很合体的绒衣,送给我们的初生的小女儿。还给两个大孩子送了礼物。我很安慰。由于我的工作当时是与部队合作,我主要是住在部队机关,孩子便长期放在青艺托儿所(星期日也不接回)。两个大孩子放在家里,请阿姨童敏秀照料。他是住在青艺宿舍,平常我休假(不固定)就给他去电话,约好什么时候一同回家。有时候我一两个月无休假,我们就约定在机关门口附近聚会约半小时。

他赴朝回国后,常住在家里写东西。记得一次深夜,我睁开朦胧睡眼,见他仍在写作,时而站起踱步。当时他颇有兴致地对我说:“我正在写朝鲜战场上的事,蛮有趣的。”说着他就讲了起来,这便是后来的《初雪》。以朝鲜战地为题材的几篇,多半是在家里写的。后来“洼地”受批,被迫停笔。他很依恋他的写作工作,好似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完。当时我劝他:“以后不能发表,就写下留给自己看。”他沉痛地说:“如果不是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又为什么一定要写呢!”接着1955年胡风事件发生。这之先,1954年7月我因病请长假,离职在家休养、治病。

他1955年5月16日离家,开始隔离反省。本以为很快可以回来,且随时能见面的,因为知道他无政治问题,我相信党。当时报刊杂志每天以醒目版面刊登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运动在逐渐展开,并很快延伸到全国。那情形已不能让我们在原来的细管胡同住下去,我带着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绍羽和

徐朗,并接回在青艺托儿所的老三徐玫,搬到芳草地,在那里度过了25年的艰难岁月,为求得温饱,我什么活都干。这情形直到路翎得到平反。

1986.2.4

三、心灵解放的春天 ——父亲的晚年

徐 朗

上海复旦大学的张业松同志来信要求辑集我父亲路翎晚年的文稿,并为此专程来京见访。于是,我与家人着手收集整理父亲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诗歌、散文及若干短篇小说,同时清理、抄录出了部分尚未发表或父亲本人未及改定的手稿,主要是诗歌,最后编成了这本《路翎晚年作品集》。陈思和先生表示愿意将它收入他主编的“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出版,使得我父亲晚年的辛勤劳作之部分成果得以公诸于世,亦使我与家人得以进一步从一个较为宽泛的层面真实地窥见父亲晚年的情感精神世界。在此,我们向陈先生及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敬意与感谢,同时感谢父亲的老朋友贾植芳先生在编集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关注与支持,最初的几首诗稿即是他提供的。

此前,我与家人和其他关心父亲的读者一样,更多是从《北京晚报》上注意地读到过一些父亲所写的散文,多为记录他出狱后于北京城东芳草地旧居当清洁工时的生活及街头巷尾的所见所闻,文章短小、质朴,平淡中蕴涵有一种独具的沉静与清新,告慰着我们及所有亲朋。在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默、木讷,恍若与人世隔绝的状况之后,历经劫难的父亲终于又能提笔写作了。虽然,大家还多少有几分遗憾地感到,那滞重的笔似乎还略

略缺少了一点早年的锐利与灵秀。

毕竟是二十余年的隔绝，毕竟是身心曾遭遇重创。

大家都希望父亲能与外界联系，各处走走看看，熟悉与了解新的生活。

这样的机会曾经是有过的。

1981年，父亲所在单位中国剧协组织部分在京剧作家赴山东德州深入生活，父亲应邀前往，同时由母亲余明英陪同。

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沉冤二十余年的父亲第一次以著名作家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群众之中，受到礼遇与尊重。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中，我们感受到父亲发自内心的劫难后的第一次微笑，虽然亦还略略感到其间掺杂着的深蕴的痛苦。

作家是须臾不能离开生活的沃土的。然而遗憾的是那唯一的一次旅行，却不幸导致母亲因过度劳累和紧张而突发重症，从此落下残疾。那以后，父亲为了不能放心于患难与共数十年的母亲，不忍她孤独（尽管有我们姊妹三人近在身旁），也因父亲本人疾病缠身、离不开母亲，从而谢绝了各方的多次盛情邀请，再也没有作任何远途的旅行。

但应该说，生活又是无处不在的。至此，虽不算年迈（彼时父母均不到60岁）却多病的父母相扶相随，艰难而乐观顽强地走向了新的生活。1983年从初春至盛夏，整整大半年时间，父亲曾坚持每周数次陪同母亲步行往返数里去医院作针灸治疗。这，正是父亲晚年坎坷而挚情的生活图景中温馨独具的一幕。谁能说这不是老作家灵感独具的源泉呢？

回首，让我沿着父亲晚年的生命足迹，去初初探寻这生命凝聚的诗的源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父亲的所谓“胡风分子”问题得

到了进一步平反。迎着新时代的曙光,我们的家也承蒙各方领导关照,由居住了二十余年的芳草地的破败不堪的小屋搬至当时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团结湖高敞明亮的新居,后又迁至城南交通便利的虎坊路文联新盖的高知楼。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那时的情感似已从滞重与呆涩渐渐化为一派宁静。

忆及初时在芳草地(1975~1979年初),父亲作为劳改释放犯,受制于人。每日凌晨3时,大地还在沉睡中,老人即拿上一把吱吱哇哇的破旧的大扫帚,拖着一辆嘎嘎作响东倒西歪的独轮车,迈着同样歪歪扭扭的滞重脚步去履行他的职责。虽然是依然受监视为糊口而劳作,父亲却以他对生活的圣洁的爱,风雨无阻坚持笨拙而极为认真地清扫我们居住地附近的街面。每一个细小的坑洼、每一片树叶、每一粒石子,必得一丝不苟清扫干净。粗手笨脚却精如绣花。不知是因为有人欺他是摘帽反革命而有意扩大他的“领地”,还是因为不得要领而不堪重负,一片管地,每次总要扫到近晌午11时日照当头,方才一身的泥土、一脸的疲惫,蹒跚返回。对苦难,父亲是超然的,同时又是无奈与隐痛深藏的。这,也正是父亲独具的深植于泥土的生存根基,与情感奔涌的源泉。

彼时,我已从内蒙农村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住房狭小,于是父亲扫地归来就总是搬个小板凳坐在院中,闷头抽他的廉价的卷烟。偶尔,也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去散步。常常是独自一人静静地伫立四顾,毕竟多了一分亲近大自然、回归生活的虽则有限然而更显珍贵的自由,父亲自然要以他痛苦而渴求的心灵去贪婪地享受和体味。

彼时,我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没有一本存书。我们都清晰地记得,当父亲从胡风、梅志先生那里复得了一套自己青年时代

最辉煌的著作《财主底儿女们》时，他是怎样的像珍贵自己最心爱的孩子一般，坐在院中的小凳上翻来复去地抚摸，反复地翻阅。

而今，从团结湖到虎坊路，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自己的书桌，朋友们（其中主要如胡风先生的女儿晓风）帮助寻找回归的父亲早年的著作，以及渐渐多起来的再版的书籍、友朋赠送的书刊……安定的生活抚慰了受创的心灵，新时代的令人振奋的旋律扣动了敏感而深挚的心灵，父亲终于提笔，重又开始了他被迫停滞了二十余年的写作。

最初发表的大约就是前面提到的《北京晚报》的李辉同志（现在《人民日报》社）约写的几篇短文。这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每日清晨即起，简单早餐后，父亲便端坐在宽大的书桌前开始写作，中午略略小憩后接着写，直至傍晚。每日熄灯后，还要静坐床头（母亲笑曰为“打坐”），倚着靠枕，遥望窗外闪烁的星空而神思遐想，直至夜深。

就这样日复一日，书桌半边的文稿已累起尺余高。母亲见状，与我们一起到隔壁的家具展销会挑回一个大文件架，专供父亲置稿。

父亲命我从单位帮他抄来全国各地文学报刊的名称与地址，而后将稿件分投各处。有幸运被录用者，也不乏退稿。每一次拿到退稿，我们的心都沉沉的，父亲却总是一声不响，悄悄将稿件收起，或撕碎扔掉（一些短篇），俯首案头继续新的创作。

这期间，亦有约稿者慕名陆续前来。每每来客，父亲总是只言片语，颇显拘谨，此时则需要热情的母亲周旋其间，联络沟通。老朋友们凡有机会进京者，亦都于百忙中抽空前来探望。这时候，父亲则总是显得较平日活跃些，往往能听到他难得的三两句笑谈。

父亲的老朋友曾卓先生曾在他的一篇短文《读路翎的几首诗》中对父亲劫难过后最早写成的几首小诗表示了真挚而中肯的赞赏。绿原先生则亲热地戏称父亲为“诗坛新秀”。更有父亲的导师胡风先生的夫人梅志先生多次委托子女前来看望,带来鼓励与期望,建议父亲能抓紧时间写些回忆文章,记录下过去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作为家人也曾一再提醒与敦促父亲,望他能用自己的笔向我们讲述、更为后人与文学史留下那沉重而足以撼人心魄的一页。父亲是领悟了大家的鼓励而更奋力向前了。只是或许,老人那饱经磨难而伤痕累累的心已无力再承受与回顾那毁灭性的苦难,致使涉及这方面的文字只寥寥数篇。父亲更需要的是全身心去拥抱去沐浴阳光。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那样一个勤奋执著得几近痴狂的人,进入创作即似入无人之境,绝少与我们主动搭话。我们问起话来,他也往往似乎根本没听见,“嗯”“啊”地支吾开去。家人亦都不敢于此时轻易进入他的书房,理解老人的心情,让他在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里尽情宣泄,留给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寻找回失去的一切。只有当两个小家伙——外孙与外孙女到来时,父亲才会缓缓起身离开书桌,抚摸着小孙孙的头,坦露出孩童般纯净的微笑。家人亦都为父亲终能于晚年重享天伦之乐而欣慰。

父亲的执著更表现于他的忘我。为了挚爱的文学,为了亲爱的祖国而奋斗,虽九死而不悔。年轻时不计名利,评级调薪时他曾主动争着退让;晚年从地狱走出,依然没有学得丝毫世故,从母亲的工作与生活费的落实到住房的面积、电话的安装等等,一概不争不抢,甚尔主动退让。如此每每令我们生出不解,怨老人过于天真,隔膜落后于时代。现在想来,那时我们实在没有读透那一颗超然于世而又深植于世的通达的灵魂。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那样一个纯善而近朴拙的人。每每

拖着不那么灵便的腿脚急急地走步，匆匆地抢着帮母亲从商店从集市上购买菜蔬与各种生活用品，跻身于最底层的最平凡的然而也是最清新和纷繁多彩的生活，却又每每忘却了自身的病痛。十余年间，他几近固执地惰于前往医院去关照一下自己的身体，常常是家人急得要死却硬是说服不动，曰走路怕脚疼（足底常生脚垫），坐车怕车挤，打的怕费钱。于是只好由我大姐隔月去医院咨询一番，取回些药来。我曾有幸说服父亲，陪同他前往首都医院作例行体检。公共汽车行至东单，路口堵车，一停就是半个多小时，我因每日上班早已经受磨练，父亲哪里忍耐得住。看着老人不时扒望窗外，焦急万般而又不得发作的样子，我深深体味到时间对于父亲是多么的宝贵。尽管，因为父亲从来不让我们随便翻阅，并谢绝了帮他抄录手稿，而令我们长时间对他所写的一切半信半疑，但在平时却也能清晰地明了老人争分夺秒的急迫心理。

每日的休息娱乐是晚间的电视节目。很长一段时间（直至病的前数月），晚饭过后，父亲即照例按时打开电视机，而后倚靠在沙发里观看。但他并非由始至终总那么专注，而常常似听非听、似看非看，有时干脆闭目养神。就这样，以他敏锐的鉴别力从中汲取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的信息。柴米油盐加卫星火箭，这一切都精妙地融汇于父亲——一个曾隔离于世数十年而无限渴望生活的老人的心，而后流注于笔端。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是那样一个寡言而又仁厚的人。那时候小孙孙每日上姥爷这里来练琴，出出进进，父亲都亲自上下楼默默地接送。倘若有一回迟到，父亲就一直站在大门口长久地等候；有时实在不放心，还要跟随上车一直送外孙回家。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钢琴学生》，不能说没有小孙孙的影子。父亲笔下所述的每一个故事，吟唱的每一首诗歌，都是

以这种仁厚的慈爱,对亲朋、好友,对周围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的细心体味观察,对生活的真诚敏锐捕捉。

在我的印象里,从团结湖到虎坊路,父亲总爱长久地站在阳台上思索眺望,直至病故的前一天,94年农历大年初二清晨,他还曾推窗伫立,一任思绪飞舞,溶入漫天一片洁白。

父亲精神处于最清爽灵动之最佳状况,也即晚年创作的高峰期可能始自1984年前后。1984年12月,父亲作为中国作协理事,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文坛群英聚会,那是父亲最开心的日子。记得我大姐曾亲至会议驻地京西宾馆送行,安顿好返身出门,父亲高兴地用不轻易流露而显得不大自然的微笑,主动向大姐道了声“再见”。大姐真是异常的兴奋。要知道平日里,我们要是想与父亲交谈一下有多么艰难。他总是缄口不言,心中的一切都倾泻于纸墨。有谁知道,地狱里煎熬过来的老人心中有多深多重的悲苦,这痛苦的灵魂是多么地渴求沐浴温馨,而疾病乃至纠缠于心底时常冒出来折磨老人的恐怖的幻影是多么需要阳光来驱散。能置身于理解、信任、荣誉与平等温馨之中,尽享做人的尊严,感受与领悟自身的价值,这一切,进一步唤醒了沉睡的青春记忆,焕发了依旧不屈而年轻的心灵的春天。父亲要用笔、用心去抒写、去拥抱这心灵解放的春天,去做一次心的飞翔。

在这之前,1982年4月,父亲还曾应邀参加了“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及至1992年11月11日在现代文学馆,参加“胡风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那次会议,我大姐也曾陪同前往,她至今记忆犹新,说父亲在会上曾作简短发言:“胡风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引导我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他对我的培养是人所共知的……”言简意赅、声音宏亮、表情轻松,顿时引起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那是友朋间心灵的共鸣与诚挚的祝福。

彼时,大姐也异常激动,这是她,也是许多人多年来难得听到的父亲的以言谈表述心声。

为了挚爱的文学,为了心中的理想与真理与正义,父亲与他的挚友与同伴与导师们,曾经历了怎样的上下求索,与付注身心与鲜血与生命的奋斗。一路走来,两鬓苍苍,却又是怎样地奋力追赶新时代的脚步而挥洒前行。

热望着、欢呼着、思索着、歌唱着,于依然的步履蹒跚中,焕发着新的生命而忘却一切,不顾一切地奋力前行。虽然,从父亲的诗中,从他日渐增多的不得不掷笔而间歇的睡眠中,我们分明感到,老人自己似也明显感到了自己的日渐精疲力竭,但他却依然满怀信心地说自己能活到90岁。

“旅行者前行/心里思索着雄大的理想……旅行者前行/因为中国现时在发生新的战栗的渴望的土地上/因为对未来时间怀着兴奋也带着激昂的期待……”父亲在他的最后的长诗《旅行者》中这样激情焕发地写道。

是的,尽管新时期十余年间,父亲的生活空间相对来讲是那么狭小,但数十年炼狱的熔铸、心地的纯善与沉静,对生活的挚爱与向往,却又开凿出了老人那么广阔的一片心灵空间,终于凝炼出新的时代的闪光。

父亲,真的远行了。以他71岁依然年轻的心,带着他对生活的无限热望与挚情,也带着深藏的伤痛与无尽的眷恋,默默地走远了。

父亲,您走好。我们用您的诗歌为您送行。

1996.6.16

四、路翎晚年未刊小说简介

徐 朗

1. 《江南春雨》

1985年1月,初稿。

1985年2月,改写。

626页×400格,总:25万字。

反映改革开放、经济繁荣。

2. 《野鸭洼》

1985年12月,初稿。

1986年4月,整理。

824页×400格,总:33万字。

写“文革”后期北京某居民区几个扫地工的故事

3. 《袁秀英、袁秀兰姊妹》

1982年秋,初稿。

1987年5月,整理。

72页×400格,总:2.8万字。

围绕粉碎“四人帮”后一对乡村姊妹在务农与读书之间的两难处境展开,描述她们追求理想、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故事。

4. 《横笛街粮店》

1988年2月9日。

206页×400格,总:8万字。

写粉碎“四人帮”后,某基层粮店的建设,表现年轻人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各不相同的心态。

5. 《米老鼠手帕》

1987年,初稿。

1988年4月,整理。

68页×400格,总:2.7万字。

写改革开放年代一青年邮递员事业与爱情的故事。

6. 《吴俊英》

1988年4月12日,初稿。

1988年9月8日,整理。

426页×400格,总:17万字。

描述一正直的、热爱文学的街道青年妇女对理想与正义的追求。

7. 《陈勤英夫人》

1988年5月,初稿。

1989年11月30日完成。

3284页×400格,总:131万字。

通过某针织厂女工陈勤英的奋斗经历及对理想的追求,思考、反映新时期女性的自尊、独立与解放。

8. 《表》

1992年4月完成。

229页×400格,总:10万字。

描述一青年知识分子、某肥皂厂技术员章真的工作、生活及与腐败势力的斗争。

9. 《乡归》

1992年6月28日完成。

499页×400格,总:20万字。

一个历经坎坷的女军队离休老干部回井冈山故乡的故事。

10. 《早年的欢乐》

1992年8月31日。

2854页×400格,总:114万字。

表现新时期农村妇女、青年,走向城市,为理想而奋斗,及所历经的曲折与辛酸苦辣。

11. 《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

1993年10月5日完成。

4787页×400格,总:191万字。

写“胡风集团事件到刘少奇集团事件中的国家建设与错案冤案中各集团的爱国奋斗”,同时表现“扑灭了‘四人帮’及邓小平时代的来临”。